

氏 黎

纂類辭文古續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852B

卷十五 序跋類

史記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贖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

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前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

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姚纂已入論辨。太史公既掌天官。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因鄱。薛彭城。過梁楚。

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祿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入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艷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薨，諸呂不台，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

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執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疆。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閒不容翫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弁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嚳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肯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曰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日攝政。二叔不饗。殺解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

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諛信讒。楚弁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龍鱗典處。既守封禹。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脩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驟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廡之。嘉

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旣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疆淮泗。爲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輿。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

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扈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負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執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缺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賢。而

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疆。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扞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僭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

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導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

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倣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二十篇。方望溪書太史公自序後。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土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脩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諱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又書太史公自序後。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釋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案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絀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曆建於明堂。則傳

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二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魯易焉。乃復自稱魯。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爲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僞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且暮遇之邪。

漢書藝文志

是篇皆劉向之文。與班氏辭筆復別。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

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同。

丁

氏入篇。名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師法。

師法。

古雜入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孟氏京房十

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爲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

傳四十一

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

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

記一篇。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海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

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

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

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

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篇。中

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

篇。武帝時也。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議奏二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

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

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

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

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名。定。

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濳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一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公羊傳

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

一卷。有錄無書。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

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

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

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

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

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大古以來年紀

二篇。漢著記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

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

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

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

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

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

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一篇。多問王。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

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議奏十八篇。石渠論。孔子家語二十七

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紅氏。后氏。翼氏。四家。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

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

字一卷。弟子職一篇。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入體六技。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愛歷六章。

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

成帝時。將作大臣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

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調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

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滯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按韋昭曰。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

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

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專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序六藝為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 曾子十

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一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

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

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齊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內業十五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華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內業十五

篇。不知作者。書者。 周史六弼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

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閒周制十八篇。似河閒獻王所述也。 讜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

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寧越一篇。中牟人。為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孫固一篇。

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牟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

心。難。 侯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

原君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賈山八篇。太

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

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

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

鉤盾宄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桓寬鹽鐵論六

十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序二十八篇。大玄十九。法言十三。

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相。湯。太公二百二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向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

之。鬻子。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鬻子二十一篇。筮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也。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

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二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長虛

莊子五十一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國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虛

子九篇。楚人。依殿本添。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

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丘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諛。威王下之。

田子二十

宮孫子一篇。

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經四

篇。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一一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

武帝時說。

曹羽二一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臣君子二一篇。蜀人。知作者。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一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宋司星子章三篇。景公之史。

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

公孫發二十二

篇。六國時。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

子五篇。大國時。 杜文公五篇。大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大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

十一篇。大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

離龍。閻丘子十二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二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大國時。

先南公。南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

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雜陰

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二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

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一篇。名悞。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

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處子九篇。慎子四十一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

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棟子一篇。龜錯三十一篇。燕十事十

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一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

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

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鄧人。與子產並時。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成

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鑿者為之。則苟鈞鈇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俛子二篇。先韓子。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二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二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龐煖二篇。為燕將。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蒯子五篇。名通。鄒陽七

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趙人武
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統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太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伍

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讒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

戒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

三篇。東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公孫尼一篇。博士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

篇。武帝時所作賦。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推雜書八十七篇。雜家言一篇。王伯。

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統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

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急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宰氏十七篇。

不知何世。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世。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趙氏五篇。知

何世。汜勝之十八篇。武帝時為議郎。王氏六篇。不知何世。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入政。一日食。二

日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

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務成子十

一篇。稱堯問。非古語。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

說四十篇。任誕。依託。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黃帝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圍人。宣帝時。虞初周說九

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百家百二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

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魏懷一家。二十五篇。諸子十家。其可觀者。

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

屈原後也。

趙幽王賦一篇。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賈誼賦七篇。枚

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

臣賦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陽丘侯劉隱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上所自造賦二篇。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

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枚臯賦百二十篇。朱建賦二篇。常侍郎莊忽奇賦十

一篇。枚臯同時。嚴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

篇。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

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

張豐賦三篇。張子儵子。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秦時雜賦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廣川惠王

越賦五篇。長沙王羣臣賦三篇。魏內史賦二篇。東甌令延年賦七

篇。衛士令李忠賦一篇。張偃賦一篇。賈充賦四篇。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侍郎謝多賦十篇。平陽公主舍人

周長孺賦二篇。雒陽綺華賦九篇。眭弘賦一篇。別相陽賦五篇。

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侍中

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喜賦五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劍戲賦

十三篇。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文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

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

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

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

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閒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

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

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

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

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

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一篇。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

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且爲列大夫也。古者。

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曰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曰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依殿本增。詩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季子

十篇。姪一篇。兵春秋三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

李左車。韓信二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龐煖。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執。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蚩尤二篇。見呂刑。孫軫五篇。圖三卷。繇敍二篇。王孫十

六篇。圖五卷。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籍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靈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且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

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鵠冶子一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也。鬼容區二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也。地典六篇。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晉平公臣。依託也。萇弘十五篇。周史。別成子望軍氣

六篇。圖二卷。依託也。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依託也。伍子胥十篇。圖一卷。依託也。公勝子五篇。苗子五篇。圖一卷。依託也。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

六篇。疆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射

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劍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楚鞞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鞞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讎說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入政。入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呂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剡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呂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呂仁義。行之呂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揚僕。摺撫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覽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卷。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

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自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劬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自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自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自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顓頊曆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曆十四卷。 日

月宿曆十三卷。 夏殷周魯曆十四卷。 天歷大曆十八卷。 漢元殷周

謀曆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

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曆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

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自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自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自爲小。削遠自爲近。是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猛子閻昭二十五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堪輿金匱十四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二按二字疑衍。九卷。刑德七卷。風鼓六甲二十四卷。風后孤虛二十卷。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曰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曰爲吉凶。而行於世。寢曰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著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

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

卷。 易卦八具。

右著龜十五家。 四百一卷。

著龜者。 聖人之所用也。 書曰。 女則有大疑。 謀及卜筮。 易曰。 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 莫善於著龜。 是故君子將有爲也。 將有行也。 問焉而以言。 其受命也如嚮。 無有遠近幽深。 遂知來物。 非天下之至精。 其孰能與於此。 及至衰世。 解於齊戒。 而婁煩卜筮。 神明不應。 故筮瀆不告。 易以爲忌。 龜厭不告。 詩曰。 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

十一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妖祥十九

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

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臧二

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鈞種生魚鱉八卷。 種

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旌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呂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詠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詠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詠興。人無覺焉。詠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雒雒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詠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

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目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

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蠱梟。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巨物相使。拙者失理。巨瘡爲劇。巨死爲生。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

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黃帝扁

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顛

病方十七卷。金創癰瘰方三十卷。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

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且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且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且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

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農

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且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且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且益多。非聖王之所且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且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

公。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一篇。省兵十家。

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呂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檮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呂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呂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呂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擢酒醢。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呂凶年。寇盜竝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呂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呂爲此天

地所呂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呂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呂尙茲。繪出武帝雄才大略。文之華臚。至斯極矣。

漢書王莽傳贊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呂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衰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旣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呂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呂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呂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丘

隴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呂立私議。莽誦六藝。呂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炆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繩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漢書敘傳下

固曰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呂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呂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呂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敘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呂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呂躬。帥下呂德。農不供貢。臯不收孥。宮不新

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中。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孝景
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
寧康。述景紀第五。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
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大學。統壹聖真。封
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孝昭幼冲。冢宰惟忠。
燕蓋講張。實獻寶聰。寡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中宗明明。費用刑
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燁燁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不顯祖
烈。尙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外割
禁圃。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黜。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
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
允不陽。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搃威神。彫落洪支。底劇鼎臣。婉孌董公。
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
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侯竝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
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蕃盛。侯王竝尊。述諸侯
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盛。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
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

第五。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躡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
迪於秦。有革有因。惟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博舉。通
於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
黃鍾。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算道出。官失學微。六家
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上天下澤。春蠶奮作。先王觀象。
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泯泯紛紛。略存大綱。呂統舊文。
述禮樂志第二。靄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
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
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
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呂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摧古今。
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
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時。放誕之徒。緣間
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
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
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
道敘。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
行志第七。坤作墜執。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

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爲難。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墜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傍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處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巨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上媪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燦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呂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逐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諫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劉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閤。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詐惟殃。吳克忠信。胥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賈廡從旅。爲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鼻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荆燕吳傳第五。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游宅于楚。戊實淫軌。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勛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代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季氏之誑。辱身毀節。信

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突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趙趙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涪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隄鴻門。推齊銷印。毆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斃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舞陽鼓刀。滕公廢駟。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述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千色。廣阿之廬。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貴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虜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呂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呂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疆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或愆或謀。觀國之光。述鄴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呂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

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躪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
係。迺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萬石溫溫。幼
寤聖君。宜爾子孫。天天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慎其身。述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
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羈。牛旣告妖。帝庸親親。厥國
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
獻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呂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
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搢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
材。智小謀大。旣如發機。先寇受害。述爰盎朝錯傳第十九。釋之典刑。國憲
呂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
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
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魏其翩翩。好節慕
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旣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
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
都諂輕。趙敬險詖。中山淫醬。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
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李廣恂
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

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轡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森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呂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疊疊。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羅咎隱。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繫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甌。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烏呼史遷。薰胥呂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六世耽耽。其欲激激。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

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策三十四。東方瞻辭。談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葛繹內寵。屈輦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倣義依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王孫羸葬。建迺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倣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尊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程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載德。馳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呂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愆。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竣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古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呂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遜之好。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高

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味。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許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晁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劫。旣和且平。矜能許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敝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剋剋。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繫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長倩悞悞。覲霍不舉。遇宣迺拔。傅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躡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遽蔭。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樂安喪衷。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一司。安昌貨殖。朱雲作棋。博山惇慎。受莽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樂昌篤實。不撓不詘。溝閔旣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旣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一。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高陵修儒。任刑養威。

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呂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會是強圉。培克爲雄。報虐呂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弁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於惟帝典。戎夷滑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旣昏。淫于褻女。戎敗我驪。遂亡鄴鄩。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

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崛。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嫫嫫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顛。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呂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疎魏。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鈞弋憂傷。孝昭呂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傳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畝羨。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畝畝。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呂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僞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敘傳第七十。

卷十六 奏議類

史記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劉敬傳

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萬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

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史記伍被諫淮南王

淮南王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

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會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書南粵王上文帝書 南粵傳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日聞皇帝陛下。

觀此書。與史記所載。詳略懸殊。則知太史公編

削他人之文。以就己範圍者。不知凡幾。所謂整齊百家也。

漢書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韓安國傳

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呂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呂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老長幼。種樹呂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呂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呂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呂天下爲度者也。不呂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呂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呂爲效矣。臣竊呂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呂休天下之心也。

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自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呂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奔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呂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窳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呂威服。不可。呂仁畜也。今呂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呂攻匈奴。譬猶呂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呂飽待饑。正治呂待其亂。定舍呂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呂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

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呂風過。清水明鏡。不可呂形逃。通方之士。不可呂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呂爲之備。審遮險阻。呂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

中山靖王勝傳

臣聞悲者不可爲彘歎。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羶。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呂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於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翻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依殿本增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蠱生道遠。路遠會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鬯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呂旋離。比干所呂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

辰太子傳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臣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臣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窺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臣救難自免耳。臣竊臣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銖鉞之誅。臣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

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漢書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王吉傳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會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曰。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庠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瘁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匱薄。數以亶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檄之閒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

一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漢書貢少翁諫犯法贖罪疏

貢禹傳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大歲。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減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

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臣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譎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漢書杜子夏追訟馮奉世功疏

馮奉世傳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途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

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呂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三國志諸葛孔明後出師表 蜀書諸葛亮傳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呂討賊也。呂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奔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呂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宗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呂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奔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呂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

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呂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呂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按裴松之注云。此表出張儼默記。後世因其不載亮集。遂生疑竇。余謂無可疑也。試以近事準之。當是孔明募府諸賢。擬而未上之作。文辭懇摯。與前表大略相同。決非偽造。不得引李少卿答蘇武書爲比也。

書說類

史記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韓王信列傳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日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自償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貸。

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史記酈生說齊王

酈生列傳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曰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曰民人爲天。而民人。曰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曰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曰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曰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曰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曰。漢王與項王勳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

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臣。侯其將。得賂卽臣。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刃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

漢書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淮南王傳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呂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呂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呂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呂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呂千里爲宅居。呂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呂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呂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呂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呂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呂安周。齊桓殺其弟。呂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呂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呂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呂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呂安國便事。而欲呂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

夷來歸。誼及呂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呂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呂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漢書杜子夏戒王鳳專政

杜欽傳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閒。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

漢書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韋玄成傳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

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婉而多風。

三國志魏文帝與吳質書魏書王粲傳。文不全。今從裴松之注。及文選。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會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一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自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自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流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自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呂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旨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書牘有言情言理言事之別。古今文家。此體以昌黎韓氏爲最優。而多偏於事理。言情者絕少。子桓。子建。無所擬仿。獨抒性靈。辭意斐篤。會文正公亟性爲書牘正裁。不虛也。惟風骨稍穢。此時代爲之。不可強者。

三國志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魏書陳思王植傳注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

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呂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曰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曰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曰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曰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曰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曰。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呂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呂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迎驩兜。滔天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呂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詔令類

史記孝公彊秦令

秦本紀

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呂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

之分土。

漢書高帝告諭天下使誅擅起兵者詔帝紀十二年

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書文帝勸農民詔帝紀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漢書景帝令吏讞獄疑詔帝紀中五年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日苛爲察。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

者輒獻之

漢書吳王濞遺諸侯書

吳王濞傳

按史記亦載此書。字句小有異同。惟

多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二句。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呂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使奪諸侯之地。使吏劫擊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呂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做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呂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呂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呂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呂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呂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呂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

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此與左傳王子朝告諸侯相類。

漢書元帝讓馮奉世璽書馮奉世傳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伏飛。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余噶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完虜。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旣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飯慎疾。呂自輔。

三國志魏武帝求將士後令 魏書武帝紀

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呂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似漢高祖。

三國志魏武帝舉賢才令 魏書武帝紀注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呂與。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遂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辭雖背理傷道。而氣實雄偉。與漢初詔令相類。

三國志諸葛孔明與羣下教蜀書董和傳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詞賦類

漢書班婕妤自傷悼賦外戚傳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參息兮。申佩離日自思。陳女圖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閭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繼祿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途晡莫而味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繅兮純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爲榮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
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己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
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朱子極賞此賦謂其
和乎中正柏舟綠衣
詞義之美
殆不過此。

漢書班孟堅幽通賦敘傳 此篇依張泉
文七十家賦鈔本

系高頊之玄胃兮氏中葉之炳靈。繇颯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且颺聲。皇十
紀而鳩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邁愍以行謠。終保己而
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
兮。將圯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韓世業之可懷。靖潛選作處且永思
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捨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
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搯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
曰勿墜。昫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且臆
對曰。乘高而選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綿綿於膠木兮。詠南風且爲綏。蓋
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諱選作爾且吉象兮。又選作申之以炯
戒。蓋孟晉選作以迨羣兮。辰儵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
俟。惟天墜之無窮兮。蠱生民之晦在。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

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稟取弔于迨吉兮。王膺慶於所盛。叛回宄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褊而內逼。政中蘇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且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惛惛而不臧兮。卒隕身。虛世甌。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凶蝨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犂疆大於南汜。羸取威於百儀選作伯夷兮。姜本支虛三止選作。既仁得其信然兮。叩天路而同軌。東从虛而殲仁兮。王合位虛三五。戎女烈而喪孝乎。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且成性選作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縈于夏庭兮。而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悠選作修。長而世短兮。夔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諷兮。迺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且算祀于挈選作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謚。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神先心且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三藥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選作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且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所貴聖人之選無之字。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輸德而無累。三仁殊而選作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且蕃魏

兮。申重繭。且存荆。紀焚躬。且衛上兮。皓頤志而弗營。選作。侯中木之區別

兮。苟能實而選作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觀天罔之紘覆

兮。寶業謀而相順。選作訓。謨先聖之大繇。選作。今亦从惠而助信。虞韶美而

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寶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

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選作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

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登孔顥而上下兮。緯

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己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詠來哲

且選作。通情。何義門云。謂歿世不朽。不啻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亂曰。天造中昧。立性命兮。復心宏道。

情賢聖選作賢。今。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

用兮。憂傷天物。忝莫痛兮。昊爾太素。曷逾色兮。尚粵其幾。淪神域兮。

漢書班孟堅答賓戲敘傳
有序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且著述為業。或譏且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諡。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會不折之且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
曰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
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
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
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
據意。處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恒日年歲。然而器不買於
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
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處。主人道爾而
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闔道德之寶。守突與之熒燭。未叩天
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
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
景附。焜雪其閒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搢朽摩鈍。鈇刀皆能壹斷。是故
魯連飛一矢而蹙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嗽發投曲。感耳之聲。
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
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
羈旅聘辭。商鞅挾三術。呂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者躡風雲之
會。履顛沛之執。據徼乘邪。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

眈。禍益於世。凶人且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且功不可自虛成。名不可自僞立。韓設辯。呂傲君。呂行詐。呂賈國。說難既會。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隕。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自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呂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卬太和。枝附葉著。譬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旄敦而度高序泰山。懷汎濫而測深庠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庠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大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庠術藝之場。休息庠篇籍之園。呂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庠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箠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

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
詰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
諸。賓又不聞。蘇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虜。歷世莫眊。不知
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蝶之。不覩
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躡顛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
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昔閻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牙曠清
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
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
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漢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傳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懸之麗密。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
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且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
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
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
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模。清水焯其鋒。越砥斂其罅。水
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慧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

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駮乘日。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入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綸綬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懷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易海內也。是。呂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呂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困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濞。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呂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陰。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鬻烏號。猶未足。呂喻其

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而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盜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軌。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心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寧。蓋信乎其曰寧也。合賦頌表。議爲一治。

體格蓋出於封禪文。

哀祭類

漢書匡稚圭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韋玄成傳

嗣會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呂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呂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呂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呂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呂民爲本。聞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

廟無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漢書匡稚圭告謝毀廟

韋玄成傳

往者。大臣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裕。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

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
曰。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曰。奉先祖。皇天不祐。
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曰。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
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
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卷十七 敘記類

通鑑周瑜劉備赤壁之戰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

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轉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此等已見諸葛亮傳。

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

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

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稿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

尙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

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二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信。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

魏邵陵厲公正始九年嘉平元年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爲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齊。令人

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

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兇兇。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大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尙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

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延尉考實。辭云。爽與尙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尙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

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鸞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

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通鑑謝石謝玄肥水之戰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太元八年秋。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執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兇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

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游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

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執。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

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脾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縣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

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鄭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敗。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瑯琊內史。

通鑑李光弼河陽之戰

唐肅宗乾元二年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

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如何。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嶠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倚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如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

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

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賦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入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

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旆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旆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願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馳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

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擊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怨言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劾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右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楊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澗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

山河十將董少玠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玠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澗呀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郟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郟城歸路。郟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郟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嬌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嬌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

將士以祐擢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曰。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爲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執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七月。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

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執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辰。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執。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澠水鎮。殺三將。焚

芻稿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解。至郟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執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突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

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城傍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

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沮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

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澠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閒。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阡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弈於內。晏然會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史記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未
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
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
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
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
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
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
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
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圍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宰。其牢中。星實則
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
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
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

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饗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膺積。昴

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彗。彗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昂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膀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觜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羸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

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逆行。逆行入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躡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觸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闔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

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曰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飄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棊。長四丈。未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櫳。長四丈。未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

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共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營按營當作營惑廟也。謹候此。厯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焯。與金合。爲鏐。爲喪。皆不可

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擊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疏。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爲喪。旱。赤圓則中不平。爲兵。青圓爲憂。水。黑圓爲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

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入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一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大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圓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契。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

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集解音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

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閒。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僂。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

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氏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夭。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閒可械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

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櫬。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鈎。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

道安寧和平。陰閒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閒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減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星衆國吉。少則

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閒。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江淮之閒。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土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

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互天。其半半天。其留者類闕旗。故鈎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坎。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伍。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入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

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日至食爲麥。食至日昃爲稷。昃至鋪爲黍。鋪至下鋪爲菽。下鋪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日。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日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厯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尙矣。所見天變。皆

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弁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一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弁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

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孽。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閒。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莩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莩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厯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

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極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天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以上封禪希曠不舉。

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可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與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雖。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尙矣。以上唐虞二代郊祀大略。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

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所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郿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以上秦作諸時。及祠陳寶。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喆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

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鳧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以上管仲與齊桓公論封禪。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萋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萋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萋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萋弘。以上孔子怪見殺。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

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盜。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紕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紕。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以上秦多異徵。始皇封禪。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

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以上秦始皇因求僊而祠八神。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

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乃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

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

以上神僂之所由起。言始皇遣方士入海求僂。秦卒隳亡。可見封禪不足貴。

昔二

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澧。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汾。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嶧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塞泮。

涸祠禮不必同。

以上秦所祀
名山大川。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巖諸遠之屬百有餘廟西

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灋瀉有昭明天子辟池於

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

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

民味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

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

樂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

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

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

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

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

祝官有祕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

以上秦所祀
諸神祠。

漢興高祖之微時嘗

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

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

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

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

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

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歲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繫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以上高帝所祠之神。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

具。西時畦畦。禹車各一乘。禹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麻。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麻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餼。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

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以上文帝景帝所祠之神。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厯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

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以上武帝好異術。求神僊。而得李少君。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

用一臯。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以上武帝紀
太一諸神。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詐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

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以上武帝事神君。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臚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遇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以上武帝親祠汾陰后土。因巡郡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

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閔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轡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

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揜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以上武帝禮遇五利將軍。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

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

上薦之。至中山。瞻望有黃雲蓋焉。有庶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盜。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

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

鼎。皆嘗亨醴。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鼂鼎及鼂。不吳不鷲。胡考之休。今

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

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以上武帝迎汾陰寶鼎。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

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

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

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日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以上公孫卿爲武帝言黃帝成仙事。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

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入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歲在鹿中。水而泊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歲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

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尙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以上武帝巡狩郊雍。拜太一。視緱氏墟。并作音樂。其來年冬。上

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土。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

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

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以上武帝巡狩。勒兵朔方。東禮中嶽。遂封泰山。禱梁父。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過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莈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莈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以上武帝再出巡狩。郊雍。至東萊海上還。塞決河。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

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遠。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以上武帝信用越巫。更興臺觀。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

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廡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戔。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戔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戔。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以上武帝復出巡狩。至泰山修封。拜祠明堂。還作建章宮。夏。漢改廡。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詞詛匈奴大宛焉。以上詞詛匈奴大宛。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饋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以上省用牲牢。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

者。方士有言。高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以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還過祭恆山。以上武帝屢次修封。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牟。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入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

以上總記武帝所興之祠。

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偏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以上言方士求仙無效。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方望溪書封禪書後。是書所說武

帝事。義皆顯著。獨難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爲敬鬼神之神。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祓祝。不過與祠神君寵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爲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權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爲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與於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啓二君之汰。爲方士怪迂語之徵兆也。襄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爲僂。則以方詞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瘧。而世傳爲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爲合不死之名。接儂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卽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脩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曆。乃辛巳初且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贊。而頌厥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脩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又書封禪書後。是書意義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况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放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十餘年。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時。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尙不道。况天子贊贊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爲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嘗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

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弁。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

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千戈日熾。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以上言先富盛而後漸貧。因貧而進興利之臣。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

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夔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以上田南夷入粟。興利之事一。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

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半爲郎。始於此。以上募民入奴婢入半。興利之事二。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

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

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躄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以上賣爵。與利之事三。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

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

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

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

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

於功利矣。以上因言利而峻法。文中樞紐。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

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

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

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

爲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

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十碁。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

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

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

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以上凡伐胡。塞河。穿渠。養馬。振災。五者皆耗財之事。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遂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纘。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監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以上造鹿皮幣。白金三品。興利之事四。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

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銖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以上舉行鹽鐵。與利之事五。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軛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儻。以上算緡錢。興利之事六。天子乃思卜式之言。

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

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以上費卜式以風天下。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卽至六百石。以上入穀補官。興利之事七。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弁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費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

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以上顏異

事被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

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

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

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以上廢赤側錢。輸銅三官。與利之事八。卜式相齊。而楊可

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

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

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

輔。以上即郡國治緡。與利之事九。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

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

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

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

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槽。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以上言官多奴婢衆。耗財。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

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郎選衰矣。以上株送徒入財。與利之事十。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

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以上振災耗財。其明年。天子始巡

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

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

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伐新秦中。既得寶鼎。

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

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以上巡幸耗財。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

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

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

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

以上擊南越西羌。戍田四郡。耗財。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

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以上出牝馬課息。與利之事十一。齊

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

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

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

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兇越。至耐。少府省

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

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

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以上再費卜式。以風天下。漢連兵三歲。誅兇。

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

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

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

矣。以上供初郡。耗財。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

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

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以上置平準。與利之事十二。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

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

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以上入粟補官。贖罪。給復。與利之事十三。於是弘羊賜

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

國疆者。或弁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弁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借抱軒筆記。柯維騏論平準書後。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至何足怪焉。四於烹弘羊。天乃雨。爲敘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則非是。太史公此書。以平準爲題。敘至此年置平準。則事究矣。載卜式之言。以論平準之失。義亦盡矣。無可復益以爲長語矣。此書止於元封元年。封禪書止於天漢三年。較平準過十年。以報任安書。少卿抱不測之罪語推之。是征和二年。太史公尙在。見任安之及禍。又過封禪書十年矣。豈因其死而有未竟哉。太史公本文。謂至是可以止耳。若太初二年。藉吏民補車騎馬。太始二年。鑿麟趾夷曠之類。此在漢書食貨志。似當續入。乃爲前後相備。而班氏於元封元年之下。遂入昭帝事。則爲疏漏甚耳。○會文正公云。凡興利之事十三。分條敘之。秭財之事十一。併作兩處敘之。興利之事。以桑弘羊平準均輸。爲最失政體。故未引卜式之言以鳴其憤。而以平準名篇。

卷十九 論辨類

朱竹垞秦始皇論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官檢討。有曝書亭集。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爲相。弃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搯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爲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於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爲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爲快。不曰嫪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旣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苟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

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譏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於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劉大山太學生伏闕上書論

康熙二十六年。劉巖。號無垢。原名大山。江南江浦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編修。有匪莪堂文集。

丁卯冬。上有太皇太后之服。欲行三年喪禮。詔下公卿百執事議之。大司成等。率太學之士五百有四人。伏闕上書。言三年喪必不可行。請從易月之令。竊以爲太學生伏闕上書。非古也。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漢太常博士曰。教化之行。建首善自京師始。蓋自三代之盛。禮樂宣明。而其時之爲士者。釋奠釋菜。游居講習於學之中。將以蓄其材。爲公卿大夫之用。而至於朝廷之政事。則各有司存。士或越其職而冒言之。則必蒙出位而謀之罪。迄乎漢宋之世。太學生率其羣。而以書上者。乃數數見。而史必謹書之。如劉陶之訟李膺朱穆也。數千人上書。陳東之請誅蔡京等。而用李綱也。率諸生及都民數萬人上書。徐揆之請帝還宮也。上書。汪安

仁之請朝重華宮也。二百一十八人上書。楊宏中等六人上書。黃愷伯等上書。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上書。陳宜中等六人上書。陳著率諸生上書。及有明之季。太學生亦凡三上書。夫自三公九卿。以至一命之吏。而獨至於太學生。其人無官守也。無言責也。又至卑且微者也。然史必謹書之。蓋由其時之公論。必大有所不伸。或大臣不能言。小臣不敢言。或大臣言小臣言。而堅不聽。然後章甫縫掖之士。服先王之法服。執先王之法言。帥其徒數千百人之衆。以伏於闕下而力爭之。其勢蓋出於人心之所不得已。然猶可因此以見先王養士之遺。而禮義教化之風。尙未至於漸滅殆盡也。是以太學之言出。而聽不聽必書之。凡以其所言者。先王之法言也。今三年喪。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者也。自漢文帝遺詔吏民三日皆釋服。而儒者有小仁害大義之譏。晉武既除服。復疏素終三年。司馬溫公以爲不世出之君。而目裴秀傅元爲庸陋。其後魏孝文。宋孝宗。皆致喪三年。可謂卓越千古者矣。且宋世喪服之制。外廷雖已易月。宮中實服三年。而以日易月之論。實自應劭發之。而世俗沿之而不能變。其悖於先王之法也明矣。今皇上天縱至孝。卓然有千古之志。詔欲行三年喪。而司成司業。迺率太學之士。謂三年喪必不可行。吁。太學何地。司成何職。司業何官。太學生何人。伏闕上書何事。而憤憤行之。此真

可爲流涕而太息也。夫先王之法，其出於人心天理之公者，雖興廢有時，然虛存其義於天地之間者，未嘗非告朔餼羊繁縷名器之意，而迺三年喪必不可行之論，竟發之於太學之中，則是一舉而廢彝倫也。一舉而廢彝倫，則是一舉而廢太學也。太學廢，則天下之學校無不廢矣。夫爲天下人材之師表者，而於國家根本之所係，如弁髦視乎哉。且夫上書者，將以匡時之缺也。假使主上有復古之志，而公卿大臣持漢唐之陋說，太學生仰承詔旨，引古誼以折之，而爲此舉也。此所謂匡其闕者也。今行三年喪，美也，非闕也。迺尼止其美，而反以爲闕，而匡之，此不責難於君，而謂吾君爲不能。孟子之所謂賊也。且凡咨大義，必協衆心，即使義屬當陳，亦必召諸生集議。今乃爲首者不自知其名，爲從者不預知其事，大司成誘之以小利，脅之以必從。夫彊諸生之不欲而脅之，以師而欺其弟子，且不可。不顧諸生之不從而上之，以臣而欺其君，可乎哉。歐陽公與高司諫書，謂其不復知人閒羞恥事。今大司成固不自恤也。乃率五百有四人，而謂無一人有羞惡之心，嗚呼！何其甚也。故吾舉先王所以立學，與不得已而上書之義，所以存太學也。此余之不得已也。

李穆堂原教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直隸總督。禮部侍郎。有穆堂彙纂。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

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弃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卽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卽父子。友卽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洽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之以佃以漁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槩。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

天下無倫外之道。卽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卽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畸立。而多爲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於上。作之師者。卽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皆能爲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行出於漢。不必實爲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爲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闢之。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靜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靜之明。可以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

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淨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以卻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說也。歐陽子欲修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說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爲聖。何也。無君臣焉。則疆凌弱。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取彼二民者塞而止之。而後流且行哉。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爲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說。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卽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

卿大夫士也。卽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卽儒者也。耕且斂者。農也。卽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卽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卽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爲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爲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卽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卽無人外之教也。

李穆堂青苗社倉議

朱子社倉之法。與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後人以爲朱子之所爲也。輒欲仿而行之。然往往暫行而輒廢。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爲朱子之法。不自量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青苗之法也。蓋奉行其法。非一手足之爲烈。有監官。有鄉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長保頭。有人吏糾子。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卽無媿於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朱子門生故舊之比。則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也。且不獨後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人。卽朱子之疏請下其法於諸路。亦未嘗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己。而分任其事者。不能盡如己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倉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與荆公青苗之法無異。荆公

治鄞嘗自行青苗之法矣。鄞之人至今俎豆而尸祝之。荆公以其爲身所嘗試者。他日執政。遂欲施諸天下。亦猶朱子請行社倉於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盡如荆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則青苗亦社倉矣。奉行而非其人。則社倉卽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卽民亦不能盡如吾意也。蘇子由論青苗之弊。謂財入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雖富民不免後期。如是而敲撲之事煩矣。今社倉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是亦不能已於敲撲。其與青苗有以異乎。且社倉之法。與青苗相似。此非獨余之私言也。朱子爲金華社倉記。嘗及之矣。其言以爲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爲說耳。以余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云云。然則當時固有以青苗疑社倉者。而朱子於青苗之法。固亦取之矣。至謂青苗之所以異於社倉者。以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疾亟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斯言信耶。以余平心觀之。則亦未見其爲必然也。凡事欲其有舉而無廢。非主之以

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納。則金易而穀難。惟給之以金。故可以於縣。而不必於鄉。惟不在於鄉。故止可給金。而不能與穀。至於社倉之法。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有走失。必保人均賠。則亦不能終用鄉人士君子。而必歸之官吏。其送官必斷罪。走失必追賠也。則亦不能全用慘怛忠利之心。而究亦歸於亟疾。推求利害始終之故。未見爲此得而彼失也。雖然。金可以濟民用。而不可以救民饑。則必以積穀爲主。以積穀爲主。則必兼用常平之法。余己丑禮闈試策。嘗備言之。又嘗爲家居二倉條約。頗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要歸於有治人。無治法之二言而已矣。

姚姬傳李斯論

姚姬。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禮部郎中。有惜抱軒集。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彊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

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冥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聞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會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章實齋知難

章學誠。號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有章氏遺書。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辭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知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者。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煙沒不彰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以卓絕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

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眞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知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眞知也。而世之能具穎士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固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業者衆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駟。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闕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

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沒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曲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閔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吳殿麟天子七廟攷

吳定。字殿麟。安徽歙縣人。歲貢生。舉嘉慶元年孝廉方正。有紫石泉山房集。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此虞夏以來之典祀。而周人因之。左氏謂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故曾子問禮器。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七廟。惟祭法有廟祫壇墀月祭享嘗禱之分。先儒嘗疑其爲衰世之法。然其所謂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者。未之

有改也。至喪服小記。乃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康成宗禮緯及韋元成之說。謂王者祖廟一。親廟四。凡五廟。殷增契爲六廟。周七廟者。有文武二祧也。嗚呼。此言出而千古天子之廟制紊矣。小記言禘祭。非言立廟。而立四廟云者。先儒謂有脫簡。愚竊意其爲衍文。未可援之以爲證也。祭法。遠廟爲祧。祧者處高祖之父。若祖也。非處文武也。周公制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特建文武二廟於東都。則文武不祧之制。豈必委之六七傳之後王。而後定哉。顧必待祧廟當遷。乃能別爲世室。遷而奉之。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得減七而五之。亦不得增七而九之也。康成豈不知文武之廟。不名之曰祧。而名之曰世室也哉。御史大夫貢禹曰。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康成從其言。故其論宗無常數。與劉歆王肅同。其意以爲五廟正也。宗變也。殷之三宗。不妨別立廟也。然則殷何以六廟。周何以七廟哉。噫。惑矣。顧康成之誤釋經者。太祖以下之廟數也。而後世廟制之失。則又在太祖之位不定。遂至變亂紛紜。而成一代之聚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竊意功莫大於創業開國也。祖有功者。祖是人也。繼世之賢。縱建功。莫克有踰此者。故略功而稱德。德統功也。周之祖文宗武者。文受命之王也。然始封有邰者。稷也。故尊稷爲太祖。此周所以有二祖。而不可爲後王之常制也。後之君天下者。或奮起草萊。或業由篡竊。

然其巍然開一代王業之功。則一也。雖世世祖之。以擬周之文王可也。漢以高帝爲祖。善矣。唐之獻懿。宋之僖順。翼宣。何爲乎。追而上之。唐之元元。皇帝。宋之聖祖。更何爲乎。推其意。蓋欲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遂茫茫昧至斯極也。今必謂后稷之功德不可擬。則爲人子孫。未有肯斥其祖之功。德不逮人者。告之曰。周之祖后稷者。非必以其德爲聖人。功及萬世也。以其爲始封胙土之君。澤流數十傳。而得以有天下也。禮所謂祖有功者。蓋如此。此卽別子爲祖之義也。卽公子之子孫爲國君。世世祖是人之義也。唐宋之臣。苟以此義陳之君。以議當祧之祖。吾知英明之主。必翻然革慮。欣然悅從。而一代宗廟之禮正矣。唐祖神堯可也。景帝始封唐公。以景帝爲太祖。亦可也。景帝而上。皆親盡當祧也。宋祖藝祖可也。藝祖而上。亦皆親盡當祧也。太祖之位定。則七廟之制定。而羣臣紛紛之議。胥可寢矣。

周星叔趙孝成王論

周樹槐。字星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己巳進士。官江西吉水知縣。有壯學齋文集。

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取野王。上黨路絕。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豹謂王勿受。平原君謂王受之。其後二年。秦阬趙卒四十餘萬。衆長平。趙王悔不聽趙豹計。太史公亦以爲平原君貪馮亭邪說。故至此。壯學子曰。趙王可謂巧於謝過者矣。阬趙卒者。趙括也。信秦閒。違衆論。使括代廉頗者。王也。是安往不見阬。何必上黨。王不此之悔。而悔上黨之受。徒以將括出於王。

之獨斷。而上黨有平原君爲之分過也。奈何論者因以上黨爲平原君罪。韓不能有上黨。上黨不能爲韓守。憤秦之暴。而入之趙。蘄韓趙爲一以當秦。爲韓亦爲趙也。安得謂馮亭邪說。而疑韓嫁禍哉。雖嫁禍。趙安所避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余以利之與禍。小言之。相倚也。大言之。相絕也。是以智者擇焉。是故存亡之機決。而趣舍之計審。惜夫趙王平原之智。不足以及此。城市邑十七。何足道也。秦非有愛於趙也。量秦之心。豈徒坐而受上黨之地而已。秦之攻趙有二道。若道河內。指邯鄲。邯鄲未易拔。則恐魏之擬其後也。將北窺晉陽。上黨蔽之。上黨入秦。而後榆次三十七城拔。而晉陽舉。趙之亡自此矣。趙誠逆知其禍之至此。何假言利。利又孰大於此。然則雖上黨願入之秦。猶將急起爭之。況其自歸也哉。趙豹之所謂禍者。以秦且爭之也。發兵據之。擇將守之。秦若上黨何。守上黨。扞晉陽。秦若趙何。當是時。趙未爲無人也。且夫秦師未至上黨。民未走趙。旣已失之矣。廉頗軍長平。猶足以支。秦挑戰不肯。久亦倦而解耳。天奪之鑿。妖夢是踐。置將不善。壹敗塗地。惜哉。趙有萬全之利。王禍上黨。非上黨之爲禍也。六國時。凡言秦不可與爲難者。非秦閒。則辱之首也。今人不幸鄰於虎。避之萬不可得。則奮挺當關。與虎爭一日之命耳。重足屏息。以胥虎之入。誠毋撻虎。以冀虎之見哀。是趙豹之智也。

學子瞻志林。

梅伯言刑論

梅會亮。字伯言。江南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有柏楓山房集。

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法之簡者其弊淺。法之密者其弊深。惟其法之良。而守之不敢稍變通其法。以得罪於天下後世。故其弊遂成而不可返。夫殺人不忌爲賊。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後世近古者莫如漢。亦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皆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之人。非不知殺人之情事。萬有不齊。而一切之法。不足以悉其變也。然甯從其略者。以爲法貴易知而難犯。決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則易知而難犯之故也。而後人曰。是其法猶未詳。於是同一殺也。而有謀殺。故殺。鬪殺。誤殺。有戲殺。有過失殺。有下手加功之殺。因是同一死罪也。而有入情實。有不入情實者。有立法。有緩決。又有緩決數次。而從未減者。蓋一死罪之成。其文書之反覆詰難。積盈尺之紙而不足也。而後得由州縣以上於刑部。而之人也。如是。猶或不至於死。噫。何立法之密。而如此其難知也。是法也。良法也。苟其變之。則受不仁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雖心知其非。曰。姑從衆。從衆而失。是天下之公失也。議法者曰。有濫生者。卽有枉死者。是救生不救死也。執法者曰。死者已矣。生者亦猶是民命也。已死而枉。究與吾殺死者殊。而吾救生之心。亦足以自解於天下。嗚呼。是非徒不救生也。且益民之死也。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且益民殺人者之死也。今里巷之

中有殺人者。民驚相告矣。某殺人者不死。民亦驚相告矣。死生者。民之所知也。曰鬪殺。曰誤殺。曰戲殺。曰過失殺。則民所不知也。民不知一殺人之例。如是之委曲分別也。而惟見殺人者。有時而不死也。夫使殺人者。畢出於死之一途。以懾其勃然不可遏之氣。猶能忍。有不能忍。今使介於可生可死。而先快心一挺刃之下。亦何憚而不徇。徇哉。腊有毒。食之立死。一人死而無有繼者矣。三人食而一人生。則繼死者將不止三人。是非民之不畏死也。法誤之也。故曰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也。而并益殺人者之死。烏呼。計較於一罪之輕重。而鹵莽於千萬人之死生。循其法之弊。其勢固不至乎此而不得也。而人且曰。必如是。而長吏始不得以誤殺人。固也。長吏之不得以誤殺人也。而其弊則使平民皆可以故殺人。天下之爲長吏者少。而爲平民者多。則法之生人者少。而殺人者多。梅氏文最能窮盡筆勢之妙。

誓控縱送。無不如志。此殆諸家所無。

梅伯言臣事論

天下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

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上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之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知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參覈遷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

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毒。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褫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尙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

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梅伯言鼂錯論

鼂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腑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怍。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鼂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惶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

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顛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鼂錯。晉不去周顛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鼂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持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烏呼。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龔定盒論私

龔自珍。字璣人。浙江仁和人。道光己丑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定盒文集。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許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羸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

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胙。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闈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蘋蘩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讌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獮。

獻糾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周自厲云。文雖不甚細。褻鬼魅之囑。而警訐激之奸。

朱伯韓辨學中

朱琦。字廉甫。號伯韓。廣西桂林人。道光乙未進士。由給事中擢道員。候補浙江。殉難。有怡志堂集。

或曰。子之言學。而惡夫近利似矣。其曰學不病其雜者。得毋惑於卑近之說。而不繇其統乎。曰。非謂是也。夫雜者。乃所以爲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傳曰。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公焉而求衆善者也。今夫京師。衣冠之所會也。中國政教之所出也。遠方百賈之所觀赴也。天下輻輳而至者。有二塗焉。一自東。一自西。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塗。雖以萬里之遠。山阻水涯。車輦舟挽。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師也。出於東與出於西。無以異也。此不待智者而決也。今使東道者。必與西道者爭。曰。彼所由之塗非也。西者亦復之曰。彼所由之塗非也。可乎。不可乎。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塗。或義理。或考訂。猶塗

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今之人不知從入之有殊塗也。執其所先入者而爭之。是東西交鬪之類也。且今之爭者。吾異焉。彼義理考訂。猶其顯殊者也。程朱陸王。同一義理。同師孔孟。奚不相悅如是。爲朱之徒者。未必俯首讀陸之書也。而日與陸之徒爭。爲陸之徒者。未必斂己讀朱之書也。而日與朱之徒爭。夫不考其實。但惡其異己而與之爭。使他塗者得以抵巇。非第交鬪之爲患也。又如遠適者。未涉其塗。但執日程指曰。某至某所若干里而已。某地所經。某山某水。其閒形狀險夷。弗之悉也。其有歧路。弗之知也。而況京都宮闕之壯。百官之富。觀所繪之圖而遙揣焉。其庸有當乎。古人有言。義雖相反。猶竝置之。黨同門。妒道真。最學者大患。又曰。道一而已。自其異者觀之。不獨傳記殊也。卽書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詩則齊魯韓毛鄭。皆各爲說。而唐宋以後之箋注者。悉數不能終也。自其同者觀之。則義理考訂。卽識大識小之謂。程朱陸王。與分道接軫而至都邑者。何異哉。朱子亦言。某與彼常集其長。非判然立異者也。是故善學者。不獨陸王可合。漢宋可合。卽世所謂旁徑曲說。如申商老莊之說。其書多傳古初遺制。聖人復起。必不盡取其籍而廢之也。故曰。無病其雜也。然則學將安從。曰。予固已言之矣。以聖人之道爲歸而已。然此又非始學所能知也。此又向者塗人交鬪者之所笑也。

曾滌生原才

會國藩。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甲午舉人。戊戌成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有會文正公全集。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湮。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

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魯通甫秦論

魯一同。字通甫。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有通甫類稿。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征。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蹇叔爲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于戈會盟。晉人世爲盟主。盛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憫然。不以爲意。後數十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竝爲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莫能支。鯨吞蛇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彊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彊。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士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摟伐。小國困而滅。大國

倦而分。入姓十二國之侯王。展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奮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之疆。百萬之衆。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鬪。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困敗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不知擯亦滅。不擯亦滅。六國空有疆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不可用也。秦既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疆胡。南取百越。力既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敝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之疆。不疆於惠孝之耕戰。而疆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景哀以前。日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敝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疆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興。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下國家者。慎勿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

鄭子尹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丁酉舉人。微用知縣。有巢經巢文鈔。此篇載經說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非名之大者乎。今有夫婦於此。共牢而食。未久也。或問之。則卽應曰。是某也夫。是某也婦。言之正者。名順故也。未然而者。或言相及。道相遇。心固知其爲夫婦。而口不可得名也。強名之。匪惟人哂之。己必內慙焉。此天下之同情也。聖人緣情以制禮。制禮以定名。名正

而夫婦之道。乃順而無苦矣。壻之迎婦也。女次而純衣。已居然婦矣。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鴈。無從夫義。則仍女也。壻之迎女歸也。御車授綬。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壻也。故士昏禮。奠鴈以前。婦止稱女。入室以前。夫止稱壻。至奠鴈再拜稽首。壻於女若曰。吾已執摯授汝矣。女於壻若曰。吾受若摯。則從汝矣。經至是。乃謹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於是婦之名定。而壻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人之慮深矣。及壻入於寢室。婦於夫若曰。苟非吾夫者。而焉入此室也。夫於婦若曰。吾非若夫者。而焉有此室也。經至是。乃謹變壻名。夫曰夫。入於室。卽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若此。故夫婦之道。順世之未婚守節。於三代或未之有乎。卽有之。殆聖人之所難言乎。雖然。當世教衰時。一邑一州。多得若人。入九輩。以恥紛紛之定名。夫婦。與居生子且老。而朝曰乃暮。卽衽他與者。其羞惡之媿發。視與之論。周孔禮制。或必有易入者乎。孔子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一受其聘。終身不改。此於女子之道。誠窮極不可爲常正。聖人之教夫婦。亦斷不若是其難。而人且若是其難。則盡人可爲。而且不爲者。於夫婦之名何居也。

謹以聘
能

探見聖人正名
制禮之精。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

龍啓瑞。
年進士。

字翰臣。廣西臨桂人。
官至江西布政使。

道光二十一年
有經德堂文集。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旣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舉之爲相。而與共夫祿位。豈肯令其栖栖皇皇。爲是席不暇煖者耶。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邪。不足以爲明。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留。烏在其爲任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蓋湯使之爲之。而冀桀之終能用耳。一薦之不已。而至於再。再薦之不已。而至於三。三薦之不已。而至於四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易。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舍桀就湯而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焉。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回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愛桀之深。望桀之切。以爲一旦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可不至於亡。己亦無樂乎放伐之事。湯之心。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而其薦尹於桀者。亦文王薦膠鬲於殷之意。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人才。以私己也。漢未有荀彧者。曹操辟之。以比張子房。司馬昭壽春之役。亦引鍾會爲謀主。而寄以腹心之任。向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當引二子而立於漢魏之朝。獻髦之惡。不若桀紂。操昭之柄。重於湯文。天下雖危。未必無救於敗也。惟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事。爲之佐者。亦樂居於俊傑

識時務者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爲藉口。則安知不以心乎生民。欲速其功之說。移而用之於其主。豈非柳子之言。階之厲耶。然則孟子何以不言湯使之曰。孟子之意。將以明尹之自任。言湯。則尹之自任者不見。且於辭亦不應爾也。否則伊尹亦管氏之流矣。王益吾云。用意深折。

李佐周六國論

李楨號佐周。湖南善化人。歲貢生。有晚蘭齋文集。

宋二蘇氏。何氏。論六國徒事割地賂秦。自弱。取夷滅。不知堅守縱約。齊楚燕趙。不知佐韓魏。以擯秦。以爲必如是。而后秦患可紓。夫後世之所以惡秦者。豈非以其暴邪。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爲秦所爲。未可專以罪秦也。當是時。東諸侯之立國也。非有能愈於秦者也。其溺於攻伐。習於詐虞。強食而弱肉者。視秦無異也。兵連禍結。會無虛歲。鄉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天助焉。未必不復增一秦也。惟其終不克爲秦之所爲。是以卒自弱。而取夷滅。當蘇秦之始出也。固嘗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誠知其易也。使秦果用之。彼其所以爲秦謀者。豈猶夫張儀也。惟其不用。而轉而說六國以從親。彼豈不逆知夫從約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苟以弋一時之富貴。倖終吾身。而約不敗。其激怒張儀。而入之於秦。意可見也。涇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齊魏之師。已爲秦出矣。夫張儀之辯說。雖欲以散從而就衡。顧其言曰。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所以狀衰世

之人情。非甚謬也。彼六國相圖以攻取。相尚以詐力。非有昆弟骨肉之親。其事又非特財用之細也。而衡人方日挾強秦之威柄。張喙而恐喝之。卽賢智如燕昭者。猶且俛首聽命。謝過不遑。迺欲責以長保從親。與相佐助。豈可得哉。所以然者。何也。則以誤於欲爲秦之所爲也。六國皆欲爲秦之所爲。而秦獨爲之。而遂焉者。所謂得天助云爾。嗟夫。自春秋來。兵禍日熾。迄乎戰國。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六七君者。肆於人上。日驅無辜之民。駢首抵足。暴骸中野。以終劉於虐乎。其必不爾矣。是故秦不極強。不能以滅六國。而帝不帝。則其惡未極。其毒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與六國之自爲之也。後之論者。何厚於六國。而必爲之圖存也哉。曰。若是。則六國無術以自存乎。曰。奚爲其無術也。焉獨存。雖王可也。孟子嘗以仁義說梁齊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

序跋類

陳午亭史蕉飲過江詩集序

陳廷敬。詩說嚴。山西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論文貞。有午亭文編。

比在直廬。上遣中使傳問。今之詩人。孰與爾等比。今或未然。其後可冀有成者爲誰。悉以聞。維時以綸音優異。惶恐幾不能對。有頃乃言。今之大官才士。皆爲上所深知。臣皆弗能如。後進之士。臣交遊絕少。以今所懂而知者。則翰林史某。周某。其人也。蓋桐柢之詩。其始聞於韓慕廬宗伯。而蕉飲

則惠然貺我以篇章者也。予以才小任重，退居深念，蕭然閉門，不能盡交天下之賢豪。至如二子者，或聞而知之，或惠然貺我以篇章，則固予所欣然自慶。樂從之游，將賴其劇切討論，以自策勵，使不至於毫毛而無成者也。夫詩之爲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至者足以動天地而格神祇，窮性命而明道德，雖不能至，然心竊嚮往焉。豈不亦甚盛矣乎？而終以窘陋少暇，坐荒如此。然二子果天下之賢豪閒出者也。桐莖久在翰林，而蕉飲改官給事中，掌垣事。今請急將歸維揚，示我以前後所爲詩，泱泱乎風人雅頌之遺音矣。其氣淵若，本乎性也。其言藹如，約乎情也。可以字句求，而不可以字句盡。上嘗有是言矣。賜廷敬詩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也。於戲！此風雅之本原。詩人之極致。廷敬何足以當之。其惟吾蕉飲乎。昔周之盛，以文王周公之聖，化行俗美，其時名卿賢士，廣揚雅頌，播諸朝廟。下至兔罝考槃之野人逸民，莫不能詩。太史采之，順其音節，被之管絃。蓋詩之爲教宏矣。今者運值休明，人思復古，風人之遺，未嘗不在兔罝考槃閒也。蕉飲歸而涉逵林，探澗谷，與野人逸民，咏吟嘯歌，以適其樂。而余且歸老於田閒，茅簷竹簟，以其餘日，引觴點筆，遙爲屬和，用以忘老至之憂。亦以見友朋遭際之隆，皆上之明賜，將永矢勿替焉。而前所云窮性命而達天人者，於蕉飲乎望之。予老矣，弗能幾及已。

和平淵雅。有歐陽氏之遺風。史申義。江蘇

人。字蕉飲。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至給事中。有蕪城使廬過江等集。周起潛。貴陽人。字海環。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有桐壑詩集。均入國史文苑傳。

朱竹垞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冷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沲。演漾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凌厲叫蹕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歆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於地也。下則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沕。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怳忽。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爲醴。濁者爲醪。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菴。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

之。搽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夫。

朱竹垞宋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車徒之擊互。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句隄于照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若燕函秦廬。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爲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呂。不能無誤。生于是土者。又必游覽四方。交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個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袞袞不倦。至爲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緇古。今體制。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函乎。必先爲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虧。至于廬。摩鑢矣。又置而搖之。使其無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橫而搖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朱竹垞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爲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

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其餘爲清爲任爲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無論矣。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於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訾之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清淨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耑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呶不置。舉同室之人。日事爭鬪。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謔。謂近於禪學。夫弃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於事業。又何病乎禪也耶。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茅鈍叟近思錄集註後序

茅星來。號鈍叟。浙江歸安人。生員。有鈍叟文集。

近思錄集註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憚煩爲。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爲詬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寢微。噫。何其言之

甚歟。夫道者所以爲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爲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爲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似爲之博考而詳辨之。卽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非儒者之訓詁乎。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之所以爲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伊川且必欲別儒於文章訓詁之外者。何也。蓋謂求儒者之道於文章訓詁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辨也。奈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於儒林。而反別道學於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與政術。判爲二事。橫渠猶病之。況離道學於儒而二之耶。甚矣其蔽也。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長短輕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竊以謂欲求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鄭孔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焉。

朱梅崖谿音序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寧人。乾隆
戊辰進士。山東夏津縣知縣。有梅崖文集。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厖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泮。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泮。楊林在巧泮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櫟。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潦聲與羣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闕。而奏筦絃絲竹之音。時或晨露浙瀝。居人未起。籜隕沙頽。蕭屑有無。緣谿獨遊。其音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響。里巷謳吟和答。春枕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續斷。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筠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澌漫洶湧。誠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變深。日息其志。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

澹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未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朱梅崖櫺園詩序

三百篇亡而離騷作。傳騷者稱其志潔行廉。蟬蛻世之垢濁。先後騷之興。有伯夷叔齊。孫卿子者。古賢人也。避世疾讒作歌。其辭偃蹇寥戾。類哀怨者之爲也。迄漢之衰。士益激亢遠去。以郭林宗之高節。士猶有鄙之者。魏晉之交。嵇康阮籍之流。皆負雋才。輕世肆志。余讀康幽憤詩。所稱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余獨何爲。有志不就者。擬刪所稱以下十九字。而深悲之。以彼負青霞之

奇意。嬰世網不能自脫。雖欲曳尾泥中。以全其天。豈可得哉。陶潛謝靈運。皆世公子也。或隱以全。或仕以禍。然夷考其志。皆欲違世遠去。而有得有不得者。讀其詩可知也。唐風之盛。有劉脊虛者。史不著其人。與孟浩然。王昌齡遊。其詩孤迥特絕。因其志以考其行。殆莊周所謂陸沈者。或謂脊虛卽迅也。迅與元德秀。蕭穎士齊名。所著六說不傳。然至今皆以王佐目之。或之說未必然。然讀後漢逸民傳。梁鴻主者。皋伯通。又有高恢。伯通。鴻思恢詩曰。感念恢兮爰集茲。皋與高音近。疑卽一人。而史兩存之者。蓋以恢亦鴻之徒。其迹旣遠。姓名本末。荒略沒滅。不著于世。此所以爲逸民而陸

沈者也。夫如此人遠世而與汗漫者友。其高風峻節。激于詩歌。往往驚絕。讀者慕之。雖在百世而後。如親追逐其人。而軼出埃壒之外。此夫子所謂可以與者也。近世士方熏灼利祿。雖在簞食豆羹之細。然變節者有之。其言委瑣猥俗。無足怪者。同里李君千人。束髮讀書。慕梁鴻范丹之爲人。少與徐文學荀。力爲激亢之行。余早聞其名。意謂崖岸一切。戛然遠去。不可得而近者。既而來與余及筠園。爲兄弟交。君好古學。以余兄弟所爲近古。故相追逐不厭。爲歌詩閒澹超邈。有騷人之遺風。君不喜制義。以先人蘭亭先生遺命。始勉爲之。食餼諸生。貢入太學。親友勸詣京師求仕。不應。家貧。竟日無炊。聚徒講誦不輟。君嘗乞余爲文學立傳。比令夏津。來徵詩序。蓋近世邢布衣昉。徐徵君夜。皆以處土工詩。施學士閨章。王尙書士正。亟稱之。君雖入太學。其高風峻節。與二處士無異。詩格亦相上下。故余類論古騷人以來高節之士。綴君書首。庶四方讀君詩者。想見其爲人云。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敘。而未極其至。

羅臺山東莊遺集序

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人。優貢生。有尊聞居士集。

南郭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我又悲夫悲人者。我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是言也。予嘗載讀而疑之。悲人也。悲人之悲也。宜無若聖人然。聖人日與萬物酬酢往還。撫摩噢咻之。若慈父兄於子弟。溘溘同同。

以萬物爲體。而萬物自莫之及。豈不遠哉。必也。離萬物以自潔。寶獨畏羣。是不能於物。思逃空虛休息。而已先自物也。何遠之有。然曰。邈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僦不知不愠。記僦依乎中庸。其意與荷蓀丈人。晨門。接輿。長沮。桀溺。荷蕢之倫。同邪不邪。聖門諸賢。其文章政事。達之天下。皆有匡濟斯民之實。非虛談者。鼓瑟浴沂。與轍環天下之怡。其果同邪不邪。而聖人歎之。所謂曰遠者。殆是與。去聖久遠。微言寂寥。千有餘載。有志之士。抱質而趨。各就其所明。以自爲方。藐然未覩憂樂之原。人已通合不貳之故。其夢夢於宮室妻妾。文藻聲歌。醉飽瑣屑之端者。不足言矣。君子博觀古今得失之林。又頗習聞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說。有動於中。薄走匿沈冥不返之徒爲非。奮然思建功名於當世。所如不偶。退無聖人爲之依歸。則怵惕煩懣自傷。往往不免焉。能無令人益思聖人乎哉。彭子允初。輯東莊陳先生遺集。成以授其友羅生有高。且曰。吾子昔慕先生名。惟子能知先生。子其敘之。予讀其文。其詞往往與宋之能者埒。其志深而味隱。其子綦所謂悲人者與。悲人之悲者與。昔予受業翠庭雷公。嘗從問當世豪傑賢人。公輒言先生。曉世務。食貧著書。有節概。欲見先生。上下其議論。及予至吳。而先生沒已五年矣。所欲誦於先生者。僅乃發之簡端也。李祖陶云。意用一筆寫出。亦所謂志深而味隱者也。此等文。卽出韓昌黎手。不過如是。吾又惜先生不純用此手筆爲文。而必故爲艱苦癡蹇之音。以駭人目而醒人口。夫何爲者。

姚姬傳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會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愾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甯儉甯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

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肖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竝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竝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

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諡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諡。苟弟子欲以諡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真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似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原注。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然則改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姚姬傳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

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甯儉甯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

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姚姬傳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甯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歛金藥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竊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

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嗾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

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姚姬傳程綿莊文集序

竊往昔在京師。聞江甯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揚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命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孰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

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姚姬傳揚雄太元目錄序

揚雄太元。漢藝文志以爲十九篇。今傳晉范望注本爲十卷。蓋雄本書爲八十一家。以擬易六十四卦。家有九贊。以擬易六爻。又爲八十一首。以擬象傳爲元測。以擬爻傳爲元衝。元錯。以擬雜卦傳。元攤。元瑩。元槐。元圖。元告。皆以擬易繫辭傳。元數。以擬說卦傳。元文。以擬文言傳。惟無擬彖者耳。自范望分元首冠贊之上。分元測附贊之下。於是其本爲十九篇者亂矣。昔侯芭張衡之倫。推太元比於聖經。然世或謂其非聖而作經。如吳楚之僭王。宋蘇軾尤詆之。至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竊以爲是二者皆過也。蓋謂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

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肖。苟筮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興。其道以觀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遯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驚於功利名譽之徒。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傳誦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瞽亂本真。其時雜家竝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間。蜀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竭精。貫律曆之數。究萬物之情。而皆不出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於老氏者。爲同乎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慙也。其晦家上九贊辭曰。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其他蓋多類是。夫孔子之道。及雄之世。幾乎熄。

矣。求於道熄之後，得其髣髴，而不盡通其旨。夫亦時使之然也。當時著書，與雄先後者，莫如劉向。向之爲書，其精深或不逮雄，而平生忠直之節，則逾雄矣。夫雄非特始學不當於聖人，亦以其行不能自副其言。是以君子輕之也。然而雄爲是書，亦可謂好學深思。言之近道者矣。孔子譏臧文仲不仁不知，而文仲卒以立言不朽。夫雄蓋亦其倫與。范望之注，因漢末宋衷、吳陸績之解，而損益之。然而於雄之旨，亦未能盡得也。又有釋文一卷，蓋范望之前，已有爲之者。其後遞相益。今其中有引及唐韻者。陳振孫云：司封郎吳祕有太元音義，此其祕之爲與。又按太元占法，用贊不用家，非如易之占兼用象也。故九贊有辭，而家無辭。其八十一首，乃擬象傳，非擬象也。自司馬光誤謂易有象，元有首，政和中有許良肱者，遂別增首測一卷，以擬大象，既複而無謂矣。後人不悟其失，反以良肱首測，雜入雄所作八十一首之中，則其謬益甚矣。故悉削去不錄。唐王涯有說元五篇，別一卷，今以附其末。

姚姬傳左仲郭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

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常隱然與人之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日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郛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執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孺須。下江北。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漏。大魚皆善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泰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日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聞執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誰共此哉。

前半幅有蒼莽之觀。結東亦雋。

姚姬傳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閎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以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勢。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箛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箛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艸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形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間。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徵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繼。不曰烏。晉宋齊梁閒。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惠

愍聞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往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尙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姚姬傳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甯。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

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
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
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
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

鄧顯鶴。號湘皋。湖南新化人。嘉慶庚午舉人。官教諭。有南村草堂集。

右衡陽王先生著書五十二種。已見三十八種。都三百二十三卷。著錄於
四庫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尚書稗疏四卷。曰詩稗疏四卷。考
異一卷。曰春秋稗疏二卷。凡六種。存目於四庫者。曰尚書引義六卷。曰春
秋家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論二卷。曰
四書稗疏一卷。考異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莊子解三十三卷。曰楚辭通
釋十四卷。曰正蒙註四卷。曰思問錄二卷。曰侯解一卷。凡十種。外文集詩
集詩餘詩話復有數卷。皆奇零不成部帙。餘俱鈔本。其未見者。存佚不可
知。舊刊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顯鶴病之。嘗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全
書。精審鈔木。嘉惠來學。以是強聒於人。無應者。道光己亥。寓長沙。時方輯
沅湘耆舊集。徵求先生遺詩。一日。先生族裔。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
歐陽君兆熊。訪余於城南旅寓。以先生詩集來。且具道先生六世孫承佐。
具藏先生各種遺書於家。世全將謀壽諸梨棗。余大喜過望。次年春。遂開

雕於長沙以校讎之役。屬吾邑人鄒漢勛。其後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授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大凡十八種。都百五十卷。書成。以全書目錄寄示。顯鶴乃借書其後曰。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孔子歿。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縷。遭秦燔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妒。馬鄭諸儒。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蔽也。雜於讖緯。墮於支離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爲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聖人之道晦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眞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逸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刺取先儒刪落踏駁謬悠之論以爲異。而一二次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敢爲高論。狂瞽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蔽。先生不然。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學道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採來茲之失。如皎日麗

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未由相爲羽翼。其道之行。會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一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無以易也。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甲申後。崎嶇嶺表。備嘗險阻。既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故國之戚。生死不忘。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況生同里閭。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西有盩厔。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爲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顧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羔幣充庭。干旌在野。雖隱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遙峒。絕迹人閒。席棘飴茶。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挽。歿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致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與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

已。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爲空談。蓋經學至本朝爲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會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袁韓國朝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文集中。顯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攷焉。

氣息醇厚。與劉子政戰國策序相近。

梅伯言閱園詩序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微。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徵發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輟縮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廚饌。車馬舟楫。鞞鞞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芟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鬻勇奪爭。屢讞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

生。以待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徒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禁。邦無曠功。吏無留牘。踵章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會亮也。

梅伯言書莊子後

嗚呼。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毫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其廣己造大。與王斗顏觸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晉人之說魏侯瑩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於富貴利達之見。固未能忘於心。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以莊子爲言道術。非知莊子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曲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

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韙。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選與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制義者矣。而豈得謂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悱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悱也隱矣。

梅伯言書後漢書後

古姦民爲亂者多矣。毒官吏。迫饑寒。挺刃而卒起。及名捕嚴急。則求黨與。索隨和以自救。皆事勢之常態。要未有無所激發。處心積慮。立教以惑民者也。其有是者。蓋起於東漢之末。而大盛於魏晉之間。嗚呼。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貿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采色視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饗蜡之禮。有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回易耳目。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輯其動而思騁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饗都肄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

廢其東漢之衰乎。嗟乎。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閒。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帛。賽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願哉。然而勢必至乎此者。何也。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己也。總總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聚衆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上。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教化不易興者。則妄矣。王益吾云。文特古茂盤鬱。至其命意。存焉可也。

曾滌生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彙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

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會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樹敏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相陰郭嵩燾伯琛。澈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相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一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探擷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

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据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瀟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效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竝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

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如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會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

不詭哉。歐陽氏會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濟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彊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入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

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夔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据。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如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呶呶。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

利之不遂則微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鎔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鬪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會滌生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二。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敘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臺。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丘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竝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萊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宋賢。聞嘗語

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据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某雲卽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傳。麤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祔。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某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某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某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評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會滌生王船山遺書序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

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譌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紬全編。乃爲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揚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衆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爲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農。以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覩是時朝政。刻覈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驚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頽俗日敝。故其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歎。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爲行人司。知事終不可爲。乃匿迹永柳。衡邵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曲輩之艱貞。徵聘尙不絕於廬。獨先生深閼固藏。邈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唇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逝。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

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太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湘皋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犯湘潭。板毀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徵劉毓崧伯山等。分任校讎。戊局於安慶。歲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麤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

曾滌生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做明焦竑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鄴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

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闕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敦起。俊彥雲屯。焜燿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泊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峻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弁臨醬齏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厯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

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筴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鳩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慎褒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曾滌生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會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晝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

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千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麗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閒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會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閒。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閒。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搢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

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搜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王定甫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王拯。字定甫。號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通政使。有龍壁山房文集。

英吉利重犯定海。城亡之日。王剛節公錫朋。及定海鎮總兵葛公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公國鴻。同日殉。余嘗讀葛公年譜而爲之志。今讀上元梅先生爲王公家傳。言二公當日事。大略同。獨葛公年譜言。公守曉峯嶺。葛公守土城。此言公守土城。而葛公曉峯。余志與梅先生傳。皆據兩公家狀以書。而有此牴牾。何哉。考城之陷。實自曉峯。兩家子弟。豈心有惡乎。是而故爲舛譌者歟。抑皆不親目當日事。而傳聞失實歟。當二公之殉。大臣奏章言。葛公死東嶽宮。乃據當日諜報所言。東嶽宮在土城。葛公死。實轉戰至竹門山。定海縣民徐保。求屍以歸。其言宜信。而諜者第知城危時。葛公在東嶽宮。則以爲城陷。戰亡。必死其處耳。然則葛公之守土城。於此乃益有徵。且以定海本鎮兵。而當土城之衝。於事理亦宜然。然此皆不足論。論其大者。則二公皆非所謂折衝疆場。有死難不可奪之節者哉。且曉峯之陷。

徒以未得敵耳。持飢疲數千之卒，捍懸海之危城，當敵大隊，譬猶徒手以搏豺虎。久必力盡而自斃。世豈有咎其爲豺虎所爪噬之一臂指，而以爲不力者乎。夫何足諱，而爲之掩也。始定海旣復，夷艘寄泊海壖，夷人登岸，雜市賈貿易。欽差大臣裕謙，執諜者二人，憤割剝焉。而張其皮城門。夷人大恨，聞人言，公力戰時，中賊礮傷一足，乃陷於賊。賊效裕公所爲，而糜其屍。嗚呼，豈不尤慘烈哉。三鎮同戰歿，而公屍未歸，則或此言，其可信也。司馬遷曰：人皆有一死，而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彼輕重得矣，則或一決而死，或菹醢而死，等死耳。乃吾觀古忠臣烈士，當其被禍尤烈，則後之人尤感激焉。抑獨何歟。夫人之心，必有所之。彼之於利祿名位者，日顛倒於膏粱文繡，酣豢怡悅。人見之者，且將厭焉。而彼方泰然自以爲得也。忠臣烈士，崎嶇險難，或展轉刀鋸鼎鑊之間，淺夫陋人，攢眉蹙額，以謂大感。至相悲泣，亦安知夫受之者不心甘焉。如人奔走於塵囂，倏然而乘清風，出浮雲，以遊乎壻壻之表，猶夫利祿名位之徒之泰然，方自以爲得耶。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人能各得其所欲得，而又何憾焉。公任壽春，尤得軍士心。壽春，天下雄師，驍勇善戰，公所將數百人，至定海，多從戰歿。罕生歸者。吾故因讀公傳，論傳所不及，而竝著之，以備史官採錄云。

方存之歸樵集序

方宗誠。字存之。安徽桐城人。生員。官直隸靈強縣知縣。有柏堂文集。

際隆盛之時。處文物之地。席豐厚之勢。華衣鮮食。以養體。使令婢僕。以適意。絃歌揖讓。以習其儀度。道古評今。以昌其言辭。筋骨無所勞。心志無所苦。嗜好無所拂。如此成學。宜易矣。然而俊才美士。往往陷溺其中。而不克自振。禍患興。裁害至。傾覆流離。險阻艱難之備受。阨於人。困於天。岌岌乎身無所復之。口無所控訴。父子兄弟。凜凜然莫必其命。以視向之所處。幾若遊萬仞之山。而墜於百尺之深淵。然古之志士仁人。以及文章之士。其德業之盛。技藝之工。反多成立於此時。何哉。無紛華以眩其目。無靡曼以蔽其耳。無驕淫詐巧。以蕩其心意。而又日閱歷乎天道之循環。人事之變化。物窮則反本。動忍久而才智自生也。里人張君。少習爲詩而未成。及避亂舒南山中。遂專力於詩。饑寒勞頓不廢。積之至數百篇。今年春。歸寓桐之西山。又作詩二卷。曰歸樵集。以示余。且屬爲敘。始君居城北。有小園。饒花木之盛。累世積古書至數萬卷。畫數百軸。多前賢校讎題跋。手墨燦然。里中知名士。時往觀之。而君尊人尤好余。常招至小園。縱飲論詩文。甚樂也。閒攜酒肴。招遊龍眠谷林之閒。繪圖賦詩。優遊不倦。今城陷數年。不惟君家之園亭書籍。俱沒於賊。卽龍眠谷林。亦迥非曩日之舊。君之尊人墓草宿矣。一切俱歸夢幻。獨君之詩。益多而日精。嗟乎。外物不可保。而惟得於心者。可以歷世變而不磨。不於斯可見邪。君家既素封。今詩日進。而窮

乃日甚。君雖不以此廢業。而常有不平之鳴。余觀天地之化。春夏之交。百物蕃庶。氣象萬千。煥乎若不可遏。然此乃元氣之所以散也。秋冬之際。草木黃落。肅殺嚴凝之氣。塞乎兩閒。對之愁慘生焉。而不知此正天之所以斂其元氣。元精。歸根而復命。然則前日之豐亨不足念。而今日之窮困。固無足憂也。君其益養其心。而日昌其學焉可矣。咸豐丁巳秋九月。

方存之龍潭丁氏族譜敘

往者。衡陽彭雪琴宮保。洎今相國合肥李公。俱各以文儒。從會文正公。倡率義師。繼膺簡命。秉節鉞。開府東南。芟夷大難。立不世之勳。及天下既平。則又皆以敬宗收族爲心。捐資修譜。俱屬宗誠爲攷定譜法。宗誠謂二公曰。譜以紀實。當以近而可信者爲宗。其得姓受氏之祖。以及歷代名人。則但攷其淵源。而不可以入譜。恐其非吾祖。而或鄰於誣也。二公以爲然。於是皆斷以始遷之祖爲一世祖。自是而下。支分派別。有脊有倫。蓋古之君子。進則舍身忘家。輔世長民。而不及其私。退則修內政。立家法。敦宗睦族。而不忘其祖。其義一也。若夫以一人之身。而兼修家國之政。旣致身報君。撥亂世而反之正。而於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之中。仍以尊祖敬宗爲懷。稽古徵實。以立譜法。是豈非忠孝兼至。仁義俱盡者與。合肥丁樂山方伯。少以書生懷大節。當粵逆之亂。淮南北羣寇四起。卽能立堡捍禦。以衛鄉族。

後從李公。贊畫軍事。平吳越。復率鄉兵數萬人。從平捻逆於齊魯。燕趙之間。功成。解兵歸農。將承其先祖之志。叔修族譜。以治家政。適曾文正公總督直隸。知其賢。奏遣治軍於保定。未幾。奉簡命備兵天津。天津爲夷舶輻輳之區。中外交涉。釁端易起。而江浙閩海運艘。亦聚集於茲。加以連年水災。饑民數十萬。環在境內。非深識大體。仁心爲質。而智勇兼資者。不足以鎮撫之也。公隨李公駐天津。任大責重。雖欲告歸。修政於家。時有所不能。義有所不可。乃令族子功烈。竝延六安陳君子勳。歸里。爲詳稽博訪。攷實徵信。以成族譜。復錄其世系大略。函質宗誠。嗚呼。何其慎也。攷丁氏得姓受氏之始。本於齊丁公。後世多居濟陽。元季有避亂遷居無爲者。其後世有諱士雲者。由無爲之獨山。遷合肥之龍潭河。遂爲龍潭丁氏之所自始。今二百餘年。歷十餘世。尙未有譜。故公承祖父榮祿公之命。而叔修之。雖淵源濟陽無爲。而斷自士雲公。爲龍潭丁氏之世祖。嗚呼。是其用心取義。又何與。彭公李公如一轍也。宗誠以庸才爲末吏。公忘貴下交。以譜來質。且屬爲敘。宗誠既欽公始能奮迹從戎。毅然爲天下除大患。及今盡瘁事國。又上承祖命。爲敬宗收族之謀。有合於仁義忠孝之道。而其譜以始遷之祖。近而可信者爲宗。尤有當於古法。且可爲天下後世則也。於是乎書。桐城方宗誠謹撰。

張廉卿書元后傳後

張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丙午舉人官中書。有濂亭文集。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著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帝也烏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權謀武力蹈秦項之瑕遂踐天子天下既定任刀筆之吏爲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是以宮廷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而呂氏之禍讎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之後弊制相尋沿習爲故周勃之出郅都之死王信之侯趙綰王臧之廢一自太后主之轅固譏黃老幾不免而田竇之獄雖以天子是魏其不直武安而不能不絀於東宮竇嬰灌夫卒就夷滅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且以反誅衛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體至尊而莫有非之者乃益任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鳥獸行滂輿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益尊崇諸舅根據盤互訖爲亂基哀平之世傅氏王氏更迭盛衰壹視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邈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戒重冢宰之職立官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徵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爲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尊卑而倫紀正明教化崇

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局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爲相國。脩法令。慎筦籥。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至於端本正表。治內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也。有微詞焉。後之人。尠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興於孝文之世。請改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興禮教。諭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歟。然於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盛稱董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言。正諠明道之說。孔孟既沒。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與於此哉。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論醇辭足。突過姚梅。

趙菁衫種蘅山館詩序

趙國華。字菁衫。直隸豐潤人。同治癸亥進士。山東候補道。有青草堂二集。

蠹度故研。單心焦思。世所營競。輟謝而不顧。兀然居。散然游。居未嘗不吟。游未嘗不琅琅然歌。自少而壯而老。病垂不起。而弗之廢。口誦斷句以沒。此豈有益者哉。雖然。世之人。其冉冉而沒焉者。夫何日而不有也。而何嘗人之知之也。知之矣。而何嘗人之思之也。知而思。思而悲。其必非無所操以見於人。而能得此於人之心也。清苑李先生。沒於濟南。余友何吟秋哭之哀。夫世之人。生前苟赫赫。未必不得千百人諛頌。而一旦而沒。則將求一由衷者之涕洟。不能可得。而先生獨得此於吟秋。而吟秋固自重其所

施者。余知其無濫悲也。吟秋語余曰。李先生生平爲詩千萬言。其孤將以序屬子。嗚呼。先生之孤。余曩與同官。嘗因謁先生。歲讀先生詩。一日余行水亭狹巷間。遇先生湖上歸。短笠輕屨。婆娑來持余。先生素重聽。問答且久。乃去。既余出爲樂安。比歸而先生則不可復見矣。顧余於濟南數去數至。有時未嘗不思先生也。今念吟秋言。求於先生家。曰種蘅山館詩。爲校而釐其尤爲一編。蓋先生未嘗有言。然以余不忘先生。以是知先生之意。或亦未必不在余也。先生復工詞。曰紅豆。余所梓明湖四客。先生者其一。然則先生之令人思者。又不獨詩與。

趙菁衫聽綠山房詩序

巉巖絕壑。窈然以深。大石如屋。古樾高下。朽者無伐。潭水滄碧。細泉蜿蜒。或繡漏草中。雜花逸條。生落自若。平亦非陸。直亦非徑。從旦至暮。終歲之四時。天地閒恆有其地。而未有人至。而人亦不易焉。且語人以可至。而人不必樂乎其至。強而一至之。而亦無樂乎其久至。夫人之生。不能無所至者也。不至乎此。則至乎彼。華城雕房。肥肉大馬。名花旨酒。高歌靡舞。珠繡眯視。絲竹塞耳。時賓勢客。趾舄不絕。毀譽盈當途。榮辱出頃刻。喜怒哀樂。一非己有。而人顧樂之。樂之而豈必乎其至。而人顧樂之愈急。十其人則十樂之。百其人則百樂之。而乃有人焉。所樂獨有異。嘗過余。衣垢而中

潔貌疎而內恭。言山中入則喜。余亦至其窟。居僻無人。室漱若澤。草牀一席。野石斷玉。雜古泉幣。枚枚焉枕。聞壁則漢武梁石室畫。几則唐賈島詩。察其言詩意。蓋非賈先生不屬也。故詩及僧十之九。余嘗以詩之道。濫主於氣。雜力淺。觀其所爲。趨定而不越所懷。奉如嚴師。危思苦吟。近鮮其匹。然則人之成事。必無所出入而後的。必孜孜不輟而後深。不其信與。況詩之境。大有所謂華城雕房。巉巖絕壑者。而以賈爲宗。則尤爲恆情所苦。而獨能樂而至。而久之。豈啻詩之工。其懷抱亦軼矣。詩曰。聽綠山房。姓曰翟。名曰熙典。字曰式文。家曰掖縣。掖縣之翟。世文學而以清業名。

吳摯甫寫定今文尙書二十八篇敘

吳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乙丑進士。官直隸冀州知州。

古尙書百篇。今存者二十八篇。虞夏商周之遺文。可見者盡此矣。漢時書多十六篇。由時師莫能說。不傳。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與後世同。其所爲傳載萬世。薄九閔。彌厚土。不做壞者。非獨道勝。亦其文崇奧。有以久大之也。揚子雲最四代之書。以爲渾渾爾。噩噩瀨瀨爾。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晉宋以來。士汨於晚出之僞篇。莫復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于商于周。獨取其詰屈聱牙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漢敘論六藝。又曰。書禮剔其僞。書之僞。蓋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殆不及此。聖人者。道

與文故并至。下此則偏勝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詣獨到。非可放效而襲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決耳。吾尤惜近儒考辨僞篇。論稍稍定矣。至問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灑灑者。詰屈而聱牙者。其覆然而莫辨猶若也。於是寫其文。自典謨迄秦繆。頗采文字異者著于篇。庶綴學之士。有以考求揚韓氏之說。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文章與時升降。春秋以還。丘明所記。管晏老氏所言。去尙書抑遠矣。秦繆區區起邠荒。賓諸夏。無可言者。獨其文萃然躋千載。上視三代。殆無愧色。吾又以知帝王之文之胙饜于後人者。蓋終古不絕息也。

自漢氏言尙書。有今文古文。其別由伏孔二家。二家經皆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讀之。歐陽夏侯受伏氏讀。不見其壁中書。壁中書本古文。以傳朝錯入中祕。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國與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異。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言。尙書滋多自孔氏。而劉歆議立逸書。譏太常以尙書爲備。其時膠東庸生遺學。亦以多十六篇與中古文同。凡前漢人重孔氏學。稱古文逸書皆以此。及賈馬鄭之徒出。乃始斷斷於古文之二十八篇。而廢棄其逸十六篇。以無師說。絕不講。朝錯所受壁中書。雖朽折。至哀帝時尙在。孔氏古文。若廢棄逸十六篇不講。而止傳伏氏所有二十八篇。則與朝錯所受書何以

異。且又何以大遠乎。今文邪。今文自前漢時立學官。有祿利。學者習歐陽夏侯經。說之成市。而朝錯壁中書。僅乃能傳讀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師之所傳。盛衰懸絕。乃如此。其於古文逸書。而以不誦絕之。誠無足怪。若賈馬鄭諸儒者。誦歐陽。詆夏侯。不習博士經。不徇祿利。背時趨。崇古學矣。乃亦不誦逸書。何歟。帝王之文。至難得也。遭秦焚。不盡亡。伏氏少失焉。而復出於孔子之堂壁。可謂至幸。是後雖微弱。猶尙絲聯繡續。彌留四百年。而卒廢棄於諸儒崇古學者之手。自是以來。逸十六篇。舍太史公所錄湯誥外。無復遺存者矣。此可爲深惜者也。光緒十三年秋七月。桐城吳汝綸記。

王鼎丞跋定州牧馬佳君祠碑。

王定安。號鼎丞。湖北東湖人。同治壬戌舉人。現任安徽鳳嶺六加道。有空舫文鈔。

余讀張太史馬佳祠碑。至興復古樂一事。喟然曰。禮樂之感人微矣哉。當道光未造。國家晏清無事。士大夫務爲容悅。翫苟且偷媮。以圖目前一日之安。及大寇既興。一夫倡亂。海內靡然騷動矣。馬佳夢蓮氏。以世胄作牧定州。獨能不詭於俗。扶奸殖惠。孜孜於古循吏之所爲。政興廢舉。民氣大和。迺考聲定律。頌容揖讓。日與諸生從事於孔子之堂。其流風遺韻。歷今三四十年。定之人思其德弗衰。雖至寇盜縱橫。兵戈擾攘之際。誦詩習禮。絃歌不輟。秩秩彬彬。未嘗以安危易節。噫。古所謂愛人學道之君子者。非耶。光緒七年夏四月。公子葛民方伯。開藩晉陽。先是。余權陳臬事。與署

方伯松君峻峯。遴員赴齊魯間。訪求樂師不得。僅購笙簫琴瑟壎篪祝敵編鐘編磬。暨豆登簠簋若干器以歸。於是方伯遣人赴定州。延樂工崔和睦等。選晉中聰俊子弟數十輩。習其音。越明年二月。上丁展祭。將事之夕。天闔地曠。慶雲晻。星月靄。文武庶寮既卽位。牲潔醑清。果芬黍郁。笙鏞閒奏。鐘鼓鼉鳴。麾導於前。鼗播於後。籥翟風。于戚雲聚。歌者中律。舞者中節。神靈恍惚。來享斯祭。禮既成。大中丞新鄉衛公。甚嘉悅之。嗟乎。古樂淪亡久矣。曲阜孔子故里。宗廟在焉。而近世無有能習之者。定之人乃能存碩果於剝亂之後。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不信然歟。雖然。微馬佳君。吾晉人安知古樂之尚有存於今者。於是歎公之遺澤及於人者深且遠也。

王益吾重刊新安志序

代王先謙。字益吾。湖南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有葵園文鈔。

新安山郡也。其山西北自嶺嶠下。而出於休婺之間者。曰率山。登高視之。黃山齊雲。皆出其肘腋下。山水東流爲漸江。歸震川汶口志序所稱。率山之水。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巖陵灘。入錢塘者也。其西流者。一由祁門達浮梁。一由婺源達鄱陽。爲廬江水。山海經曰。三天子鄩。在閩西海北。亦謂之三天子都。浙江廬江皆出焉。酈元本之爲水經注。準今率山。地望適合。而郭璞謂三天子都。爲歙東玉山。則以今績溪大鄩山當之。誤也。余因思秦於此立鄩郡。蓋取義三天子鄩爲最古。而自來說地理者。云秦以大

鄣名郡。又非也。漢更鄣曰丹陽。其所屬黟歙二縣。迺得後世新安全地郡。孫吳別爲新都郡。晉太康中。改新安。至宋仍其名。羅鄂州始爲之志。觀其敘述有體。徵引賅備。多補前史志傳之闕。洵考古者不可少之書矣。自秦漢迄今。郡邑割併不常。沿革回惑。而吾徽州一府。適符宋代新安屬地之數。余又性好游覽。老耽詞翰。念文獻之不可無徵。而是書之爲山水增重也。爰重刊而序之如此。

王益吾柁湖文集序

巴陵吳南屏先生。嘗自刊所爲文。曰柁湖錄者。歿後二十年。思賢書局鳩貲重刊。先謙獲與校讎之役。迺爲蒐補散佚。得文如千篇。爲卷十二。而謹序其端曰。自咸豐軍興。楚材輦輿。而會文正。左文襄。爲之魁。士之有志名業者。莫不走軍壘。依倚取通顯。先生與二公交密。終身未嘗有所求請。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卒謝不往。以舉人大挑。司鐸瀏陽。意有不合。卽自免去。博觀載籍。洞晰精微。而於古人爲文之道。孤往冥會。意量淵然。常有以自得者。嘗往來岳州城南白鶴山之岳仙亭。君山之九江樓。寓居累月。經時。樂而忘返。天空水色。晴曩雨夕。千態萬狀。奔赴几席。時或扶筇而行。揄竿而釣。皆以發其筆墨之趣。所寄愈遠。而文亦愈高矣。始居京師。以文見推於梅郎中會亮。時梅先生方以桐城文派之說。啓導後進。其言由國朝

姚劉方三君。上溯明歸震川氏。以嗣音唐宋。爲古文正宗。先生顧謂。文必得力於古書。不當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後。曾公爲文。敘述文派。稱引及先生。遂與友人書極論之。所以自別異甚力。蓋先生之文。詞高體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爲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壯獨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氣。可不謂卓然雄俊君子與。吾楚近日。功名之塗日開。而山林遺逸。世或罕能留意。敍斯集而傳之。使知如先生之全於天者。尤可貴也。梓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狀而呼之。曰銅梓湖。水經湘水注。所稱同梓口也。先生居與近。因自號梓湖漁叟云。

卷二十一 奏議類

孫錫公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癸亥。已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定。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
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
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尙
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
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
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
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二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
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
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
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
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
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
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
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

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竝無此弊。亦竝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

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蹇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

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爲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此疏乾隆元年上。會文正公鳴原堂論

文云。乾隆初。鄂張兩相國當國。蔡文勤輔翼聖德。高宗聰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詔諭頌示中外。識者以比之典謨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純廟御宇六十年。威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鈔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寯藻亦鈔此疏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爲本朝奏議第一。余以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年細加紬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余與沆弟忝竊高位。多聞諛言。所謂三大習者。余自反實所難免。阮弟屬官較少。此習較淺。然亦不可不預爲之防。吾昆弟各錄一通於座右。亦小宛詩人薊征之鑑也。

曾滌生遵議大禮摺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爲遵旨敬謹詳議事。正月十八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殊諭遺命四條內。無庸郊配廟祔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懌。郊配既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

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衆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詰誠。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鑽仰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聖主之博采。竊以爲遺命無庸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庸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言之。間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於皇上爲禰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功德之彌綸。又當與列祖列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烝嘗遽別。且諸侯大夫。尙有廟祭。況以天子之尊。敢廢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升配之文。則曾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考列聖升配。惟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孚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卽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

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甎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闊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乏餘地。我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尙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殊論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尙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竝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藝祖太宗眞宗竝配。後嘉祐七年。從楊敞議。罷太宗眞宗配位。我朝順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不預爲之防。故

殊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爲一經斷定。則巍然七幄。與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尚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莊文皇后遺命云。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餘里。不合祔葬之例。我聖祖仁皇帝。不敢違遺命。而又不取違成例。故於孝陵旁近。建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歲事。嘉慶四年。高宗純皇帝遺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廟號未得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殊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亙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歉。遽奉升配。既有違命之歉。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歉也。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聖父制禮。而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臣職在

秩宗。誠恐不詳不愼。皇上他日郊祀之時。上願成命。下願萬世。或者怵然難安。則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具奏。干瀆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奏。

曾滌生應詔陳言摺

道光三十年
三月初二日

奏爲應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尙才華。士驚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憚爲愼。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

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剝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頽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閒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效在彼。康熙年間。

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債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蒼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驎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

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內廷四人。禮部六堂。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置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置內廷。在諸臣隨侍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會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卽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入衙門之人才。同往來於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枅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

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閒。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閒有疏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數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竝進。卽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

一售。而不可以再試。明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二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竝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皇上憐其愚誠。俯賜訓示。幸甚。謹奏。

會滌生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摺

咸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爲敬陳聖德。仰贊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治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內廷接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咎。在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皇上之嫌名。乃改

爲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爲貂褂。御門常服挂珠。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褂。以此等爲尊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卽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興一載。外閒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卽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卽不妨略其細微。

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頗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尙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偬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

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卽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閒。卽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眞學眞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御製詩文集。業蒙允許。臣考高宗文集刊布之年。聖壽已二十有六。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以後。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聖度之謙沖。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尙虛文之意。風聲所被。必有樸學興起。爲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并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未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爲當。然後爲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蕙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尙且顧忌濡忍。不敢

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貪黷。曹履泰之汙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軟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銳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廷皆疲茶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賈尙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三者。辨之於早。祇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

以取容悅。伏惟聖慈垂鑒。謹奏。

曾滌生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摺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

奏爲巡撫銜浙江藩司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月。聞皖北三河鎮官軍失利。比念李續賓剛烈性成。必已見危致命。惟相距過遠。未悉其死事情形。茲據其胞弟李續宜稟稱。李續賓自攻克潛太舒桐四縣後。遵旨進攻廬州。因三河鎮而舒廬衝要。賊築偽城一座。堅壘九座。九月二十八日。進紮三河。十月初二日。親攻九壘。下之。適粵逆陳玉成率大股賊。自六合廬江來援。捻逆張樂行率大股賊。自廬州來援。衆十餘萬。晝夜兼程。直趨金牛鎮。連營數十里。鈔大軍後路。李續賓所部。除留防九江及舒桐外。隨征不過五千餘人。又攻壘血戰。銳卒損傷過多。遂飛調防兵策應。未及至而賊已來逼。初十日。派隊迎擊金牛鎮。戰樊家渡。已獲全勝。忽左路出賊數萬。乘霧來鈔。我軍迴戈返鬪。前後受敵。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饒萬福等。力戰死之。餘皆截阻不能歸營。李續賓自領親兵救應。而僞城之賊復出。與援賊相合。我軍四面被圍。初更時。最後兩營李續燾。彭祥瑞。越壘衝出。於是賊踞其壘。斷我軍去路。或勸以突圍退保。無難再振。李續賓曰。某在軍前後數百戰。每出隊卽不望生還。今日固必死此。有不願從死者。請各爲計。各員弁皆跪泣曰。某等願從

公以死報國。不願去。李續賓具衣冠望闕叩首。二鼓向盡。怒馬直出。赴悍賊林立處。死之。臣胞弟會國華。及何忠駿。何裕。王揆一。李續藝。吳立蓉。萬斛源等。皆死之。而副將李存漢。道員孫守信。運同丁銳義等。猶督守孤壘。以俟桐城援兵。至十三日亥刻。子藥水米俱盡。孫守信等死之。十九日。賊攻桐城。李存漢。趙友財。謝嗣相。李景均等死之。桐城復陷。凡湘軍員弁兵役。隨李續賓死者。近六千人。十一月。三河附近紳民。從賊中覓得李續賓尸骸。潛送霍山。迎至黃州。卽將返葬湘鄉。各等情。稟報到臣。伏查李續賓戰績。自咸豐三年赴援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永興。有江西湖南奏報。四五年。攻克岳州武漢廣信等處。有臣國藩奏報。六七八等年。攻克武漢九江皖北各處。有官文。胡林翼等奏報。各在案。此次死事之烈。官文等必詳奏請卹。惟臣與李續賓從事較久。相知頗深。有不得不瀆陳於聖主之前者。李續賓初援江西。爲謝夢草營中幫辦。嗣隨羅澤南征勦各處。循循弟子。退然若無所知。不自表異。人亦未有以異之。逮岳州大橋之戰。塔齊布獨稱湘勇白旗爲無敵。賊亦深畏白旗。白旗者。李續賓所部右營也。旣而田家鎮之役。以少勝衆。九江之敗。士卒多逃散。獨右營勇丁。依依不去。然後衆稱其賢。得士心矣。猶復粥粥無能。轉戰江西岳鄂之間。經過州縣。不見一客。稠人廣坐。不發一語。自楚軍之興。人人皆以節烈相高。或涅臂自

盟或歃血共誓。慷慨陳詞。預相要約。李續賓獨默然深藏。初不預作激烈自許之言。然忠果之色。見於眉閒。遠近上下。皆有以信其大節之不苟。臣所立湘勇營制。編隊立哨。略仿古法。計事授糧。皆有定程。行之既久。各營時有變更。惟李續賓守法五年。始終不變。嘗謂臣曰。立法者但求大段妥善。行法者當於小處彌縫。臣初定湘營餉項。稍示優裕。原冀月有贏餘。以養將領之廉。而作軍士之氣。李續賓統營既多。歷年已久。節省贏餘及廉俸至數萬金。不寄家以自肥。概留備軍中非常之需。咸豐六年冬。會寄銀五千兩於南昌。濟臣糧臺之急。七年冬。又寄銀萬兩至吉安。濟臣弟曾國荃一軍。又寄三千兩至貴溪。濟李元度一軍。此外贏餘銀兩。亦皆量力濟人。不忍他軍饑而已軍獨飽。往者故撫臣江忠源。嘗論兵勇利病。勇則畛域不分。而患其蹤迹無定。此之所革。彼之所收。兵則尺籍有定。而患其界限太分。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兵則規矩較肅。而患無陷陣剛猛之風。勇則銳氣較新。而患無上下等威之辨。故用兵以和爲貴。用勇以嚴爲貴。李續賓馭下極寬。終年不見慍色。而弁勇有罪。往往揮涕而手刃之。甲寅十月。在田家鎮斬退怯之勇。臣奏牘稱其有名將之風。故刑人無多。而歲久無敢弛慢。至於臨陣之際。專以救敗爲務。以顧全大局爲先。遇賊則讓人禦其弱者。而自當其悍者。分兵則以彊者予人。而攜弱者以自隨。或攜隨數

次弱者漸疆矣。則又另帶新營以自隨。江楚諸軍。每言肯攜帶弱兵。肯臨陣救人者。前惟塔齊布。後惟李續賓。此次三河之敗。亦由所部疆兵。分留湖北。分撥臣處。分防九江。分駐桐城。而多攜弱者以自隨。其仁厚在此。其致敗亦未始不由乎此。此軍民所尤感泣不忘者也。臣昔觀李續賓厚重少文。百戰無挫。私心慰幸。以爲可躋中興福將之列。不意大難未夷。長城遽隕。督臣官文等具奏請卹。想蒙聖慈矜鑒。臣與李續賓同縣姻戚。不敢飾辭盜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就夙昔所知。續陳宸聽。伏乞皇上聖鑒。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謹奏。

會滌生通籌全局請添練馬隊摺

咸豐九年正月一日

奏爲遵旨通籌全局。並陳近日軍情。仍請添練馬隊。以圖進取。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調蕭啓江一軍。赴援贛南。張運蘭一軍。進攻景德鎮。並遵旨斟酌援皖事宜。於十二月十一日。恭摺馳奏在案。嗣承准軍機大臣字奇。咸豐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諭。王懿德奏請飭會國藩暫緩移師。留張運蘭一軍。保衛閩境一摺。會國藩援閩之師。前因所部兵勇。多染疾疫。暫駐建昌調度。徐圖拔隊繼進。嗣值李續賓全軍失利。皖北賊勢披猖。經駱秉章奏請飭令該侍郎移師援皖。留蕭啓江所帶四千餘人。防守江西。當經諭令會國藩。倘因汀州等處。尚須兵力。江西景德鎮大股匪徒。尙未

盡殲。未能卽日由楚入皖。令其斟酌情形具奏。茲據王懿德奏。接會國藩咨稱。擬率卽選道張運蘭等軍。赴楚勦辦。該督以閩省賊熾兵單。連城尙被占踞。接壤之饒州寧都等府州。紛紛告警。專賴會國藩大軍。鎮定邊陲。其前部張運蘭一軍。已抵邵武轄境。正資協勦。未可撤回。所奏亦係實情。著會國藩通籌大局。如閩省賊匪。猶賴援軍。卽將張運蘭一軍。暫留攻勦。與王懿德會商辦理。至湖北防堵。現已周備。惟皖南北粵捻麕聚。有須兵力。而江西地方。尙有大股賊匪。該侍郎亦難舍近而圖遠。仍著斟酌調度可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臣才識短淺。何足以規畫全局。就近處數省而論。則安徽軍務。最爲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皖南中界一山。皖北中隔一湖。兩路賊勢。臣前疏已詳悉具奏。近聞福建之賊。尙踞連城。江西之賊。竄入南安。贛州戒嚴。定南崇義。相繼失守。以臣愚見。連城之賊。閩省兵力。應足了之。南贛之賊。人數尙多。悍者較少。非一枝客軍所能猝辦。必須本省兵力。輔以團練。方可徐起有功。惟安徽賊黨。其氛甚惡。其患方長。大凡官軍與賊。此消則彼長。彼消則此長。斷無中立之理。我能進而勦賊。則賊將竭力禦我。不暇他竄。我不能進而勦賊。則賊將乘隙犯我。旁出四盜。皖南無進勦之師。則賊必東犯浙江。皖北無進勦之師。則賊必北犯齊豫。故就一隅觀之。則江西之南贛。福建之連城。均是賊黨。均須

兵力不可舍近而圖遠。就全局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本根。誠使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勦皖南則可分金陵之賊勢。即可紓浙江之隱憂。勦皖北則可分廬州之賊勢。即可紓山東河南之隱憂。方今湖北全省肅清。然與皖境處處緊接。防不勝防者。莫如湖北。據上游之勢。能制皖賊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臣與官文。胡林翼等熟商。就現在之兵力。稍加恢廓。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中流現有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啓江。張運蘭等任之。三道竝進。夾江而下。幸而得手。進占十里。則賊蹙十里之勢。進占百里。則賊少百里之糧。卽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勢既重。卽下游之賊不得。不以全力禦我。其於金陵廬州兩大營。均足以抽釜底之薪。而增車外之輔。此遵旨通籌全局。宜併力大江兩岸之微意也。至臣處近日軍情。蕭啓江一軍。自石城拔營。南赴雩都。據稟南贛各屬。賊蹤蔓延。力難兼顧。臣批令專救贛州。以保要郡。不必旁顧他處。張運蘭一軍。自臘月十七日。馳抵景德鎮。十九日吳國佐小挫一次。二十七日。張運蘭大勝一次。開仗情形。由臣另摺具報。贛州居江西之極南。景德鎮居江西之極北。相距千有餘里。臣駐建昌。距兩軍亦各五六百里。調度不靈。轉運不便。且兩處皆

孤軍深入。賊衆兵單。日夜焦思。無師可濟。臣前次摺尾聲明。蕭啓江之軍。或留防南路。或隨臣北行。容俟續行具奏。近日詳加體察。顧此則失彼。顧南則失北。與其懸心兩地。不若專力一方。已咨商江西撫臣耆齡。請其另調勁軍。以勦南贛。兼辦團練。以散脅從。臣卽專辦北路。調回蕭啓江一軍。歸併饒州彭湖等處。在江西。則臣管北邊。耆齡管南邊。在皖楚。則臣攻南岸。都興阿等攻北岸。地有分防。斯責無旁貸。師有定向。斯士無二心。免致到處牽掣。一無所成。此臣處近日軍情。擬調蕭啓江奔赴北路之微意也。臣往歲在軍。未聞賊匪能用馬隊。近聞粵匪常以馬隊衝鋒。捻匪則馬匹尤多。李續賓三河之敗。卽係賊馬數千。爲湘軍向來所未見。昨吳國佐景德鎮之挫。亦爲賊馬所眩。今欲整頓陸軍。不得不添設馬隊。東三省馬隊。天下勁旅。根本所在。不敢多爲奏調。臣與湖北督臣撫臣緘商。擬由官文等奏調察哈爾馬三千匹。請旨飭上駟院押解來南。潁亳一帶。有善騎之勇可募。名曰馬勇。應卽添練新馬隊二千餘騎。與都興阿之舊隊相輔而行。於九江湖口等處。擇平原曠野。馳騁而操習之。惟以南人而騎北馬。以勇丁而學弓箭。非倉卒所能奏效。臣願竭數月之力。朝夕講求。從容訓練。期於成熟而止。練成之後。以二千匹交江北。隸都興阿。舒保等麾下。以五百匹交江南。隸臣麾下。以壯步軍之氣。而寒賊黨之膽。餘剩馬匹。游牧於

黃州。鞍轡等具。設局於九江。以備隨時添補更換之用。仰仗皇上威福。茲事若成。皖豫等省軍務。可期大有起色。此添置馬隊。臣願自任教練之微意也。溯自咸豐六年。洪楊內亂。河北肅清。武漢再克。臣方慶幸。以爲大難計日可平。不謂遷延歲月。粵匪未靖。捻匪復滋。餉項有日竭不支之勢。將士有久疲思退之心。若非發奮精神。變換局面。將有類乎古人所謂惰氣歸氣者。不得不改絃更張。亟思所以振之。區區愚忱。謹就近三省軍事。遵旨通籌全局。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逐條訓示施行。謹奏。

晉之伐吳。隋之荆襄爲根本。當時南北兩岸。無今日千里勦敵。所籌祇中江一路。猶用衆至數十萬。公此摺亦略師古意。而事勢艱難。百倍過之。中與規模。實具於此。所謂運籌決勝。不待金陵告克。而已知賊不足平矣。

會條生預籌三支水師摺

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

奏爲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卽行分投試辦。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自聞蘇州失守之信。卽以京倉無儲爲慮。旋奉命署理江督。海漕係職分中事。日夜焦灼。猝無良策。會於本月初三日附片具奏在案。迄今又踰旬日。不知新任江蘇巡撫。簡放何人。駐紮何地。其力能設法辦漕。以濟京倉與否。無從函商。查淮揚之裏下河。產米最多。而鹽場爲大利所在。若改爲就場征課。經理得宜。較之近年所入。可多得銀百萬兩以外。如果蘇松久陷。不能辦漕。或於裏下河辦米解京。或於鹽課中籌巨款實銀解京。

專供京倉買米之用。亦足以濟權變而固根本。然欲保下河之米。場竈之鹽。非於淮安多造戰船。急辦水師。實有岌岌不可保之勢。昨淮安徽撫臣咨到奏稿。亦以保裏下河爲言。湖北撫臣胡林翼。七次寄函。皆勸臣奏辦水師。以保鹽場。淮揚二郡。自古稱爲澤國。北有長淮。南有大江。中有洪澤。邵伯。高郵。寶應諸湖。運鹽串場。人字。芒稻諸河。巨浸支流。互相灌注。一片汪洋。若能造戰船二三百號。多購洋礮。精選將弁。則不特可以保下河之米。場竈之鹽。亦且可以輔揚州之陸軍。使逆賊不敢北犯。助臨淮之陸軍。使川路不至梗塞。此淮揚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賊之守金陵也。以安慶廬州爲犄角。以太平蕪湖爲護衛。蕪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陽。石臼諸湖。上則通於寧國之水陽江。青弋江。下則止於東壩。掘東壩而放之。則可經太湖。歷蘇州。以達於婁江。古之所謂中江者也。蕪湖孤懸水中。賊匪守之則易。官軍攻之則難。是以五年血戰。不能得手。而黃池灣汜。屢次失利。皆以全無水師之咎。臣愚以爲欲克金陵。必須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於寧國另立一支水師。徧布固城南漪等湖之中。寧國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如七年攻破湖口之例。庶幾蕪湖可克。而東西梁山。可期以次恢復。此寧國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逆匪堅忍善守。各路奏報。皆有同辭。官兵圍攻屢年。往往因水路無兵。不能斷其接濟。從前武昌九江臨江

吉安等城之拔。寶亦舟師之功。居其少半。側聞紅單師船。體質笨重。非大江狂風。不能起碇。又不能接應陸戰。不能巡哨汊河。金陵所以久而無功。亦由水師一面。始終不得絲毫之助。今蘇州既失。面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陸軍幾無進兵之路。城外幾無紮營之所。臣愚以爲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浙江無事。宜於杭州造船。浙江有警。亦宜於安吉孝豐等處造船。必使太湖盡爲我有。而後西可通寧國之氣。東可拊蘇州之背。而陸師亦得所依附。此太湖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如力不能兼。則先辦淮揚及寧國二支。如力仍不逮。則專辦淮揚一支。蓋蘇省財賦之區。淪陷殆徧。僅留下河之米。場竈之鹽。若不設法保全。則東南之利盡棄矣。臣自咸豐二年。奉旨辦理水師。閱歷頗久。而三處皆臣管轄之地。鹽漕皆臣應辦之事。義無可辭。責無可貸。頃已專丁至欽差大臣袁甲三軍營。函詢淮安等處。尙有木料可以造船者否。其寧國安吉。亦當派人前往。察看木料之多寡。船工之難易。至礮位一宗。擬卽日派員賣銀至廣東。購買洋礮五百尊。由大庾嶺過山。以達江西。而出湖口。又由英霍等縣過山。以達固始。而出長淮。計往返須五月有奇。程途雖遠。而限期必嚴。搬運雖艱。而志在必行。是否有當。伏乞聖慈詳明指示。屢據探報。逆首陳玉成。欲由徽州竄擾江西。臣進駐徽境。與張芾一軍聯絡防勦。俟

鮑超。張運蘭。及左宗棠。新募之勇。次第到齊。將皖南布置稍定。立腳粗穩。臣或輕騎馳赴淮安。監辦水師。或奏派大員。赴淮辦理。屆時再行奏明。請旨遵行。所有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分投試辦緣由。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曾滌生

歷陳湖北撫臣勳績摺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奏爲湖北撫臣忠勤盡瘁。勳績最多。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前湖北撫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洊歷外任。咸豐五年三月。蒙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不及半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已三次失陷。湖北州縣大半淪沒。各路兵勇潰散殆盡。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隔北岸數百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會相勇自江西援鄂。軍勢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論者以爲鄂省巡撫。可稍息肩矣。胡林翼不少爲自固之計。悉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勦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勦年餘。相持不下。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北犯鄂者三次。胡林翼終不肯撤九江之圍。回救本省之急。或親統一軍。肅清蘄黃。或分遣諸將。驅掃皖豫。卒能克

復九江。殺賊淨盡。爲東南一大轉機。溥功甫蔽。復奏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三河。胡林翼先以母喪歸籍。未滿百日。聞信急起。痛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可姑保吾圍。不宜兼顧鄰封。胡林翼不以爲然。驚魂甫定。卽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圖皖。是時臣國藩方奉入蜀之命。胡林翼留臣共圖皖疆。先滅髮匪。保三吳之財賦。雪數天之公憤。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諮謀。十年春閒。大戰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勦。本年五月。回援鄂省。病中猶屢寄臣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勦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爲首功。此非微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大行皇帝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材。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身結納。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私財。以惠其室家。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恆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已不與焉。其心兢

兢以推讓僚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盛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自媿。昔時之不逮。而又憂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絀爲慮。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蕩盡。乙卯丙辰之際。窮窘極矣。自荊州摧鹽。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覈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咸豐三年。部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照舊浮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閒。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皇帝硃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爲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蠹。向來各衙門陋規。臺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征收正課。不准浮取毫釐。亦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訓。月有課。批答書函。娓娓千言。以爲取民贍軍。使商賈皆知同仇而敵愾。是卽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皆知潔己而奉公。是卽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爲之用。欺飾之徒。譴責亦重。故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便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湖廣省臣官文。奏請將

胡林翼救部優卹。諒蒙聖慈矜鑒。臣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頗深。咸豐四年。會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盜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將該故撫以死勤事大略情形。據實瀆陳。伏乞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胡林翼之子胡子勳。讀書聰慧。可否加恩之處。出自逾格。鴻慈。所有湖北撫臣忠勤盡瘁緣由。恭摺附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會滌生金陵克復全股悍賊悉數殲滅摺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奏爲克復金陵。全股悍賊悉數殲滅。恭報詳細情形。仰祈聖鑒事。竊照官軍攻克金陵。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將大概情形。於十六日亥刻。會同臣等馳奏在案。茲據曾國荃十九日咨稱。此次攻城。勦洗老巢之難。與悍賊拚死鏖戰之苦。實爲久歷戎行者所未見。自得天堡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堡城扼住隘路。百計環攻。無隙可乘。直至五月三十日。始經李祥和。羅逢元。王遠和。黃潤昌。陳壽武。熊上珍。王仕益等。率隊攻克。占取龍膊子山陰。居高臨下。勢在掌握。自六月初一日起。各營輪流苦攻。傷亡極多。李臣典偵知城內米麥。尙足支持數月。又見我軍地道三十餘穴。都已無成。官軍五萬餘人。筋力將疲。若不趁此攻克。事久變生。深爲可懼。李臣典願率吳宗國等。從賊礮最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願

距城十數丈。修築礮台數十座。通派各營隊伍。刈割溼蘆蒿草。堆細山積。上覆沙土。左路地勢甚高。利於聲攻。右路地勢極低。利於潛攻。如是者半月。未嘗一刻稍休。肉薄相逼。損傷精銳。不可勝數。總兵陳萬勝。王紹羲。郭鵬程等。素稱驍將。數日之內。次第陣亡。尤堪憫惻。十五夜四更。地道裝藥之時。會國荃與李臣典。正在洞口。籌商一切。忠會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壘。別從朝陽門東角。出數百人。裝官軍號衣。持火彈。延燒各礮壘。及附近溼蘆蒿草。官軍久勞之後。夜深幾爲所乘。賴伍維壽。李臣典。黃廷爵。張詩日。堵住左路。斃賊無算。彭毓橘。熊上珍。陶立忠等。堵殺右路。擒斬亦多。幸克保全洞口。十六早嚮明。會國荃將四路隊伍調齊。預飭各軍穩站牆壕。嚴防衝突。惟將太平門龍膊子一帶。自黎明攻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會國荃懸不貲之賞。嚴退後之誅。劉連捷。朱洪章。武明良。伍維壽。熊登武。陳壽武。李臣典。張詩日。各率營官。席地敬聽。願具軍令狀。誓死報國。遂傳令卽刻發火。霹靂一聲。揭開城垣二十餘丈。煙塵蔽空。磚石滿谷。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等。皆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各弁勇蟻附齊進。銳不可當。而左路城頭之賊。以火藥傾盆燒我士卒。死者甚衆。大隊因之稍卻。經彭毓橘。蕭孚泗。李祥和。蕭慶衍。蕭開印等。以大

刀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而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各率隊伍登龍廣山。與右路太平門之賊。排列轟擊。移時。賊乃卻退。李祥和。王仕益。從太平門月城攻入。羣賊知此次地道缺口。不復似前次之可以堵禦矣。維時官軍分四路勦擊。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等。進擊中路。攻僞天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朱維堂。梁美材等。亦率隊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相與會合。齊進。兵力益厚。直鏖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一路。則有彭毓橘。率羅朝雲。趙清河。黃東南。與武明良。武明善。武義山等。由內城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有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率蕭致祥。周恆禮。李泰山。蕭清世。蕭恆書。朱吉玉。趙太和。劉長槐。蕭上林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城上守陴。城門守樓之賊。及附近一帶賊隊。悉被殺戮。其抄截疾馳。各路同一神速。其留兵置守。各門同一布置。此十六日地道成功。城中鏖戰。及東北兩路抄勦之情形也。方我軍大隊之抵龍廣山也。西南守陴之賊。猶植立未動。迨奪取朝陽門。賊始亂次。而羅逢元。張定魁。彭椿年。張光明。楊西平。何鳴高。彭光友。熊紹濂。羅興祥。葉必信等。各率所部。從聚寶門之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武交清。劉湘南。易孔昭。戴名山。

張正榮等率隊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上。而陳湜、易良虎、易良豹、龍清垣、
率吳隆海、張葉江、晏恭山、馮盛德、陳汝俊、劉定發各營。則猛攻旱西水西
兩門月城。僞忠王李秀成方率死黨狂奔。將向旱西門奪路衝出。適爲陳
湜大隊所阻遏。乃仍轉回清涼山。江南提督黃翼升率許雲發等水師各
營攻奪中關。攔江礮石壘。乘勝猛攻濱江之城。遂與陳湜、易良虎等奪取
水西旱西兩門。將守賊殲盡。由是全城各門皆破。大勢已定。日色將暝。陳
湜、易良虎遙見忠會賊隊隱匿西南房屋如鱗之內。益戒所部嚴防賊衝。
彭毓橘置守聚寶門、通濟門、李臣典、李祥和、扼守太平門、黃潤昌、王遠和、
朱洪章等見星收隊。結爲圓陣。站立龍廣山。稍資休息。此水陸各軍攻克
西南兩城。及分守要隘。預防賊股衝突之情形也。方朱洪章等與賊搏戰
於僞天王府城北之時。沈鴻賓、周恆禮、袁大升等率隊從左路捲旗疾趨。
繞僞城之東。設伏出奇。爲擒渠掃穴之計。迨朱洪章戰馬帶傷。悍賊隱扼
石橋。我軍隊伍不能飛越城河。繞僞城之西。當日暮苦戰之後。正兵收隊
龍廣山。而伏兵深入。由僞城之東。逶迤而南。不能收隊。時已三更矣。僞忠
王傳令羣賊將天王府及各僞王府同時舉火焚燒。僞宮殿火藥沖霄。烟
燄滿城。袁大升、周恆禮、沈鴻賓等見僞殿前南門突出悍賊千餘人。執持
軍器洋槍。向民房街巷而去。知是洪逆竄至民房。遂率隊腰截擊之。殺賊

七百餘人。奪僞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廣約七寸。卽洪會僭用之印也。其僞宮殿侍女。縊於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其時僞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街巷要道。賊均延燒塞衢。官軍以暮夜路徑生疏。不能巷戰。遂收隊站城。此十六夜攻破僞天王內城。斃賊極多之情形也。是夜四更。有賊一股。假裝官軍。號衣號補。手持軍器洋槍。約千餘人。向太平門地道缺口衝突。經崑字湘後左右各營截擊。多用火桶火彈焚燒。人馬死者已多。約尚有六七百人。騎馬衝出。向孝陵衛定林鎮一路而逃。伍維壽。楊鉞南。陶立忠等。率馬隊跟追。會國荃一聞騎賊裝扮官軍逃出之信。卽加派張定魁。李泰山。黃萬鵬。黃廷爵等。馬隊七百騎追之。弁飛咨溧水東壩句容各守將。會合追勦。直至十九日酉刻。伍維壽。黃萬鵬等。回營面稟。追至淳化鎮。生擒僞烈王李萬材。帶領前進。追至湖熟鎮。見逃賊在前。當經馬隊圍住。全數斬刈。未留一人。又追至溧陽。據百姓言。前路弁無賊蹤經過。會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僞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瘞於僞宮院內。立幼主洪福瑱。重襲僞號。城破後。僞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應俟僞宮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

明自焚確據。續行具奏。至僞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九夜。提督蕭孚泗。親自搜出。弁搜擒王次兄洪仁達。二十日。會國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卽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其餘兩廣兩湖江北多年悍賊。十七十八等日。曾良佐。周光正。鄧吉山。劉泰財。聶福厚。譚信高。胡克安。朱連甲。王春華。黎冠湘。彭維祚。陳萬合。朱連泗。謝三洪。李臣榮。彭玉堂。劉金蘭等。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凡僞王僞主將天將。及大小會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尙有賊踞高屋之巔。以洋槍狙擊官軍者。此馬隊窮追逸出之賊。及搜勦首逆。弁羣賊之情形也。現在派營救火。掩埋賊尸。安置難民婦女。料理善後事宜。百緒繁興。竊念金陵一軍。圍攻二載。有奇。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仰賴皇上威福。迄今乃得收寸效等情。由會國荃咨報前來。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會悍黨。如李開方。

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剷除元惡。臣等深維其故。蓋由我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鉅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舊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廣。用能誅除僭僞。蔚成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痛我文宗不及目覩獻馘告成之日。又念生靈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掃蕩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憂。此次應獎應卹人員。另繕清單。籲懇恩施。臣國藩拜摺後。卽行馳赴金陵。李秀成洪仁達。應否獻俘。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所有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緣由。謹會同陝甘總督臣楊岳斌。兵部侍郎臣彭玉麟。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荃。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按此摺前銜與
官文公聯名。

會滌生通籌滇黔大局摺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奏爲遵旨通籌滇黔大局。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滇黔慘遭蹂躪。十有餘年。誰非朝廷赤子。豈忍坐視其顛危。而不一拯救。惟以東南未盡盪平。西北尤

關緊要。是以徵兵籌餉。不得不先清腹地。再顧邊陲。茲幸江浙肅清。東南底定。張亮基身任黔撫。自不得不爲滇黔籌畫。會國藩等前奏遣撤楚勇。能否派員酌帶赴黔。交張亮基調遣。及各省釐金。能否酌量先爲分撥若干。以資接濟之處。著會國藩李鴻章妥爲區畫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四日上諭。此時滇中軍務未平。紀綱廢弛。非有督撫大員帶兵入滇。相機勦撫。不足挽回全局。林鴻年現擬進紮昭東。保全完善。以期節節前進。第餉項支絀。軍後跋前。仍恐於事無益。官文會國藩等。素顧大局。務當與吳昌壽李瀚章等。各就本省情形。於撥解西征餉銀外。每月可以協解滇餉若干。酌定數目。迅速奏明辦理等因。欽此。仰見皇上廡念民瘼。綏靖邊徼之至意。臣查滇省於天下爲最遠。黔省於天下爲最貧。當此事局糜爛之餘。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然聖上紹承大統。雖在新疆萬里之外。猶且尺土在所必爭。一民在所必救。況滇黔尙屬內地。豈得不力圖遠略。規復舊基。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江南者。必以上游爲根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爲根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臣愚竊謂。謀滇當以蜀爲根本。卽以籌餉責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爲根本。卽以籌餉責之湖南巡撫。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剿卽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

兼顧他省。試就湖南論之。近年西勦貴州。東防江西。本省之兵。爲數不少。而又有東征一局。以巨款解濟皖吳。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處之籌餉愈多。則本省之進款愈少。斷不能大有所爲。上年憚世臨派周洪印。戈鑑等。進勦貴州。連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來蘇之望。當時若能乘勢進取。北勦鎮遠。南攻都勻。即可與貴陽省城通氣。勞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餉項無幾。憚世臨不敢募勇添營。大舉深入。致負黔人之望。今皇上慨然遠慮。思出黔民於水火。飭臣與李鴻章妥爲區畫。新任撫臣李瀚章。本在臣營六年之久。又係李鴻章之胞兄。金陵回湘之將。蘇軍得力之員。多與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僕將練兵。專圖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東征局既裁之後。只能酌添本省之釐。以濟平黔之餉。不能多供甘肅。更不能分濟雲南。謀一則情專。餉分則力薄。此謀黔之一說也。又就四川論之。近年肅清本省。協濟外省。亦已悉索敝賦。杼軸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萬山叢雜。兵多則糧運極艱。兵少則回匪難制。卽竭蜀力以圖雲南。尙恐無濟。又況川北之保寧龍安。須以重兵防甘肅之賊。川南之西陽瀘州。須以重兵防貴州之賊。其勢不能專事滇境。而盡棄他處。然滇省孤懸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東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隸四川。雍正年間。始隸雲南。皇上不忍棄滇民於化外。

舍蜀別無下手之方。倘使四川督臣能兼督辦滇省軍務之銜。或竟赴敘州。駐紮半年。調度一切。每月專解滇餉四五萬。撫臣林鴻年進紮昭東。庶幾有恃無恐。而文武兵勇之相從入滇者。去其有往無歸之懼。乃可鼓其立功殺賊之心。數月之後。果能於昭東立定腳跟。修明政事。滇民感天子之不棄遐陬。信撫臣之足資保障。相率來歸。共圖勦回之法。然後開銅廠以興鼓鑄。造戰船以利轉運。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謀滇之一說也。臣亦知湘蜀兩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節節進勦。則守黔省者。將因援盡而終陷。非四川月月饋運。則進昭通者。將因糧絕而仍退。後此愈難措手矣。張亮基欲徵兵於蘇皖。林鴻年欲分餉於長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難期。倘蒙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責之湘撫。以滇事責之川督。則甘肅之餉。應責成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諉。所有遵旨通籌滇黔軍務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左季高覆陳交收伊犁條約必不可許摺

光緒五年口月口日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壬辰舉人。官至東閣大學

士。二等恪靖侯。諡文襄。有居鼻餘齋。及奏議一百二十卷。

奏爲遵旨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初九日。欽奉八月二十三日。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籌辦交收伊犁事宜。請飭疆臣覆議一摺。據稱。連接崇厚電報。內稱約章現皆定議。崇厚定於八月初八日。起身赴黑海。

畫押後，卽由南洋回京覆命，并將現議條約十八款，摘要知照，詳加覆核。償費一節，尙不過多。通商則事多轉轄，分界則弊難枚舉，亟宜籌畫布置。迅圖補救各等語。崇厚出使俄國，固以索還伊犁爲重，而界務商務，關繫國家大局者，自應熟思審處。計出萬全，且疊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致崇厚，若照來緘，有礙大局，節略內竝言所損已多，斷不可行。該大臣尤應遵照辦理，設法與之辯論，乃竟任其要求，輕率定議，殊不可解。現在俄約既經議定，其第七款所稱，中國接收伊犁後，隙爾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第八款所稱，塔城界址，擬稍改照同治三年擬定之界。又於西境南境，劃出地段不少，從此伊犁勢成孤立，控守彌難。況山南劃去之地，內有通南入城要路兩條，關繫回疆全局，尤非淺鮮。至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增出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亦欲酌設領事。第十四款，竝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之語。不特口岸過多，并與華商生計，亦有妨礙，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復翻，則曲仍在我，自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左宗棠於新疆情形，瞭如指掌，金順、錫綸，久在西北各路，諳習邊情，且西路通商，應如何布置，始能害少利多。左宗棠必有權衡，至張家口、漢口，係南北洋分轄地方，所有通商諸務，

亦應彼此通籌。著左宗棠、金順、錫綸將界務商務各條款悉心酌覈。李鴻章、沈葆楨素顧大局。除商務各條詳加籌畫外。其界務如何辦理。若必不可允。則邊防尤宜及時籌辦各等語。此事一出一入。關係綦重。左宗棠督辦軍務。事權歸一。尤當通籌全局。權其利害輕重。一併核議。密速具奏。原摺片均著鈔寄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同日欽奉八月二十四日上諭。昨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崇厚與俄國商辦交收伊犁事宜。輕率定議畫押。當經諭令左宗棠等籌畫密奏。本日據左宗棠奏覆陳邊務一摺。所陳界務商務大略。及妨民病國各條。慮遠思深。洵屬老成之見。特崇厚現已定議畫押。事機已誤。惟有亟籌補救。設法挽回。著左宗棠懷遵昨日諭旨。將商務界務如何辦理。始臻周妥之處。或約章必不可允。邊防一切如何布置。始無患生肘腋之虞。詳細籌度。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跪誦之餘。敬悉我皇上軫念邊陲。勤求馭遠方略。聖謨廣運。明照無遺。曷勝欽服。竊維國家建中立極。東南濱海。西北以崑崙枝幹爲界畫。向與俄羅斯不相聯接。以蒙部哈薩克布魯特浩罕爲之遮蔽。閼隔也。近自俄人日迫。誘脅日衆。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多附俄人。俄又取浩罕三部落。拓其邊圉。於是俄與中國邊境毗連。無復隔闕矣。適中原兵事方殷。未遑遠略。俄人乘閒佔據伊犁。藉稱代我收復。爲要索計。竝照其國法。按竈科賦。

以充兵費。亦稱饜足矣。朝廷重念邦交。既予以代我收復之名。竝允給償款。盧布五百萬圓。盧布亦呼嚕布。卽所謂俄元者也。光緒三年。西洋新聞紙載。俄國議願得俄元二百五十萬。交還伊犁。海上傳播。未必無因。此次償款。忽議增五百萬圓。其挾詐相嘗。已可概見。至界務與商務。兩者相因。西北與東南。事體各別。道光中葉以後。泰西各國。船廠橫行海上。闖入長江。所爭者通商口岸。非利吾土地也。亦謂重洋迢遞。彼以客軍深入。雖得其地。終無全理。戰則勢孤。守者費鉅。合從之勢既成。獨據則誨爭。分肥則利薄也。中國削平髮捻。兵力漸彊。製礮造船。已覩成效。彼如思逞。亦有戒心。而淪約稱兵。各國商賈。先失貿易之利。苟可相安無事。其亦知難而息焉。若夫俄與中國。則陸地相連。僅天山北幹。爲之閒隔。哈薩克。安集延。布魯特。大小部落。從前與準回雜處者。自俄踞伊犁。漸趨而附之。俄已視爲己有。若此。後蠶食不已。新疆全境。將有日蹙百里之勢。而秦隴燕晉邊防。且將因之益急。彼時徐議防邊。正恐勞費不可殫言。大局已難覆按也。夫陸路相接。無畏限可分。不特異日無以制憑陵。卽目前亦苦無結束。不及時整理。坐視邊患日深。殊爲非計。且俄人專尚詐力。不以信義爲重。其情易變。屢遷。與泰西各國不同。斷難望其守約而持久。卽如佔踞伊犁之始。謂俟我克復烏魯木齊。瑪納斯。卽當交還。比官軍連下各城。竝克復南疆。

而俄不踐前言。穩踞如故。方且庇匿叛逸。縱其黨類。肆出窺邊。上冬今春。陝回及布魯特汗。安集延。條勒。入犯時。官軍獲生賊。訊供。搜有俄官路票。昨次布魯特安集延諸賊。由俄境阿來地方出竄。經官軍勦洗殆盡。漏網數十人。仍遁匿俄境。據活賊口供。亦由俄官驅遣所致。四次縱賊犯邊。官軍追賊。均未越俄界一步。我之守約如此。彼之違約如此。尙何信義可言。當崇厚與俄官議交伊犁時。俄人首以恩赦爲請。竝以曉示難於遍及爲慮。崇厚奏奉諭旨。飭臣照辦。臣謹遵旨。竝會同金順出示。曉諭伊犁漢陝纏土各回民等。宣布皇仁。以安反側。金順卽派提督殷華廷。賈示前赴伊犁張帖。俄官七河邊撫。忽變前議。將殷華廷擋回。不令帖示。借稱應俟圖爾齊斯坦總督回信。比金順二次遣殷華廷復往探詢。七河邊撫。竟派人阻之。伊犁境外。不准復入。似此任意把持。不獨違慢朝旨。並置其君與外部諸臣成議於不顧。其悖謬又如此。俄之佔踞伊犁也。將大城西北三城廬舍。墮爲平地。迤東清水河。塔爾奇綏定三城。均毀棄。以居漢回。蘆草溝城盤子等處。均棄而不守。而取各城堡木料。於大城東南九十里金頂寺。營造木廬。幾二十里。臣上年十月二十二日覆陳摺內。已略言之。茲接金順錫綸所言伊犁情形亦同。察俄人用心。蓋欲踞伊犁爲外府。爲佔地自廣。借以養兵之計。久假不歸。布置已有成局。我索舊土。俄取兵費鉅資。於

俄無損而有益。我得伊犁。只贖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閒。皆俄屬部。孤注萬里。何以圖存。況此次崇厚所議第七款。接收伊犁後。陜爾果斯河。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無論兩處地名。中國圖說所無。尙待詳考。但就方向而言。是劃伊犁西南之地歸俄也。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環居。官軍接收。墮其度內。固不能一朝居耳。雖得必失。庸有倖乎。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何極。此可爲嘆息痛恨者矣。金順錫綸之擬緩收伊犁。而以沿邊喀什噶爾。烏什。精河。塔爾巴哈台四城。宜足兵力。濬餉源。廣屯田。堅城堡。先實邊備。自非無見。惟伊犁現無定議。謀新疆者。非合南北兩路通籌不可。現在伊犁界務未定。則收還一節。自可從緩計議。喀什噶爾。烏什。規畫已周。毋庸再議。其塔爾巴哈台精河。急需加意綢繆。應由金順錫綸。自行陳奏請旨外。所有崇厚定議畫押十八款內。償費一節。業經奉有諭旨。第八款所稱塔城界址。擬稍改照同治三年議定界址。尙只電報。應俟崇厚奏到再議。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復議增設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十四款並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均經總理衙門奏奉諭旨指駁。

外第二款。中國允卽恩赦伊犁居民。業經遵旨照辦。被俄官截阻。賣示委員。不準張貼。第三款。伊犁民人遷居俄國入籍者。準照俄人看待。意在脅誘伊犁民人歸俄。而以空城賂我。與截阻賣示委員同一用心。第四款。俄人在伊犁。準照舊管業。雖伊犁交還。中外商民雜處。無界限可分。是包藏禍心。預爲再踞之計。至商務允其多設口岸。不獨奪華商生理。且以啓蠶食之機。總理衙門原奏。籌慮深遠。實已纖細畢周。諭旨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後翻。則曲仍在我。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竊維邦交之道。論理而亦論勢。本山川爲疆索。界畫一定。截然而不可踰。彼此信義相持。垂諸久遠者。理也。至爭城爭地。不以玉帛。而以與戎。彼此疆弱之分。則在勢而不在理。所謂勢者。合天時人事言之。非僅直爲壯而曲爲老也。俄踞伊犁。在咸豐十年。同治三年。定界之後。舊附中國。與中國民人雜處。各部落。被其脅誘。俄官卽視爲所屬。藉以肆其憑陵。俄之取浩罕三部也。安集延未爲所併。其會阿古柏畏俄之逼。裹其部衆。陷我南疆。我復南疆。阿古柏死。逆子竄入俄境。俄乃認安集延爲其所屬。欲藉爲侵佔回疆腴地之根。現冒稱喀什噶爾。住居之俄屬。本隨帕夏而來之安集延餘衆。俄之無端冒爲己屬。實與交還伊犁。仍留復踞地步。同一居心。觀其交還伊犁。而仍索南境西境屬俄。其詭謀豈僅在此數百里土地哉。界務之必不可許者此也。俄

商志在貿易。本無異圖。俄官則欲藉此爲通西於中之計。其蓄謀甚深。非僅若西洋各國。只爭口岸可比。就商務言之。俄之初意。只在嘉峪關一處。此次乃議及關內。竝議及秦蜀楚各處。非不知運腳繁重。無利可圖。蓋欲藉通商。使其深入腹地。縱橫自恣。我無從禁制耳。嘉峪關設領事。容尙可行。至喀什噶爾通商一節。同治三年。雖約試辦。迄未舉行。此次界務未定。姑從緩議。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等處。廣設領事。欲因商務蔓延地方。化中爲俄。斷不可許。此商務之宜設法挽回者也。此外俄人容納叛逆。白彥虎一節。崇厚會否與之理論。無從懸揣。應俟其復命時。請旨確詢。以憑核議。臣維俄人自佔據伊犁以來。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始以官軍勢弱。欲誑榮全入伊犁。陷之以爲質。繼見官軍勢彊。難容久踞。乃藉詞各案未結以緩之。此次崇厚全權出使。噶布策先以異詞誑之。枝詞惑之。復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蓋以俄於中國。未嘗肇啓衅端。可間執中國主戰者之口。妄忖中國近或厭兵。未便卽與決裂。以開邊衅。而崇厚全權出使。便宜行事。又可牽制疆臣。免生異議。是臣今日所披瀝上陳者。或尙不在俄人意料之中。當此時事紛紜。主憂臣辱之時。苟心知其危。而復依違其閒。欺幽獨以負朝廷。就便安而誤大局。臣具有天良。豈宜出此。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陳。堅忍

而求勝。臣雖衰庸無似。敢不勉旃。除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邊務。應請旨飭下該將軍大臣。預籌布置。以臻妥慎外。所有新疆南北兩路軍務。臣既身任事中。自當與各將領。敬慎圖維。以期有濟。現調南疆立功後告假回籍。飭赴喀什噶爾軍營換防之頭品頂戴。題奏提督。陝西漢中鎮總兵。騎都尉世職。伯奇巴圖魯。譚上連。挑帶舊部一營。并統楊昌濬所練關內三營。赴肅。俟明春凍解。先赴喀什噶爾。仍歸劉錦棠總統外。并催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甘肅寧夏鎮總兵。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嘎什魯詳巴圖魯。譚拔萃。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甘肅巴里坤鎮總兵。騎都尉世職。加一雲騎尉。霍隆巴圖魯。席大成。頭品頂戴。記名提督。騎都尉世職。額爾克巴圖魯。戴宏勝。由籍挑選舊部到甘分統楊昌濬所練之關內各營。馳赴喀什噶爾。均歸劉錦棠總統。以厚兵力。而資分部。臣率駐肅親軍。增調馬步各隊。俟明春凍解。出屯哈密。就南北兩路適中之地駐紮。督飭諸軍。妥慎辦理。所有進止遲速機要。應祕密者。卽據所見。緘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酌。務期內外一心。堅不可撼。維持大局。仰副宸謨。現將軍械先運哈密。諸凡布置。已有端緒。其軍餉一切。最關緊要。臣與楊昌濬往復籌商。如果各省關三年以內。能符原議。每年解足五百萬兩。而各省應解金順。錫綸。張曜。金運昌。各專餉。又歸有著。不致分臣餉力。則此次應用應增之費。尙可於臣軍餉

內。騰挪挹注。毋庸另請增撥。合無仰懇天恩。飭軍機處戶部嚴催各省應協各款。迅卽大批起解。以速補遲。庶甘肅新疆大局。可期無悞。時事之幸。亦微臣之幸也。謹一併據實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壯懷激越。絕似趙營平陳兵事利害書。屯田奏。此不可以述象論。

丁稚璜遺摺

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丁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州人。咸豐癸丑進士。官至四川總督。諡文誠。有口口。

奏爲微臣病勢陡增。危在旦夕。伏枕哀鳴。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自去冬因病。兩請開缺。荷蒙溫旨慰留。自顧受恩深重。不敢再續。謹於三月初四日。力疾銷假。具奏在案。起假以後。連日督同司道。籌畫京協各餉。整飭捕務鹽務。會商護理將軍臣。署提督臣。將邊防營務藏衛各事宜。擇要辦理。用心過度。氣血愈傷。本月初十。過堂定擬秋審。忽感外邪。牽動舊疾。日增一日。至十七日晚。肝風陡作。更形危篤。當將臣署日行公事。委藩司代行代拆。二十日。省城文武。均至臣榻看視。尚可與言。延至本日。氣急痰喘。食不下咽。卽刻將總督關防文卷等件。交藩司分別存庫。臣沐三朝豢養之恩。頻叨異數。犬馬餘生。尙願以身報國。今遽鐘漏向盡。區區微悃。結草何年。瞻望闕廷。罔知所措。臣在籍勦匪。卽誓效命沙場。今行年六十有七。獲保首領以歿。尙復何憾。惟念川省東連長江。北通關陝。地接滇黔。民情浮動。加以英法兩夷。逼處雲南。狡焉思逞。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議。

將來必肇兵端。臣前所陳防邊一切。尙未及時布置。返之寸心。徒呼負負。大抵外洋和約。萬不足恃。海軍既已創辦。卽應實事操練。腹內防軍。不宜再議裁撤。只可以安爲懷。不宜重外輕內。抑臣更有請者。皇上春秋鼎盛。指日親政。應請舉行日講。以裕聖功。帝道之隆。要以近賢人君子。遠宦官宮妾。爲圖治之本。勿以財用不足。而進言利之臣。勿以時局多艱。而行苟且之政。固結民心。卽所以深培國脈。此皆臣戀主之忱。所耿耿不能自己者也。至臣在川十年。深知利弊。所裁之夫馬局。不宜再開。所辦之官運局。不可遽改。機器製造。爲西陲異日之軍需。積穀倉儲。備全川不時之荒歉。愚昧之見。伏維鑒察。臣病勢至此。萬無生理。伏枕哀鳴。望闕叩頭。口授臣幼子體晉。恭代清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我朝之制。大臣身故。例得呈遞遺摺。然大率出自幕賓子弟之手。敘述生前服官履歷。子孫名次。以爲乞恩地步。求其指陳朝政。匡濟君德者。百無一二。此摺係公病革之前兩月。自知不起。預爲撰擬。故所陳皆肺腑欲吐之言。忠誠懇款。與昔賢尸諫何異。宜朝邑相國之傾服不已也。

薛叔耘代李少荃擬陳督臣忠勳事實摺

同治十一年。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咸豐乙卯副貢生。湖南按察使。現

充英法義比國出使大臣。有庸庵文編。

奏爲督臣忠勳卓越。始終盡瘁。謹陳大略情形。請旨宣付史館。以備查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因病出缺。業經欽奉恩旨。軫念忠良。飾終典禮。至優極渥。伏讀二月十二日上諭。稱其學問純粹。

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天語褒許。允爲千古定評。至其生平戰功政績。昭昭在人耳目。并有歷年奏報可稽。無俟臣之贅述。惟臣昔佐會國藩戎幕數年。邇來共事亦爲最久。知之稍詳。其前後所歷困苦艱難之境。隱微曲折之情。與其夙昔志行之所在。有外人所不能盡知者。請爲聖主敬陳之。伏查咸豐初年。粵賊蔓延東南各省。分黨北竄。羣寇和之。流毒幾徧海內。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綠營將士。既未得力。各省辦團練者。尤鮮成效。會國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顯皇帝特旨。出治鄉兵。於舉世風靡之餘。英謨獨奮。不主故常。雖無尺寸之權。毅然以滅賊自任。奏請仿前明戚繼光東伍成法。募勇訓練。旋駐衡州。創建舟師。凡槍礮刀鎗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三更製。以極其精。初次出師。援岳州長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譏議。甚者加意侵侮。當是時。勢力旣不行於州縣。號令更難信於紳民。蓋不特籌餉籌防。事事掣肘已也。會國藩忍辱負詬。堅定不搖。庀材訓士。奮兵復出。湘潭岳州。連戰大捷。盡驅粵賊出湖南境。遂克武漢。蕪黃。肅清湖北。咸豐四年秋冬之間。長驅千里。席卷無前。湘勇之旌旗。遂爲海內生色。厥後各路之殺賊立功者。咸倚爲重。以一縣之人。而征伐徧於十八行省。以捍衛鄉閭之舉。而終以底定四方。前古未嘗有也。湖北旣清。遂率水陸諸軍。循江東下。駸駸乎有直擣金陵。

之勢。無如事機不順。進圍九江不克。而督臣楊霽之師。潰於上游。賊復竄踞武漢。會國藩以孤軍困於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將。皆遣回援湖北。金陵巨寇。勾結粵諸賊。乘閒颺至。會國藩兵分餉絀。又無地方之任。事權掣肘。一如在湖南時。崎嶇數年。僅支危局。然其所規畫設施。非僅爲屏障一方之計。丰采隱然動天下矣。咸豐七年。丁父憂回籍。三疏懇請終制。文宗顯皇帝。鑒其孝思肫切。准令暫守禮廬。既復奉命視師。廓清江西。進圍安慶。旋以蘇常淪陷。授鉞東征。昇以兩江重任。當此之時。賊勢如飄風疾雨。蹂躪大江南北。幾無完土。蘇皖兩省。糜爛尤甚。會國藩於無可籌措之時。多方布置。奏薦左宗棠襄辦軍務。募勇湖南。徵鮑超於皖北。調蔣益澧於廣西。定計不撤安慶之圍。自率所部萬人。馳入祁門。甫接皖防。而徽寧復陷。諸路悍賊。麇集祁門左右。疊進環攻。幾有應接不暇之勢。會國藩示以鎮靜。激勵諸軍。晝夜苦戰。相持數月之久。羣賊望風授馘。喪膽宵遁。自是軍威大振。而時局遂有轉機矣。迨安慶告克。沿江名城要隘。以次底定。而全浙復陷。吳越之民。接踵告急。會國藩以賊勢浩大。定議分道進兵。其弟會國荃。統得勝之師。進薄金陵。攻守並施。鏖兵連歲。揚岳斌。彭玉麟。專率水師。掃蕩江面。鮑超以霆軍。東西馳擊。外此則左宗棠援浙之師爲一路。臣鴻章援蘇之師爲一路。其淮潁一帶。則有袁甲二。李續宜。多隆阿諸軍。

分途竝峙。將帥聯翩。羽書絡繹。會國藩總持全局。會商機宜。折衷至當。數年內軍情變幻。奇險環生。風波疊起。其籌兵籌餉。議勦議防。憂勞情狀。殆難縷述。朝廷復虛衷延訪。凡天下大政。及疆吏之能否。無不殷殷垂問。會國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聖明鑒其忠悃。每有論奏。立見施行。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頻奏。議者以爲戡定粵逆之功。惟會國藩實倡於始。實總其成。其沈毅之氣。堅卓之力。深遠之謀。卽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覯也。方臣之初募淮勇也。會國藩授臣以手訂水陸營制一編。臣披玩數四。覺其所定人數之多寡。薪糧之隆殺。皆參酌時勢。簡要精嚴。允爲久遠不敝之規。又酌撥湘勇數營。俾獲觀摩練習。臣抵滬之後。擴充訓練。實以此軍爲發軔之始。迨金陵既克。累函囑臣勿撤淮勇。以備勦捻之用。同治四五年間。會國藩勦捻齊豫。雖未見速效。然長牆圈制之策。實已得其要領。臣得變通盡利。以竟全功。其創始之勞。實不可沒。臣於七年七月。會經附片奏明。初非推美之辭也。致治之要。莫先察吏。會國藩之在江南。治軍治吏。本自聯爲一氣。自軍旅漸平。百務創舉。會國藩集思廣益。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經久。勸農課桑。修文興教。振窮戢暴。獎廉去貪。不數年間。民氣大蘇。而宦場浮滑之習。亦爲之一變。其在直隸。未及兩年。如清積訟。減差徭。籌荒政。皆有實惠及民。前後舉劾屬吏兩疏。尤爲衆情所翕服。其法於蒞任之始。令

省中司道將所屬各員酌加考語開摺彙進以備校覈。一面留心訪察。偶有所聞卽登之記簿。參伍錯綜而得其真。俟賢否昭然。具疏舉劾。闔省驚以爲神。官民至今稱頌。會國藩平生未嘗專講吏事。然其培養元氣。轉移積習。則專精吏治者所不逮也。兩淮鹽務自兵燹以後。疲滯極矣。商本既虧。引岸漸廢。加以營弁把持。票法全壞。會國藩自駐安慶。卽將淮南北鹺綱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運商運鹽到岸。弊在爭售。則立督銷總局以整輪規。場商收鹽入垣。弊在搶跌。則立瓜洲總棧以保牌價。以商本宜輕。方利轉輸。則定緩釐以紓商力。以正課所入。絲毫爲重。則定奏報以務稽查。計自同治三年春初。至九年冬杪。共收課銀至二千萬兩以外。釐錢至七百萬串以外。近來湘淮各軍餉項。及解京之項。實以鹽利爲一大宗。而商民樂業。上下獲益。則其平日用意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自泰西各國通商以來。中外情形已大變於往古。會國藩深知時勢之艱。審之又審。不肯孟浪將事。其大旨但務守定條約。示以誠信。使彼不能求逞於我。薄物細故。或所不校。會國藩自謂不習洋務。前歲天津之事。論者於責望之餘。加以詆議。會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然其所持大綱。自不可易。居恆以隱患方長爲慮。謂自強之道。貴於銖積寸累。一步不可踏空。一語不可矜張。其講求之要有二。曰製器。曰學技。曰操兵。故於滬局之造輪

船方言館之繙譯洋學。未嘗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練輪船。演習洋隊。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無非求爲自彊張本。蓋其心兢兢於所謂綢繆未雨之謀。未嘗一日忘也。臣於會國藩忠勳之蹟。謹略舉其大端若此。至其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恆者。則惟曰以克己爲體。以進賢爲用。二者足以盡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則本原不立。始爲學術之差。繼爲事業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見。會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卽與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鑑。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儒先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爲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於外。立心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閒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爲衆所共見。其素所自勸而勸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難取巧爲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爲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會國藩秉性謙退。受寵若驚。從戎之始。卽奏明丁憂期內。雖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概不敢受。迨服闋之後。戰功益著。寵命迭加。其弟曾國荃。累以戰功晉秩。亦必具疏懇辭。至於再四。其深衷尤欲遠避權勢。隱

防外重內輕之漸。故於節制四省。節制三省之命。辭之尤力。非矯飾也。臨事則懼大功之難成。終事則懼盛名之難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欲然不足之思。前歲回任兩江。朝廷許以坐鎮。聞會國藩仍力疾視事。不肯少休。臨歿之日。依舊接見屬僚。料檢公牘。其數十年來逐日行事。均有日記。二月初四日絕筆。猶殷殷焉以曠官爲疚。戰兢臨履之意。溢於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彌篤。雖古聖賢自彊不息之學。亦無以過之也。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衆寡。判功效之廣狹。會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爲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確然許爲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謁見。款語移時。會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會國藩部下。卽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會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內而幕僚。外而臺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經會國藩拔

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曾國藩又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歷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借。量材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爲籌畫。別後則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爲之用。雖其桀驁貪詐若李世忠。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勤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絕。此又其憐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竊嘗綜敘曾國藩之爲人。其臨事謹慎。動應繩墨。而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似漢臣諸葛亮。然遭遇盛時。建樹宏闊。則又過之。其發謀決策。應物度務。下筆千言。窮盡事理。似唐臣陸贄。然涉歷諸艱。親嘗甘苦。則又過之。其無學不窺。默究精要。而踐履篤實。始終一誠。似宋臣司馬光。然百戰勳勞。飽閱世變。則又過之。臣於曾國藩。師事近三十年。既確有聞見。固不敢阿好溢美。亦何忍令其苦心孤詣。湮沒不彰。反覆籌思。義難終嘿。謹撮敘大略。據實瀆陳。相應請旨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以彰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後世人臣之法。所有督臣忠勳卓越。始終盡瘁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自記云。傳相初聞文正公之喪。亟欲具疏陳事蹟。請成發草此疏寄呈。輾轉稽延。倏逾兩月。時則署兩江總督何公。湖廣總督李公。安徽巡撫英公。皆

已陸續具疏表章。朝廷恩禮優渥。至再至三。傳相以謂。若再陳奏。近於煩瀆。因寢不上。然其後每與幕僚談及。頗惜當時未用此稟。又謂此等大文。其光氣終自不磨滅也。庶昌按。當時吳楚皖三疏。大綱已具。吳疏出李眉生廉訪之手。楚疏出李次青方伯之手。二君皆文正高弟。雖極力推揚。究不若此疏之翔實醇備。予尤服其綜敘生平處。勘論至當。非窺見精微。焉能道此。昔孔門四科。冉閔之徒。善言德行。今吾於叔耘亦云。

卷二十一 書說類

宋潛虛答伍張兩生書

宋潛虛桐城人。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閒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于一。于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水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于文章。嗚呼。其無以加于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令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區。跌宕于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閒。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

方皋視之。九方皋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真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謾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于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既閒且遠。蓋有得于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爲方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卽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宋潛虛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日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棄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爲。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

剽目竊。徒以瑠飾爲工。觀其菁華爛漫之章。與夫考據排纘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愕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冒吾足。土石封吾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愴怛四顧。不復有人聞。嗚乎。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志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慚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

姚姬傳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駸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

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絀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鮒鮒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輟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聵。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

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叩頭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閒，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躡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隕，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趨，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詞旨淵永，真得司馬子長之神，而遺其形貌。

姚姬傳復孔撫約書

鼙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

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闕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尙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饗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並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

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啓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彙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則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

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搗約以爲然乎。鼐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鼐頓首。規撫劉子駿。而能神明變化。人不易識。

姚姬傳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閒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

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鳩鵲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繆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會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會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彙亦竊識數語於其閒。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此姚氏因文見道之言。

古人所未
道也。

姚姬傳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霧。冬閒。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閱。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竊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竊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

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竊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竊於容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竊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牽達臆見。幸終宥之。

姚姬傳復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譴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室。豈不媿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於錙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

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其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吳殿麟答任幼直書

丁酉之冬。識先生於廣陵。邂逅之交。情逾故舊。矜我窮屈。吁歎再三。昨復辱書。過蒙寵念。謂今歲將還朝供職。願定出其文章。先生攜而獻之。卿大夫好士者之前。必有賞歎逾常。拔而出之深淵者。此由先生孜孜進賢。故不量定之庸駑。而惠恤之。執書感啼。敢違嘉命。雖然。竊有說。定以頑懦之資。二十年來。疊嘗骨肉憂患。六經百氏。攻討未遑。所爲文章。空疏舛鄙。不足邀巨公盼睇明矣。且夫三尺童子。皆言富貴有命。而天下之大。無數人知命者。知之而仍不避水火以求之。必其中猶有徬徨莫之能信者在也。昔黃允以雋才知名。或謂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君。足矣。允聞。遂黜遣其妻。其妻大召親屬。歷數允隱惡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嗚呼。毀行求榮。不用反廢。知命者固

如是哉。大抵衆人之知命也。亨屯既定。衆知之。甚且衆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亨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君子因禮以知樂。因古以知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黃直卿筮易。遇困之兌。去職。隱于幽谷者三年。誠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筮得遯之卦辭。命之窮灼然可信矣。先生雖委曲爲鄙人謀。豈能回定當遯之命哉。且夫儲石成城。而後能嚴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禮義成君子。而後能治天下之人之衆。羣生以治。萬物以昌。楊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曰。汾水之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鬻。彈琴著書。不願仕也。今定生逢有道。非不願仕者。顧自以齒踰三十。學行僅比于中人。中夜悲思。誠有不知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遯。吾聞君子紆鸞龍之翼於韋布之任。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定將考道窮山。順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責。以自奮也。夫六藝富于江河。而乃欲積水潦以成其大。道德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如馳。亦未知駐足何如矣。豈敢復逆命爭名。忘其踰分哉。夫薦士。盛節也。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願爲之誇耀其文。於定亦非有汗行也。所以吝於獻者。則通塞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不若莫邪碧盧也。苟莫邪碧盧矣。百世之後。豈無歐冶猗頓其人。

者。何日暮之名爲辱先生寵眷。而不獲奉教。感借愧集。無任惶恐。不宣。

吳殿麟與程景卿論周易書

六藝經秦火焚燒殘缺之後。獨易以卜筮得爲完書。今之學者。以漢去周未遠。象數之學。宜尙守其傳。故言易者每宗之。竊謂理也數也。乃易之源。而非易辭之所繫者也。辭之所繫以明吉凶者。象而已。漢儒求易於象。似也。而未必得聖人立象之旨也。孔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當日立象之根源。必灼見夫六位之屢遷。非此象。不足以顯此卦。此爻難顯之情者。而因設此象。象之非有典要。典要莫加矣。易之第一卦第一爻。象潛龍。潛龍。坎象也。以漢儒爻變之例繩之。則巽也。夫昔之繫爻者。豈惟巽坎非所拘。卽潛龍亦奚必泥哉。有象焉。能闡乾初陽在下之意焉足矣。是故取象在彼。不必執也。而假象以宣其意者在此。不可易也。是之謂立象以盡意也。漢儒不克因象以究其根源。而惟拾掇其枝葉。是以愈繁其法。泥其方。而易象愈昏然。莫之能曉也。豈不謬哉。馬鄭荀虞。漢儒箋易之最著者也。虞翻以其書奏上。詔荀爽。馬融。鄭元。宋衷之儔。於易皆未得其門。難以其書示世。設以馬鄭諸儒議。虞氏之易。有不彼我易觀。更相笑乎。而學者猶亟稱之。不亦惑乎。厥後魏王弼出。病漢儒鑿智之私。乃闢而廓清之。觀略例所陳。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善之善者也。然四聖而後。能與於此者誰乎。是故

泥象而不究象之根源者漢之失也不存言則無以得象不存象則無以得意者又魏晉以來求易者之失也夫以聖人道德性命之奧託諸卜筮之淺術以牖迪天下俾天下秀士頑民咸得與於道德之休以免咎焉道至大心至苦也乃二千餘年註易之士千數百家卒無一人深入其微而盡闡之可不惜哉雖然漢以後言易者雖各有偏然其言之善者如金玉亦時出於泥沙土石之中定不自揆閉戶陳列古今註易諸書博稽而精采之者蓋二十餘年矣有其義求之諸儒之訓未愜者輒蒙僭越之罪而以私見釋之書成名之曰周易集註區區之心冀自漢至今鬱而不明之易教十闡一二焉斯幸矣而四方君子見其書者謂於漢儒之言采掇尙嫌疏漏眞能匡小子之紕繆哉獨足下不隨聲和之且謂勤求聖人立象之意確乎能見其根源未有越此書者殆阿所好而譽之乎何其言之與諸君子反也夫著書立言爭一時之名以耀愚俗之耳目者陋儒之見也志在明先聖之道書傳則萬世蒙其教不傳則一己之名不妨沒焉者君子之心也昨蒙惠顧樽酒之間卒卒未盡所陳故復傾肺腑略罄其狂愚惟足下正焉。

吳仲倫復吳耶溪書

吳德旋。字仲倫。江蘇宜興人。生員。有初月樓文集。

耶溪吾宗足下。德旋前與耶溪書。以子香謂耶溪不宜務博爲非。耶溪實

兼人之才。異日可望。追蹤蘇子瞻。朱晦庵。兩先生者。惟耶溪一人。耶溪來書。務自撝謙。而轉以相屬。則過矣。德旋非能以言榮辱人者。德旋譽耶溪。謂今時已足抗衡子瞻晦庵。于耶溪無毫髮補。況期之異日耶。特以見善而不知則已。知而不揚。是蔽賢也。是孟子所謂不祥之實也。德旋之譽耶溪。懼當不祥之實耳。豈敢以一人之口。爲足敵千百輩之嗷嗷者乎。德旋幼未識學。年踰二十。始少知自好。讀書爲文。家無藏書。所居窮僻。無從借得。性又善忘。從他人架上案頭讀之。旋卽與未嘗寓目者等。所守兔園冊子。妄意進退古今人高下。豈有當哉。嘗念性不能自賤簡。阿諛苟合。取容當世。然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未嘗敢少有自矜負之色。而久處困約之境。若墜坑谷。無有垂之綆而出之。而引之平夷之路者。以是默默而居。踽踽而行。閒入邑城中。則其所相與游從往還不厭者。皆窮蹇抑塞無聊之徒。然且追逐雲月。舒悲娛憂。強作任達。以自附于陶元亮。王無功。諸人之後。一日不饑死。卽爲天地閒一日之幸民。如是而已。他何望哉。他何望哉。耶溪年未及壯。所造已欲上追古人而從之。固當以遠者大者自期。而切切然惟以文章爲不朽之事業。亦非德旋之所望于耶溪也。德旋衰老。廢學已久。耶溪慎毋曰效德旋之所爲。則耶溪進矣。耶溪其勉圖之。不宣。

閒亭足下。德旋年三十許時。與吾郡張編修皋文。同學爲文。編修甚見稱許。且欲以此事相推避。編修之言。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其時譽德旋之文者。十八九。編修既歿之後。憚大令子居。大肆力于文章。其論文也。自歐陽永叔而下。均有貶詞。以德旋爲若可登文章之籙者。而亦得幸與所貶之列。曰才弱。大令之言。又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此時毀德旋之文者。亦十六七。俗耳庸目。移其聽視于人。以爲譽毀。于德旋之文。無所益損也。韓退之不云乎。要以俟知者知耳。而乃者足下見推以直接退之云云。此又世人之所深疑而怪駭者也。漢以後爲文者。莫高于退之。退之其可至耶。世人之深疑而怪駭之。固其所也。雖然。退之誠不可至。而求其法而效爲之。則奚不可者。抑豈惟退之而已。今且由退之而上。溯之司馬子長。又上溯之至于屈原莊周。又上溯之至于易繫辭論語左氏檀弓。亦孰得禁吾之求其法而效爲之者。豈曰效爲之而遂能至之耶。孟子之書。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堯舜豈人之所能至哉。然其言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爲文者之宜取法乎古。亦若是焉已矣。至其所可至。而其所不可至者。相違豈遠耶。得其傳而已矣。湯武得堯舜之傳者也。歐蘇曾王。得退之之傳者也。世人自不爲之。而遂疑爲之者爲僞。得之者爲妄。是詎可以執途人而諭之者哉。足下方少年。于爲文非由師授。而塗轍

甚正。持是以往。如德旋者。越之倍蓰。奚難焉。偶有所見。伸紙疾書。不覺累幅。非欲爲文也。暑熱。幸自愛。不宣。德旋頓首。

吳仲倫復呂月滄書

月滄先生執事。德旋爲世所簡棄久矣。自以學殖不深。行能無足比數。二三同志。信而稱之。實爲逾分。而世之簡棄之者。適當其所宜。今執事之信而稱之。乃不啻雅故相識者之所未有。用是俯而慙。伏枕而思。不自知何以能得此于執事也。德旋與執事。未嘗相見。而評議執事之文。略無所隱飾。顧忌。此其愚直爲何如哉。雖然。不敢以不如此也。德旋嘗欲自附于古之狂者。而不直則爲聖人之所深棄。而敢不懼乎。德旋之所期于執事者。蒙莊史遷。以執事之宏才卓識。而從事于斯。深以數年之功力。震川惜抱。宜可紹而兼也。此亦殆有天焉。盡乎人以俟之而已。德旋聞桂海間。往往平地孤巖拔起。削立千仞。造物者之爲。至是而復無以尙。其氣鬱積數千年。必有所屬以發之者。今安知非執事耶。幸自愛。無失時。不宣。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官教諭。有梓樹文錄。

前承委點校大文。負恃愛好。輒竭愚慮。惟無以仰稱高明之懷。而妄庸訾議。是懼。不謂過蒙鑒許。以爲羸知文事。重復贈寄巨橐。手教諄諄。以古人居喪不廢講學之義。敏樹近以小祥在廬下。未遂輟棄文史也。而於性農

深推謝之可乎。敢復妄有商訂。伏惟寬諒而覽究之。幸甚。竊惟古文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爲之文者。古人爲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今性農之文。於古人之言。庶乎近矣。雖然。竊獨有所甚疑。而以爲未至於古人之爲者。則送陳吉安之序之所云也。性農豈有求託於吉安。假光寵於吉安者。性農非有求託於吉安者。非假光寵於吉安者。其親賢善友。而欲偕之於道。素意固然也。而愚所不然者。性農學於古人。則當從孟氏之道。立身名於時。而今也師宋鉞之餘教。以彊說爲高。行無益之謀。而滋俗人之議。甚可怪也。不觀孟子乎。孟子陳先王仁義。運天下如反掌。當世之人。苟得而用之。其利澤於人。至無窮也。然而王公卿相。非先禮焉。弗往見也。其人苟自可就見者。雖先禮焉。猶弗見也。孟子豈不欲以其道救當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則道不尊。雖日持道以彊語於人。猶闔投夜光。而遭按劍。於世奚益。而於己甚傷。故弗爲也。夫當世之人。稍貴達者。其庭下趨走之人必多。彼直以一世之人皆然。無有異者。故其居己甚恃。而視之也甚輕。亦勢使然也。吉安以三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意氣故已盛矣。性農偶道長沙。與之舊識。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不俟其答謁。而終往造焉。則何怪他人之譏議也。性農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驟高。不至簡禮於我。其有他

故焉。未可以是非罪而棄之也。則未知彼其亦曰。此吾友也。是其來也。將進我以善也。我之官位不足以驕此者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則性農待彼誠過。而所以自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豈一端而已。其於世人。豈能無受其非詆。要於嫌疑之際。尤有可以自處者焉。嘗怪韓子之言道。必稱孟子。孟子不見諸侯。而韓子促數呼號於當世大官之門。求衣食焉。何哉。唐之世。士率家於官宦。無鄉里之業。以資其生。爲韓子計者。不如是。則家口數十。將窮餓以死。韓子以爲餓而死者。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節。故遂往求焉。然猶大聲疾呼之。高自期許。不屑屑卑乞。豈不以其所爲若是者。且貶吾志而乏吾氣哉。然則韓子之心。可謂甚苦。而其事猶可以無譏焉。若夫君子將用其所學。以博濟一世之人。則必曰。請之而後告也。求之而後與也。道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故嘗試論之。今之世。朝廷設科舉以待士。士或伏處巖穴。養高名以待徵請。雖近似於古。究之於義。則未然也。何則。科舉之設。上之人固請而求之矣。雖公車十上。君臣之義。猶無害也。至於諸公貴人之交遊。竊以爲不見之義。當在於此。其或窮困待館。穀以活身家。則韓子之事。可擇而取焉。其他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性農往在京師。以親賢取善爲名高。名士爲達官者。交之殆徧。議者遂有名士經紀之目。其言偏於人人。辱相與商治古文。當以古之道相切劘者。故因送

吉安序極論之。伏惟鑒其狂愚。少留意焉。梅郎中所撰先墓表。謹錄奉覽。所諭卜地無惑風水之說。敢不敬承。漸寒。惟珍重不宣。

吳南屏上曾侍郎書

甲寅三月。敝郡湖上。倉卒分張。恨事不可復思。當時敏樹逃死。急走入山。深箐叢薄中。日躑躅咄咄。忽探頭見人。而湘潭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終授先生以事也。其秋。先生驅賊敝郡。遂復武漢。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陽少北。梗塞至今。聞諸道路。先生之忠勇悲憤。幾不顧一世壓覆之憂矣。伏惟兵事。反復多端。國之無人。民之無恃。非先生孰匡此大難者。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饑饉。爲之驅合。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雖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更豐賤。民之樂禍者。有悔於其心。而脅從者多自出。其從義之鄉民。爭願奮於行間。見死而不畏沮。此豈非天之所爲耶。然則雖軍餉絀竭。萬計艱難。而時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先生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於千秋矣。又遂驅氛掃逆。赫然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鞍。還歸廟堂。究時俗之患源。振海內之昏敝。其爲鴻名巨烈。豈三代下人常常覩見者哉。敏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猶冀以寬閒無虞之日月。盡意文字閒。紀述歌謠。稍盡見聞悲喜之實。蓋時之方昌。雖一二小儒文墨之氣。必不汗

雜淫厲。而益有振興隆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願以此自效。且以仰慰於先生。先生軍書之暇。亦希有以教之。自記云。此文似禱子厚。蓋無知之者。

曾滌生復劉霞山中丞書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繹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間。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冥營。觀物深窈。翫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掣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闕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臧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闕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

所解。而厯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掣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勅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雝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廟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蘋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彊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坳。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竦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

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儻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將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聞。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

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眞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共遊衡嶽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冢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猶適。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子子。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劉霞仙與會滌生侍郎書

劉蓉。字霞仙。湖南湘鄉人。生員官至陝西巡撫。有養晦堂集。

士之進說於門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宏圖。規遠略。陳天下之大計者乎。翁嫗之智。不出豆籩之間。吾固知其無有也。亦曾有獻忠言。陳讜論。攻執事

之短。而摘其瑕者乎。投策而干進。獻諛言以取容悅。吾尤知其無有也。然則執事所飽聞而饜聽者。淺夫小儒。道聽塗說之流。街談巷議之倫耳。惟善人能受盡言。而君子樂成人之美。執事今世所謂賢者。有忠言至計。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賢。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處。故輒貢其瞽言。大且深者。不欲遽及。而淺薄者。有不足陳。則請麤發其端。執事試平心察焉。擴其量以受之。以爲可采。將繼此而有進。若罪其冒昧。斥而不錄。則執事之過咎。非吾黨之責矣。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軾之倫。志量所蓄。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敝。得一二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待於後者之所爲耳。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爲心。而尙思以區區之詞翰自見。不亦左歟。託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殃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軌而躬爲之駕哉。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國是未見其益。而聞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歎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遠矣。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則未伸。學已正而道或未盡。然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實足以信當時。名後世。

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永叔子瞻之節概。以自多。采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爲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時之所急需。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頌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爲戡亂濟時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豈但已矣。貪夫之殉利也。如蟻蚋之競逐於糞壤。埋首隕身。而自以爲得。於此有人焉。志節皎然。大利當前而不動。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觀之。特亦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衆曰。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媛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何其見之陋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懦。欲驅天下智勇材辨之士。棄墳墓。捐親戚。出沒鋒鏑之餘。與死寇相角逐。非賞不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豨授首。項羽印刃。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閒行以急去。故濫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爲儕。而吝賞則抑無以繫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則抑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

張廉卿與黎莼齋書

前在金陵。相從譚藝。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臆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願嘗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攷据辭章之屬。其途徑至博。其號稱爲耑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摯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煢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生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生故天亮相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夔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做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儁。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耆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秣示。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耆出於其性。而不能

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俾倪乎塵壒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羸失。而爲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匈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李次青與劉毅齋書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道光癸卯舉人。官至貴州布政使。有天岳山館文鈔。

中春。肅復寸箋。繇張春字大令郵呈。計邀英鑑。尋將忠壯公祠碑墓誌銘別傳撰就。適聞執事大功告蒞。天山南北路。縱橫二萬餘里。一律蕩平。兩宮慈聖嘉豫。皇帝告廟冊勳。晉相陰伯相爵通侯。執事躋九列。封五等。諸將士遷擢有差。此我國家萬億年無疆之庥。抑從古武功。所不數觀也。史宓方略。執事當爲功宗。尤偉者。在克成忠壯公未竟之志事。使英魂毅魄。得含笑於九京。嗚呼。盛矣。蓋嘗論唐平淮西。內地一隅之叛將耳。其幅員會不足當南汝光之一道。吳元濟抗朝命。阻兵四年。竭天下全力。勵乃克之。當是時。昌黎柳州之徒。譔爲碑若雅。震鐸千古。柳州獻平淮夷雅表。至謂周宣王中興。徵於詩之大小雅。若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暨崧高韓奕烝

民江漢常武諸篇。鏗錙炳耀。盪人耳目。望之若神人。其揚厲之也至矣。顧以逸周書考之。宣王中興諸詩。多夸而失實。無論韓碑柳雅之過侈也。蓋自穆王遷犬戎於太原。歷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伐太原之戎。至於兪泉。昔之內徙者。今爲寇矣。宣王三十三年。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遂料民於太原。蓋與後漢西羌之叛略相似。然則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而尹吉甫之頌周宣。亦猶奚斯之頌魯僖。事劣而文侈。此六月采芑諸詩。所繇僅列諸變雅歟。洪惟我大清。盧牟六合。胡越一家。在昔聖祖親征準噶爾。時則有若費揚古。馬思哈。孫思克。世宗兩征厄魯特。時則有若年羹堯。岳鍾琪。有若策楞。查郎阿。高宗蕩平準部回部。時則有若傅恆。兆惠。成袞。札布。有若舒赫德。阿桂。阿里袞。富德。爰逮宣示。重定回疆。亦惟有若長齡。有若楊遇春。有若武隆阿。有若楊芳。罔不桓桓屹屹。焜耀旂常。用能肅將天威。修和我有夏。顧其時。峙糧輓粟。士飽馬騰。諸將帥得一意辦賊。其底績尙易。從未有提孤軍。絕大漠。借餉異邦。采入其阻。不踰歲。卽奏蕩平。如今日者也。抑忠壯公所部老湘軍。肇自王壯武張忠毅二公。迨忠壯帥之。以平粵逆。平捻寇。平關隴逆回。直與賊相終始。忠壯死事後。逋寇入關。倣擾我西陲。執事復領公舊部。會諸帥躡勦。草薶而禽獮之。

偉績奇勳。實遠出國初先正上。卽周之方叔。召虎。申伯。韓侯。仲山甫。尹吉甫輩。方斯蔑如。若唐裴度。李愬。烏重允。顏嗣武之徒。抑更不足並論矣。使昌黎柳州生今日。能無變色卻步。自哂其言之過侈也哉。是宜鐫石昆侖之椒。洗甲蒲葦之海。倚劍崆峒之岳。包羸越劉。比隆軒昊。以彰聖清神武不殺之殊猷。惜下走才非韓柳。不足導揚徽燄也。謹上所作忠壯公祠碑。及墓誌銘別傳。碑用左相銜名。誌續曾文正遺稿。并援歐陽公。尹師魯。合誌張司錄例。而補綴以銘。別傳。既國史較詳。未知有當萬一否。

徐椒岑與方子白書

徐宗亮。號椒岑。桐城人。廩生。有善思齋文鈔。

亮行能淺薄。不足辱當世之知。而皇皇道塗焉。以求遂其一飽之欲。此在今人爲不材。而在昔爲鄙士。足下乃謬聽其一日文字之譽。屢存問於逆旅之中。所以慰勉之者良厚。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夫亮與足下。素非相善也。足下自知而得之。然亮至此數月矣。先足下而知亮者有之。後足下而知亮者有之。抑嘗有知而問之如足下者乎。然則亮得此於足下。蓋古人之所謂知己也。甚荷甚荷。亮嘗慨交道之衰。不特市井泉貨之有無相軋。卽吾輩文字往復。亦各存上下窮達之分。其在上而援下者。不必遽有見德之意。而辭氣泰然。有令有識當之。隱抱不安者。道義之交。似不如是也。前足下在幕府。數過亮。亮未一報。悠悠之口。不以爲足下之

急相援引。則以爲亮之陰相附麗矣。然足下所與言者。講學修德之事耳。於人事未嘗有所關白。雖甚愛亮。所爲文亦未嘗輕持以去。亮於此。益見足下知亮之深。非淺俗之所識也。昨足下之官和州。有過亮者曰。甚哉。方子之愚也。薦子於幕府。不得請。爭至面赤者屢矣。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昔王沂公進退人士。士人不知。史以爲宰相之器。而恩怨二語。范文正終身佩之。足下誠取鑒於此。願矢之以俟大用。而於亮非所宜也。夫所謂知己者。知其長。亦知其短。面鰲也。而粉傅之。足下以爲可乎。願足下之戒之也。亮今者行歸故山。薄田數頃。苟足供家人生計。誓且閉戶闔修。以希蹤古人萬一。庶不負足下之知交乎。相見無由。託此以佈腹心。幸爲民自愛。不宣。

王益吾復閻季蓉書

奉二月朔手教。知前函已達左右。足下恕其愚直。而復有以誘進之。盛心勤勤。佩仰無量。足下謂明代士習之壞。始自中葉。其論允矣。至謂國朝康雍以前。士習端謹。至今遍天下。皆遊手浮宕之民。由於漢學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誘。士始奔走於津要。而蕩焉無復廉恥。則僕不敢附和。國初承宋明講學之餘。風氣窮則思變。天下稍稍惡虛趨實。抑陸王而尊程朱。此以爲理學中之善機。乾隆以後。學者務於經籍傳注。考訂發揮。卽有宋諸君

子之書。亦復多所辨正。其實事求是。使古籍闡而復明。微言絕而復續。有裨學術甚鉅。如江河之不廢也。聖賢之書。義蘊闔深。雖經宋儒闡明。容有疏漏。亦非必一無舛誤。此固待後人補正。而爲其學者。高談義理。以實事求是爲不足爲。於是各尊師說。互相詆譏。竅啓寡聞之徒。沿波逐流。遂有漢宋家學之目矣。所謂漢學者。考據是也。所謂宋學者。義理是也。今足下之惡漢學者。惡其名也。若謂讀書不當從事考據。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漢學之名。而實之曰考據之學。則足下無所容其惡矣。去宋學之名。而實之曰義理之學。則訾詆理學者。無所容其毀矣。此名之爲學術累也。然謂二家之學無流弊。則非也。理學之弊。宋明未流。著於載記者。大略可觀。考據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鑿破碎者有之。至謂其爲世道人心之憂。以理推之。決無是事。今之士習。日非矣。然所謂奔走津要。蕩無廉恥者。豈考據之學導之邪。彼身居津要。能通考據之學者。誰邪。又孰肯持一卷漢學書。以奔走達官貴人之門也。果有之。僕與足下。當心識其人。今茫乎未有聞也。謂考據家以名相高。似矣。謂其以利相誘。則何利之有。謂今天下皆遊手浮宕之民。彼爲考據學者。終日鑽研。目眇髮禿。以求沒世可稱之名。豈遊手浮宕所能爲功。此不待辨也。僕在江南。續刊經解。有謂不當如阮文達不收李文貞方望溪輩著述。以爲排斥宋學者。僕曉之曰。子誤矣。經學

之分。義理考據。猶文之有駢散體也。文以明道。何異乎駢散。然自兩體既分。各有其獨勝之處。若選文而必合爲一。未可謂知文派也。爲義理考據學者。亦各有其獨至之處。若刊經學書。而必合爲一。未可謂知學派也。僕儻續通志堂經苑二書。則必取言義理諸書。而考據家皆在所弗錄矣。其人大悟。此可見彼之爲說者。於學術之深。未嘗兼通而博究也。本朝糾正漢學者。姚姬傳氏。最爲平允。其時掎擊宋儒之風過盛。故姚氏非之。以揅時也。非爲名也。至其論學。以義理考據並重。無偏而不舉之病。道咸以降。兩家議論漸平。界域漸泯。爲學者。各隨其材質好尚。定趨向。以蘄於成而已。本無所用其辯爭。孫芝房先生。以粵寇之亂。歸獄漢學。大爲士林姗笑。良由於考據一道。未加講求。致茲鉅失。故會文正起而亟正之。今足下痛士習之頹靡。發憤著書。思拯其敝。深心大力。敬佩何已。惟言漢學。似不若姚會兩君子之持平。謹貢其愚。惟亮察焉。僕於學問。惟務躬行。不欲以口舌相爭。私念忝附心知。義無緘默。足下方以其道倡於沆澧之間。一言之出。承學者奉爲依歸。關繫至重。儻不棄芻蕘而俛納之。學術之幸也。吳崖村詩文一卷。戛戛獨造。優入古作者之域。真詞必己出者。乞代致傾慕之誠爲幸。

江叔海與廖季平書

江瀚。字叔海。福建長汀人。有口口口文稿。

月日。瀚白。季平大兄足下。瀚不佞。闕別三年。學弗加益。每接高譚。輒增慙悚。足下以去聖遐遠。大義久乖。慨欲繼絕扶微。存真剷僞。甚盛甚盛。瀚經術荒淺。無足比數。顧於尊說。竊有未安。敢略陳其愚。以求教益。周道旣衰。孔子以詩書六藝設教。受業之徒。各以性之所近。轉相流衍。其於夫子之道。固已不能無稍歧互。如檀弓所記。曾子子游之事是也。二子者。皆門人高弟。尙猶相戾。況後之不及聖人之門。而徒守遺經者。其亦安能盡合哉。夫五嶽分形。並極於高。四瀆殊源。咸就於深。三代異制。共臻於盛。故君子之爲學也。唯求其是。譬之貨殖。或以鹽。或以鐵冶。或以畜牧。或以丹穴。其操術有不齊。致富則一也。彼夫老墨名法。諸子雜家。言之踳駁者多矣。而通方之士。猶有取焉。奈何皆爲誦法洙泗。乃妄分畛域。橫相訾警。非莊生所謂大惑不解者與。今足下爲今古學攷。有孔子晚年論定之說。嘻。其異矣。今文家於西漢皆列學官。然大小夏侯。同受尙書。勝旣非建。章尙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嚴彭祖與莽歆僞書。瀚亦未敢附和。史記述十二諸侯事。多本左傳。唯往往括摭異聞。故不免抵牾。況年表序中。明分左氏春秋國語爲二。安得謂左氏春秋。卽國語邪。孔子世家。言狩大野。獲麟。亦今文所無。尤可證韓非子載楚靈弑郟敖。以爲春秋記之。其文廡見左傳。而楚策則作孫卿。謝楚相書云云。是其授受之故。洵未

可誣。不出天漢以後。明矣。周禮一書。從來疑信參半。然必曰莽歆所爲。終無定讞。莽引尙書春秋。爲居攝卽真之據。誦六藝以文藝言。莫此爲甚。豈特緣飾周禮乎。是書雖晚出。其制度典章。非盡無攷見。凡汪容甫周官徵文已詳者。不復贅。六官之設。雖不見他經。然大戴禮記有之。又管子僦黃帝六相。唯以司馬屬秋。義少別。然正足審其沿革之由。不得反援以排之也。學者離全經久。遺文放失。茫昧難徵。與其過廢。毋甯過存。故雖東晉古文尙書。僞迹昭著。或者猶不欲黜。蓋其慎也。若夫尙論而心知其意。是在信古闕疑之君子矣。至於力攻鄭君。論亦非是。康成之學。博大精深。爲兩漢冠。自王肅虞翻趙匡輩。未嘗深究本原。妄加駁難。其氣力不翅什伯今人。究於鄭君何損。豪末乎。然經義深廣。靡得悉窮。雖在大賢。詎能無失。且所注既多。或有先後不同。彼此互異。補苴罅漏。緊來者是賴。近世尊奉高密。每義有未衷。不惜援引附會。屈經以從其說。殆有如王邵所譏。甯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者。是誠過矣。苟必刻意矯之。若姚際恆魏源之大言非毀。其庸有當乎。況混合今古。固未足爲病。漢氏諸儒。顛門傳受。抱殘守缺。是其所長。膠固鈔通。道乃鬱滯。鄭君崛起。實綜其全。注古文尙書。則采今文說。箋毛詩。則參稽齊魯韓。囊括網羅。一洗前師之陋。善夫。陳左海曰。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雜。此經生之分也。總羣師之言。稽合同異。而不偏廢。

此通儒之識也。焉可詬厲之哉。且夫六經之書，弁包三才，大小畢具，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貴能致其用也。何必盡同，不蘄爲此，而務勝人，斷斷焉以張微志，爭門戶，於聖人垂世立教之意，不已侷乎遠哉。至決別羣經，悉還其舊，誠一大快事。雖然，吾生也晚，冥冥二千餘載，以迄于茲，何所承受，取信。雖欲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且不可得，徒支離變亂，而卒無益於聖經。奚取紛紛爲也。瀚承足下知愛，有顏安樂俱事，哇孟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其紛然不一也如此。孰爲有師法邪，孰爲無師法邪，足下崇今擯古，果將何以適從哉。且其所謂家法者，卽當時之功令焉耳。彼欲邀求博士，自不能不篤守師說，誠祿利之路然也。是以馬融指博士爲俗儒，何休亦詆古文爲俗學，是猶世之工辭章者，與夫科舉之士，更相笑耳。方今功令十三經注疏，與宋元注四經並重，足下欲遠遵西漢功令，胡不遵本朝功令乎。此其舛矣。昔王伯安講良知，作朱子晚年定論，已爲舞文之書，茲更尤而相效，加諸孔子，可乎哉。可乎哉。抑瀚所最不解者，足下謂王制爲今學之祖，兩漢經師，均不識此。夫表章王制，乃足下獨勘之見，前人何由知之。盧植據史記，以王制爲孝文博士作。近孫季仇力辨其誣，姑勿論。而瀚疑王制者二事，簡不帥教，黜歸田里可也。放流之刑，舜所以罪四凶，若庠序造士，何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四誅不以聽，與附從輕

赦從重之義不合。非仁人言也。矧曰孔子法乎。或因易緯乾元序制記有文王稱王制一語。遂定爲文王作。則更非瀚所知已。又足下謂史公不見左傳周禮。乃所疑不敢畜。言多未當。勿吝指摘。或遂置之。以示不屑之教誨。亦無愠焉。交好之情。要不由此易也。惟足下亮之。瀚再拜。

卷二十一 贈序類

魏冰叔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甯都人。諸生。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不赴。有叔子文集。

休甯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爲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序。凡百數十。壬寅。余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爲余言其人。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子山曰。無言悅子文。子盍爲文以趣其歸。余謂子山曰。廣陵爲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僦廛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失志無聊。恆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願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迹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余以爲無言倘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屠沽賈街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三十六峯深絕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通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謝

爲不能。則絕交游。束筆硯。揮手而疾歸乎黃山可也。北宋時。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徙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鄰人適在軍事。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其人拊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爲君鹵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爲廣陵有。而不爲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余之所敢知也。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胡稚威送周司馬序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辭。辛未。再舉經學。有石笥山房集。

今世之制。文吏不治兵。至中書舍人官。視古尤異。其選以舉人。必試之書。

書爲衆人悅。乃得署。日入閣門下。札錄編敕。惟宰相左右指。于天下事不許列。詔下可否不敢持。制詞無所掌。職事無所發揮。容容循循。祿入不供。然以便遷轉。得舉進士入翰林。故居其閒者。咸願守待。不樂外徙。今年南澳司馬缺。宜舍人歲滿者授。于是西清周侯。適當是行。羣惜侯者。謂某某與侯同官。皆已取上策。或歷臺省。侯才右出。宰相誠深知。勢得請留。奈何聽其出。隨郡守後。或且謂侯。南澳去京師萬里。孤懸大海中。俗獠風犴。面猩舌鳥。魚濤颺怪。蓄疾駭作。藪盜陸梁。島嘯舶突。倭人紅夷。暹羅。荷蘭。東西南洋國百千。稱使貢市。獸情腥服。互雜紛呀。猝失威理。莫可帖壓。侯官中朝。習從容文雅。恐往非意所擇。侯既受任。無勉疆辭色。趣裝具。約日以

行。聞司馬所治地六百里。防閩粵閒。一得自爲政。且獨有兵。則大喜。今夫儒者勢藉華處。衣冠襜褕。予之以變而不能定。有衆而不能使。利乎安而怯乎計。不可爲通侯。挾其有以殊于時。無所于試。惟棘壤阻隔。亦庶自表甯。姪姪終日。闕所施爲。然則海遐崎嶇。知方談笑以往。而忘其慷慨也。侯喜究兵法。臨事不惑。沈以有謀。其至也。登城而望。重溟空虛。天地解散。蜃纏青紅。倏忽明晦。必有益自壯以聳其奇者。予將逝而觀焉。姑辭焉以俟。

姚姬傳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鼎在京師。歎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鼎曰。夫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鼎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

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彊。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龜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縱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鼎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姚姬傳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聞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歛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撝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撝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

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搆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蘄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搆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千青雲。依於危碕。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搆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搆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

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蠶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疆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靡滄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梅伯言贈林侍郎序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價。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疆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

薪。憊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訾問。春氣動。糧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衆。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田更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甯權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馳。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衆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上元梅曾亮謹序。

梅伯言贈孫秋士序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

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贈。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邵位西龍樹寺壽讌詩序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丁酉舉人。官刑部員外郎。有遺文一卷。

夫人之久生於世。年自六十以至七八九十。從未至乎是者。比觀之。而彊名之爲壽。從已至乎是。及又進乎是者。比觀之。是皆其數自致爾。亦未始見爲別異而可貴也。惟夫能文章之士。其所爲文。固已足垂數百年之久。甚至逾遠而彌存。而其文章之工。又必待其年至而積以多。而工者且

益工若近世號工於文者取集中所爲作而覆其年月四十以前者蓋無幾其尤工而爲人所愛誦者多五六十以後之爲蓋閱天下之理與事益詳而人之與人流連往復之情亦愈久而深且至則所謂垂數十百年之久以至逾遠而存者果亦視其生世之久遠以爲差而其他不幸中道而止者往往猶留未至之境爲後人所慨歎故夫能文章者之久生於世非如世人之但久於世而已也而與並生於世者或以其祿位容貌而視之與凡爲壽者等則未達於天之意也道光乙巳之春三月二十有五日伯言梅先生壽六十吾黨之士相與讌於龍樹之寺以致其庶幾久生於世之意各爲詩而懿辰爲之序惟明以來之爲壽序者不詩而序朔元人所爲序皆諸詩序也亦猶唐之爲贈序者始莫不有詩後乃無詩而徒贈以序是皆詭而失文章之體不可無辨而吾伯言先生之爲壽意天將繼今而遞與之年以大昌其文其義非詩所可盡故反復於天所以開先生與先生所宜益自重者以揭於詩卷之端

吳美盤折。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

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買者。爲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乃輟不自買。而更助他人。余自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此數十年。翁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廣賓客稱觴爲壽。乞吾子一言。將持以歸。爲老人光榮。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藪也。願以數世交游。卽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爲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類賈肆人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恐傷之。其若是。固宜壽。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卽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爲峯七十有二。登而瞰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岳陽之丘。宜有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供采擷。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媪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水閒。亦可以樂而彌永其年矣。會文正公云。

此文置之歸集中。幾不能辨。

會滌生送劉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

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姦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真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姦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實異矣。爲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彊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漸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焦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

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做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歸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曾滌生送周苻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做。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

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
撥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
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國家承
平奕禩。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
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
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雋。天下翕然爲浩博稽覈之學。
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闕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
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
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輩闕麗之文。闕然無復有
存者矣。聞者吾鄉人凌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
君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迭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
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
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
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皇太后萬壽。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
親。將奉誥命以歸覲。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
道。假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勸。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
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鄭子尹送黎莼齋表第之武昌序

人之制於天。權於人者。不可必。惟在己者爲可恃。格致誠正以終其身。是不聽命於天人者也。功名事會之尙至。起而行之。吾樂焉。否則胼胝於畝。歌嘯於山林。亦樂焉。此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非是。則必待上之有以勸之。而後士有所恃。得專志於學。而後成其爲身。士各成其爲身。而後天下治亂乃有所賴。國家養士。二百餘年矣。讀書者自束髮受五經四子書。學入股文。應選舉。由府州縣學生。試省闈禮部。以成舉人進士。遂授官而食祿。次則由廩生副貢優行選拔。貢於京。就別頭試。亦得停年循資而授官焉。是爲入仕正途。外此則以資進。顧或不足之。甯長年眇目伏腦。以從事於學。以應三載歲科鄉會之選。誠恃有勸之之道也。自盜賊起粵西。蹂躪吳越。秦楚邊省亦寇攘騷然。在上修文不暇給。爲士者乃始失所恃。吾貴州已兩科廢省試。府州縣科歲考。至有停十年者。生童望考途無去處。力不能提刀殺賊。建軍功。致尊顯。復不能鑽營長官。借奏書。屬名保舉。又不能因緣句當公事。稽團務。比釐局。中閒乾沒。以苟且養妻兒。城鄉富家子弟。尙伴忼歲月。莫就師。貧者捨策而易業。則欲倚舌耕求束修之奉。又賤且難也。吾意此時。當有權宜之法。以收士心。而振士氣。如宋因軍興。詔川陝類試。未嘗必至京師也。宋元明鄉試。皆卽臺秩選聘屬

官及家居士大夫。或儒士主考。亦未嘗必遣京朝官也。或可仿其意行之。而無一二府爲足藏事地。然則士生此邦。值此時。如之何其不怨。吾又意士誠志聖人之道。聽命於天人者。誠無如何矣。自修其可恃。而亦無如何哉。是固難爲一概道也。表弟黎莼齋。行謹而能文。自弱冠補廩膳生。久屈於不試。將適武昌。省其從兄。擬足資。遂北附順天鄉試。過我言別。此其計良苦。然計此行。至碁市登舟。出涪陵魚復。下三峽。秭歸夷陵。順流趨荊州。經洞庭之口。及大別而拜汝兄。若復前去。更過雪堂。觀廬岳。北歷徐兗。瞻光日下。水陸不止萬里。飄檣輪轍之間。畢然想望孔孟之所爲教。程朱之所爲學。以及屈宋李杜歐蘇之所以發爲文章。必有相遇於心目間者。則斯行也。誠快。彼聽命於天人者。雖不可知。而在己者。所得多矣。況以子之才。又在必售之數乎。行矣。吾雖衰。猶能待他日歸。而觀子之所得也。

張廉卿湘鄉相國會公五十八壽序

往者。湘鄉相國會公。閱壽五十。爲咸豐十年。裕釗郵觴詞。稱引南山有臺之詩。以爲祝。且必公當平賊。致太平。越五年。大軍克金陵。粵賊平。及今歲。捻賊亦平。裕釗私獨嘖然。謂往者壽公語。固終效邪。及是。天子詔公自兩江移督直隸。於是公年五十有八矣。南中人士之在金陵者。惜公之去而不可留也。謀以公誕日。衆執爵爲壽。乃復以壽言屬之裕釗。裕釗惟公提

一旅起湘中。義聲感動天下。豪雋魁桀。才節偉人。雲興而從之。淵謀羣策。雷動神應。萬衆一譟。順風而邁。遂南清江表。北至於河朔。匈奴蕩息。天地清曙。手援赤子。出之水火之中。燾冒煦育。瀕萎而蘇。十五年之間。而海內大定。澤流於千里。文武威德。忠誠愷惻。徧孚於中外。鴻卿鉅人。學士大夫。隴畝山澤之氓。外薄四海。鬢首魁結之遠人。愛悅而歌頌之。於千萬年。永世無極。顧公則澹乎不以自有。若春風之被物。脩然飄浮雲而過乎寥廓之表。而百菓草木皆甲坼也。則裕釗烏足以知公之所爲哉。抑又聞之。成萬物而不有其功者。天之道也。是故歷古今而不毀。君子法之。常虛其中。以與物相銜。雖震動憂勤。苦身勞形。而內不撓。利澤被於人。功高乎百世。而不以己與。是故其神全。其神全。故物莫之能傷。而祉福慶壽應焉。莊周有言。汝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不爲私焉。則天下治矣。又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長生。周之言。與夫聖賢之旨。固若有聞。而自通人者觀之。則其理未嘗不可以相發。然則天祚聖清。其將益佑我公。黃髮壽考。輔成萬世無疆之祚乎。夫裕釗往者之言。旣驗矣。今之言此。其必有合也。

落落數百言。於文正公意量勳德。包舉無遺。淵雅超逸。壽序之傑作也。

張廉卿王覲臣副戎五十壽序

人之盛衰。果以其壯與老乎哉。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四十而曰

壯曰彊。五十始衰。至於八十九十而爲老與耄者。世之大常也。然商周之際。師尙父老起海濱。而鷹揚於牧之野。漢趙充國遭諸羌畔。獨自請馳至金城。年亦且七十餘矣。其規恢宏遠。而計慮周盡。雖盛壯之人。不能過也。由是觀之。人之所以爲盛衰。無亦以其志若氣耳。志氣頽而蒸然。其不能振。雖若年二十三十四十。不啻其老焉耳。志定而氣充。神王而守固。雖若八十九十。不啻其壯焉耳。而得謂之衰且老乎。而況其未及是者乎。天下之務。莫不以志氣爲盛衰。若夫受任軍旅之事。國之虎臣。則尤以其壯勇膂力爲用者也。故其盛衰彊弱。而天下乃與爲輕重。平居無事。總三軍之衆。營陳之制。鑲糒之數。擊刺角力。教練之法。將士之材。鄙勇怯。車甲兵械之良楛。皆以一心嘗濟稱量。而識其利病。一日有變。提數千萬人之命。爭勝負存亡之機。而俯仰懸於嘘吸。茫乎艱哉。非夫志足以帥氣。歷百變而不撓者。烏足以任此哉。往者海內兵起。軍帥武臣。構遇事會。攘兇盪寇。人自奮於功名。大難旣夷。國家甄勞賚功。所以褒寵優渥之已甚。其上者錫爵傳胙。榮施於孫子。原其初。類皆起於庸沽屠販市井田野之夫。一日高門豐屋。名園膏壤。琦服玉饌。帷帳狗馬婦女。象犀珠玉瓌物。充積爛漫於前。貴極富溢。心蕩志盈。濡首酣豢。而驕侈至於無等。肆焉自以爲天壤之內。莫我尊且賢者。彼其人固尙犖然壯佼也。身則未老。而其質固已敝矣。

天地之道。老者祧而穉者嗣。遞相嬗而日新以不窮。故私嘗獨論今日之事。欲贊桀俊。厲武節。爲疆本折衝之計。莫若差擇戎臣之中。視其名位之稍後者。任之以事。而察其材。徐焉而乃以希其成功。其他則皆所謂物之既老者也。副戎王君。覲臣。樂善而不矜。與人交。必爲之盡。吾黨故時樂從之游。而悉其爲人。蓋其志與氣有足多者。先是。君亦以從軍隸諸將麾下。其後特爲會文正公所器。累官至副將。任江甯左營游擊。兼治新兵營。其申儆軍政。率厲戎卒。勤而篤。公而明。嚴威而不殘。警敏而無欺。所治軍嫖姚精整。爲一時冠。衆莫不稱之。又洞明諸務。於人之情僞。事之利鈍。無所不究悉。居常義勇激發。時時思一得當。以報君上。未有因也。始君雖在軍中。故未常特將。其所蘊蓋鬱而未施。今方內雖鄉甯。然伏莽之戎。諸行省往往而在。東南瀕海萬里之地。疆事尤絕重鉅。自朝廷及中外大吏。孳孳以求將帥之材爲亟。以君之所挾如是。所謂穉者嗣而日新以不窮者。其將在茲乎。君年甫五十。其氣蓋方盛而未衰。然雖由是而進。以至於八十九十。吾知其猶今日也。師尙父之烈。非後世所敢望已。且使君得如趙充國者。益老其材。而寄之以疆場之任。豈非國家之所重賴哉。今茲九月。爲君五十覽揆之辰。裕釗與同志諸君。謀爲君壽。不敢爲世俗虛美之辭。獨爲論當今之勢。與其勸君於無期者。而書以祝之。

卷二十一 傳狀類

侯朝宗司成公家傳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河南商邱人。順治五年戊子副貢生。有壯悔堂集。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同。方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誥爲郡太守。宋攻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閒。願有以爲公壽。公固閉閣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通顯矣。而析產不輒豐。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旣第。家貧甚。公更推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鐸益顯。公之力也。天啓閒。公爲編修。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僇士大夫。不附己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傳趣公代具藁。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閒。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赦之耶。忠賢仰視罽毼。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

耕退詣公話故舊。因佯言。我之游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數日。又詣公。則益爲款言。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桮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慙慙。已而乃大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而公爲其下校官。廣微心喙公。公所薦取士鄭友元宋攻。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恨。更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公卽日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蘆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酣。遍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覲顏。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攻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元以御史直諫謫。當世名公爲知人。公旣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小釁。詬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

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韙者。輒義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雍祭酒。太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元宋攻者耶。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久之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鉤挑詬誶。數睨望顏色。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公跪墀下。纖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姦。過李林甫。而僞強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途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侯朝宗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刼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邱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旣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願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邱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

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剿。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良玉長身，頰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揚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閒，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旣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授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

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慍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亦離。遂往來江楚。爲自豎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鍼亂政。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邱磊者既坐斬。繫

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按良玉援大凌河時。已先復官進秩。其事迹應以明史爲據。此傳所言未盡實。取其文可也。

汪若文乙邦才傳

汪琬。字若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官編修。有堯峯文鈔。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出。邦才授以己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陳。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譟。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逼。旣得報。竟不亡失。

一騎自兵興之後。穎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陳。所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譏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卽位。史公可法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坳準。猿臂而遙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穎州劉子公勇善。

原集。傳後有論。楊性農選本刪去。今從之。

汪荅文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係鼠罟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入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尙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天啓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頗行。授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穎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穎州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

以其術干諸公卿。嘗不見聽信。愍帝卽位。我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晝閉。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才。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章。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入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孀孀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當是時。士大夫往往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毆烏合之士。以臨彊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

得之其父廷傳云。

丁藥園前明寧前兵備張公傳

丁彭字藥園浙江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郎中。

張公諱春。陝西同州人。少慷慨負大節。起家鄉舉。策仕有能名。稍遷寧前兵備道副使。時遼瀋連陷。邊兵益浸弱。不能守。公甫下車。繕城堡。儲糧糗。修戰具。規畫少定。崇禎十一年。爲太宗文皇帝改元之三年。統軍帥祖大壽師潰。退保大凌河。勢皇劇。三衛所部不及蓐食。城門啓。公單騎突圍出。戰敗。爲數健兒所執。擁至帳中。上方踞坐。公不屈。據地瞋目叱吒。左右捧公頸投地。相脅爭持久。上笑釋其縛。欲降之。公躍起。奪旁侍者跨下刀。大呼速殺我。聲震山野。目眦盡裂。上益奇之。終不可屈。令安置三清觀。得如宋劉韜故事。公意姑不死以偵其變。自秋徂冬。足不履戶外。坐立必西嚮。每月朔。仰天而泣。具衣冠朝拜成禮。一日升東階。趨不拜。見者訝之。乃新設御額於座。及撤去。復伏謁如常。上屢召。不奉詔。或時遣使慰勞。稱朝廷意。佯驚曰。域中有兩朝廷邪。但呼部領。不稱名。其倨侮嫚傲類如此。不之罪也。居數年。王師分道出圍連塔。下寧錦。松山失陷。諸將吏降者稍稍衆。檻車至西戟門。爭引佩刀自沒其髮。趣走伏馬下。頃之。諸將吏各將上意。過慰公。公裂裾爲誓曰。咄。諸君諦視。吾頸尚在。髮可斷乎。衆皆俯泣。數行下。以故行間有大期會。必相戒曰。毋令張兵道知。先是。航海初歸命者。得

稱舊人。比名王君長下。甚貴盛。念與公舊。常分牛羊頭畜醪糲餉公。悉謝勿與通。曰。怒馬豈與豚犢共槽櫪哉。及上盡招遼西地。賜大酺牛酒。召羣臣。令公俱來。使三返。是時諸降者新拜爵。皆冠赤幘。衣復陶衣。銀貂珠跣。赫奕羅拜。呼萬歲。遙望見公從輦道入。衣冠甚偉。鬚眉戟戟欲動。咸曰。送之。不敢仰視。上南嚮坐。公東嚮坐。羣臣席氈氈。且笑且睨之。觴三舉。揖而退。終無所言。上罷酒起舞。顧近臣曰。有公等百。不如一春矣。既有人掠得盧龍生口。爲公同里。言夫人聞公虜。知必死。囑家人曰。某婦人當殉地下。家人謂公未死奈何。夫人泣曰。公虜卽我死時。竟自經。公聞狀。喜。是真張春婦也。知觀請爲夫人薦亡。上使齋白金賚之。公揮使謝曰。欲紀年於牒。亡且勿歎。況生者乎。上然之。以乃公倔彊。毋溷公爲也。值歲除。雪。上憫公苦寒。以錦繡段四爲衣裝。還報曰。將貽我折腰邪。許毋謝。乃納而勿服。大抵公居東六載。齒髮雖改。而未嘗有挫折。遼人咸服其誠。忽上欲幸公所。預戒侍臣往覘公所爲。入閣端坐。勿爲禮。衛士環立。問起居。亦不應。衆怒罵曰。上來何倨乎。捉其衽。拔劍。公起仰迎之。上大笑。躬自抱持。叱扈者下。曰。姑以試卿耳。時關東悉定。上猶以請和爲意。使人微偵公曰。大人思故鄉耶。老矣。留何益。請具車騎供帳送汝歸。公默然。踰月病死。上頗惜之。嘗問榜式。范公文程曰。朕見中原名將。虎視角出。迨勢絀計困。倒戈歸命。如

摧敗朽。文臣一豎儒。往往不易屈。何也。程對曰。讀聖賢書。忠孝名節。生平所學。故危不愛身。上曰。爲臣子不可不讀書。於張春乃信。由是悉令諸王貝勒。旂下子弟。皆遣就學。以公始。公死後。詔禮葬於千山之南。爲建石塔表其墓。使後世知有張春云。所作有不一歌。隨自削橐。不傳。公死一年。李自成陷京師。明亡。

論曰。余過營州之墟。得聞張公抗節事甚晰。野夫牧豎。皆能言之。皎皎昭日月也。苗知觀。譙明。每向余述其事。必泫然流涕。或謂公陷後。曾代上書請款。有愧夫人翟氏。嗟乎。公不竟死。獨磨淬有以自見。烈矣。微文皇之培養成就。惡能至是哉。語曰。匹夫之志。勇於奪帥。其公也夫。按明史忠義張春傳云。春及參將張洪謀等三十三人俱被執。諸人皆行臣禮。春獨植立不跪。令薙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迄不失臣節而死。初。敗書聞。以春守志不屈。遂遷右副都御史。恤其家。春妻翟聞之。慟哭六日。不食死。當春未死時。我大清有意議和。春爲言之於朝。朝中譁然。誠意伯劉孔昭遂劾春降敵不忠。乞削其所授靈職。朝議雖不從。而有司繫其二子。死於獄。可以觀當時之是非矣。

宋潛虛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建昌兵備副使。歲乙酉。大兵破建昌。養正被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閔凡十八年。其宦游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名之士。養正嘗從之游。養正初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

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側目。遂中傷養正。左遷以去。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於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養正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溪。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恒懼。議請兵。養正移疾閉閣臥。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莊烈帝死社稷。南中立君。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既定。而大清兵已渡江。遣降將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潰。養正飲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養正卒不屈。奮首大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于南京。明年。袁繼咸

死于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曰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贊曰。余嘗讀先生詩文。蓋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閒。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起。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閒。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閒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觀明之所以起。與其所以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以考見焉。

宋潛虛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閒。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蹤迹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閒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卽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先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華數十株盛開。臨深谿。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迹旣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愉悅。問其所自來。不答。

每夜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雲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其故何哉。李先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宋潛虛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大兵既定江東南。明唐王自立于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于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于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于外。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于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于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閒。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既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

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于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徧彊死何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于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捽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願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于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效。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

女遂被戮於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冢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將。寧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背。抽刃相擬。曰。不我殺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

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閒者。始于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迹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宋潛虛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其先江南無錫人。洪武中。遷雲南。大觀有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崇禎末。羣盜張獻忠陷四川。已而大兵

討張獻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卽位於廣東。可望陽臣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共迎王入滇。可望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非明官也。於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大兵破李定國軍。尋至滇。永明王出奔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願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耶。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大觀曰。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傍。乃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乎。吾一婦人。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贊曰。自神宗以來。天下多故。行閒大吏。惟有逃耳。一逃而廣寧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亡。而閩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王之死。視烈皇帝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姚姬傳朱竹君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迂。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間。

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游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姚姬傳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尙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琬。皆贈左都御史。廷琬三子。長若淮。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慎。而君慷慨疆臬。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膳錄。敍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閒。君以嚴能治辦。姦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

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君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顧喜君彊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搆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案己所爲。盜有贓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既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復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磧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問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鳩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

園言己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髭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婚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姚姬傳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婿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

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旣以身許人。奈何聞其病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己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寔。聘妻胡氏。蔭寔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歿。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

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毫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吳殿麟黃烈女傳

明正德閒。歙程公子然。未婚之妻曰黃氏。同縣富人黃某之女也。公子之父忠節公材。嘗爲言官。屢疏劾諸執政。及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輩。言甚力。瑾畏之。忠節死。瑾追論前疏。矯旨徙其家。並逮其二子。默然。胥役日相望也。是時然歲十三。女歲十四。然之母以然寄于黃。令匿之。而黃某懼禍及。私詣有司白之。女乘父出。疾至公子所。排闥呼曰。公子行矣。捕者且至矣。公子驚。然未知所往。女潛引公子至舍後園。啓門出之。公子裝回門內外。以所佩囊示女。曰。囊無一錢。安行乎。女笑曰。我固慮之矣。因出袖中金贈之。戒曰。若行矣。毋多言。然以是得脫。而女念己未爲婦。私見男子。且饋遺之。越禮也。反室。不見父母而死。其後瑾敗。有旨宥程某家。又八年。然舉正德丙子鄉試第四人。世宗卽位。上書訟父冤。詔賜祭葬予諡。一時稱公子孝子。而是時公子年踰三十。日夜念黃氏。不欲娶也。都御史曹公祚。有女賢。欲妻公子。謀諸夫人。夫人曰。程公子長。且聘有女矣。女死而以吾女繼之。得毋傷女心乎。女微聞母言。曰。是何傷哉。昔吾兄深甫登第。卽率同第進士。陳瑾逆狀于朝。天子命跪午門五日。辭卒不屈。朝臣震動。今公子之父忠。公子孝。正吾門耦也。曹公喜。令媒妁請於公子兄。默強之。乃聽

命無何。然歿。無子。默以季子應會爲然後。曹氏諡應會。世祠黃氏焉。
贊曰。黃氏以一小弱女子。而脫其未嫁之夫於危。其智勇豈顧問哉。顧自
以爲羞見其親。而殉之以死。又何其審於廉恥之防如此也。嗟乎。恥之於
人大矣。彼女子以死明其志。所遭之變也。悲夫。夫其賢於齊君王后者。不
亦遠乎。

張皋文先府君行實

張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嘉慶
己未進士。官編修。有茗柯文編。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埤。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滁遷常州。常州之
張多由滁。譜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端。當明宏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爲
大南門張氏。張氏非大南門不共譜。端孫欽。欽生洲。洲生宏道。萬曆中舉
於鄉。官開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銘生采。采生金第。娶
於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補郡縣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爲事。而銘
樞當明之亡。獨不爲制舉業。云。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
家貧。日不得再食。奉白孺人教。兄弟相厲以儒學。補府學生。試高等廩膳。
常教授鄉里閒。其後游沅州。一歲得疾歸。遂卒。年三十有八。府君既不得
志於世。無所表見。又不獲永其年。充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
時。惠言方四歲。翹遺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弗得聞。聞之於人。所
傳又弗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寶輅。鄭先生夢揚。篤行君子也。知府

君深守道德不毀譽。輒著其言。以爲府君行實焉。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不事穿鑿。善爲詩及制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摯。寡欲少言。尤不喜說人過。與人交。不設城府。久而能敬。鄭先生曰。薛心筠。董仲容。湯賓輅。君兄弟總角交也。賓輅抗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兄弟與仲容。則常集於薛氏。予亦時時在坐。雍容出論議。率常連日夜。君色溫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賓輅。而酷愛君。謂兩人於入道近也。篤於孝友。平生未嘗與人交。人亦未嘗交君。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爲人如此。鄭先生又言。府君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秋夜偶翫月。見河漢閒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虛。膚髮纖悉可辨云。湯先生名修業。鄭先生名環。皆常州武進人。意境如雲羅在空。輕微倏妙。

張皋文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村。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甥。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

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餐。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暎。乃貰貸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綫爲節。每晨起。盡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書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依恤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恃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惟恐速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窆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

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壻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因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什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錢新梧搖全哥傳

錢儼吉。字新梧。浙江嘉興人。嘉慶戊辰進士。官給事中。有循石齋記事彙。

明京衛經歷搖士忠之女子子曰全哥。蕭山人也。母氏曰鮑。全哥麗容而慧解。有兩弟一妹。皆秀穎。皆不及全哥。全哥鍼繡簞紡。不習而能。觀書偶講析。必出常意。父母絕憐愛之。尤莊默退讓。日勤業。未嘗有惰容。士忠性剛急。有拂意。全哥每柔顏侍旁。從容婉譬。以諷諫。事大小輒中條理。士忠怒爲霽。當崇禎之末。全哥年及笄矣。而李自成入京師。賊有僞權將軍者。入其室。欲得全哥。全哥瞋目叱之曰。頭可斷。身不可辱。賊使人執持全哥。而盡縛其父母弟妹。以刼全哥。曰。若從我皆免。否卽死。於是士忠慷慨。顧其妻子女而曰。使吾女辱。生猶死也。吾本意當死。今日吾與若曹俱死。死得其正。幸已。衆皆曰諾。全哥大哭曰。生不能孝父母。友弟妹。今以我一人

而斬搖祀。天乎。何其窮也。亟觸柱求死。賊又持止之。全哥遂絕不飲食。期必死。賊乃日咎箠其父母弟妹於全哥前。冀全哥不忍見。或改意。而全哥輒號慟求死。會賊以事出。防稍弛。全哥曰。可矣。於是士忠鮑全哥。及其弟妹。亟求繩帛巾帶之屬以縊。一弟繫絕。墮而逸。薄暮。賊歸。見五人者皆懸死矣。賊亟下全哥。全哥之縊也。繩上於會。厥未殊。頃而蘇焉。賊大喜。過望。願全哥曰。天也。今將奈我何。方是時。全哥氣息僅屬。手不任舉。則曰。若能厚葬我父母弟妹者。惟命。賊曰諾。於是厚葬其父母弟妹。全哥亦稍稍飲食。既葬。全哥盛服。至其父母冢前拜跪。忽起。出所藏利刃。亟刺賊。罵曰。畜產。今日乃知搖氏女也。賊賊且怒。而奪刃斫全哥。全哥死。

論曰。搖之先出東越王搖。句踐之裔也。句踐深謀忍辱。卒存其國。若女子守身。誠不可依回。父義子存。俱獲死所。烈已。嗚呼。天之監觀人。其必不遠焉。搖女一呼天。而其弟竟逸。遂存搖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梅伯言黃个園家傳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得父友書。見兩淮鹽政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方亟。兩河決口。丁夫槌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入不足充。募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衆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司銜。入都。

祝嘏。圓明園聽戲。賜克什。長子次子皆郎中。當是時。上至鹽政。下至商。一視若爲動靜。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厚。樂驕逸。詠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流馳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腴日深。名贏實虧。而私商朋興。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冀久任。進奉無現銀。俵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額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裁鹽政。淮北改票鹽。而商總權絀。人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己。而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長短。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視衆商之殷瘠。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人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閉。莫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賕任情。入貨者引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拄救敗者。又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興。綱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梅伯言總兵劉公家傳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聞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人莫爲用。故遇公輒逃。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躓。先是。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首疑憚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勦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裁撤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賜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髻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牆。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公之破扈家集也。上諭曰。劉清年

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賞布政使銜。及玉鞞大小荷包。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今上卽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於家。上深惜之。子廷榛。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瑩舉人。尋賜祭葬。

論曰。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公遇春也。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龔定盦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璠。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總羣書並進。天日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瘁志纂述。大書如棋子。小書如蚊腳。墨書或濃或澹。朱書如桃華。日罄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局一敝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遷家兆。手一卷書。

督畚鍤。有白肯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與。其有之與。吾家自賓客羣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生。嘉慶丙子春。武英殿校錄副榜貢生。弟子龔自珍謹述。兀傲可喜

吳南屏程日新先生家傳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曰。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宗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俸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闕。儻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

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原注。李習之自言。敘高慈女楊烈婦。不後班堅。習之文高妙微不至。尙非班氏所及。僕此傳及書義猴。殆欲步其後塵矣。

吳南屏先考行狀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其墓。既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許爲之文矣。謹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諱書泰。會大父府君。諱宅揆。大父府君。諱傳經。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長。始。吾家故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卽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淳熙入對時答人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尙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澧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當入場。人擁失履。覓履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之。不令入。既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爲進其身也。豈可受辱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

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敏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顧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廢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恭敬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妄少年。未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焉。吾鄉家有贏穀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質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間。除其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蓋盈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義也。今歲頗不登。貸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出穀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稱頌於府君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逸耳。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唯觀覽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一。無違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

弟歡飲。未嘗至甚醉。酒後滋滋益恭。時時自鋤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義必可觀也。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爲讀書善人。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閒。鄉之人往往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厚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惠。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卽敏樹。道光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耀。昌輝。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垣。堅。均。圭。燾。垣。堂。城。坤。域。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敏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

謹狀其實。以俟文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敏樹謹狀。
梅伯言曰。不虛笑。不繁稱。能信其親於人者也。

會滌生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會祖永昌。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君諱廷柎。字讓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縣事。河源藍阿和。博羅陳爛。展四。永安會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卽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會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翦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會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展四會鬼六之亂。總督欽酖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

令曰。敢動者死。於奔中設子母礮。佐以鳥鎗。近則發擊之。翳人與火。闐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旦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有送部引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環貨日至。姦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勦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尙威猛。懲刈姦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資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寅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之。曰。斬。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噬。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

君請行。百公曰：多與爾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衆叱曰：跪吾王。曰：吾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卽睨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卽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日奈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游擊，罪在不宥。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汝何慮之淺也？朝廷并包海外，荒蕪萌生，削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效，不訾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知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微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節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疾卒。子六人，曰鳳翮，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會滌生國子監學正劉君家傳

余既銘劉君椒雲之墓。其兄子世墀。復寓書抵余。季父之行義。蒙甄敘大凡。其爲學之次第。不幸遺書未成。世墀之愚。不可驟曉。其孤世圭尤幼。卽他日長大。終無以窺尋先人甘苦。季父執友。莫篤先生。先生若哀吾昆弟。卽別爲家傳。鑄諸家牒。所以不死季父。而貺我劉宗。益厚無已。蓋椒雲之學之自得於中者。有不可爆諸文字者矣。其致功之迹。國藩實親見之。而親討之。稱述以詔其諸子。吾之職也。始椒雲嘗治方輿家言。以尺紙圖一行省。所逮之地。墨圍界畫。僅若牛毛。縣以圓圍。府以叉牙交錯成圍。不爲細字識別。晨起。指誦曰。此某縣也。於漢爲某縣。此某府某州也。於漢爲某郡國。凡三四日而熟一紙。易他行省。亦如之。其於字書音韻。及古文家之說。亦皆刺得大指。其後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徹。銳甚。適會喪婦。勞憂致疾。乃稍稍自惜。慨然有反本務要之思矣。竊嘗究觀夫聖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令辟。與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爲歸。豈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釋經之書。合乎天下之公。而近於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誠不能違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說以排之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敝。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爲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

者惡其恣睢。因並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椒雲初從事於考据。卽已洞知二者之弊。旣更憂患之餘。尤自斂抑。退然若無以辨於學術也者。默識而已矣。於是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棄其所官之國子監學正。決然歸去。以從政於門內。積其謹以嚴父母之事。以達於凡事。無所不嚴。積其誠以推及父母之所愛。若所不愛。無不感悅。其又不合。則考之禮經。覈之當世之會典。以權度乎吾心自然之則。必三善焉而後已。病中爲日記一編。記日日之細故。自責絕痛。將卒。又爲遺令。處分無憾。蓋用漢學家之能。綜核於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當於朱子。後之覽者。可以謂之篤志之君子邪。抑猶未邪。國藩爲發其擇術之意。旣告其諸子。亦與異世承學者質證焉。

會滌生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敕。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麤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遺。箕拘無塵。井汲無濡。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姒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親舍及衆私室。衣垢則澣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飧。就溷浴爲之潔除。羣從

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檠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麀。蠶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妯娌。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

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褵之資。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稗薦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沒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笄侍左。節婦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漿。及食。婦具饌。母侑之。及寢。三世聯牀。聽於無聲。劉孺人卽怒。節母負牆竦懼。節婦從容改爲。以適厥指。卽疾病。婦煮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脇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

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痺。挽篋輿日遊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二脇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劫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年歲在己亥。均

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誦述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之疏。高宗皇帝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未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是哉。從禮記內則運化而出。侵潤於經者至深。

此
页
空
白

卷一十四 碑志類

施愚山神岡山廟碑

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任江西參議。裁缺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儒。官侍讀。有學餘堂集。

廬陵之南十里。曰神岡山。其廟曰惠祐。祀太守彭城劉公。山故名翠峯。以其廟神之孔赫也。相與神之。僉謂之神岡云。公諱竺。仕陳爲廬陵太守。政洽於郡人。旣卒。其民悲思叫呼。謂公嘉惠我邦。吾儕小人弗敢忘。其擇地祠之。作廟於山之岡。雨暘之不若。百穀之不堅實。疾病之不時去。凡有冀而不獲。它無可告。則惟神是歸。先時。邑人龍昌裔家積粟。利在歲饑。以漏其糶。會旱。私丐神。請更彌月勿雨。是日輒大雨。雷震昌裔死廟下。視其髮中。得禱旱之詞。于是民有懷慝不仁者。心掉魂奪。亟走去不敢入廟。其神大顯。南唐保大中。贈工部尙書。明惠侯。宋宣和中。賜惠佑廟額。紹興三年。封嘉應侯。徐鉉胡銓先後紀其事。其山拳曲而憑江。水清林茂。山川雲物之美。具可登望。余閒從賓僚往遊。顧廟碑石壞。闕文字。謂廬陵縣令于君藻曰。劉公澤在民。廟食斯土。禱之輒應。又能奮餘怒擊頑貪。震悚觀聽。補吏職所不逮。惠且能義。今碑版缺剝。卽事存傳記。來觀之人。粹無徵覽。奚以顯神德而禁民非。于君曰。請具石。公其撰詞。于是大書其事。系之歌以享神。其詞曰。

山之椒。雲油油。公駕遊兮赤虬。鞭斥猛獸兮俾我以休。山之阿。楓冥冥。公其降兮覽旌。膏我黍苗兮甘雨以零。擊鼉鼓兮薦江芷。公弭節兮飲食燕喜。山有岡兮水有涯。公竭而去兮來何遲。生我牧兮歿我師。疇敢不率兮公知之。

姜湛園安城楊君墓誌銘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康熙丁丑進士。官編修。有湛園未定稿。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車駕南巡。至蘇州。有紹興人士楊賓及其弟寶。以父得罪。徙寧古塔久。泣血奔叩行在。願身率妻子代父戍。上駐輦問之。以其罪名重。非祖制不允。又沿御舟行數百里。呼號竄突騎從間。人馬蹂踐。衛士執鞭箠雨下。賓兄弟出疆辭與抗。幾斃。終不得達。由是見者皆感泣。稱爲孝子。既而諗知其父得罪狀。又有可憐者。賓父以壬寅冬徙塞外。其行述所謂安城府君者也。君既謫塞外。是時賓年纔十三。後二十八年。賓始得往視之。又二年辛未。冬十一月某日。君竟歿於戍所。君所坐於國法不得還葬。妻隨行者例留之。賓聞赴。衰服跪刑部兵部門。凡四百五十有五。號泣陳訴。垢形骨立。酸動行路。當事者憐之。爲求比例。遂得請。蓋上之曲成人孝如此。今年九月某日。寶扶柩抵潞河。母范孺人亦隨到。賓與余族弟寓節善。數爲余述其賢。既聞余在都。則泣請曰。吾父以徇友讎死。非子寵之銘。不足以慰吾親于地下。銘曰。

君諱春華。越其更名。友聲其字。居越安城。晚遂自號。不忘所生。父蕃業儒。既而不就。累官總兵。副鎮京口。君年十七。補博士員。適當明季。厭經生言。散金結客。豪俠滿門。卒以賈禍。亦不言寃。君之得禍。以友滋蔓。友亦被牽。密書屬援。爲邏者獲。友固弗承。君謂我出。事始得明。國有常憲。棄友于市。處君未減。南冠而繫。君初出塞。雪花如掌。朔風狂吹。指墮馬上。渡混同江。邗木色齊。種種惡道。及諸阿機。萬木排比。仰不見天。老根亂石。斷冰結連。不受馬蹏。起踣其閒。異鳥怪獸。叢哭林嚶。同侶失色。百聲號咷。君獨凝睇。山川阨塞。詭形殊勢。筆之于冊。忽然長嘯。攬轡支策。掉頭吟詠。不爲戚戚。人傳君貌。有頤而黑。修髯大聲。雙眸電射。至則謾罵。其守土土。彼愕不知。或瞠而視。時法初立。漢人罕至。至輒爲傭。犬彘之飼。君教入山。斫木爲屋。蔽以木皮。炕銼具足。以我所攜。布帛絲枲。其易魚皮。人稍知市。爲買而豐。教以字書。禮讓蔚興。藹藹邨墟。贖諸罪隸。生者養之。死給之。婚喪以時。不足爭助。後則爲恥。曰不可見。楊馬法矣。長老之稱。馬法是云。馬法既死。哭聲田田。柩所過道。設祭魚飧。綿壽七十。子三寶寶。季名曰寵。女二孫九。女孫亦二。幼尙未字。初君之出。其色揚揚。視死與生。如去來常。沉死而歸。先壟是依。是惟有子。以釋君悲。子也式穀。守爾初服。銘勒諸幽。允臧墨卜。

魏叔子云。以銘辭敘生平。不偏不支。妥帖排纂。蓋上揜荆公。下軼時賢者也。

姚姬傳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

并序

刑部尚書嘉興錢公登朝爲名卿。老而告歸。上承聖人之殊眷。下爲海內文學之士宗。仰爲耆碩者。又二十餘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辛酉。薨於里。疏聞。上悼惜甚至。製詩哀之。命贈太傅。祀於賢良祠。諡之曰文端。賜祭葬如制。特予銀千兩治喪。其子汝誠。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武原生坊南化城。請予爲銘。按狀。公諱陳羣。字主敬。明給事中。贈太常卿。徵者。公六世祖也。曾祖諱陞。祖諱瑞徵。考諱綸光。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之少也。讀書穎悟過人。未二十遊京師。則已與諸名士論文唱和相得。時言才士。卽曰錢君。康熙四十年。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世宗時。三進官。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今上登極。擢通政使司右通政。四進官。至刑部侍郎。以疾歸里。公當事持大體。守成法。爲編修時。嘗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在事稱爲能。及久任刑部。讞獄剖晰得情。甚稱職。然上尤愛公詩文之美。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之歸也。上每思見之。公以所作詩奏進。上覽之。未嘗不稱善也。公歸後五年。上南巡。賜在家食俸。後三年。皇太后慈壽七十。公入都慶祝。命加尚書銜。與九老之會。圖形禁中。後又兩值南巡。加命以刑部尚書致仕。晉太子太傅。至皇太后壽八十。公再入都。年八十六矣。猶健步。上見公益喜。賜騎馬紫禁城。再與

九老之會。公子汝誠爲戶部侍郎。侍養於家。及是隨公入朝。父子卿貳。持杖扶攜。出入宮苑禁闈之中。觀者以爲榮。其歸也。又賜詩以寵其行。公嘗一爲會試總裁。三典鄉試。再提督學政。及年益高。天下文士翕然趨之。公亦和易。與後進談說。往復論難不厭。吟誦詩章。音節抑揚要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聽者每至中夜忘疲。是時長洲沈文懋公在吳。公在嘉興。天下以爲齊名。雖上亦稱爲二老也。文懋既歿。後四年。公亦亡。於是上自九重。下泊朝士。以及閭閻識與不識。莫不歎息悲傷。謂東南耆舊盡矣。公年八十又九。再娶皆俞氏。皆一品夫人。與公祔葬。子七。長侍郎汝誠。次汝恭。汝懋。汝隨。汝豐。汝弼。公以汝弼嗣。弟界後。幼子汝器。上南巡。爲公賜汝器爲舉人。女九。孫男十五。曾孫二。銘曰。

多士雲興。蔚此昌時。孰爲魁英。備履福祺。秀水之郭。鴛湖之湄。公起登朝。作吏之儀。歸樂太平。爲羣士師。上與天子。廣和其辭。衆望哀然。既老不衰。我嘗識之。丹頰白髭。飲酒笑談。寡怒多怡。國有上瑞。匪鸞匪芝。進觀公貌。退讀公詩。詩則永留。貌不可追。刻示後來。吾言不欺。

姚姬傳袁隨園君墓誌銘

并序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甯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綺。考諱濱。叔父鳩。皆以貧遊幕。

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鉉。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旣而去職。家君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甯。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邃。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

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甯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甯。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冲。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姚姬傳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弁序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三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其年。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鑄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

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爲文尙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既久。嘉慶二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閣。臨望滄海邈然。言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子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跌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爲動容。問身後事。不答。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爲人者耶。著作文藝雖工妙。特君寄迹而已。況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十三。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壻曰溧陽狄某。丹徒陳某。商邱陳杲。長洲宋懋祁。孫男六。將葬君某所。勳爲之銘。以代送窆。勳爲王氏秀山阡表。具君世矣。故不復述。銘曰。茫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卿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之宮乎。脩乎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銘辭高絕。邈然難攀。

姚姬傳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殉節死。諡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歿。人謂之孝。

子孝子之子諱盡心。公之曾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賓仕。本朝爲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權。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琪。廩膳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某月日。葬公及夫人於江村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巍副使公。彪文纘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謗謗。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殷廣。閉杜謁言。搜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較牘奏。諄而不苛。轉運奉使。湘湖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覈正斗甬。公以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貪慝。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卻之。謂不當執。罷按察使。而令公攝。將執律令。意授威懼。或旁諷公。公曰不可。佑賊詭正。甯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畀以疲羸。親入山林。掘盜根株。哀問民生。慰恤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藉口。公曰憊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做几故書。怨嫉之徒。媿感嗟吁。詔荷公校。以重軍罰。大吏憐公。勸使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命。敢奸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巖巖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

歸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己。佐公清節。誼不爲侈。同穴江村。高墳磊砢。我銘直諒。以厲媿媿。

姚姬傳汪玉飛墓誌銘

并序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云學也。晝動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乎。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惟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終爲瘞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緡哉。復有轍。崇有階。連勸志。胡弗幾。抗發塗。蹶駿材。芒天平。理則乖。痛無沫。伐石埋。繫姚

薰綴此辭。

吳殿麟鄭用牧先生墓誌銘

先生休甯人也。休甯與歙境相鄰。而先生產于兩縣人文最盛之日。當是時。以考訂之學名天下者。有戴東原。程易田。金縈中。以古文名者。有吳蕙川。以制舉之文名者。則有潘在澗。胡澹中。胡珮聲。胡授轂。方雨三。方睇原。以逮先生。先生與此數君皆友善。數相過從。各以所長相攻錯。然是時。漢儒之學盛行。求其於四子六經之書。力宗程朱之釋。而不可有片語之違者。則惟先生。故先生雖與諸君子相得甚歡。及講論經義。常至於不合而爭。嗚呼。觀先生志趣所嚮往者如是。則其行可知矣。夫以君子之論觀之。宗程朱者。貴宗其道也。宗其道。卽宜宗其言。固也。然有其言雖善。而或揆之立言者之旨。偶未之符。不惟不足貽玷高賢。亦不必爲高賢蓋藏也。後之人苟克窮思研慮。契聖人之警效於微茫。而不敢盡與之比附。吾知程朱公天下萬世之心。且欣然樂與之也。必一言一字。阿所好而從之。未矣。然當此過崇漢學以抑宋賢之世。如先生者。蓋可多得哉。先生諱牧。字用牧。年七十有□。以歲貢生終。子五人。曰珠。曰文。皆縣學生。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里之原。而乞銘于予。予素善君者。乃爲之銘曰。

廩廩乎其行修。郁郁乎其文工。然而不可挽者。君命之窮。嗚呼。於命爲窮。

於道爲通。君又奚恫。

吳殿麟翰林院修撰金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金氏。諱榜。字彙中。一字輔之。晚更號繫齋。先世自杭州徙歙北呈坎。二十二傳。徙郡城。又六傳。而先生之曾祖五聚。徙歙北趙邨。祖公著。乃自趙邨復徙巖鎮。今爲巖鎮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吏部稽勳司主事。諱長溥者。先生之父也。以翰林官御史。出爲浙江督糧道。諱雲槐者。先生之兄也。先生少負偉志。思博學深造爲通儒。而不屑溺沒聰明於科舉之學。受經學於江永慎修。暨戴震東原。學詩古文辭於吾師劉大櫟耕南。學科舉之文於方彛如朴山。數君子者。各以所長擅天下。先生或師之。或友之。而皆得其宗。故其學偉然爲江南魁俊。嘗語定曰。予之獲師友此數公者。生平之幸也。吾聞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士之有明師賢友也。猶百鳥依鸞皇。而毛羽因之改色也。君子其急求天下士廣交之乎。年三十一。高宗南巡。以詩賦。蒙恩擢受中書舍人。越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嘗一出爲山西副考官。以父喪歸。遂不出。邃于經。尤深于三禮。自江慎修。開經學之宗。先生暨東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經學。遂冠於時。桐城姚姬傳嘗曰。國家經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識者以爲知言。所著有禮箋一書。詳稽制度。卓然可補江戴之缺。而尾隨之。必傳於後。

無疑也。始先生登第時。齒盛名高。扶掖者衆。乃獨浩然勇退。杜門深山。沈浸於著述。有諷先生復登朝者。先生笑曰。富貴者。一日之榮也。所謂夏日之裘。冬日之簑。時過則無所用之者也。君子縱不獲爭光日月。或者猶得比壽丘陵乎。嗚呼。此其見卓矣。曩先生嘗招定館于其塾。訓其少子童孫。漏三下。往往猶相與講學論文不輟。甚相得也。而今乃濡淚銘先生。先生以嘉慶六年六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七。始娶吳氏。續娶洪氏汪氏。子二人。應璫。太學生。應琛。郡庠生。孫四人。銘恩。培恩。達恩。炳恩。曾孫一人。希會。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于某鄉某原。定老矣。豫爲之銘曰。

赫赫榮名。世莫匹兮。衆羣豔之。中心折兮。先生曰嘻。電飄瞥兮。龍蛇蚯蚓。同埋沒兮。繫惟名山之藏。顯億祀兮。彌光。

惲子居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文端公神道碑銘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官瑞

金縣知縣。有大雲山房集。

嘉慶十有六年。四月戊申朔。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薨。事聞。皇上軫悼。己酉。榮郡王奉命奠。甲寅。皇上親臨喪次。奠爵三。戊午。贈太子太師。諡文端。祀賢良祠。壬申。禮部遵行諭祭禮。是年。十二月甲子。公之喪至南昌。越一年。十一月甲口。公之子嘉端。遵行諭葬禮。葬公于南昌岡前嶺之北。立祭葬碑如令式。而神道之左。禮宜銘。先是。公以省墓歸南昌。敬見於

丙舍。公慨然久之。仰視曰。舉酒曰。吾身後文屬子矣。子無辭。時敬起立負牆。曰。願吾師爲富鄭公。文潞公。會幾何時。公遽捐館舍。言之爲憮然。然敬與弟子籍最先。在京師。視公舍斂。今復裏窳窳之事。其敢自外。謹次公之事如左。公諱衢。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時懋。由江都遷大庾。誥贈通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傅氏。周氏。梁氏。誥贈夫人。累贈一品夫人。祖佩。贈官如會祖。妣妣溫氏。贈封如會祖妣。父第元。太僕寺少卿。誥授通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誥封夫人。累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七。本省鄉試中式二十二。應天津召試。欽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公年二十四。會試中式。賜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旋充湖北正考官。復命後。奉旨仍直軍機處。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服闋。充湖南正考官。督廣東學政。升右中允。累擢侍講。左庶子。侍講。侍讀學士。嘉慶元年。皇上登極。凡大典禮諸巨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殊眷。內贊緝熙之業。外宣康定之猷。蓋于是乎始。二年。賜三品京卿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升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高宗純皇帝賓天。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攀慕。且趨事。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五年。轉戶部左侍郎。六年。教習庶吉士。升兵部尚書。十二年。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十年。調戶部。充會試

總裁直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充順天府鄉試正考官。十三年。奉命視南河。予假省墓。十四年。皇上五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十六年三月。皇上以綏懷西北屬國。幸五臺。公扈從。臨發。送敬于正寢之門。復理前丙舍語。敬愕然不敢對。辭去。閏月。回蹕。公途次得疾。至正定。疾甚。奉命歸京師治疾。馳至圓明園邸第。敬往問。公不語二日矣。是日。遂不起。年五十有七。敬允惟唐宋以來。羣輔肩背相望。然或賢矣而不得其時。則節耀而功不暨。得其時矣。而不得其主。則業豐而禮不終。若夫功暨禮終。朝野動色。而世有先賢之狀。家藏舊事之錄。褒揚過溢。漸至攘誣。斯亦古者大臣之心。所必不敢承者也。惟我聖清。一家作述。太祖太宗。肇造丕基。世祖聖祖。并包寰海。世宗高宗。以勤以養。訖于無外。歷溯國家創業守成諸大臣。皆綢繆粥粥。如不勝衣。其庶懿之謨。鳩讜之論。敷陳密微者。朝廷時布之遠邇。以爲天下光。蓋有道之世。進退之權。毀譽之柄。皆自上操之。道固如此。前教匪戡定。皇上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詔天下。公薨。復申繹之。而公所面取進止。雖同直勳舊大寮。及公之親屬。無有能知其說者。於是而知公之爲國家。非淺近所能測識。不可沒也。公性清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人殊。公不置可否。而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

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爲先代黨禍。皆驟加摧落。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以爲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驅殄之。勿使文臣支格其閒。此卽公立朝大旨也。公娶陶夫人。子一。嘉端。徐宜人出。年始十一。欽賜舉人。世襲騎都尉。銘曰。

王澤之和。萬物承之。芄芄盜盜。在于所施。河收其洶。山斂其嶠。篤生哲輔。如磨如錯。始對大策。遂冠仙瀛。出驅使車。入奉樞廷。皇上龍飛。試之心膺。操圓循規。引方合矩。蕩乎而升。芒乎而作。景星在天。青狼自落。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扁之當楫。爲萬事儀。如何徂謝。曾不崇朝。丹旄南來。霜冽風蕭。兼金之純。大玉之粹。巧鏤萬變。其眞則貴。九州四隩。視此刻辭。後世之公。敢告不欺。文非絕至。而規撫整肅。實爲神道碑銘正格。

錢新梧亡姑蒯君夫人墓誌

儀吉第七姑。適蒯氏。善繪事。自吾高祖母陳太夫人。粥畫以炊。教成我會大考。褒顯於高宗。遂以畫名天下。百年矣。姑畫出。人皆以爲能繼太夫人。嗚呼。繼之者畫邪。其有由然者邪。我錢之先。自明中葉。仕者五六世。及明亡。或奔走障海。或邀於鄙。家往往破矣。康熙中。我五世祖鶴菴府君。教諭西安。質田治行。高祖廉江府君。侍左右不忍離。而屬家政于太夫人。太夫

人乃留居所謂南樓。晚以自號者也。樓在海鹽中錢里。朽蠹敗瓦。矗立村野中。竝港。港南北屋數十星散處。皆吾宗也。大抵耕桑不自給。嚙號塞聽。太夫人則存恤之甚厚。外豐非意。平心慎慮。從容以應。而以其間俯仰晨夕。察時物之變態。見天地之生意。得之心而寓之於畫。當是時。從父少宗伯公幼。太夫人卽教之畫。及姑問畫於少宗伯公。公遂言曰。妹亦知太夫人之德。蓋所處至艱難。而詩禮之氣。常怡然有以自樂者邪。六十二歲。文端始登第。有祿以養。太夫人猶藉畫補不足。其後孫會科目繼起。盛矣。然載固知老人作畫時。有未嘗望及此者。蓋種德者之於天。豈其有所望。而且以自必邪。矧夫繼之者。積或厚其。或否。將無復有所以天者邪。妹其思之。姑乃優乎追慕。題所居曰仰南樓。時端坐卷舒遺翰。如見太夫人。而思其用心。故姑之事舅姑也。以孝聞。子之幼也。卽授之小學。成照芬旣同舉。京兆試歸。常令之靜坐。曰。養汝生機。則理可明矣。撫庶生甚有恩。待人靡不厚。事雖可危可忿。無所于迫激。謂儀吉曰。我之於家也。若種樹然。深根勤澆。以俟其天而已。蓋所得于家學者如此。多見元明名蹟。聞論其工拙厚薄之故。皆有理詣。始病疴。聞儀吉言事奪俸。肖鷹以賜。振其志。遂爲絕筆。諸子將卜葬。屬爲銘。嗚呼。先考同氣十有一人。十數年來。惟我姑獨存。而姑又沒矣。至哀無文。其何以辭。謹質書其世出嬗屬忌日。曰。

噫乎。斯丘之藏。是爲故江南安慶府江防同知。嘉興錢府君諱某之幼女。諱與齡。字九英。大考爲太傅文端公。妣歸安沈氏。封宜人。所生陸氏。馳贈孺人。始生在沐陽縣廨。十二歲。失怙恃。十七歲。陸孺人卒。二十而嫁。爲前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妻。生四男。晉保。關保。成照。芬。一女。夢蘭。嘗從蒯君入京師。西踰鬱林。南觀濤江。年六十有五。棄堂帳于黎里之居。時則道光七年秋七月庚午也。

梅伯言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李公墓碑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粱。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甯布政使何俊。以牲牢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前戶部郎中梅會亮。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旣禮畢。周覽兆域。追維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無詞。以屬會亮。乃謹撰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靜遠。亦號芝齡。會祖諱培。祖諱慶會。考諱崇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實錄館纂修。文穎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賞大段。遷贊善中允。任貴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旋改侍讀學士。授浙江學政。遷少詹事。充日

講起居注官。還京。稽察覺羅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補禮部左侍郎。充壬午會試副總裁。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接任學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充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裁。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書吏僞照。降三品留任。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考官。賞還二品服。調吏部右侍郎。母憂服闋。補吏部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尚書。補原官。充武殿試讀卷官。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黔記四卷。致用叢書十七卷。應場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琛嗣。其詞曰。

公爲世瑞。文華道豐。天衢揚光。攬輝八紘。西北之英。東南之美。輪車風馳。入我包匭。成均大師。六館詠歌。秋賦春關。頻繁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其於民瘼。靡不軫計。黔撫見功。請文匿田。瘠土增賦。利一害千。當乾隆初。議此被駁。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饑。曷吏束手。慕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循分媮媮。孰此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三十。不慢以童。

翼教惟式。公有年友。宦蹇而終。恤孀教孤。俾以仕通。神明內含。不億人誑。告匱拯窮。答過所望。嗚呼我公。歿爲人思。況門下士。厚蒙恩私。輕重泯懷。不以勢差。扶其顛顛。完其瘡痍。誰無門牆。孰如公師。憶春載陽。養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後。余雁委積。垂纓佩珂。擁戶交階。綵繚聲磨。榮親致歡。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摩挲。

梅伯言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鐘。字山音。又字蘭川。後自號晚晴居士。江甯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書畫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以四庫會要。內廷方略兩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始在雲南時。靖變民。嚴苞苴。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銳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署可輒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莽蒼之墟。無不遊。州閭聚會。文酒之盛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辭以事。古今圖書錢鼎畫印。其妍媸真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真行篆隸。無疏感。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迹者。二十年而不衰。七十七歲而卒。嗟夫。士君子度其身。

其時其地。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逍遙無爲。以適己。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寵。卽優游彊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灤。湖南候補縣丞。徵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人。凡婚嫁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騁高衢。日未晡。忽解轡。肆嬉娛。眺嶽岑。水舒舒。古官人。爲民癯。昧其艱。謂退愚。明古義。先生歟。銘其質。奠幽墟。

龔定龔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鈞曰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

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閱秦火之鬱伊。俚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術。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調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道然思。鬱然歎。愾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主上萬一。公自願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庥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甯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

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千卷。數數僱禹謨。應詒伊訓。而晉代剡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屢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尙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眞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爲少留。頷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謹附書。銘曰。大儒莊君既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籀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龔定盦海門先齋陳君祠堂碑文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瓌怪之姿。躬淳古之行。生而魁於凡民。沒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無稱乎。先齋陳君。厥諱朝玉。字曰璞完。江

某南縣人也。幼而異稟。膚色黝漆。臍窪若臼。環要有白文。其圍中規。相人者言。是爲玉帶圍。當奇異。稍長。衍然魁頤。故其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三。讓產伯兄。鳩窩鳳逝。去之無迹。是時。皇政熙清。后祇效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通州常熟。閒東地。望洋無極。潮退沙見。豁然劃然。互二百里。君履其側。四無居人。蒼茫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斫草屋。斲木爲耜。冶釜爲犁。夫任半耦。婦任半耦。一耦之力。旬有五。日。水鹹者立甘。沙疏者立堅。沙膚窳者立厚。秔苗旣成。龜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衍自保。於是遠近之民聞之。僉曰。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削薪以爲之耜。投刀以爲之犁。賣驢以求牛。懷種種。儲瓶缶。挈大男。衽幼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泮泮載道。於是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老謁於正。正謁於吏。吏白於大吏。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年。羣姓益衆。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雲。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蓄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解繩之紛。以計事。事纖芥無忘失。壽考以爲常。君卒將百年。君之會孫貢生奐。以經明聞於時。元孫翰林院編修兆熊。鋪祿於朝。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蜡。饗農。先農也。先嗇司嗇。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郭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爲先嗇。始吾祖刈殺此土。以

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土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旣爲祠。奐兆熊以狀謁內閣。中書龔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以爲樂石之文。龔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頌曰。生爲功民。衆疑以爲神。沒爲功神。尙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令。豆饒明粢。以報君令。文此樂石。以震耀君令。以大旌於海濱。且以勸田。

會滌生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誌銘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踰月。訃至京師。國藩爲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徧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某里。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爲銘。伐石於都下。寓舟浮江。以達於漢。旣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爲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治之正反。旣與當世多聞長者游。益得盡窺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規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己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祕本鈎校。朱墨竝下。達旦不休。久之。稍損心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食。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心。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鶩瑣瑣。不以慎乎。於是痛革

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薄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資之數千金。歲益饒給。至是盡反金鄧氏。而移疾罷官。將家居。食力以爲養。蓋浩然自得。以歸。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做精於讎校。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徼倖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而誓不復悔。國藩敬諾。其後君歸。果黽勉孝恭。族黨大悅。規畫家政。條議麤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憾。獨其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堅。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塞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椒雲。曾祖良琨。祖方仍。世有隱德。父正柏。以君官。封徵仕郎。母葉氏。封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學業。其考核載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搜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爲校刻行於世。修君志也。銘曰。

竝吾之世。江漢之濱。有志於學者一人。其體魄藏於此土。其魂氣之陟降。將游乎在天諸大儒之門。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會滌生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國藩不肖。幸得內交於當世之通才碩學。仁人君子。不爲不多。而莫夙於里中劉蓉子孟容。誼亦莫隆焉。以是裸於人。人亦裸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籍。待罪六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之中屢儀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闊絕。或望甚。私怨囑囑。咸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匍匐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斬焉對泣。自傷老大。又離凶疚。而是時。粵中逆賊。方渡湖而北。聯巨艦數十里。旌旗蔽江。譌言雷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入江甯揚州而據之。烽火達於淮徐。天下震撼。國藩以天子命。治團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寤日夜。相與悲憤追憾。誠不意世變遽已抵此。患氣之積。有自來也。五月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莧衝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謹致其太公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汝既獲私於會君。葬有日。宜從會君謀。所以識於葬者。遂督銘。銘曰。

譚有淑妃。衛姜之媵。仍世不墮。名媛紹之。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投溫承愉。胡洪胡瑣。室事敦我。未匱先防。有置無頗。夫子人傑。是名振宗。畸以平劑。如羽諧宮。廣賚窮民。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年補綴。魚菽尸祭。蠲館必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篤生五子。長其蓉也。徑晞淵騫。吾見亦寡。

二仲竝殤。化爲黃土。次葬次蕃。驂駕如舞。三女婉婉。皆嫁士人。兩孫葩茁。玉立振振。長曰培基。幼者培屋。女孫惟四。不書誰某。乾隆辛亥。託生十月。六二春秋。返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難究難詳。感慨泐銘。以詔茫茫。

曾滌生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飜馳。瞋人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敘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會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以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

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游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薦謗。迭相汚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己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搜勦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蚩蚩。同出一冶。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媚疾。外偪彊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眊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會滌生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少伸。名不曝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蟄盜。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撫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發憤。欲一廷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爲衆所噤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矍矍焉。知戰事。君既痛其獷。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壹死疆寇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

入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白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疆吞弱伏。倭者刀槌。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土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盟。堅可鍥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欽。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曾滌生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與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

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濱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擒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磴。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擒黨恟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散脅從。遠近大說。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糗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麵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

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
彊自振厲。然憊甚。瘳瘳發體。氣亦少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
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
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
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
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伏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
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
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
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
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
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大學之說。傳以己意。引申條例。
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
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莅事。饑餓經年而百戰
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
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
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逼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烏合。

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鉤爪。瘡我閔儒。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遽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曾滌生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沒。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朝廷特羈縻。非真利其土也。彼土苴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暮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鑪礦寡耗。衆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

山也。貪小利。賈大釁。事誠不便。大吏躡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鏗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既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會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棗。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粟。既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蠡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僑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律律。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田山。配唐氏。

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塲。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既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臯文。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曾滌生鄧湘臯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臯先生。先生自甫掇科名。卽已厭薄仕進。愜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欄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戲幽刺怪。遏之使平。終歲顛顛。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

已而窳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所著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食飲。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邨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

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會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緝。光絨。光組。會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弄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曾滌生季第事恆墓誌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軍中。逾月。喪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葬。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恆。少則落落自將。脫去町畦。視人世毀譽。及書吏褒譏。不甚厝意。不隨衆爲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羣惑。嘗應縣試及學政試。再冠其曹。已而厭薄舉業。不肯竟學。咸豐三年。國藩奉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挈六百人以從。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爲僚佐。季亟薦此二人。爲英毅非常器。己願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季又亟白諸將無罪。己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擢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黜歸去。築室紫田山中。柴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鄂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始與叔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爲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噢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徇和州當塗。奪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疹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弟病亦屢顛於危。定議假歸養疾。適以援賊大

至。疆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功敘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三縣。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猶特賜迅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有待。嗚呼。聖主之於臣家。恩寵不訾。獨惜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國。兩相須於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生以道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彭氏。祖諱玉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十月卒。兄弟五人。自仲氏國潢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國潢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里某山之陽。輒敘次事狀。繫以銘語。以寫吾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竝於時賢。忠足以結主知。而褒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羣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予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歸咎誰何。矢堅貞而無怨。儻彌久而不磨。

曾滌生仁和邵君墓誌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

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羸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麾家人出避。圖延宗祀。亦詭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吳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避。親歿則死。賢者遭難。如其不苟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縟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仕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會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遊處。博覽國故朝章。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交譽互證。酣恣而不厭。狎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故躑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問。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盛頰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尙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附直。由是

鬪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鐫職。位西既罷歸。則大潭思經籍。纂著尙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鏘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曾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贄。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懿藩。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遘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壻鄭興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祔。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祔葬。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會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螿而同捐。著述盡其蕩盡。僅弔煨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曾滌生郭依永墓誌銘

依永。名剛基。一名立篋。姓郭氏。吾友筠仙中丞嵩燾之子。而國藩之第四

女婿也。少而羸弱善病。就學數歲。猶戒其師。無過督責。年十四五。筠仙奉命巡撫廣東。依永從親於南海使院。遜志研求。學以大進。其後從親還鄉。益有慕乎古人述作之林。自場屋經義律賦試帖。以至唐人楷法。名家繪畫。皆窺其藩而究其趣。而於古近體詩。爲之尤勤。同治七年。以試藝冠其曹。補縣學生員。父兄或詔以專事科舉之業。而於詩姑輟焉。依永以爲志。廣塗遠。安能敦敦獨事舉業。退輒矯首長吟。叢稿滿室。有龍光輔樹棠者。老僧東林者。年皆六十。與爲忘年交。時時相從倡和不厭。或騎駿馬挾一僮。薄暮游古寺。覓句以歸。用是自適。依永之詩。嵯峨蕭瑟。如秋聲夜起。萬彙傷懷。又如閱盡陵谷千變。了知身世之無足控搏者。長老皆怪名門少年。不應有此。東林亦嘗詰之。依永則自謂。吾每爲詩。百感中來。不可遏抑。竟以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病卒。年才二十有一。會祖某。祖某。皆以筠仙貴。誥贈榮祿大夫。會祖妣氏某。祖妣氏某。妣氏陳。皆誥贈一品夫人。子二。本含本謀。女生月餘而殤。疾革。援例爲員外郎。同治九年某月某甲子。將以品官禮葬於某縣某山。嗚呼。衰齡而哭子。仁慧而不壽。皆人世所謂不幸。然聖賢有遭之者矣。豈天之所可否。與人閒所稱善惡禍福。其說絕不類邪。抑人事紛紜萬變。造物者都不訾省。一任其殃慶顛倒。漫無區別邪。天人感應之故。自昔久無定論。依永之生。其詩已頗知一得喪。齊彭殤之

旨。今其既死。殆將沛然而大覺矣。於是述吾所聞。爲之銘辭。以質幽遐。亦塞筠仙之悲。銘曰。

吾聞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庭闈。苟遭禍譴。敬受不疑。恭若申生。順若伯奇。又聞道家之言。與化推移。縱心任運。有若委衣。雖宗旨之各別。要安命而無違。覽依永之詩篇。似多見道之詞。胡含愁而鬱鬱。豈其中有不自持。修德之報或爽。雖神聖不能測其微。主之人者。爲吾能爲。主之天者。吾安敢與知。等死生於晝夜。信長短之有涯。存者抑情而復禮。逝者奠魄而永綏。

曾滌生苗先麓墓誌銘

君諱夔。字先麓。肅甯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者大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書。授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間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塲。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鎬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

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銜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寓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撰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釀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入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彙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密。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游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子貞嘗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間。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褻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閒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孳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

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戇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尙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閒。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徇。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薈。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會滌生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永思。號兩峯。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忱恂縝栗。訥訥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晰毫釐。枝分縷解。辨窮萬變。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驚異。以

爲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一。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卽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明州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矚洽。徙補楚雄縣。楚雄故附郭劇邑。君至。一以治蒿明者治之。訟牒入。立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自言。停輿研鞫。前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且判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豆價。則先以麥問甲。次以稻問乙。次以梁問丙。離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豆價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僞也。大吏以君旣政成。常使兼聽鄰縣之訟。大姚有薛繼賢者。殺人。獄成。省中覆覈。則詭辭翻異。問官數易。爰書數十易。終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至省。發封。則失銀而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齧痕。非道途閒物。因問輦運之卒。甯覺馱負左右歛乎。頗憶歛側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覺右歛。君自省返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中雜采羣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齧者類。一鞫而伏。遂抵旅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構訟數十年。君以贖祭宿獄。終無已時。令昇神像至縣庭。取筆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飭吏卒。碎而毀之。兩造相顧愕眙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烏龍口有衆數千。嘯

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僞與賊暱者。風使解散。而潛發輕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濟變也。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京職。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司。議蠲逋賦。釐定鹺政。多所匡贊。道光二年。丁家艱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族振貧。祭田義渡。凡諸善舉。皇然如有失。而急圖之。陶然與販夫農父相狎。自忘其爲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會祖從美。祖必化。貤贈奉直大夫。考勝桂。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獲旌於朝。祖妣氏范。妣氏黃。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孝特爲舅姑所倚。嘗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敕始茲終。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言。妣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齒逾八十。猶篝鐙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豐本孚本。孫女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段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

木魚山墳壠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勤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者人。治獄陰德。恆大厥門。科名廣續。有子有孫。更千萬禩。長裕後昆。

曾滌生新甯劉君墓碑銘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甯。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化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遊資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歿。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懌。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達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沒。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蓄季弟。兄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孀。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孀皆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十。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甯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鬱撓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

偉人傑士。出於其間。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織賫。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峯。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竝有勳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當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旣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資財。隨手散去。壹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訾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藁葬數百人。新甯大饑。餽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創之。城東北有義冢。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阬。而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自足供疏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沒。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卽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次長佐。某官。次長伸。長健。某官。孫某某。會孫永祚。永祺。天子褒長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李氏。會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秉夫

教。姒婦娣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甯西鄉楊溪村之鸞嶺。昔道光丁未戊申間。江忠烈公嘗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展轉兵閒。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德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懔。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覲在室。奇福在庭。卽君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褒榮先隴。夫彝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竦。

會滌生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會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會國藩。陳源充。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旣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

湖廣總督上其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蠡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薄厚之。殺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沒。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壘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膊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

餘盪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朝命。然完善之士。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踔四百里。竄入南昌。翼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戴。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利。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鑄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遂拜疏自鄂之皖。躡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尸以出。事聞。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褒公三代如

其官。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聞關歸公喪新甯。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卽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予諡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妾楊氏。公旣沒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礪。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囑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濬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廁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詔且留楚中。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旣揭其用兵始末。乃竝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竝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頽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會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振饑。翼民以長。蘇其枯齒。衣以文綈。儒吏之風。竝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闔陽開。宜哉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

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蒿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殄元惡。盡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翊其始。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會滌生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日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曰。公沒後。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

以連突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瘖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甯之勇。鎮篁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搃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膊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望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曾鏗額巴圖。

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剿。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龍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燬。義甯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颯於濠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往。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會氏。國藩第二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勸。又相從於金革。申之以婚姻。迺摭其大節。銘諸墓。

道銘曰。

漸車之澗。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寔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睇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讎。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塵兵。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愼其趨。旣辨其詭。仍立豐功。一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曾滌生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賓。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相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沒。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掘其西。盛暑塵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逼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

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甯。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蹴羊樓峒。擣蒲圻。掇咸甯。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唯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脛。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鎗不起。公接統全軍。衆志愈厲。剷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天子偉其功。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啓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

家洲諸城。首尾相掎。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旣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剿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遲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抃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圖皖而固鄂。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會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蹙。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陳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予諡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沒後。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尙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

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欽賜舉人。引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冲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丐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旣羸敝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其緒。握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己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胸勞衆流。會不出口。負重含汗。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衆後。豈無贏財。不阜我私。不忍己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噓飢。返自潯陽。少憩武昌。將請於朝。覲親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茹涕闔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剖。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己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燿。以仁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曾滌生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寶。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旣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彊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賞戴花翎。而名顯不顯。六年冬。湘軍

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詔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旣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軍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蘄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並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蘄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率所部旣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又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陷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岌。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麤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荆宜施道之命。統兵自鄂援湘。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

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橋者。大敗逆會陳玉成於挂車河。右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命。公具疏。以謂逆會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衆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文宗亦晏駕。入音過矣。今上嗣位。褒安慶功。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命移撫安徽。公初泄安慶。繼駐六安。屢奉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與。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克霍邱之城。綏撫各圩。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詔授爲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既以苦思疇病。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詔旨起復。墨經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既而輿疾就道。又請假四月。併開巡撫之缺。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

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配彭氏。子光英。特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銘曰。

凡戰有機。鬼神翕闔。靜如山寒。終日闐寂。動若電飛。百霆齊擊。蓄勢宜久。氣囂宜停。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齋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曾滌生唐確慎公墓誌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卽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歿。而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甯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爲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生

入貲爲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醵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鑲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命。厥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數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搖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卽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旣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搖爲亂。公出防邊圉。內譏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搖。獸擾而兇蓄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搖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於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貰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樹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寶僚填咽。味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刻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摭他端。以相訾毀。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巖。未幾。內

召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敕其躬。亦以牖於人。亦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畯。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良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寶坻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觀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文宗踐阼。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天子軫悼。予諡確慎。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俗學徇時。行與名鈞。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趨。懼明戒旦。

篤信程朱。有識其隘。或調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斂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孳善。偕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曾滌生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國葆。謹視含斂。男國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壁衝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竊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痺。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暗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苦。蹙頰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煩。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洩益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閒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

分寸。嚴寒大溲。則令他人啓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汚。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日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汚。襦袴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篋輿游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誥封中憲大夫。疊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誥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尙妥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曾滌生大冢墓表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

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業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嶺山下。壠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昕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畝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徵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

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閒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既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憚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感啼。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娣姒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詘已甚。時逢愠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睞。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會。羣從外姻。童幼僕媪。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沖。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沖。遷太夫人之柩附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

曰竟希。會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馳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閒。國華貞幹沒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會孫七人。元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繫維祖德是賴。於是敘其大致。表於斯阡。今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衆徵。無虛美云。惟古于辭必已出。

會滌生台洲墓表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既改葬於台洲之十三年。小子國藩。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覆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童亦然。其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拙。訓告若輩。鈍者不以爲煩。苦也。府君既累困於學政之試。厥後挈國藩以就試。父子徒步囊筆。以干有司。又

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是年四十有三。應小試者十七役矣。吾會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賓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嗃嗃。詰數愆尤。聞作激宕之辭。以爲豈少我邪。舉家聳懼。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蹶蹶徐進。愴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痺。瘖啞。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暫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備責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衆人所能喻耳。咸豐二年。粵賊竄湘。攻圍長沙。府君率鄉人修治團練。戒子弟講陣法。習技擊。未幾。國藩奔母喪回籍。奉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命治舟師。援剿湖北。府君僻在窮鄉。志存軍國。初令季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勇北征鄂。東征豫章。屢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國華殉難於三河。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朝廷褒卹。并予美諡。而國藩與國荃。遂克復安慶。江甯兩省。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教。盡驅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初。國藩以道光閒官京師。恭遇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爲恭人。逮咸豐

聞。四遇覃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爲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覃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會祖府君儒勝。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爲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會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嗚呼。叨榮至矣。江太夫人。爲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嬪會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饘爨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衆家貧爲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買。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強之言。亦或諧語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要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於周壁沖。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貓面腦。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歿。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違達旦。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彌恭。無子。以國華爲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歿。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國藩與國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子才薄能鮮。忝竊高位。兢兢焉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左季高敕修西嶽廟碑

同治元年。華渭回亂。糾關隴種族與民鬪。遂戕王官。陷城邑。朝命誅梟桀。宥連者。回不用靈。阻兵安忍。自外覆載。西師以勤。帝曰吁哉。其曷可赦。命

臣宗棠總師西討。六年。持節入關。過華陰。尋嶽廟故址。則毀於火五年矣。與前巡撫使者臣典謀復之。召知縣瞿良份董其役。經始六年十月。訖九年十月。都用銀二萬九千兩有奇。金工木工石工陶者漆者。都一十萬有奇。今巡撫使者臣志章。攻落上其事。財用輸將。無耗帑藏。工作和雇。無勞里氓。而新廟渾堅完整。憑山帶河。規制宏肅。神奠民誠。會戎事漸平。秦國孔固。靈夏戡定。皇威鬯焉。五氣來備。年穀順成。祀事孔明。登俎攸序。權釐商道。方鼎錄。請刻諸石。維華嶽位西。神惟蓐收。金神司兵。主義刑義。殺廟成亂熄。殆其徵也。文曰。帝命率師。捕不道。嗜亂者亡。終莫保。西戎用格。帝所矜。敕弗究。武窮誅。討芟夷。遷徙化無心。用愛用威。天再造。始知太平幸民樂。各幼而幼。老而老。歲時香幣。薦新宮。於萬斯年。永祈禱。

趙菁衫代閻丹初丁文誠公墓誌銘

同治七年春。捻匪張總愚。擁逆數萬。自晉而豫。漸犯畿疆。北蹂定州。歛及保定。勢且燎原。去禁輦僅二百里。朝廷震動。至遣宿衛之旅。出國門備寇。當是時。有越境聞警。炳燭會軍。僚號所部騎武。兼郵入援。一日夜數百里。猝出賊前。轉戰。雄任祁高肅之交。復饒陽城。倥偬之際。其他將帥。多得詰讓。而一軍北上。首先奮勇。勇往迅速。保衛近畿之寢。不絕於驛。詔凡七下。聲赫中外。則山東巡撫丁公也。八年秋。有樓船銜尾。自潞津來。沂運河南。

下。旗繒殊異。侶侷都甚。力人健師。歌兒浮屠。詭處其間。奪觀駭聞。嘶呼佚揚。所經爲之下。無敢發者。蓋安得海以太監稱有密遣。而山東巡撫執而鞠之。謂大臣未聞有命。汝曹私出。制令所無。必詐無疑。奏言置於法。亦丁公也。公諱寶楨。字穉璜。貴州平遠州人。曾祖考公俊。生員。祖考心榮。四川昭化縣知縣。考世棻。鎮遠府訓導。祀鄉賢。以公封皆光祿大夫。曾祖妣李。祖妣黃。妣誕魏。皆一品夫人。鄉賢四子。公第三。魏夫人出。少能文。有操略。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母喪里居。遵義揚龍喜造亂。蔓平遠。公起毀家練鄉兵。衆始難之。公曰。賊至。家豈吾有耶。募壯士出奇計。戰漸及遠。龍喜平。當事奏留公黔軍。給其儲。朝廷嘉公。行間除編修。異數也。公之能軍自此始。既簡湖南岳州府知府。遣所練待饜金十餘萬。籌者以爲憂。公取五百。集而謂之曰。遭時變亂。而累父老子弟。協力捍閭里。恍惚十年。死者已矣。予與諸君幸無恙。今被命將行。庫饋不給。其何以爲情。視諸君徒手歸。則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衆亦以義起。必有求乎。公行矣。公亦泣下。卽日而別。蓋供億之少。解旋之易。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粵賊石達開方寇楚。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渚。南岸州縣盡陷賊。岳不守者四。公至。以死誓。方略堅密。民悉返城以完。越歲。爲同治元年。調長沙。嘗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噪來。公請於大府。貸發三萬金。

斬其倡五人。頃刻而定。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躋巡撫。始至東。用兵者六年。善恤將士。能推有功。賊往來剽忽。公乃卷甲窮驅。人樂爲之急。又銳於乘勢。不主畫疆自守。而與跨壤諸連帥。和衷戮力。其後。諸軍會聚。先後殲羣賊。任柱。賴文光。張總愚。逆會悉平。皆於山東。中原肅清。暇嘗東登蓬萊。歎息而返。於是盡整吏事。礪僚屬。務持大體。不爲刻饒。而器量恢豁。廉剛有威。苟遇曖冗之夫。猥緩之政。則必痛摘深剔。事之所繫。在國與民。則必行其志而後已。黃河入東。其始決侯家林及賈莊也。東南幾爲澤國。羣工集議。莫敢當。公慨焉自請。植立沙干冰雪中。費不半原估。卒以集事。撫東且十年。吏治稱於天下。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公在東久。故視蜀中百務皆窳墮。蘄然設施。人不能堪。謗至京師。朝廷知公深。不爲動。公得畢其力。無鉅細必舉。復都江故隄。還民田數十萬畝。裁減夫馬。民困大蘇。川鹽久敝。利官胥。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公創滇邊黔邊官運法。悉收復之。計自通籍至兼圻。初治軍旅。繼任封疆。迭以殊勞。賞孔雀翎。一品冠帶。太子少保。紫禁城騎馬。恩大寵濃。功偉績張。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弛學問。凡有興革。不避怨嫌。奏議諮牘。動數百千言。不手假於人。其矚然不欺。其毅然不撓。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督川亦十年。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遺表聞。九重悼惜。贈太子太保。

予諡文誠。賜祭葬。祀賢良祠。併建祠山東行省。朝廷亦知公於山東。朱邑之桐鄉也者。初。公夫人卒。黔亂不獲歸。請於朝。葬山東歷城縣華山之陽。至是詔仍葬公於東。喪之歸。郊野祭弔相屬。奔者望者。悲者歎者。則有述軼事者。曰。公始至東。忠親王方蹙淄川賊。王嚮見督撫兩司不設坐。公至門。謂同役國家事。坐則見。不然勿通。左右大驚。王聞之。遽加禮焉。聞者稱公。弁賢王也。其實微公無以成王之賢也。然以余觀公生平處大事。無所趨避多矣。此又足道哉。娶謙夫人。男子五。體常。山西河東道。體勤。直隸永平府通判。體仁。候選知縣。體成。光緒九年進士。刑部陝西司主事。俱嫡出。勤仁成先卒。體晉。恩賞郎中。女子五。適黃桂棻。棻適陳洵慶。俱嫡出。適吳以業。未字者二。孫道臣。道源。道律。道敏。俱體勤出。以公故。旨均俟及歲引見。公薨之次年。體常等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前阡。而以銘幽之文。不可缺也。乞敬銘爲之。嗚呼。余忝知公。公之德不以人言充歎者也。雖不文。又焉辭。銘曰。

萬物自柳之浮萍。賢者自松之茯苓。巨人自人之列星。噫嘻文誠。惟公之生。其氣英英。惟公之沒。遺疏在闕。其光烈烈。川亦匪遙。山亦匪高。惟公之靈。驅瀾互霄。孰黔之西。孰魯之北。其精在天。是安其魄。

辭雖未甚矜鍊。而格律精嚴。氣勢驅邁。實古

文家不易至之境。

孫琴西袁篤臣墓表

孫衣言。字劭聞。號琴西。浙江瑞安人。道光庚戌進士。官至江甯布政使。有遜學齋文鈔。

嘉道以來。天下無事久。吏治日趨於文。達官大僚。務貴倨爲威重。羣下望風而靡。外官尤甚。及咸豐軍興。吏道益雜。望彌輕。體亦益卑。自兩司至道府。階級稍殊。則儀制異甚。凡趨蹌應對。及班行次序。苟毫髮有不合。輒顏色立變。或羣齟齬之。使不得出氣而後已。於是輕儇者投隙競進。而嶽奇磊落有志之士困矣。予友袁君篤臣。以高科爲曹郎。喜讀儒書。有志於經世大事。尤慕其鄉先輩呂甯陵湯睢州之爲學。束身自好。不肯荷促隨俗。已而奉特旨發往山東。以知府候補。當是時。關中閭公爲巡撫。稱當世賢者。極欲革靡風。而承平痼習猶在。牢不可解。篤臣在山東數年。以功得道員。道府皆四品。而儀節殊異。凡公事期集。不同次舍。由知府得道員。當綴兩司班後。然必後遁。再三俟。藩司再三請。乃敢卽次。以爲謙讓有禮。篤臣在府廳班。久已鬱鬱。及是不俟。藩司請。徑入班坐。藩司某深矜之。先爲道員者亦慍。遇事與齟齬。而篤臣素氣盛。好論議。無所回避。同官益不喜。所以陵折之萬方。篤臣久始覺。已無可如何。其後上官數易人。皆知篤臣才。而無一人右篤臣。與篤臣。偶然處羣閥中。益寂寥無與語。欲棄官去。未能堅決。而馬端敏公由浙撫擢督兩江。遂奏調篤臣來兩江差遣。是時予亦以端敏公疏起。先至金陵。後數月。篤臣亦來。篤臣旣得端敏公。則意氣益

發舒。知無所不言。端敏公尤傾下之。初。端敏公虞楚軍不可獨用。奏調淮北舊部將。召標兵三千。置營金陵。教練之。卽以篤臣盡護諸將。復令赴上游。疏通官鹽。篤臣能洞見利弊。有所罷行。端敏公無不以爲善。其大指在簡易核實。無文具。篤臣旣爲大府重賓。客輻輳日盛。而篤臣獨暱就予。予亦樂親篤臣。閒數日。一視篤臣。卽出所著書視予。多切近中理。如呂叔簡。薛文清兩家之言。篤臣好論天下事。視同時人無甚當意者。予嘗微語之曰。以子之才。無所不可。然宜益就靜深。以觀世變。必是非可否之理。盡於吾心。而後可以決爲而無悔。否則浮動傾仄之徒。將有以中之。篤臣以爲然。越明年七月。端敏公遇賊暴卒。金陵城中大擾。予方提調鄉試。將入闈。卽語諸淮將曰。各速歸守壘。備非常。徒效兒女子聚哭幕府。無益。衆愕然。獨篤臣以爲是。又謂篤臣曰。今賊幸就擒。宜及其惶遽未定。嚴刑掠治。務得其本謀。若稍縱。示賊易與。則玩不吐實矣。篤臣尤然。予言其後。治賊者率惡言用刑。獄遂不能竟。已而朝廷亦以爲疑。出大臣覆治。大臣至。欲用尋常殺制使例爲速了。卽弁檄予暨篤臣同讞。冀無他言。予復語大臣曰。賊旣承爲粵逆黨矣。倖脫不誅死。復敢爲此。與叛逆何異。今卽不能鞫得實。宜棄常例。用重典。東南大亂初定。不可遷就損國威。大臣尤不悅。卽具獄欲奏上。予遂不書諾。篤臣亦不書諾。當是時。獨篤臣與予議合。端敏公

既卒。文正會公再督兩江。素賢篤臣。令治營政如故。及文正公卒。香山何公權總督。尤謂篤臣幹力無習氣。既而予由鹽道擢皖臬。卽奏以篤臣署鹽道。予既來皖。篤臣時時寄書相策勵。人由金陵來。皆極稱篤臣治狀。時開縣李公來制兩江。文正高弟。而端敏同年也。予謂篤臣雖不得端敏公。然上官相繼皆賢者。其必有以盡篤臣之才矣。而竟以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卒。嗚呼。此豈獨篤臣之不幸也哉。

張廉卿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

君諱安理。字履泰。號靜圃。姓黎氏。先世自蜀之廣安。遷貴州遵義。爲遵義人。考諱正訓。廩貢生。以君子貴。贈奉直大夫。妣鄒氏。贈宜人。君生而家窶貧。繼祖母悍戾無人理。嘗取毒蠱內君口。又誘之溪旁。推置水中。皆瀕死。獲救蘇。贈君既以不容。常外出。後遂遠館四川灌。射洪。鄒宜人亦逐居母家。君齒甫十歲。獨留繼祖母所。督課之過於成人。晝則刈薪芻。刃傷指幾斷。夜使舂。舂不舉。繩碓首挽踏之。刻宵盡米三石乃罷。日食恆不飽。泣諸鄰。鄰惻然飯之。已少長。鄒宜人乃復歸。則日從宜人齋粟事祖考。及繼祖母。祖考古質木彊老人也。繼祖母又益責君備。稍不合。詈楚隨下。君屏息竦待。益謹以邀。恬無怨言。鄒宜人既歸。而憊益甚。所居室榻連於爨。轉側不容足。重積勞嬰錮疾。尤苦操作。君常分任勞辱。以貧故。復躬負販供羞。

臆。又以其閒習舉子業。多授徒。至數十人。稍閒輒歸。佐治家事。左右往來周章。恒挾一冊。就薪火。或置鄰。聞誦之。庭無缺供。館無廢業。閒值嘉會。燕御親賓。獨身佐鄒宜人。代治菓脯。飲饌之屬。米鹽後雜。條次無遺。如是者歷三十四年。用能得祖考歡。訖祖考卒。殫力營葬。鬢髮爲白。至乃繼祖母之歿。侍疾連晝。夜不倦。治喪事。一無闕違。人人歎息稱願。以爲至難能者也。贈君之館於灌也。竟客死。葬焉。君於祖父母。旣以尊親之故。無敢疾怨。又絕痛父母。遭值屯艱。所不忍言。私獨銜恤。飲恨。贈君旣卒。歲時走灌縣。終日繞墓彷徨。夜則臥墓側。時時悲號泣下。惻感行路。又以兩弟。放不返。亡不知所如。鄒宜人以爲大戚。君則徒步走數百千里。出入黔蜀。歷二十餘郡縣。卒迹仲弟得之。而其季竟不歸。遺一子。愚甚。三年不能識一字。而君撫之如己子。其後鄒宜人瘡病困。夜不能寐。爐火坐達旦。以爲常。服食臥起。一自君調護。親意所需。冥會迎合。未發輒喻。乃益具酒食。召宗親相過。從晤語。以順適親指。妻婁道往事。至有可傷者。鄒宜人泣。君亦泣。侍坐皆相顧泫然。如是者又數年。而鄒宜人卒。君於是精力瘁敝。志亦益恫矣。君生平遭遇不幸。人倫之變。毒酷慘絕之境。萃於一身。而處之壹無不盡。如史傳所記。孤臣孽子。奇節至性。稱於當時。而傳誦於百世。其困蹟危苦。或未至若是。此天下之至行也。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

教諭永從。復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越四年告歸。己卯十一月辛未。年六十有九卒。道光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下沙灘大林山。君長身鐘音。讀書目數行下。貧無所得書。書皆出手寫。於經易史通鑑尤致精。制舉之文。上逼國初諸老。爲人方直剛毅。鄉邑以爲模楷。歸田後。里中無少長。咸稱之曰長山公。其令長山。著稱廉明。家居。惠澤周於閭里。尤憚急難。從兄某以事罹法。君往救出之。道墜崖幾死。友人厄遠。所求援。君立馳赴。迫夜困極。遂宿亂冢間。不悔亦不德也。諸所爲。世或以此稱君。然於君抑未已。君所爲書。曰四書蒙講。夢餘筆談。鋤經堂詩文集。合若干卷。藏於家。配楊宜人。子二。恂。嘉慶甲戌進士。雲南巧家廳同知。愷。道光乙酉舉人。貴陽府開州訓導。皆有潛德邃學。女子六。長適周善萃。次適縣學生張顯謨。次適鄭文清。次適國子監生詹祖榮。次適舉人吳朝東。次適張欽昊。孫九人。兆勳。湖北隨州州判。兆熙。國子監生。兆祺。軍功保舉候選知州。加知府銜。賞戴花翎。兆銓。雲南姚州知州。賞戴花翎。兆晉。翰林院待詔銜。庶燾。咸豐辛亥舉人。庶蕃。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庶昌。以諸生獻書於朝。特予知縣。分發江蘇。保擢直隸州知州。庶誠。從九職銜。多以文行知名。曾孫十七人。其賢者曰汝謙。好古學。光緒乙亥舉人。烏乎。由君之爲。報施之說。信有不誣者。黎氏之大。孰知其所極至哉。君歿且六十年。而墓刻有待。庶昌故與裕釗。

友善。又有新特之好。狀君行義來告曰。有若吾祖之德。泯不昭於紀載。誰謂世有醇懿卓絕若是者乎。於是獨論君之至孝大節。殊特古今者。使揭於阡。訊於永。永無極之世。武昌張裕釗表。

張廉卿唐端甫墓誌銘

今年夏。友人唐端甫。以疾卒於金陵書局。裕釗既往哭。越三月。孤子嘉登。將以其喪歸葬於某所。於是爲之銘以歸之。曰。端甫。姓唐氏。諱仁壽。浙江海甯州人。考諱鳳林。國子監生。家故高貲富商。及端甫生而穎異絕人。年十四歲。補學官弟子。有神童之譽。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以宿學官海甯州學訓導。喜獎掖後進。晚年得端甫。及濮陽彝齋春泉。則大異之。兩人皆從錢先生遊。端甫既負異稟。又其家故饒於財。大購書累數萬卷。往往多秘笈珍本。乃益發憤鑽研。尤究心於六書音訓之學。讎校經史文字。疏譌舛漏。毛髮差失。皆辨之。由是名譽益聞。其後屢應鄉舉不得志。及咸豐八年。粵賊躡擾浙中。端甫奔走流離。田宅財物。掃地剝絕。所購書亦蕩盡。端甫又善病。既經喪亂。志意蕭然。與少年時夔絕矣。然端甫故處之恬如。好讀書如其故。所詣日以邃。性靜正。不以喜怒隨人。與人相對。或移晷無一語。獨善食酒。引滿連數十不亂。酒後輒面赭。乃頗振厲談噓。亦時爲感慨不平之鳴。其介特故內函。罕有知者。篤於古誼。今之人有不能及也。與君

同處金陵書局德清戴子高望者。死而無子。死後無一不賴端甫力者。端甫及戴君。皆會文正公所招致也。端甫來金陵。以同治四年。越八年。而文正公薨。其明年戴君死。又四年而端甫卒。實光緒二年。六月十四日。自同治三年。大軍克金陵。會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李公。相繼總督兩江。始開書局於冶城山。校梓羣籍。延人士司其事。文正公尤好士。又益以懿文碩學。爲衆流所歸。於是江甯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南匯張文虎。海甯李善蘭。及端甫。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成蓉鏡。四面而至。而文正公幕府辟召。皆一時英俊。竝以學術風采相尙。暇則從文正公游覽燕集。豈容賦詠。以爲常。十餘年之間。文正公既薨逝。劉毓崧莫友芝戴望諸人。皆先後凋喪。汪士鐸已篤老。自引杜門不復出。張文虎亦謝去。其他或散走四方。及是而端甫又以死。金陵文采風流盡矣。國家自聖祖天縱睿知。右文稽古。列聖相繼。益紹明制作。廣厲學官。鳩生鉅儒。應期竝出。度越百代。而吳越爲尤最。際會者。或被殊恩。蒙渥賚。遺聞盛事。爲藝林傳說。及乾隆中葉以還。薄海熾豐。天子命建三閣於杭鎮揚諸郡。頒四庫書皮其中。而江浙所至。家尙藏書。刊布珍冊。流衍海內。絃誦相聞。其封圻大吏。若阮文達。畢尙書等。尤熹招延文儒之士。一時號稱極盛。逮咸豐初。兵起。區寓糜沸。東南尤被其毒。諸人士死亡轉徙。典籍焚燬。斬焉無遺。學者亦益廢壞。

物盛而衰。乃至於此。其後雖以會文正公削平寇亂。興起儒學。然薨逝會不數年。而人物蕩然。豈人文與時興廢。固天實主之。而不可彊者邪。余既以悲端甫之故。因弁有感於今昔之事。於是遂備論之。抑以明端甫所以至是。故時與命則然。其聚散存亡之數。亦非獨一人之可爲悼慟也。端甫娶莊氏。早卒。子一。卽嘉登。女一。未嫁。端甫之卒。年四十八矣。其生平所爲書。皆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嗚呼端甫。子墓吾銘。吾獨子悵。子而有知。其唯吾詞。

張廉卿莫子偲墓誌銘

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邵亭。晚號晦室。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弘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會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贈如其官。考與儔。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會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偲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偲相齟齬。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邃。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偲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

奧曠。疏導源流。辨析正僞。無銖寸差失。所爲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眞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癯貌玉立。居常好游覽。善談論。遇人無貴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騭術業高下。正論詼嘲閒作。窮朝昏不勸。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子偲。以爲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嘗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之。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弃去不復顧。以其年六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會文正公安慶。越四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會文正公。皆君嘗所與游。舊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朝。而是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偲既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迺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與子偲自金陵偕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並舟行者。

累月。日日接膝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赴杭州。昨復來吳。與子偲益買舟。徧覽靈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鄧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籐葛。凌怪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既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詫以爲極一時之樂。距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復果。而子偲則且卒矣。子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爲書。曰黔詩紀略三十三卷。遵義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邵亭詩鈔六卷。樗繭譜注二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者。尙有詩八卷。邵亭文影山詞。邵亭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夏孺人。子彝孫。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一人。尙幼。子偲兄弟九人。多有名於時。子偲既卒。其季弟祥芝。官江甯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孫載其柩歸於貴州。卜六月壬申。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偲故相得也。既踰月。爲之銘而歸之。其辭曰。

烏乎子偲。迹半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藏於故邱。無所不慊矣。其又何悲。

張廉卿雲貴總督岑襄勤公神道碑

公諱毓英。字彥卿。姓岑氏。其先蓋漢舞陰壯侯彭之裔。宋皇祐中。有仲淑者。從狄武襄平儂智高。留知永甯軍。遂家焉。其地於今爲廣西之南甯。後徙泗城。由泗城再徙西林。故今爲西林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文學生。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文學贈君有子四人。公爲長。次毓祥。次毓寶。次毓琦。並以材能著稱。而公尤爲魁倫。年十七。試於縣府。及提學使。皆第一。補學官弟子。咸豐初。廣西亂起。倡團擊土寇。有功。議敘候選縣丞。於是雲南回寇方倣擾。六年。以縣丞率義勇入雲南。從克趙州賊巢。將攻宜良之湯池。破之。遂克宜良。會參將何自清擊路南賊。大破之。路南。自克宜良。當事者察公謀勇堪兵事。且任治民。卽檄署宜良。復檄攝路南。督兵攻澂江。又兼行澂江府事。先後以功。賞戴藍翎。留滇以知縣用。擢同知直隸州。加運同銜。丁大母鄧太夫人承重憂。奏留。給假治喪。仍辦軍務。尋奉檄。入回衆說馬如龍。如龍心折公。卽來歸。盡獻其所據城邑。公益推誠相與結。如龍委心。至於其後。雖或入讒搆。尋復感寤。卒得其力用。同治元年。代理布政使事。加按察使銜。換花翎。無何。回弁馬榮。賊殺總督。據省城反。公與諸弟。率所部千餘人。保藩署。及城東南陬。而密馳書如龍。激以大義。趣赴援。如龍遂以夜至。內外夾擊。盡殪諸賊。獨馬榮遁走曲靖。而省城復安堵。公旣已定省城之亂。乃西出師。當是時。滇中回寇充斥。其

杜文秀尤凶狡爲諸賊最。馮蒼洱上下關之險。而竊據大理爲巢窟。嚙召數十萬人。悖逆恣睢。放爲不道。千里咸被其毒。公師出。行攻取諸近縣。首路楚雄。而東路告警。卽以兵東指。克霑益平彝。仍西攻楚雄。克之。益西克定。大姚諸州縣。至鶴慶浪穹。且進規大理。而馬榮與回會馬聯陞。再陷霑益。犯馬龍。東路復告急。公不得已。復還。大破賊聯陞及榮。得誅之。遂克曲靖。迤東大郡也。又糧運所由。旣克。公則大喜。而楚雄以西諸所克城邑。復皆淪陷。公乃壹志經營曲靖。籌軍食。簡兵馬。爲重固不可拔。與省城相輔。近峙東偏。隱然重鎮矣。於是公乃以迤西巨寇延蔓。猝不可爬梳。自亂起以來。當事者謀不素定。東瞻西失。此捷彼挫。從賊而與爲奔命。故訖無成功。今宜專意東討。先治黔中豬拱箐之賊。綏定邊境。稍以次討平迤東南諸寇。東方靖。而後楚雄以西。乃可圖也。會勞文毅公崇光。自兩廣改督雲貴。行次平彝。公迎謁。文毅詢滇兵事。具以其意對。文毅則大韙之。於是乃遣馬如龍出西路。而專屬公以豬拱箐之役。豬拱箐者。居貴州威甯州境。其近接者曰海馬姑。皆穹山巉峻。幽阻險絕。苗衆十餘萬穴其中。時出攻剽滇黔蜀三省之間。屢合軍攻討。不能克。夙以爲患。公旣受任。且發。而鎮雄降賊叛。據州城。師出東道。應時討破。先是公已累功升用道員矣。旣克曲靖。晉布政使銜。賞勉勇巴圖魯名號。及是歲同治五年。補授迤南道。明

年正月。補授雲南布政使。二月。公師次豬拱箐。所部五千人。黔楚諸軍之先至者。望見之。以謂與賊衆懸絕若是。且立燿。必無幸也。衆相與目笑之。公則堅壁休士。而日密與諸將謀計。設閒窺形。得其瑕。一日縱奇捷出。采入其胸腹。萬衆崩沸。自二月始至。訖六月。凡百二十有四日。而豬拱箐海馬姑之賊。一剷殄絕。諸軍詫服。相顧愕然。捷聞。賜頭品頂戴。於是公且班師還。而省城之急聞。先是如龍兵出失利。杜文秀知公之遠出也。悉衆東犯。連陷數十城邑。進薄省城。人大恐。公聞。急馳還。道宜良七甸。以趨省城。所過。連破賊壘數十。斬獲萬計。至則益遣師出攻澂江。及城西南州縣。皆立破。而馬如龍亦來會。驩然相約。戮力破賊。賊爲氣奪。然環城賊壘。尙棋布如故。皆錮若金鐵。阻若阱獲。牢堅不可撼。重援賊。颯至豕突。震蕩不可常。我軍盡銳力攻。死傷相繼。而卒無可如何。諸將苦之。公知賊狡悍。難驟與力搏。非旁出以撓之。勢不可戢也。既以七年三月。拜雲南巡撫之命。乃分遣諸將出賊後。直搗迤西。益約結騰越。永昌麗江諸豪傑。與相援應。蠡午騰擊。更進並舉。賊惶駭不知所爲。公乃督將士。亟攻城外諸壘。應手迸破。悍會劇寇二十餘萬人。壹獮薙無遺類。公威震遠近。坐澂江復陷。降一二級留任。是時公已命諸將進攻迤西。而自督軍。攻迤東南諸賊。日漸有緒矣。及賊復陷澂江。乃進攻澂江。圍其城。九年秋。以鄉試還省城。事已。仍

往攻。十年春克之。仍進討諸賊。越十一年而迤東南悉平。而前所遣出迤西諸軍亦已先後克永昌。鄧川。浪穹。趙州。雲南。永平。蒙化諸城。進據上下關。以逼大理。公聞。以十一月馳赴大理。躬督諸軍。環城力攻。文秀出戰。敗還。走入城。飲藥。未卽死。其黨以獻。立斬之。軍前。大理平。明年。順甯騰越雲州諸賊。復以次悉殄滅。全滇底定矣。奏入。賞穿黃馬褂。並賞給騎都尉世職。已而復晉太子少保銜。其騎都尉改一等輕車都尉。開復降二級留任處分。兼署總督。自咸豐之初。粵賊肇禍。其後捻寇回寇。羣不逞之徒。相繼蠡起。國家徵兵轉餉。龕除中土大難。搏精殫力。僅而克濟。其雲南懸隔西南萬里之外。承歷久凋敝之餘。兵弱而莫之助。餉盡而莫之繼。亂瘡益滋。日進無已。公起諸生。閒關羈旅。洊膺艱鉅。乃始統規全局。謀定後動。益蹈難感激。躬履行閒。率先士衆。危困艱阻。出入百死之中。卒翦巨憝。奠定全省。以有成功。故自軍興以來。論邊地人才。九牧同聲。推公爲冠。以繼母鄧太夫人憂去官。光緒五年。服闋。入覲。授貴州巡撫。加兵部尚書銜。七年。改福建。督辦臺灣海防。尋改署雲貴總督。九年。遂拜爲眞。於是越南法蘭西之釁作。公誓師。請出關。於時和戰尙未有定局。進次興化。以須。旋奉詔命。節制關外粵楚諸軍。統歸調度。公方具疏固辭。而他軍遽潰。走興化。孤軍無繼。糧又盡。則以便宜退保保勝。復坐鑄二級留任。居無何。有詔與法決。

戰命至。公立督軍進。力戰於宣光。大捷於臨洸。前後攻取越南八城。破殺法衆萬餘人。斬法會數十人。獲輜重兵械。至不可數。方部署諸將。渡河以規北。圻諸省。會和議定。罷還。初。公復出。天子閔塞外用兵之勞。重嘉公不避艱險。詔開復前處分。疊頒尙方珍物藥餌。以勞勤苦。既還。奉詔嘉予。加一雲騎尉世職。頃之。奉皇太后詔。頒內帑銀五千兩。以賜南征將士。而論者亦以謂法人之亂。諸軍苦鬪於霖雨毒霧之中。傾命搏戰。以死相質。爲內地所未有。然諒山澎湖基隆。皆有利鈍。而滇軍始終無撓。且以雲南極僻之區。而著績若是。故尤以爲難能。然公亦以瘴癘洊侵。嬰茲貞疾矣。十五年春。用歸政大典。晉太子太保銜。越五月。薨於位。享年六十有一。疏入。天子洞傷。贈太子太傅。賜祭葬。予諡襄勤。命建專祠雲南。諸子孫推恩賞官有差。而貴州及泗城府屬。復從置吏之請。並建祠祀公。先夫人同邑江氏。後夫人連平賴氏。皆先公卒。江夫人生子春榮。山西卽用道。春暄。知府銜。選用同知。賴夫人生子春煦。工部主事。升用郎中。春冀。國子監生。妾周氏。生子春蔭。女六人。孫八人。諸弟皆以從公。立功致通顯。毓祥。按察使銜。分省補用道。毓寶。雲南按察使。毓琦。分省補用道。十六年閏月十四日。葬公於臨桂縣東之堯山高嶺。江夫人祔。公既平滇亂。先後經畫善後事宜。及撫貴州福建。皆具著功績。生平於鄉里宗族朋友故舊。恩誼尤篤。俸入

所餘。不留私橐。以行德惠。其善治懿行。不可殫述。獨述公之偉烈。系安危之大者。具綜其始末。而聲以詩。其辭曰。

黑水洪波。滔天羣飛。豺虺猛獠。搖毒爭歸。莽莽六詔。一方而靡。猗歟岑公。其守泐泐。萃如一柱。持我危疆。爰公始迹。聲自宜良。雷厲四征。遂度瀾滄。千艱萬折。有奮無恆。奠彼脆脆。謐若金湯。氓獠謹謠。童耄相羊。島夷不讓。眄我南徼。帝命公往。是征是擾。鳶跼之鄉。毒淫所湊。曳足觀賊。索欲長嘯。餐蓼寢蠹。爭命於寇。卒其憤發。羣衆忘死。一決罔顧。萬會崩隤。封狼讐慄。徐帖其耳。最其功伐。疇歟公比。惟是害殄。浸淫被體。疾疢用淹。躬瘁名偉。臨桂之邑。堯山之原。伐石紀績。惟以萬年。

薛季懷誥授朝議大夫運同銜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

薛福保。字季懷。江蘇無錫人。生員。保舉知

府。有青萍軒文錄。

光緒五年夏。吾友賀君慶餘。自成都使院。以病歸德陽。未幾。喪其長子源溶。源溶婦不食死。長兄逢世又死。君慟甚。遂卒。數日。次女暴疾死。凡四十餘日。而五殯在堂。君母劉太恭人。年八十有二。杖而大號。慟慟不可爲懷。知君者皆以君孝友隆至。不宜罹禍如是之酷。且死生短長之故不足道。既死而孝子之志。不能無憾於冥漠之中。此天下之至悲。而知命者。無以爲君解也。君諱逢吉。慶餘其字。先世自江西蓮花廳。遷四川之簡州。考有

榮。又遷德陽。遂爲德陽人。君以咸豐辛酉拔貢。朝考。授七品小京官。分刑部。轉主事。改山東候補知州。數年。以憂歸。又客今四川總督丁公幕府。配金恭人。子源溶。舉人。分發補用知縣。源清。源濬。源澈。女三。最幼者存。孫一。孫女一。君歿以五年七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六。以七年正月十九日。葬德陽縣東柿子溝之新阡。君忱恂慎畏。衷褻完好。至其銳身赴人之急。則又豁然無町畦。類俠者徒也。居官尤以謹力自將。山東兩塞河決。君所督護尤劇。每暴汎挾大風雨俱至。役夫夜呼。庸穿坊鬻。能鼈驕豪。聲勢震撼天地。若將席卷原隰而東浮於海。君堅立不讓尺寸。部分精嚴。萬指駿作。卒完不圯。攝鄆城縣。有所董勸徵發。未嘗以文告吏民。或夜分白事。直趨君寢。呼君起。君處分竟。無不滿意去。移汶上縣。兼攝東平州。又攝莒州。皆未滿歲。治尤辦。往余客山東。雅重君治行。然未相識也。及來成都。君視余逆旅中。語畢去。客或謂余曰。嗟哉若人。令德而不阜其年。其氣先覲矣。余默然不應。甫期歲而其言竟驗。悲夫。

施均甫戴子高墓表

施補華。字均甫。浙江烏程人。同治庚午舉人。官山東補用道。有澤雅堂集。

同治十二年二月。國子監典籍銜候選訓導戴君卒于金陵。其年七月。海甯人唐仁壽。以其柩歸湖州。十月。歸安丁寶書。烏程施補華。卜葬君于仁皇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而近。旣葬。補華爲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

先世德清名族。至君之曾祖諱某。始遷郡中。君祖銅士先生。諱銘金。以詩詞名嘉道閒。有三子。皆俊才。而伯叔早殞。仲氏諱福謙。字琴莊。中道光丁酉舉人。君之考也。君生四歲。其考復歿于京師。當是時。君之曾祖年八十餘。祖五十餘。皆在。母及諸母皆寡。三世熒熒。抱一孺子而泣。而君生有奇慧。六七歲時。讀書日數十行。人謂戴氏垂絕而續矣。而曾祖與祖。殂謝相繼。家貧歲飢。益無依賴。於是君挾冊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無。相對啜泣。然君雖孤貧。荏弱。端緒則見。烏程程君可大。樸學至行。君奉爲師。而友丁君及予。晨夕淬厲。不懈益勤。十數年中。君之學凡三變。始爲詞章之學。已爲性理之學。最後至蘇州謁陳徵士奐。而請業焉。遂專力于考據訓詁。學未大成。而庚申之亂作。亂之初作也。君奉寡母避之城南東林山。久而飢困無所得食。其至戚方官閩中。寡母命君往依之。明年。遂至閩中。今上之元年。君自閩中歸。思迎其母。而湖州已覆。君聞。仰天長號。僵仆數四。已而出入豺虎之叢。以尋其母。暮行晝伏。神咨鬼詭。淹旬滯月。卒無所遇。遇予賊中。執手慟哭而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歸省其祖父之墓。復與予遇。由是佐幕蘇州。校書金陵。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時時寄書述其病苦。然君於顛頓狼狽呻吟哭泣之時。獨不廢學。學能進而益上。由考據訓詁之精。以通古人微言大義。斐然有述作之志。爲戴氏論語注若干

卷。輯習齋顏氏學記若干卷。校正管子若干卷。又爲尙書述。未成而病以亟矣。蓋君自至金陵數病。病稍聞卽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於不可爲以卒。無子。以族子後之。嗚呼噫嘻。君自始生以至旣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於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也耶。而學術以成就如此卓卓。又似不偶然者。豈於此有所予。必於彼有所奪耶。然前世學人。福澤壽考。時有兼得之者。又豈君適丁是艱耶。三世榮榮。望于君者何如。而君則旣歿矣。君之學術。山陰趙之謙錄入續漢學師承記。所著詩文亦爲彙刻。今不詳敘。敘其區區僅有之者。致窮于天如此。與天下學人共惜之。吳桐雲云。末路往復嘔歎。聲瘵以悲。神理極似六一。子高傳矣。

王晉卿王曉峰先生墓表

王樹楠字晉卿。直隸新城人。光緒丙戌進士。四川銅梁知縣。有文莫室文鈔。

新城士夫。以詩書授讀起其家者。余王考竹溪公。及曉峯先生。二人爲最著。王考自爲秀才。迄成進士。以教讀終其身。著弟子錄者。凡數千人。先生老於諸生。亦以教讀終其身。著弟子錄者。亦不下數十百人。王考之爲教也。不責人以繁節碎目。視其資賦高下靈鈍。學詣之淺深。詳詔曲譬。窮日夜不厭。聽者往往舞躍怡懌。如饑者之得正味。迷於行者之獲昌途。以去也。故人皆樂其教之寬。而受益常無窮。先生之爲教也。衣服飲食。進退言語。皆有常制。犯者。過雖細不貸。成人以上。往往責跪於庭。終日。立課程。期

之必行。無敢有跬步尺寸逾法式。干先生怒者。故人皆喜其教之嚴。而受益亦無窮。王考初食貧。田不過三十畝。歲以脩脯所入。市甘旨。養其親。以逮其子孫。及其沒也。田逾千畝。富甲一鄉之內。爲世所稱慕。先生初食貧。田不過百畝。歲以脩脯所入。市甘旨。養其親。以逮其子孫。及其沒也。田逾數千畝。富甲一鄉之內。爲世所稱慕。今夫師弟之際。以道相授。非以利相受也。然束脩之禮。聖人所不廢。禁士之居窮。教士。以此代其耕而贍其身者。自秦漢以來。未之絕也。降而逮於今。師道乃至敗壞。如商賈負販之行。較量財幣。視多寡豐薄。以爲去就。甚至從學數年。或至戚若故好。一旦不繼。卽屏棄。以爲其人不可教。而富豪子弟。往往以多金夷視其師。寒賤之子。至以此廢學。不獲進取於世。王考教讀五十年。從游者。量其家之有無。以爲贄。貧而志於學者。終身不取。其尤者或助之贄。先生爲王考高第弟子。其設教一以王考爲法。故從學者多。而家亦以此致饒裕焉。先生自奉儉約。而豐於事親。厚於待人。嘗因歲饑。出貲市穀。設義倉。建置義學。以教里士之不能自給者。命門人歲主其事。喪妻不再娶。無婢妾侍榻側。日與門人子弟。朝夕討論。所以讀書。及爲人之法。孳孳以爲樂事。王考嘗曰。竭志人己。敦行不怠者。曉峯一人而已。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先生年六十九。卒於京師。其子工部宅中。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北次。先生沒後。

門弟子念先生學行。懼遂滅沒。無以彰於時。乃持狀屬樹柟爲文。揭諸墓上。樹柟念先生。父執也。不敢固辭。爰攝先生教世大凡。以詔當世之有先生之責者。先生。姓王氏。諱岳。字曉峯。其先自古北口外小興州。來居新城。數傳。至其祖諱百齡。父諱建極。皆有隱德。不仕。先生始發憤讀書。教其子毓芝成進士。於是王氏始大。光緒某年覃恩。封中憲大夫。配周氏。封恭人。周氏有淑行。先六年卒。年六十有四。子二人。毓芝。現官工部主事。毓荃。縣學生。女一人。適雄縣拔貢生。署四川東鄉縣知縣郭錫齡。早卒。孫男二人。孫女幾人。光緒十三年七月新城王樹柟表。

卷二十一 雜記類

湯潛庵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初任江西嶺北道。告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官至工部尚書。諡

文正。從祀孔廟。有湯子遺書。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常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澗石松桂之間。望煙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日攜家卜隣。構數椽於堯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落葉。烹茗。嘯歌。晏息乎塢中。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于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于城西草堂。讀其所爲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游。不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爲宗。聞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既心儀其爲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于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鞋竹杖。相過從吟咏時也。乃撫卷太息者久之。昔王摩

詰輞川別業。山水據終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寶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詞之工。猶爲後人所豔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趣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其見慕于後人。更當何如也。故爲之記。

朱竹垞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眞宗嘗以命王會。會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羣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緣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絹羅緜。兼有餐錢。相循爲佚老優賢之典焉。杭州洞霄宮。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閱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弁

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沒。許爲補錄書之壁。歲華荏苒。一十四年。乃始具錄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呼。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蒙。胡交修。李正民。以徽猷閣待制。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英殿修撰。法原。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蓋有別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提舉鳩慶一宮。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檢討。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入直南書房。纂修明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

朱竹垞尙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弁弛海禁。收魚鹽之利。

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澎湖島。秋。臺灣平。捷書至。皇帝嘉悅。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孝陵。冬十月戊寅。皇帝若曰。海壖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于心久矣。茲海澨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墾。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防城始。遵海以東。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僉僕六七。臥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懼。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驪莫及。行則射麋以爲糧。縫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溫飽。忘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氓反其宅。商趁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宮豕圈。鷄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闕下。公雖不

自言功而功已蓋於南國矣。當周盛時，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爲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既歸田考終，特未邀易名之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憶聞于公者，麤舉大綱作記焉。

朱竹垞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捐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彌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

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冶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贖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彝尊推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姜湛園十二硯齋記

余至京師。交汪舍人蛟門。聞有所謂十二硯齋者。輒欲一至其處。舍人曰。無有也。硯者。吾夢也。而齋者。吾所假於大司馬梁公之館。以挈吾妻子與奴婢。所朝夕而處者也。自吾之來京師。攜一硯。粗理而不受墨。其旁緣缺然。吾挾貲以僦人之居。則朝至而夕徙。然而硯者。吾之所癖好也。嘗夢得之。其數十二。故以名吾齋。聊以寄吾生平之趣而已。余曰。善哉。子之所託

也。今夫云云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寧有涯耶。膏澤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夥。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愚者妄信之。以爲實然。且執之。以爲己有。庸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於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溺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資之。以爲吾用。此其爲樂。豈不大哉。其處也。仰而採於山。俯而汲於泉。煙雲足以資吾之懷抱。琴書足以供吾之嘯傲。其達也。宮室帷帳。以爲安。黼黻旂旒。以爲飾。鐘鼓筦絃八音之備。以爲樂。肥甘。以爲吾之飲食。而輿臺。以爲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爲固然。取之。不知其爲誰予。終身享之。而不可以厭。是尙不知吾身之爲吾有也。而況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爲吾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嘗爲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兀然而若辭。充然而不屈。若是者。以語于道。則幾矣。然則舍人疇昔之夜。殆非夢也。子之硯固在。而子之齋固不待假而有也。予以舍人爲知道。得莊生齊物之趣。

胡稚威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蒲晉之坤。河帶如玦。川在州域。北汾南涑。涑自唐都督薛萬徹。導水夏縣。

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平陸。泉出橫嶺。澗合溪赴。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于河。然暹所引。本北魏永豐舊渠。而酈善長謂涑水西逕郇瑕。又西南逕張揚城。屬於陂。則非萬徹暹所始營。唯二渠源瀆山谷。悍挾泥沙。時時滯。不循其理。久益爲變。暹徹所以條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史書。稱名勿絕至今。渠自兩人後。開塞幾變。近廢不治。瘡甚。而張澤者。卽善長書涑所屬陂。今以爲湖。變其名五姓湖。故潛渠郵。以輸河。涸三數十載。鯁前時入河道。凡二渠積闕。流當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噓漲鼓怒。涑衝暹渠。力併壯決。敗解鹽池。蕩廬稼。駸撼郭邑。因飈注湖。莫有洩容。游波蹕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爲困。河東兵備道喬公。治蒲三年。政理孔成。邦俗大和。前寧武太守周侯。用循賢移知蒲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樂安業。今數縣氓庶。釋咨畢恬猶若未者。且解池繫國賦鉅。唯水是病。卻蓄底輯。使無濫沈。川瀆順性。歲種時慶。經務之要。莫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復之。利世世。於是計涑與暹渠左右夫家。其田溉潤得及者。率戶役焉。其非蒲所治。而統於河東爲解州。以畀其守。其在蒲縣四。曰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周侯董其令。分主之。以爲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時。乃畚乃鑿。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月。成。自解

安邑屬蒲永濟。三百餘里。循渠樹防。翼翼傑傑。式砥式遏。而邸家營者。介虞鄉猗氏。勢尤南庫。異時洩橫擣入。里爲巨浸。狂溜勇洶。地益底深。岸高下絕懸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此洩要害。如軍陳攻守。必爭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之。奪其凶門。卒杜服。上爲其隄。崇築加仞。厚固彌鞏。責官吏以時衛。於是憤帖鬱宣。潦縮其暴。乎野者。壤出其淪於墊者。昔若食得饑。茲委壑如紡。土燥厥穉。復於田耕。塗懼里歌。忘其恐難。方役之興。公及周侯。躬巡渠所。勞其人勿怠。日夕既訖。徧酒肉賚。賜慰遣焉。今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爲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之之謂復。城郭道路。陂澤隄渠。其既廢而治興焉之謂復。修其圯。攘其患。用其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乎大庸。予診斯謀。美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回德協慮。康享斯民。視遲萬徹所爲尤有尙。思揚其光。嘉昭無休。且告繼爲政者斯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緒毋墮。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丘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

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僞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僞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僞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僞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僞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僞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峴亭記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悉在鍾山西南隅。

而率蔽於牆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茲亭所有。鍾山之勝。於茲郭若獨爲是亭設也。公乃取見山字合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荊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思今古。史旣載其言。而後人爲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後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治有聲。爲吏民敬愛。異日或以茲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與。此亦非公今日所能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據地極小。而冠一郭官舍之勝。茲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識其所由作也。

姚姬傳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曰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乙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

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頴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菹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典要疑括。余以同治五年。從會文正公登岱。觀日出。讀此益服其狀物之妙。

姚姬傳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巔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微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

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墻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姚姬傳寧國府重修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儷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

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寧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陀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寧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謚安。惜故北樓之頽。命工飭之。既竣。以書告鼐。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踰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舊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迂。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

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尙書書快雨堂舊扁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間。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鷩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尙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尙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梅伯言吳淞口驗功記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黃浦。互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鋪。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納靈湖。網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修。喉吻縮蓄。浦激差互。芟葦怒生。高卑平夷。水旱皆困。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命綸疏。時羣情獻疑。或守卑論。或求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爲徙武康紆溪。穿新渠。言失之鑿。廢吳江全邑。以濬松江。言失之縱。遷沙村。鑿千橋。開白蜆。徙湖委於青龍。言失之擾。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功施卑卑。不利洩宣。又失之率。乃鳩工立程。爬扶填淤。鏟咋曲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阜連隴。神移鬼推。盤盪涓澮。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蒞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當春和。桃楊獻新。水光納天。積葑雲卷。龜魚舒波。望墟永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利普存。歡謠載途。公顏載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雍雍乎元臣之

許謨。吉甫之清風也。乃屬會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管異之餓鄉記

管同。字異之。江南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有異之詩文鈔存。

雞彘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明。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揶揄之態。無至吾前者。儼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蘄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會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會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遽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

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摹

醉鄉太似。然格局較爲整飾。

龔定盦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轉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實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入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入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入達嶺

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蹶。涉之琤然鳴。弄之則忽涌忽狀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肩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余亦搗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尙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羗者。相搗戲乎萬山閒。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网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閒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其民。皆言是明時脩。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閒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閒。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概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全道。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滄湖者。水反入爲滄。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

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爲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滄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卽岳陽也。寺今尙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旣登樓。莫亭之問。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復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市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也。後乃增大之云。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燬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廓。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

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

曾滌生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屯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傅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

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騷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併。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啾。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鬢。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衆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做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寧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賤貧。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曾滌生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作亂。咸豐三年二月十日。陷我金陵。據爲僞都。官軍圍攻八年。不克。十年閏三月。師潰。賊勢益張。有衆三百萬。擾

亂十有六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撫臣曾國荃。率師進攻金陵。三年六月十六日。於鍾山之麓。用地道克之。是歲十月。修治缺口。工竣。鑿石以識其處。銘曰。

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曾滌生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掎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寧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沒於高資。金陵大營

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樞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樞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樞克九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寧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孤軍轉鬪。累月不歸。餽餉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闕兵單。

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返。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犂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會次第僵斃。而廣封駮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寧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寧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寧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

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牢保危之策。將具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跌宕似子
長。深厚

似孟堅。繁而能潔。質而不
俚。唐宋大家無此境也。

曾滌生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
荃面顏焦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
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
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
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
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
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甃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
月之初。始克江甯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
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洲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
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甕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
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
橋。林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
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隕
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

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慙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殍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蝮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楫。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會解圍去後。率衆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桐城闌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

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沒者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枉橈。牆宇敝墜。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殄厲乘之。積馘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鑒彼巧偷。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擒王。寵賁冥漠。

千襪馨香。新廟孔赫。彝學將將。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曾滌生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淤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鐵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堞未攀。駢尸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淤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鎗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

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做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顛己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曩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恍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做畏云。

曾滌生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

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東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相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相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相勇之越境剿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相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土中燬。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相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閒。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閒。羅李相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鳩。蕭壯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相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閒。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庫。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沒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

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沒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捻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主。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無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會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

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蠲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尙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會滌生江甯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蠲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賡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既敕既周。初終無懈。冶城山顛。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日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尙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采藥飛昇。符籙禁呪。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櫛比。鼓舞毗庶。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

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載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入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會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斷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沒。而魯中諸儒。猶肆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

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寧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會滌生靈谷龍神廟碑記

龍於古不列祀典。國有大水。智者不禱。或有旱暵。圭璧祈禳。亦不及之。漢世儒者。以龍能興雲致雨。乃別四時方色爲象。土禹繒績。有禱輒應。其後五龍九龍之堂。浸作祀事。興矣。國家褒崇龍祀。祭式祝號。一準王儀。自京師黑龍潭。暨各行省。皆立廟虔奉。甘澤時降。人蒙其庥。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入功德水。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寺。舊有龍神祠。屢獲嘉應。洎兵興祠燬。壇宇蕩然。無存。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月不雨。禱禱之術。旣窮。國藩乃與布政使李君宗羲。督糧道王君大經。鹽巡道龐君際雲。先後求諸靈谷之神。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應。最後。甘霖滂沛。圻壤膏流。槁苗勃興。嘉蔬蒼蔚。陂澤旁匯。魚鼈謹泳。歲仍有秋。民用康樂。於是乃相與重構斯廟。以報賽而妥靈。焚燎堅致。黜聖無華。取足巖裸獻之儀。酌質文之衷而已。蓋金陵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梵宇琳宮。震耀今古。勳戚甲第。湧殿飛甍。

往往數千百年遺構尙存。獨至粵賊洪楊之亂。掃地剷除。無復一椽片瓦之留遺。卽靈谷寺屢興屢廢。亦無似此次之蕩盡者。今龍神廟矗立基緒。而全寺之踵修。名蹟之興復。不知更待何年。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自今以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誠求者也。

左季高飲和池記

輪挹河流。上西城。傍堞地行。東入節園。園西北阜。疊石峻嶒。高逾仞。疑積石也。阜下搏泥沙。煨石爲灰。劑爲三池。款之。靜極明生。黃變爲碧。如湘波然。繞澄清閣。供烹飪。汲飲灌溉。暇遊其上。謀曰。謀耳者。應接靡暇。樹石其髮膚。風其態度。月其色。或作響如球鐘。或涓涓如笙磬。則其聲也。禱曰。河伯。巧我多矣。其有以漑吾人民。池溢北出。少東。池而南。繞瑞敷亭。如經三受降城。曲折銀夏閨也。又南趨隆阜下。如出壺口。過龍門。而面二華。渠中石起。上立數石。則底柱然。遵射堂東而南。清流汨汨注大池中。命曰飲和。與古之大陸。何以異也。用工萬九千餘。皆親軍力。未役一民也。用錢五百餘緡。使者之俸餘也。彌月畢工。役之征繕之暇。未廢事也。呼民取飲。則餅壘瓢勺。壘盜之屬。早具。乏者。或以織柳之器來。或手匊而飲。老者弱者。盲者跛者。羣熙熙然。知惠之逮我也。記此落之。凡有事於此者。條其銜名碑。

陰。歲在元默。涖澱。月紀屠維作噩。

鄭子尹巢經巢記

非居盛文之邦。或游迹遍名會。或膺朝省碩官。其人自負學好事而雄於財。又親戚僚友子弟。力爲羅擷。貴鬻轉鈔。無不如志。不能名藏書家也。余幼喜汎窺。見人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讀四庫總目。念雖不得本。猶必盡見之。裹足牂犍叢山之中。家赤貧。不給饘粥。名聞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晉楚之都。又無葭苧之因。可藉據蓄念也。凍餒迫逐。時有所去。去卽家人待以食。歸而顧擔負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對妻孥。厥槁寒粟象。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終不可改易。迄今二十餘年矣。計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泉宋元來名人真迹。又近千卷。雖不能名藏家。亦多矣。其得之之難。爲何如哉。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誠貴之也。以余得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之。又當何如。儻寓夷牢水上。若羈禽無定棲。因以巢經巢名所寄之室。嗟乎。書猶財也。當其無。百方期有之。有而僅攝緘固鑄。不爲己用。則反不若不。有不爲累。或用而僅罄之。居服飲博。淫蕩無益。亦未見爲能用也。聚書而不讀。與讀之而不善者。何以異是。夫聚而不讀。猶不失爲守財之俗子。至讀之不善。斯敗家辱宗之尤矣。致足於外。而不求足於內。則是外物者。又

安見其可貴哉。昔陸務觀爲書巢，入其中，不辨與窻，而卒以浮文誕詞名。至記南園爲世詬病。下民侮予，或亦其不善讀書之招也。可無懼乎。

鄭子尹梅咳記

咳卽所謂側掌而襠臍者也。南於墓，徑可百步，高與臍等，而掌末適直墓門。山蓋得此，乃環合而雄深。其中始圓窻，可田可池，無則枯短直露，舉不足觀也。初，土人鏟腰爲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復舊，相其勢，若植巨木，則婉秀爲所奪。且前山之雲委而波屬者皆蔽矣。乃種梅焉。至今四年於是咳之上，乃無非梅者。梅之初也。府君蓄盆梅一，修踰尺，大如指，千葉而白花。一日，先孺人撫而言曰：凡物皆有全量，使天闕不盡其性者，皆人爲害之也。因出植籬間。越年，其條大發，又越年，行樹下而冠已無礙。余因雨水前，削枝之近土者半，夾以石，深擁之。期年發擁，其根者三而得一，或二焉。乃斫而樹之。樹者又如是分之。因是堯灣寓宅多有梅，其祖樹當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舉於鄉。及庚子，先孺人棄養，遂不花。明年，乃枯以死。木之可感也如是。今此咳之，或喬或稚者，皆其子孫也。憶余在十年前，結草亭於寓東大棗下，左右植梅五六株，割前之田爲方池，中蒞蓮而上萱柳，每春夏葉茂，枝撐相交，一亭皆綠。先孺人或坐梅下，紡綿績麻，或行梅邊，摘花弄孫子。及秋霽冬晴，則又架竹槎枒閒，曝衣襦，乾旨蓄，徐徐然來往其

際亭之外皆圃。中植者患防菜。則以余酷護也。時余出。稍芟之。家人聞舉以爲笑。至今皆移來此。其某株爲所倚而撫者。某枝爲所芟者。某槎枿爲所架竹者。宛宛皆能記識。而據峽北望。纍然一邱。音容莫復。徒使茲峽爲瑤林。爲雪海。過焉者嘖嘖道山中之勝。能無悲乎。詳述之。以見諸梅之能盡其性者。皆出自先孺人手也。峽者。寓陟瞻之意。峴峽同字義。蓋依毛詩云。按子尹望山堂記云。望山堂。子午山舊名也。其義莫可根詰。山韶與隱秀。抱以二臂。右者宛宛乎若垂腕側掌而襟其臍也。大孺人墓於臍。記之首句義如此。

郭筠僊王先生祠堂記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養知齋集。

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大法。粲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續承弗絕。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周子開之先。而自南宋迄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既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閎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愾於人心。至其辨覈名

物。研求訓詁。於國朝諸儒所謂樸學者。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書佚者又十三種。始刻之衡陽者五種。善化賀耦畊先生刻之貴陽。又二種。新化鄧相皋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旋毀於兵。湘鄉會沅浦宮保。再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先生始謀建祠。衡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蒞仕之州邑。既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友朋之討論。無門弟子之推崇。潛德闇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燾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羅君世焜。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氣盛辭雅。

劉霞仙繹禮堂記

物生而後有倫。倫立而後有法。法修而後有教。詩書禮樂。皆聖人因倫物之粲殊。立法度以垂教者也。予讀儀禮。郊廟邦國之大。居處服食之微。鬼

神祭祀之幽。莫不明著等威。彰示節文。使各有所遵循。而不踰其矩。以是知聖王綱紀天下。所以範民心思耳目。而納之軌物。意義深矣。士之生其時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閑其外。有道德仁義之訓。以養其中。其君子被服雍容敬慎。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謹守法度。而恥納於邪。故成康之治。稱爲至盛。則禮教之浸淫於人心。積久以成風俗。豈一朝夕之故歟。東周以降。上多失德之君。下無名世之佐。人紀紊而禮意寢微。然其時。朝聘會同。以及戰陳干戈之際。猶必誦說先王。陳典禮。以決得失勝負之數。至於執玉高卑俯仰之容。或愆其度。君子猶以觀德厚薄。而休咎之徵。亦果應之。則知聖王所以定志凝命。養人心之和平。至五六百年之後。敬怠斂肆。尙警動於不自覺。傳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何其神也。漢承秦燔書之後。禮經殘缺。諸儒掇拾煨燼。存什一於千百。微言幾於絕矣。雖有願治之主。慨然復古之思。然文獻無徵。抑無以備制作之德。卽其勦襲前聞。緣飭經術。亦數陳而義失。未合而本離。唐宋以來。得失之數。略可觀矣。由是政治隆替。特隨世運推移。遞升遞降。無與維持於不做者。治術所以趨於苟簡。民俗所以卽於澆漓。曾不百年。盛衰異視。亦理勢之必然者歟。昔之君子。蓋有憂之。網羅舊文。列爲經傳。以著古昔哲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將以儀型四方。綱維萬事。後有王者。取而讀之。由幹以達

枝窮源而竟委。則古人所以制治保邦。化民成俗之意。可坐而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盛治。可端拱而致也。卽或聖伏神徂。曠絕千祀。然日月經天。江河緯地。乾坤未毀。固將百世俟之。予生也晚。不及躬與斯文之盛。少承庭訓。篤好禮書。遭時多艱。濫竊祿位。馳驅鞅掌。不遑安居。然抱此區區。未嘗一日或釋。近獲歸休。竊窺墜緒。迢迢千古。獨契予懷。於是始作繹禮之堂。取周官儀禮經傳。及杜君卿氏之通典。江慎修氏之禮書綱目。秦蕙田氏之五禮通攷。陳諸几案。朝夕紬繹而詠歌之。上窺往聖制作之原。下較百代修廢之迹。奧旨宏綱。曠然心會。以爲善讀者。扶其精微。綜其條貫。則以進退百王。權衡萬變。而莫淆予鑒。卽後世事變紛歧。文質異尚。因革損益。不主故常。然大綱之昭垂莫易。曠百世而可知也。世有魁儒碩德。篤學嗜古。欲崇德而廣業。必於此會其歸。新學小生。詳其品節。服而習之。優游矩矱之途。淪浹肌膚之會。亦將由之以弗畔焉。余之樂此而不厭也。舍此欲奚適乎。當春融和。萬景畢會。天穹然其上。地隤然其下。山川草木鳥獸。森殖蕃滋。其文粲然。其序秩然。於以仰思聖王。肇修人紀。經世宰物之意。先民有作。庶幾旦暮遇之。至若較馬鄭之異同。採名物之繁曠。嗜奇綴瑣。以資證附。則近世小儒有好之者。非予志之所存也。

汪梅村張楚寶君子居記

余自知駑下。不敢軼志於干祿。韋昔賢量己守分之訓。性愛竹。苦屋宇仄隘。從友人乞文竹三四竿。明年老竹茁筍。筍先後次第。各森森具凌雲氣。不依附於物。物亦無攀援之者。以爲介節幽韻。用自怡憚。合肥張子從余游。坐竹下。譚藝麀麀。無與於道也。然張子幸有賢父兄。知其染余深。爲築書堂冷城山陰。琅玕數萬竿。一碧數十百頃。張子與其友。檢書講藝於其中。涼飈徐來。戛戛作聲。與獻詠若贈答。余適往游。裴回不能去。張子句余記之。余取淇澳之詩名之曰君子居。且謂之曰昔王陽明居龍場。龍場多竹。陽明作節亭其間。日與其徒講學不輟。脩然若忘身世者。名其亭爲君子亭。且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勳德爛然照今古。而或以爲先生講學。自此起也。且余聞之。切磋琢磨。君子之學也。非勁直無以自立。不虛其心。何以受天下之善。不靜其氣。何以研萬彙之蕃變。不疏其節目。何以網羅一世之英傑。而集思廣益。道不閒窮達。願張子勉之。以無負賢父兄之期望。無若余之頑鈍斯可矣。

此先生自道所學。有序有物。文品
樸淨精微。菘竹懿詩之流亞也。

孫琴西杗栢花館記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有一日。天子移蹕圓明園。於是駕在大內五年矣。兩書房翰林直廬。在澄懷園者。多漏敝。其可居者。諸君或先之。於是黃縣相國。析其居之西偏以居予。所謂食筍之齋也。屋南向。才三楹。其東南小屋

數間。南牆下細竹三五十竿。疎風纖珊。青出於垣。當塗黃尚書鉞之所種也。尚書之居此。以種竹故。遂命之曰食筍齋。已而歛程侍郎恩澤。壽陽祁相國鶴藻。常熟翁尚書心存。相繼居之。又西入一門。有屋南北向各三楹。牆復於池。而艾蒿拒戶。其南室之西南。阿楠亦侈矣。剗其草。崇其垣。侈者補之。於是。以妻子居北室。其南以爲退休讀書之所。而食筍齋設坐以待客。猶相國之舊也。澄懷園。本國初貴臣索某之墅。世宗時。以賜內廷翰林。園之周。二里而近。而小山環其外。其中帶以曲池。山蓋鑿池時畚土之所爲也。園之西南。溝扇子湖之水。以注於園中。而其源蓋自玉泉之山。故水清而甘。園之爲廬。凡七。而皆臨於池之上。予之居。水獨前後匯。故同居園中者。與予皆隔水相望。自予居出門而右。度石橋。並山以北。循池行。二百四十有五步。以至於園之西門。出門而左。亦並山稍東而北。度石橋。循池行。二百五十七步。以至於園之東門。池之中。多芙蓉。多芙蓉。多芙蓉。多芙蓉。多芙蓉。二三尺。其山多樗。多柳。多柏。多高榆。多赤棘。予居之南山。有柏四柳一。而榆最大。鵲營其顛。其北山有柎二。柳二。柏一。樗一。楮一。而榆之大如南山。柎最小。其大者纔逾丈。然程侍郎獨喜之。嘗爲之著賦。或曰。侍郎時柎特大。今其存。蓋柎云。而北室之庭。有棠棣丁香合歡之花。柎亦謂之櫬。亦謂之檀。亦謂之杓。而俗謂之牛筋木。以侍郎之爲賦也。故予遂以名其居。

謂之曰杓指之館。而予友王戶部錫振復爲之書以表之。故予遂爲之記。
絕似歸
熙甫。

楊性農常德府署題名記

楊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有移芝室集。

郡之有守也。新故相仍。前後相禪。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其治行在人耳目。褒譏閒錯。胥不得以力取且免。如其政臨古絕尤。上計最。遷擢不以限。民未能忘德。譜其治蹟之班班者。刻石樹之五達。歷殊世久遠。猶能誦說其人不衰。若墨而虐其民。民發怒如水火。訕者唾者。許者不謀而起。俾不得終其任去。裁轉轂閒。輒草亡木卒。遂不能舉其姓氏。有志之君子審乎此。其亦可以決所去從也。見姣者於市。急欲歸而修容。遇蒙不潔者。則掩鼻而去之若浼。夫移是情而用之。其美惡之在昔人者。雖上下相望於數百年之久。皆可於己考鏡其得失。是又能自得師之一道也。長白葆芝岑太守。兩守吾郡。盜逋姦革。民譽翕然。茲修復郡署。署舊有題名記。昉有明洪武初。至嘉靖而止。太守廣其意。續而增之。匪特章往也。風來也。將以出入省覽。見某也有聲施畀來人。某也獨無述於後世。勤勤乎自反自克於二者之間。必求充其忿好之心。以既於實而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非卽此意與。益歎太守之過人遠矣。是爲記。

閻季蓉石門縣學田記

閻正衡。字季蓉。湖南石門人。生員。官訓導。

有明一代之制。惟學校最爲純備。自漢唐以來。未有能先焉者也。太祖陟自側陋。察天下之變。階於秀民之失職。故建制藝以造士。使人壹其耳目。心思於四子五經之書。而事雜言龐者。不得與也。尊學官之選。優其廩糈。高其遷除。遇之以賢人長者之儀。而使不敢自棄於道德廉恥之外。故方其盛時。冠帶薦笏之徒。爭自濯磨。魁節碩行。標映海內。及其衰也。朝雖崇任。姦回。而直言強諫之君子。更仆遞起。其窮而在下者。柄持清議。排譏宵醜。當是時。廷杖之慘酷。緹騎之驕橫。日陷衣冠於塗炭之中。而不能少貶。東林復社之日。其流風遺烈。可謂懋哉。不幸社屋鼎遷。淪胥以盡。而感憤激發於君國之難者。陷膺穴脰。視死如歸。至不可選紀。蓋自東漢節義之隆。未能與比並焉。嗚呼。豈非教澤之懿。有以悚人之深。而牢結不可解於衷者與。國初斟酌明制。而益損之。其程額也寬。其著令也嚴。使士植身黌序之林。卽不敢閒然自肆於繩檢之外。可謂矯枉而得其正矣。然爲學官者。爵輕而餼寡。出則趨拜承迎於牧守之前。而內或妻子饘粥之不給。士之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常不樂爲。而姑取庸冗罷駑者以充位焉。其生徒進謁於門牆。擁皋比。畫簿籍。斷斷然較量錙銖毫末之間。以苟同於商賈。後雖欲誘勵而督勸之。其勢無由。士出於貧約。傭筆墨所入。僅足自活。而又罄其半以贍學師。其力有所不暇。故遊手失業者。個焉無所依。往往溷

列於市井刀筆之儔。以自汚其行。有司操三尺法。南面盛氣以折辱之。垢首蒲伏。冥不知忤。無他。上之所以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均出於禮義廉恥之外。雖峻文苛罰以懲動之。而亦無能矯革也。吾楚自軍興以來。髦傑朋起。聖上廣厲學官之路。增置弟子員。士既沐浴於膏澤。而邦之縉紳髦老。亦願斥其橐囊之贏。以資學官之養。而佐生徒之窶艱者。五邑當荒遠僻絕之地。遲積至今。始克有成。予既嘉其有以助國家長育之方。而培師儒廉介之誼。因爲序著學校盛衰之本末。以誌人才消長之由。使採風者有所覽觀焉。道勁似牛山。

王鼎丞山右救災記

踰太行而西。南界中條。北薄邊塞。襟汾帶河。皆古冀州地。堯舜之舊都。叔虞文襄之餘烈。於是乎在。其民好深思遠慮。崇節儉。善居積。風俗之醇。著自往昔。聖清有天下。沿明制。設行省於太原。而以巡撫專治之。統州郡十有九。連城百數。歲輸賦稅鹽課銀三百八十萬有奇。而大同平定遼潞澤東踞太行之脊。首尾相屬。幾二千里。皆依山傍麓。羊腸峻坂。矗立霄漢。巉崖刻削。古樹糾錯。迴谿幽壑。宛澗雲橈。迤北則寧朔代忻。山益高。地益寒。霜雪層積。百卉早凋。穹石浮沙。難施耕耨。獨太原平陽以南。地稍平衍。沃壤隩區。居之十四五焉。冀土既多饒瘠。居民樸質忠信。奉公惟謹。偶值歉

歲未敢以災上聞。中歲所入不足自贍。逐末者日益衆。不憚風濤之險。山海之隔。貿遷服賈。輕去其鄉。而大農因地擇賦。他省催科。或課至八九分。於山右則必取盈。自咸同以來。邊陲多事。京營兵餉。臺站支銷。以及本省留防之軍。西征諸營之協餉。率責望於山右。罄帑藏所蓄。不能遍償。或至誚讓相加。餉斯土者。內迫部議。外懼邊功之隳。於垂成。補苴遷就。苟免於過斯已矣。其不暇計及度支之虛竭。民力之拮据者。亦勢使然也。今上之二年。秋。九月。宮保威毅伯會公。由東河總督。移撫晉疆。越明年。夏。五月。履任視事。於時亢癘爲災。已歷二載。隴畝龜坼。萬樹赤立。炎風熇日。燎原蕪野。小民無所得食。掘草茹根。析骸而爨。溝壑填委。里舍無煙。百里之內。不聞雞犬聲。但見荒墟落月。照燿白骨。烏鳶飛鳴而啄食。公具疏馳驛。詣闕言狀。朝士駭異。以爲山右頻年豐稔。不虞驟至於此。天子軫念民依。凡公陳奏。優詔報可。乃發東南漕米數十萬石。帑銀數十萬兩。以賑之。公度饑黎且五六百萬衆。國家費用不貲。民猶無以徧及。乃手書告貸東南各省。其言至痛楚。不忍卒讀。聞者皆感慨泣下。爭釀廉俸。解囊橐。惟恐後時。下至傭夫販婦。殊方異俗。皆若疾痛陷溺之在其身。不期而相赴。銖金寸帛。思效毫末之助。於是銀米輻輳。饋餉絡繹。饑黎全活無算。公猶懼民氣太傷。瘡痍難遽復。前後疏陳數大端。曰蠲免錢糧。曰籌借籽種。曰清釐荒地。

曰併丁於地。曰均減差徭。曰裁併冗車。上嘉納之。四年五月。天大雨。七月。又雨。中外大悅。咸慶三晉之民。出水火而登衽席。而頌公之經營荒政。感孚至遠。其功德近古所罕觀也。當公之用兵東南。霆摧電激。所向披靡。雖古韓白無以過。及大功既成。渠魁就殲。天子肅籥告廟。班爵酬庸。於是功高毀積。謗議稍稍興起矣。今公一出。而值百年未有之災。救億萬垂斃之命。薄海內外。頌聲洋溢。以視世之拘文守例。自詡爲龔黃者。其設施爲何如也。昔諸葛武侯韜略冠一時。而陳壽論爲短於治軍。今公之治民察吏。超出尋常萬萬。而世但豔其武功。悠悠之論。其不足以知大賢也久矣。是爲記。磊落金鐵。文品雅潔。其頌會忠襄公處。尤彰特識。

王晉卿重修子雲亭記

往者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盛稱司馬長卿。揚子雲。爲漢代忠正之士。且爲文。昌言以辨其誣。世之儒者多疑之。文章之難知久矣。以班孟堅之才之美。其分合史記。往往不達子長之旨。封禪書所以刺時政也。故不列於禮書。而孟堅乃改封禪以爲郊祀。夫郊祀果非禮乎。陶元亮痛晉室之亡。故詩多假事隱辭。以抒其忠憤。而能詩如杜子美。乃譏其責子爲不達道。嗚呼。若二公者。其於文章之事。幾可以無憾。而識議乃至淺戾如此。況其又下焉者耶。司馬長卿。果以封禪爲盛德。爲文以獻諛取妍於上。則不

當於死後始上之。故樹柎嘗獨以此爲尸諫之書。法言稱漢公之懿。過於阿衡。夫稱之曰漢公。而以阿衡況其勢位。孟子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今試語人曰。爾勝於盜賊。強於虎狼。則人必不以爲褒諛之詞。而以爲詈譏之語。子雲旣爲文。以美新矣。而曰劇秦以爲美。是何異以勝強於盜賊。虎狼之譽人哉。古之善爲文者。譎言而隱辭。美事而誅意。屈原宋玉枚乘之徒。其所以諫其君而致其身者。莫不皆然。然世之灼知其意者。蓋千百中不獲其一二焉。善哉。班氏之言曰。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誠以二子者。譎言隱辭。美事以誅其意。後世乃以爲實然。據爲典要。豈非所謂大謬而不然者哉。以伊尹之聖。而五就湯。五就桀。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而孔子皆以爲仁。管仲之事桓也。雖賢若子路。不能無疑。而卒死衛國之難。聖人不責子路之死。而獨許高柴之智。若揚子雲者。惜乎不得聖人之論定。然其書具在。夫固有矚然俟之百世而不惑者。樹柎自服官西蜀。卽訪求司馬長卿暨揚子雲氏之故墟遺迹。而成都縣署東南隅。有子雲亭者。率卑狹惓樸。不足爲享賢昭敬之所。吾友扶堂。由蒲江知縣。調補成都之二年。吏民浹和。羣墜提舉。化朽刊蠹。有瑩無疵。乃慨然以衙署陋敗。斬材伐石。重治而新之。凡八閱月。堂楹改規。旣宏且固。十月之初。又易向之。所謂子雲亭者。增高二十四尺。闊幾尺。攀登其巔。可以

覽全城之勝。工成之日。諏吉妥神。用昭祀享。衆賓翼翼。舉觴歌詩。僉曰祉哉。君之於子雲氏。可謂烈矣。賓退之後。乃屬樹柙。述其構之顛末。刻之石。並昭辨其志。爲後世之不知子雲者。發其覆焉。扶堂名鳳全。荊州駐防鑲紅旗人。今四川所首稱賢吏者也。發微闡幽。意誼深矣。

卷二十一 箴銘類

會滌生五箴 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尙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

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驚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攬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人。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曾滌生伎求詩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懼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

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曾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忙。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歎。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憤。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此公晚年開歷見道之言。其於聖賢知命樂天之旨。深契而有得。詞意淵美。直與衛武公抑戒。張子東西銘相配。不當目爲泛泛儼銘之語已也。

汪容甫亳州渦水隄銘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嘉慶中拔貢生。有述學內外篇。

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儀封考城。由渦以注於淮。亳州首受其水。田廬城郭蕩焉。踰年。水宿不去。於時儀徵江恂。待罪是土。乃集其僚佐士庶謀曰。州之域。西至於鹿邑。東至於蒙城。渦貫其中。若帶然。自城以外。爲保八十有一。而在渦南者五十有二。是其地於三垂爲大。且州治在焉。渦之北方殫爲河。恃渦以洩之。是不可防也。今立隄於渦陰。水循隄而東。西南之田。可得而食。則皆曰善。二月之吉。天地和調。日中而永。土墳而剛。時以興事。可

以經遠。版幹畚築。艾獵慮其事。大下小上。敬仲作其功。地防理孫。匠人因其勢。游波寬緩。待詔陳其策。監於成憲。則罔有愆。役不踰時。是曰如志。其廣四丈。外網半之。以其網爲之崇。東自支家林。至李家灣。西自草寺。至河壘溜。隨水委宛。長千五百八十丈。越月。水復至。僅漫及隄之半。南境大穫。舉州食之不能盡。於是亳人曠然知隄之利也。年穀順成。衆飽而嬉。坊與水庸。是祝是饗。營室昏正。乃圖後功。自河壘溜爲隄。西抵楊家橋。接於鹿邑。長五千三百九十丈。盡亳之竟。與渦爲緣。廣與崇皆視前隄。富衛其居。貧利其食。是故任力而不勞。施財而不費。後雖有水患。亳勿與知焉。惟天子惠保庶民。恤然若將不及。自河始災。出入二載。所振貸以萬計。封疆之吏。奉宣德意。無敢不共。而恂展布其四體。大懼隕越。以速官刑。當水之始至。輒假便宜。發粟與帑。以急民命。大府矜容。日有賞譽。東隄旣成。據以入告。勤民能事之褒。章於王言。明年。省方南國。蒙恩召見。曾不浹月。連擢右職。遂忝方面。無望之福。愧於非據。旣將去是州。遂爲文紀其功。日財用基址。以告亳之民。與後之守是土者。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河水洋洋。盜於南土。哀我殫人。逃死何所。集於中澤。離彼曠野。閔茲鴻雁。厥匪兇虎。爰爲大防。以固吾圉。百堵旣興。式歌且舞。父誠兄勉。應我鼙鼓。抱若弓輪。磬折參伍。明神相之。於渦之浦。是個是然。長我禾黍。官不失職。

厥爲民母。歲增之。柏楊是樹。民得其饒。以生以聚。用刻此銘。俾紹厥後。
李次青昭顯真人廟鐘銘

皇帝卽阼之十年。太歲重光協洽。夏六月。大旱。百川且竭。羣籟於昭顯真人。上下奠瘞。以明潔。越四日。大雨。萬民斯悅。迺謀答神庥。百其辭弗愜。卜建廟。曰吉。民用和協。未五月。廟成。翼翼業業。迺召鳧氏。作大鑄。考休烈。不窕不擻。弁侈應法。銘之曰。

其萬億年永瑤用。若金甌之罔缺。

高陶堂石鐘山銘

高心夔。字碧湄。號陶堂。江西湖口人。咸豐己未進士。江蘇知縣。有遺文一卷。

湖口負山爲縣。阻臨大江。石鐘山踞其北隅。下與城屬。自明季城圯。更二百餘年。莫之繕完。莫知石鐘山之爲險者。大軍旣克九江。今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會公。再起視師。論奏湖口重鎮。宜城以授。今兵部侍郎彭公。而檄知縣事候補知府岑君蓮乙。縣人按察使銜記名道屈君蟠。監植。因民之材。徵力士之能者。遂經始。咸豐九年己未四月。期而城成。泊庚申十一月。池甯賊馳四百里。襲湖口。與祁門援兵爭道。山口市樓櫓轟轟。人吏疑沮。內江水師副將丁君義方。勒兵入保。會大風。彭公乘舢板從黃石磯來省城守。時守兵當攻者十一。然賊固已氣沮宵遁矣。一城之蔽。厝江湖於堂奧。捷應彭彭。且彭公之來也。大江昏冥。巨浪廢山岳。船中人大恐。彭公意

氣益銳。卒存此城。難矣。天塹之險。專於水師。開通東道。實始湖口。經營湖口。莫盛於彭公。高心夔歎之曰。偉夫。諸君子之勤也。地勢下江海而秀高陵。窳者善容。翹者善舉。凡有氣以充之。有督師。諸君子以興。有是役。湖口之險以具。是故一城而已。而利在國家。吾聞丁巳九月八日。彭公帥內江。礮船拔梅家洲。明日。水陸大舉。克石鐘山。山洲翼江而壘。賊殊死阻禦。四年矣。游擊蕭君捷三之。勦。師屯吳城。彭公代將。崎嶇拊循。併命以規長江之利。東攻卽首湖口。豈不以險哉。今民耕者還其疆。祭者循其壘。歌謳之聲。與茲山無極矣。彭公宴游之頃。臨乎江城。抑猶拊衿傷懷。吁嘯慷慨。思所以居成功。勸來者。光輔我聖清。僉曰宜爲之銘。其在工宣力者。別有書。銘曰。

帝憂南紀。昇斧元戎。有醜逋誅。穢我土邦。元戎莅斯。賁耀皇武。沃焞以江。苑枯以雨。嶄嶄維巖。棲阻於天。疇翦夷斯。侍郎桓桓。燔山揜。天壁匪高。奪江飛援。騫舟於濤。惇嫠之存。忠信之繫。孰躬況瘁。而聞不至。川陵委輸。阜成方垣。昔勞而遑。今胥而安。匈潯掖鄱。含荆歎吳。巍萬斯仞。攸詹畢圖。旒旒長麾。侍郎其東。河海旁潤。歌舞予同。皇威旣宣。有建無改。作固於民。敬勸良宰。

聖清奄宅率土。日月出沒。霜露所被。靡無不提。封版籍。地廣物豐。萌生豐
蘖。苞於五管。負險懷惡。煽爲左言。反易天常。愚引庸品。久則附著。稍衆。屬
宰牧非才。曲加含貸。未嚴所督。流衍愈滋。漸肆鴟張。殺掠人吏。敢拒大順。
數挫王師。遂乘勢席捲。踰湘灘。擾江漢。陷吳會。轉渡河而北。以窺畿輔。會
伏莽之戎。乘虛覷隙。相因並起。中原千里。鞠爲戎墟。兵甲紛紜。十年不解。
顯皇帝以反側未戢。天討有稽。馮几彌留。猶殷南顧。皇帝紹休聖緒。祇承
兩宮皇太后懿旨。特任元臣。俾總師干。以張撻伐。其軍行進止。舉不制於
中。憑國寵靈。次第收奪。失土。乘而踏之。覆其穴巢。殲刈醜虜。殆千億計。其
餘猶復。逋死假息。經時閱歲。卒訖王誅。中外咸歡。一人有憚。乃告廟。飲至。
播降恩言。曰。猷惟予二三同德。率我有衆。徂征。顯有不績。予惟爾嘉。錫爾
圭。授爾鉞。往卽於大藩。爾尙圖功。攸終。其有休於奕世。又曰。猷昔府實無
餘。乃權乃算。越我小民。罔不供。厥惟艱哉。朕其恫。繼自今。四方若無虞。其
已。民乃蘇。又曰。猷越茲寇。劉我民。民罔奠厥居。尙安輯之哉。無任汙萊。給
耒與牛。助之耕。俾終厥畝。舊有繁賦。其省之。竊念兇豎怙亂。已彌一紀。皇
帝嗣纂洪圖。卽底康靖。眇古論功。江漢常武之業。遜茲何遠。猶復時勤清
問。察民疾苦。務崇寬大。蠲煩苛。以與民休息。期於乂而安之。凡海內圓首

方足。無不_レ含和吐氣。卽遐方疏屬。殊鄰絕黨之域。亦當企踵向化。如曩時用固。我不_レ基於有永。臣愚不自揆。竊欲導揚休美。昭之無窮。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清膺景命。重熙其光。遐覆無外。帝紘高張。雨風長養。爰苞莠稂。背其亭毒。肆獮而狂。豐發邕管。禍延湘漢。每搗其虛。勝以不戰。乃將干城。軍容始變。中宵石隕。天幾不日。有杞有梓。貢於楚墟。如拔彼茅。載連其茹。朝則提戈。夕猶緝書。賊褫其魄。望風而逋。駕彼臙臘。虜矢如雨。未竭鼓音。流血及股。飛箭縱燎。張其一炬。若熖飛蓬。燼無遺宇。四出侵暴。守有完圍。維特維防。百夫其身。左蛇右豕。中峙孤軍。援絕力窮。風雲爲昏。維龜生羆。穴有江東。憑負天塹。據倚金墉。頓兵其下。十萬環攻。曠以日時。師老無功。疇克視師。乃命台衡。錫之弓矢。令其專征。莫敢或伐。落彼驕榮。有集維彥。咸遂其能。桓桓節度。功成反手。旋復金閭。直指鍾阜。乃角其前。乃倚其後。大膊石頭。進逼牛首。長圍式築。飛走悉窮。嗟彼枯魚。泣於釜中。夜墮天狗。其聲隆隆。占言破虜。遂成大功。猶有遺類。負越之隅。聿擾耕牧。莫之或濡。伐彼槁乾。如摧朽枯。靡有越逸。復滋邊虞。謀無遺誦。舉操勝算。雖出羣策。實由宸斷。仰承文母。下弼頤日。猗與委裘。竟夷大難。道映先天。亂撥崇朝。於爍其師。聖武孔昭。天步克清。氛祲日消。威加有截。彼荒其條。

宦莘齋瀛海名人頌

并敘。

宦懋庸。

字伯銘。

號莘齋。

貴州遵義人。

著有莘齋文鈔。

夫識高於往者。道契乎神。法變於古者。思窮乎聖。若夫人雖別於華夷。域無區乎中外。論性以合天而契。設教以前民爲用。斯亦義乘時爲消長。道與運而通變。苟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斯乎。夫虞夏殷周。遞代而嬗。伊文周孔。形道爲上。遐哉邈乎。華夏信莫及矣。若夫秦漢遞降。異人代出。以云制器。亦有專門。故平子始地動之儀。元室神刻漏之器。諸葛創木牛之製。公輸侈飛鳶之好。莫不騁厥奇思。鬪其意匠。雖雲蒸霞蔚。羽儀上國。而以非一王之所尙。故歷久而傳失。維茲含齒戴髮。而靈性攸同。飲血茹毛。而食色不異。式肇東來之法。因嬗西方之美。歷代英君。誼辟。遂得因而驅策。而乃鞭撻黑海。虎視歐羅。其究也。陋羲和之失官。補考工而成紀。家御列子之風。戶鑽燧人之火。化羽毛齒革。而底於富強。列地水火風。而謂之四行。大無外之規模。宏方寸之容納。何嘗不縱橫而講盟會。佳兵而爭雄長。斯亦古今之至變。而中外之筦樞也。閒嘗鉤稽舌人之說。景行疇人之傳。述來觀往。布指知寸。既循名而核實。皆有稽而可徵。爰作斯頌。以景厥隆云爾。

大地運行。無偏無頗。蠡生上哲。翼彼歐羅。雲蒸霞蔚。鬱爲羽儀。武功文治。稽古則過。匪曰實過。賢哲孔多。首彼得羅。歐北英奇。初學大雄。繼入舟師。荷蘭潛迹。戰瑞勝之。波羅冰雪。烏拉松榆。闢境窮髮。四部羈縻。索倫立石。

介別華夷。水陸形勝。百世之基。巍巍繼起。曰拿破崙。霸圖肇興。海上連橫。業承路易。好武佳兵。滅荷廢西。取葡連英。弁意割普。小大並侵。伐俄之役。天厭厥凶。全軍飢凍。大潰而東。盟維也納。易橫而縱。流之荒島。勞而鮮功。爲笑千載。有始罔終。維華盛頓。英所自出。少長孤寒。母教而立。資兼文武。杜門卻迹。苦英苛政。思所變易。血戰入載。美乃成國。遠宗揖遜。堯終舜及。功成身退。讓於有德。任人立政。版圖式廓。威廉第一。德之令辟。忍辱負重。合日南北。白首舉兵。任俾麥克。果虜強鄰。巖疆是復。五世令終。克享天祿。畢司馬克。賢哉相君。深沈大度。弼茲一人。大恢土宇。網羅虎臣。弱法強普。保茲令名。毛奇餽餽。用兵若神。粉版白堊。介畫縱橫。目無彼虜。胸有甲兵。出其緒餘。凌吳蠡孫。專門之學。邁茲古人。殘破之局。誰實尸之。曰地亞士。效奔置棋。諾諾諤諤。前事之師。不幸而中。厥智乃奇。游說列國。顛而克持。民政卒變。雪恥有基。盈庭浮夸。於國奚裨。論久而定。力破羣疑。垂裳端拱。尸祝亦宜。維多利亞。女中之賢。通商上國。海上爭先。馳驅輪舶。利盡東南。持盈保泰。匪禮勿愆。全有印度。涅白磨堅。君德巍巍。中懶爛焉。荷蘭虎哥。米利惠頓。實創公法。萬國合弁。曰性曰例。輕重斯稱。維繫昇平。大局弗愁。匪徒清議。實事則盡。守而弗渝。例重於性。曰富拉頓。始造輪舟。曰塞明頓。斯泳斯游。水火二力。節宣其流。萬里航海。心與目謀。聖人可作。不廢厥猷。

詎云剗木。亦既方舟。德輝底斯。美國之彥。亦既行水。毋乃廢旱。山峒煤空。洪鑪鐵煽。輪車之利。行遠斯見。權利是收。富強基擅。繡壤綺交。鱗陸脈貫。瞬息千里。實極其便。可崙好奇。乘舟西邁。加勒海灣。廣漠斯在。巢處穴居。近於寒帶。大破天荒。易素而繪。繼厥蹤者。爲墨瓦南。再得大地。曰新荷蘭。五洲之名。於是列焉。榛狉之俗。穢墟是探。闢莽除穢。賴茲後賢。冰寒於水。青出於藍。澳大利亞。別有一天。維利碼寶。泰西之英。亦有同志。謂南懷仁。浮海東來。學擅天文。七分六日。朔虛氣盈。貞元啓運。佐世名臣。絕學千古。貽茲令名。氣機之用。創自高斯。卞和被剛。數則屢奇。吳斯得侯。出獄繼之。至塞法利。因心是師。牛國民者。變通其機。至於瓦得。童年而嘻。句股畫地。人笑其迂。卒通微妙。賢聖是希。乾溼二電。曰堆曰池。始意大利。嘎喇法尼。有佛爾塔。理推其餘。但氏葛氏。厥事益治。萬里之遠。瞬息文移。普利天下。神化攸宜。出幽入冥。鬼神通之。思慮所及。奇而不奇。始化學者。曰韋而司。類分萬物。原質是稽。質點相引。愛力推移。惟蒲陸山。繼之而治。專論生長。補闕拾遺。曰布里克。曰里必格。辨其顆粒。加之大熱。或遇空氣。化散元質。分界既定。大含細入。亘古未聞。媿於聖哲。矯矯諸彥。命世之英。各宣猷爲。克盡乃心。功無與二。世不虛生。折衷樽俎。流播藝林。況茲華夏。冠冕羣倫。頑廉懦立。高山景行。曲終奏雅。旗常勒銘。

筆力遒勁。頗類半山。按。英國名將。公爵威靈登。一千八百十五年。生擒拿破

嘗第一。於比利時之倭得魯。至今華表巍然。威名不在毛奇下。法國名人賴賽樸司。首倡開挖。蘇衣士河。以避阿非利加大浪山海道之險。糜費八千萬金磅。鑿之七年。卒裂亞細亞阿非利加爲兩洲。功在地球。此二人皆應補頌。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井絡南山。是穴是郛。天兵四臨。北合南逋。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兵陝略。斬虺搜狐。死士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錐。遂專閩鉞。以訖天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蝥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土崩岳礎。聚其梟狼。萬肉一灰。屢奏膚功。忠謹不回。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陝甘。子亦開府。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天子歎嗟。念其勤功。與其耄皤。稽首歸里。帝錫繁祉。形在紫光。美諡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牖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梅伯言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會亮。命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閒。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下人適有類乎像者。

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呼。禮有殺於古而隆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閩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斂。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浪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蓼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滿家。媿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呼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像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莫子偲王節母贊

莫友芝。字子偲。號邵亭。貴州獨山州人。道光辛卯舉人。徵用知縣。有邵亭遺文。

王太夫人方氏。子懷侍郎茂蔭之祖母也。年十七。歸歙王封翁某。封翁遠賈于潞河。五年不能歸而卒。太夫人年二十八耳。逮事祖姑十年。事姑三十年。撫子。婚取有孫。而子婦卒。又撫孫。及就傅數十年。極事畜勞瘁。情理當。太封翁初卒。翁之昆弟會族人。書二百金券。付以資撫孤。迨子將冠。卽還其券。平居足不出戶。行不履人跡。食不茹人餘。湯餅之屬。不與人共釜爨。人咸笑其迂。與嫂氏親愛。惟見于堂。不入其室。至五六十猶然。外家中

落。當家計窘促時。則力夜作。易升斗以遺父母。姊妹四人。不能自給者。必量力資之。六十時。給帑建坊。曰。吾數十年飲冰茹蘖。初不知有此類事。唯念念懼稍有差失。他日不得爲神耳。茂蔭官戶曹。歸省。誠之曰。吾始望汝輩讀書識義理。念不及此。今天相我家。汝宜恪恭盡職。無躁進。無營財賄。吾願汝毋忝先人。不願汝躋顯位。致多金也。卒年八十四。贊曰。

貞媛懷清。冰蘖在躬。其潔白艱苦。蓋罔或不同。唯太夫人禮意性得。別嫌明微。動契聖則。孝于姑祖姑。育子翼孫。一瑣悉篤摯。若未大遠於人。不食殘餘。不踐履迹。濡餅不共釜。親嫂不入室。人皆怪其迂。而守死不忒。棹楔有旌。太夫人有言。吾苦節歷世。初無此類知聞。惟懼稍差失。異日不得爲神。猗古至行。忠孝貞烈。匪迂曷堅。堅乃獨絕。獨絕之精誠。如神明然。人而思爲神。而胡不完。有孫名卿。許國貞專。爲國柱石臣。庶答太母艱。

辭賦類

張皋文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園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列嶽。蓋象崑崙閩風。方丈蓬萊。又其幽扁官別。杳冥丹旭。凝霜仍雪。闕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陽。浮邱棲其顛。軒皇鍊其鼎。玉女流其函。鸞鶴翔其林。芝英挺其阜。予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故復麤覽誕略。不

遂冥尋。然於高。則窮蓮花之崇。於奇。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俟永解纓絡。結廬神隕。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藐寥廓而神據。行周覽乎八極兮。騎辟驪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搖集兮。奄息汜濫。舒節乎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溪兮。規容成之高臺。鬱巖巖之峗嶠兮。拂穹窿而上迴。連岑吁其坱圠兮。徑曼羨以延屬。經崇駸駸以撇天兮。歷陁罷陀以頽谷。霞嬰雲汨般以澹蕩兮。嵒嵒紆瀟紛以相逐。時固未臻乎黃山也。忽丹嶂之岑嶙兮。頰羣嶂以霞起。浮纖削而芎敷兮。勢振颺而不可已。心炯炯而上假兮。目眇眇而無倚。何風引而歛去兮。慶不可乎彌揆。夕信從於招提兮。浴神濫之湯湯。陰火煽薄於巖幽兮。伯僑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於游蒙兮。霍然飄除。雲揚。乘凌兢而絕太陰兮。與真緯乎相將。橫窈窕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聞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僊廬。旋室竄窾以嬾娟兮。袂振鷹翳而相扶。應貞卓錫以遙佇兮。狀頽頽而睢眙。兇尋眇而無見兮。悵天闕之不我舒。厲磊砢而百轉兮。穿崩芳以上征。雲飄飄而襲予兮。石氣黓黓而愈清。岑岳雜深以差錯兮。衝菴隱倚。追以縱橫。堂防絕限。蟻以纒路兮。愕眙怵集。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懿凜幽杳兮。出雲窟之窅寥窈冥。搏鈴鈇之膠盤。枝梧兮。尋

光景之晦曖。鑑暝。稍定氣而回眺兮。轟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
洪紛而錯崔嵬。翹撇烈孤以獨舉兮。屬重陽而下迤。形精濇遠若不知其
所抵兮。盪空青而無依。纈澤絡繹而以騰凌兮。龍鱗霞駭煒以林離。天扉
石室儼以高躋兮。亢烏騰乎將吾止之。獨橋首而不可卽兮。心徊徊而不
怡。仰穿溟滓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視崢嶸。震慄徙倚兮。一升。極目
天表兮。泮泮。蓮華敷萼以右起兮。翼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
峻嶒嵬歲据以夭橋。紅采翠氣交曳而並颺兮。蒙合欬歛半散以招搖。披
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概逍遙。往往高松負石以成質兮。壁走膠枝
以還會。東西蜿蜒徙靡而卻負兮。蛟螭幽繆相詭而異態。沐疏乞之霜雪
兮。曠禪通之沆漉。猿狖仰眎而不能攀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碎。
靡何纍纍。高低混茫。壁積參差。鬱撓天地。茫茫霏霏。似驚潮之鴻涌於海
門兮。如蠃垤之冢列於庭階也。於是脈奇選崇。望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噴
岍而陟藜。則兮。回兀婁而踐戩鑿。風磴運裹以穿安兮。石齒盱駮以礪突。
逡巡二分以側足兮。目眩轉而克忽。詘轄折枝熊經以卻立兮。浸淫啞呀
攀以中必。雖荆忌之僊佞疾迅兮。猶廩廩而氣失。爾乃石扇頽砥兮。掩杳
玲瓏。會宇覆覆兮。宛潭交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撐刻削兮。神樞而
鬼工。淹回旋而詰屈兮。窺乾坤其若蒙。歛屢涌而上出。排闥闔之蕩蕩。軼

遊氛於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貫倒影而高厲。倚瑤光而部衆神兮。捐豐隆而扶屏翳。馮蔑蒙而下矚兮。泊修墮於一氣。崑崙鑽列瑣碎而不可詰兮。宕冥冥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際。竭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嶻嶭。逶迤累折以規轉兮。阼墮稽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圍羣象於寸眸兮。駢衍振陳宮以藐顏。擇菑藺之卅六兮。崤元君於雲閒。卻睨巨壑兮。欽淫焜濛濛兮。奪精僊之人兮。威蕤紛何爲乎揚靈。總主笏兮相矧。吹參差兮杳冥。緜淖陸離班以屯塞兮。振耀芻蠻瀾以煌熒。四顧塌扎。莘莘縱縱。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鼇沒吻以鈺鈺兮。卻聳屬而躩踞。狡狴胡談以奮疊兮。作首目之彬彬。巨靈高掌於雲外兮。勢爪踢乎華衰。女娥幼眇以流睇兮。被長佩之綈綈。百怪欺猥以噩對兮。儼隣矚而睽睽。羣岳岳以崑崑兮。隨顧盼以駭駭。卒駭悚以驚魂兮。中怛悵而意迷。會蕲窪突。日夜出雲。滄沛葑鬱。烟烟熅熅。紛颯起而屬天兮。泊混會而渾庀。爾乃輕颺乍起。宕拂四表。淫揚驚奔。伴煥騷擾。紛紜躡迥以下降兮。綢繆周盤。轆以旁繞。穹窿糾撓。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綿貌。圓宇廓以清徵兮。柔祗濫其漫漫。匱巾頌洞千里而無極兮。州裨大瀛倒灌而外環。於是紛茲愴怳。滌淙泔泔。險陁曳蠟。闔闔旋完。鼻洶洶其交會兮。滂煩澹而紛屯。蕲巖彙峗。怒起而涌出兮。吸溥瀟率。迫隘而

復還。鯨迴鯤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夭矯。慘以龍翰。倏蟪蛄像揚光以出入兮。忽若鮫人水斐。飄麗以眇曼。三山滉漾。歛在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萃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石之孤蹇。昏眩謫幻。儵忽而萬變兮。單不可乎究原。於是目賊意蕩。志懷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直際天極。浩乎瀾瀾。沆沆溶溶。鱗鱗離離。嘻嘻兮旭旭。天闔兮洞開。翠爲慘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九葩兮紫蓋委麗。鮮扁舟兮紛緼。輝光炫耀兮。陸離。暢飄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寫霧而遵逝兮。厭浥襟之英英。披蕪靡之幡纚兮。宿嶼嶇之松聲。幽人爲我揮琴兮。儀徵江鉅。字嘉田。隱居山中。過素女於太清。山鳥更唱而赴曲兮。流仙樂之泠泠。紛吾窮此遐覽兮。與無友而爲期。揖松僑而儻游兮。載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粲。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崦嵫。蒼虬顛鸞。赴嶼以相待兮。世殊赤醴。煜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羞五采之瑤枝。庶遠遊之輪舉兮。聊發軔乎自茲。

張皋文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名方物。別圖經。沐浴崇陴。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攬采梗概。爲之賦云。

丹陽之南。蠻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曰二天子之都。上絡斗紀。下樓銜巫。外

則率山崔嵬。於近作嶂。陪以大鱗。屬以巨廬。廬江出其西。漸江出其東。千源萬浚。經營淡澹。各走相詭。宛渾黯黯。回錡隘廬。迫觸輶輶。逆防孫理。杳窘出窘。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迫。轉石異聲。鬪沛汨淚。汗龍鏗訇。繆繇豁豁。磻磻悲鳴。鐘鏞穆羽。將滄代更。蕩滅澡場。纖潛不藏。文綿鱗磔。瑩瑩煌煌。若此者數百千處。然後溪闢會流。交注羣輸。涖涖潼潼。上合彭蠡。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吟吟崆嶒。糾纏嶮崎。積沓匝匝。陰陽蔽虧。夫容齒藺。倚天無茄。形精互輝。灼若朝霞。其會高則上出閭闔。平睨寒門。頽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陰則涸沍悽悽。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蜚之霜。其石則蹉跎刻削。岫紊增積。搏總別迫。重疊弁益。將顛復稽。附鵠躡蹠。縱橫駭盱。震心警魄。黝質斑采。炫耀龍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不知其所原。增巖重岫。懿曖窈冥。環橈復竿。脇施瓏玲。陽光迤輝。疑自地燭。不見天形。或乃頌竈金鼎。威粲玢靈。匡牀方几。羅於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別。於前則雲門豁闕。兀峙高闕。夫容桃花。紫石丹沙。疊障擲盜。青鸞石人。儻儻茂茂。爰有溫泉。是之自出。天都巍巍。巋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崇。紅杏交錯。洪紛馮戎。羣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醴泉之池。日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岈岈。探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鐔白瑤。吟嶙嶮嶮。九龍懸泉。消

搖之溪。堪蟾溶洗。千態萬狀。潺湲百尺。輝黛沈颺。列如繁星。揮布茫望。於中乃有錦鱗揚鬣。石班無雄。鮪魚兒啼。其石則有飛龍雲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水。聖泉飛來。松林采石。紫雲翠微。霍鮮互別。鬪翔相追。其谷則乖龍老蛟。蜿蜒淵處。千瀑亂入。冬夏激雨。鳩扶延延。雲轉雷聚。丹臺中填。是曰天海。鬢概衆皴。琴琴余余。冢影厥巖。陣貢其隍。絡繹泉杙。藹空流光。絳霞欲焱。髦紛前。翠彩濯濯。般燐旁。於後則仙都岩堯。師子疊奮。丹霞石琴。屬以始信。叢石筍植。緣卒而起。箭簦嶼岵。傑池未已。爾乃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州無偕。檀杻蒼柏。海桐辛夷。楓澁檉榔。樅桂黃楊。枒杈交柯。魁嵬紛揚。馮陵藩京。鬱鬱尊尊。上轟重陽。喬羽聶炕。旁卻日月。中稽風聲。楫櫓叫囂。無時晏寧。頽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熒熒。其下乃有白虎蒼豹。素雌元熊。山間一角。醜鹿人从。條來報往。驚啤羣訂。獲父喜顧。獬子猿公。蒼髯修顏。接幹迴叢。透脫牢落。天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鶴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離。雍雍嬰嬰。頰伽之鳥。引曲赴節。若調乎簧笙。其松則枝梧節族。膚石鬣雲。蛟螭倒投。之而鱗鱗。仰矚撇烈。不見抵根。奇瓌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威喜。伏靈石脂。蘊精闕采。僊靈是資。草則鋪於披靡。軋芴蔚對。薜蕪突籬。蒟蒻薜荔。珊瑚翠雲。龍修雲霧。春芳隱隆。秋馥霍獲。萼花散榮。翕習蔓茗。青碧翠紫。菲菲菁菁。炤耀煌煌。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

連山精。餘糧大苦。某芋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農未知。兪跗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楸。枇杷棠梨。若榴木蘭。披子楸梅。罇芳裂芬。林禽崖密。松肪出焉。爾乃其懸磴突。賊揭藥側足。庾婁犯萃。全踏確壘。仰冠傾墜。俛跖窈窕。震震慄慄。萬端異類。氣盡汗賊。怳怳魂隊。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悠忽怛悵。目不敢睽。鼓息扶服。熊經鳥跖。然後得屈焉。若其凌鳩蒙。貫倒景。憩涵沑。息滓溟。浮恍惚。超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沆瀣涌。瓊英充。倥傯廝征。歛扈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亡雙。於是天雨新霽。蔚蒼朝濟。噎魁坱圠。滂泮四施。襄混懷隧。馮涇陵夷。東混扶桑。日之所出。南潰炎風。西淹總極。北沍積冰。漫漫汨汨。風至波起。天地岌業。狀若浮海。說於碣石。云云積陵。化爲魚龍。徽鯨奔鯢。稠叢續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禽悲獸。跖魂哀嘯。鱗鱗隱隱。不知處所。頰聆忽荒。皆在水下。翔陽震盪。涌波憑興。浮彩下爛。絢耀上升。天紀地緯。唯扈煌熒。九光十彩。轉互代更。蓬萊闐風。昆侖會城。琪樹建木。珊瑚琳瑯。戴勝虎齒。雒陽流形。芒芒無端。隨望而生。網緼元黃。儋將會。鹹憑蒙龍。睨天緯。靈之彙。彙鎮高邁。橫凌九坑。杳天外。於胥樂。今發蒙蓋。

弘麗溫雅。揚子雲後。千八百年。無此作矣。

張皋文鄧石如篆勢賦

倉籀既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石頌德。摘華絢豔。

後藝是則。佐隸趨簡。迺及分勢。六書載淆。入體亦廢。二漢綿延。厥緒弗恢。金刻石蕪。莫究莫追。般般石鼓。發於陳倉。疇曰體譌。庶有憲章。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賢。厥真亦抃。嬰姿嬌妍。維僞斯仇。鍾張之法。代傳代工。曾是曩文。弗軌弗蹤。猗與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供此藻筆。俗學紛縕。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聞諸蔡邕。篆勢有賦。旁涉僞作。緣絲凝露。用範用閑。峙思詳觀。數摧彬粲。永光藻翰。其詞曰。雪兮風回。歛兮電追。萼兮梢雲之冒。松栴。導兮百川之隘。堆圯。徹兮逆折。豁開而東歸。清思下烝。迅神上落。經緯中彌。觚芒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侷蹙。窈窕冥冥。若首若驚。若應龍將鯢。以須震霆。幡幡慘慘。若陽若陰。似柔柎賈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入。或來而忽往。或闕而不翕。或圭組黻佩。或瓦碎冰澹。縱橫細縕。絡繹繽紛。遠而望之。若異類。崒噩並出。顛首目之縱莘。卽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裴回遷轉。煦嫗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儼。振藝林之絕塵。追軼軌於秦始。嗟作者之難覩。信知道之實希。舉梗概而略論。願執簡而同歸。

張皋文七十家賦鈔序

凡賦七十家。二百六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辭奧旨。備於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辭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

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概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溲溲。地之鬱鬱。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砢谿谷。風雲霧霽。霆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螳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於是錯綜其辭。回悟其理。鏗鎗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辭表旨。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僂。並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之者爲之。愉暢輪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譎而不觚。盡而不蔽。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蔽。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解。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

物推拍宛轉。冷汰其義。輟輟於物。妨妨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理。鞫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於物無弊。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於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頓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妨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揚雄恢之。脇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墟。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擻。鈎子鼓牯。而倣倣可觀。其於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瞻而不華。連犸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倪。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鄧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而憂患之辭也。塗澤律切。萼藪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枿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搢搢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搢於同。不獨於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

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於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儁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襖。鑿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全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於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冷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昭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肯於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矍矍。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於時而不能馳。然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聞也。

汪容甫廣陵對

乾隆五十一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于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憇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咨于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論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瞽之疾。故書雅記。十不窺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筮。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于高闕。其距八千里。萬

折而東。夾廣陵以入于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于曠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臯。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鄒鑒董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荊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旣克建康。偏師獨進。凶族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鎮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倡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嶷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勣實贊之。敬業旣心在王室。

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覷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于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閒。典兵宿衛。受周厚恩。幸少主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世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泊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于張巡。守堅于墨翟。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莽。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爲矣。其有上匡閭主。下撫驕將。內攬羣策。督師開禮賢館。士多歸之。外抗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爲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爲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爲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閒。由是言

之。廣陵何負於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若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鄒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卽戎與。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仿佛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索稟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旣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壖。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保竟卻敵之功。至壯

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諡曰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尙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弁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于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揚行密。朱瑾。決計攻瑕。梟其上將。偏敗衆攜。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闕士傳世。終梁之亡。不能得志于吳。則清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于兩陳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閒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於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闈。協心陳竇。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違。弁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諒。

盡心翼衛。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偏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既陷武寧。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江。主帥旣戕。官軍屢覲。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豨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于遐裔。羣盜蠡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于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旣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干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展盱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臯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寧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於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於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于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略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

人才則如此。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笈，謹錄爲是篇。

董方立西嶽華山神廟賦

并序

董祐誠。字方立。一字蘭石。江蘇陽湖人。嘉慶戊寅舉人。有蘭石齋駢體文。

華山者，招拒之下都，顯紀之時囿。有雲陽扁陰，攀察萬物。雲霧雨澼，汜布上下。靈示焄蒿，權輿生民。故有熊會其羣神，姚嬀覲其西后。夏經嬰以珪璧，周禮祀以兵舞。其廟制烏奕，萌抵有漢。世歷千祀，饗格弗隳。蓋以憲章元穆，奠軌星宿。終始四九，金德之統。余憑軾西征，謁禮其下。見夫層構巖巖，幽宮旭卉。目眙神詭，震澹永日。爰託篇翰，爲之賦云。

伊大化之挺埴，息一無於二氣。圓精運而上羣，方祗搏而下墜。寓神皋於弇州，配少陰以執契。鬱華嶽之靈圉，秩西宅而司厲。於時白藏受謝，神該效律。萬物芸黃，其華駢黯其實。乃崇明禋，報本反始。百犧百瑜，或縣或庶。書有望秩之典，禮有生植之祀。盛致美之敬恭，疏爽基以卜時。爾其畛域，則參井之交。兩戒是經，旗旂散其華。鉞質寓其靈，封狼敦圉而睽賜。朱鳥頓頰而砰鴟，東有嶠函重險。黃巷之隘，詰屈偪仄。穹隆堂防，出坎入窞。一陰一陽，西則廣邈高陸。邈迤洞達，八期九達。方軌轆轤，馭裔輕驚。驛勞輻

轆。南則崇山巖嶙。結霓隱天。重甌累鬲。曲岬宛蟪。率嘔屬英。謫樓詭連。掣爾上戩。句胡轟援。巨蹠盤踞。豐踢紛戲。夫容菡萏。鞞鞞猗猗。日月繫其房的。枋北斗而爲茹。北則洪水湯湯。太白所都。滓渭躡洛。異源同輪。礧錯礧礧。疏薄墳墟。溫汾潦滌。規轉萬趨。擊厓踏堆。儘湏澎淖。孫紆厥躍。雷訇火沸。灑淙沖瀾。羸賊漬鼻。蹠踔寸卻。奔溜踵至。濛濛甄甄。天滿無外。爾乃審曲面勢。構極甄甄。遐陟博置。萬象一含。故觀其郛郭之制。則亭亭若若。隱隱鱗鱗。岑峒崑嶷。嶢嶢嶙峋。睥睨密比。瓣華洪紛。菑蚤肉而不齟。慎牙抱而成輪。增盤層高。靡迤澶流。蠡旋蝸懸。倨角作銑。霽然風折。宛爾雲轉。上則角樓崔嵬。坳坳積葺。二四八六。環己共戍。疊累重益。舛互駢填。上下刻削。東西捩延。陽烏運於清宸。見晦羽之翹翹。平眺俯矚。無地有天。如闔風之于北辰。鼓鐘之衛帝館也。乃憲紫宮太室。匡衛十二。以爲祕宮。承龍心於明堂。帶壁壘於上墉。高闕有闕。闕以祝融。五門並啓。蹇產鞠崇。燦闕中企。流火凝冬。闕素閣於皋稽。鬯青陽於谷風。門臺鈔以岑瑊。躡重陽而踞峙。承駁輦於上榮。颺焱悠以紅翠。五鳳秋其振翰。翹霄霓以容裔。櫺星金城。複閣重闈。飾以大朱。堊以石脂。鬱乎若翬飛鳥。跂霍繹而紛泊。又若鱗莖齒次。插擷而參差。於是陰陽壹壺。義璘回旋。龍訛豹滄。旗揭旄翩。樽樽晉晉。連拳而爲正殿。挈貳抗梁。以濯濯。櫳槍奔雷而爛熳。元龜楹柱而轟

鳳神鹿搯節而觥翁。枿栢紛糾。交閱積杳。莘莘總總。周盤礫礫。若意密而體疏。終支附而膚合。馭遺風以下追。蹤岑累而相聳。陰螭銜銜。膠流負阿。明月承吻。窅窅倒華。髣髴絳悅。反蒂荂葩。閒以碧藻。雜以蒹葭。離實春井。翕翠秋波。重屋四注。綿以槐栝。浮柱承欒。紉纚縷縷。崎垂繭繖。四極炕瓘。魄窳軫轢。屈已交午。絡度簷與方連。錯鉤互於窳藪。爰有牝茂牡甑。蓋戴傑池。繡燭繡粲。六章流離。疑天光於朏明。曳冤延而孕奇。建木四照。秀華金支。琅玕璘璘。翡翠威蕤。珠被齊光。熾黃紛披。矧軒孔羣。倏眸回馳。闔爾雨散。濟成朝蛻。瑰珍詭狀。惟意所移。放悲須搖。從望而迷。排飛闔以仰瞰。心愕怡而佛渭。神泛滇於末廂。怵猥猥而萃險。復奄留於焚燎。魂稠叒以掣曳。攀疏櫺以跂峙。窳窳杳其無際。降旅庭以常羊。又坱圠以靡既。離朱瞭而眇昧。都盧僂而駢躡。爾乃顛靈正位。方示敘倫。崇金天之穆皇。象泰壹之威神。龍袞邃延。昭明三辰。弁瑤光於綦會。組紉約於衿禛。綉旆騷殺而裔雨。葩蚤琴麗而莽雲。威震震以燭燭。赫歔歔其若存。五精帥摧。八神拱侍。句芒龍檠。禹彊蛇珥。蓐收典鉞。紅光所司。禹兒祛衣以斐旆。方皇犇野而睢睩。師師遼遼。二八連臂。豐饜鼓車以夾坐。馮夷從風而爲衛。於後乃有溫房涼館。閒宮邃圉。鑲金綴璣。疏蘭架宇。蒼琅設門。冪以珠舞。玉女嬈悅而遞代。金妃要眇而參伍。大帝之靈。于焉與處。遂乃會臺徽榭。以旁

延石磴嶮隗以上屬。嶮釐迫側。岫余頽珥。獷爪劄牙。窅武覆鏡。重足累蹠。翺翺扶服。跟剛首剗。跪崕觚巖。沾灑馮萃。飢詘賊悸。沮汗滲漉。喘絕復歔。蟻卻蟹仄。拾級而登者。蓋以百計。迺貫倒景。絕大鳩。超野馬。浮蠖蠖。舒息輾節。擻乎萬壽之宮。神岳蔣蔣。爛炤眞靈。懽會懽困。天緯杳冥。日夜出雲。光景煒燁。千變百殊。晷刻岐形。或雲霰牢落。匹盜駱驛。徽奔象逸。半散邈過。太行恆山。浮混碣石。或糾屈櫛密。糾結鶴立。左招右索。摧囀翕集。專專默默。似有於邑。或份郁亂費。景炎扈煌。赫戲叛換。羽旄殷芒。還照蒙汜。啓明銑光。或神昧鬼杳。霾曠魍魎。造象太極。赤萌衣裏。胚胎殷虺。汨若下海。或猗儺婉嬾。綽約脩嫫。乍首乍背。明昧微喻。忽如有思。曲障回裾。或标鬻噴勃。頽艷恂湖。土囊崩車。澗鬱颺颺。賁星賁芒。魚路浪騰。然後冲漠濶深。收華閼曜。歸神元始。藏象大憐。希夷頌洞。嫗母萬竅。其左右。則飛閣流丹。中皮仙經。碧簡赤文。守以六丁。五千三洞。洞元上清。兆朕太元。延康赤明。神策百二。華蓋黃庭。虛虛非馬。亢倉無名。金虎白龍。參同元英。先乾蘊氣。後坤返形。眞誥祕符。煥乎層城。迺有馬明修羊。叔卿子先。葛越壺公。洞明自然。西河歌而嘽啞。仲甫飛而蹠蹠。韓衆駕鹿以子蛻。茅蒙馭龍而蜿儻。元方鬢髮而傲嬉。毛女纖纒而騰騫。實列仙之攸宇。總無上於諸天。於是降墜道。步中唐。泛眺四周。而巡回皇。乃有仇泉涓滄。清冷紆餘。互望神之

虹梁象雲漢之荷衢。翔陽浴其東界。全樞浪於西隅。觸磧成沼。過窟爲渠。晶沙雪離。鏡萍星鋪。頌首頰尾。謹聲唵喁。外有神荼鬱壘之殿。朱索芙蓉。魑頭四目。甲作凌遽。黃父閃倏。聖母桔。耕父糧。靈保儷歌。赫拉蠱殃。若乃豐碑穹崇。樂石之府。與夫御香祭器。省牲易服之所。耽耽翼翼。鷓饗祚主。式禮苾芬。鼉萃振古。揚摧庶彙。明共羣生。茫端渾竟。不可殫名。木則松栢。樅檜。貞朮守宮。鼠梓虎目。白楸赤桐。森尊衆穆。輪困離奇。翳樹喬檄。扶疏塊魁。藪醜枿杈。梢擢苾麋。刺天垂陰。闕地沍陽。作鱗句羽。之而聶炕。藪中扇風。調竽笙簧。軼茂鄧林。齊蔚搏桑。結根太始。稟元攝提。歷葩揚華。閱統翹支。邁奇齡於九頭。何周秦與漢隨。爰有陰火免伏。遊氣成絲。琥珀威喜。神茵華芝。燭耀乎其下。鳥則舞鶴二八。獨鵠雙鸞。烏鸚白鷗。旦鷗晨鷗。颯沓湛淡。奄薄繽翻。暮有鷓鴣鸚離。狂鴟肥鷓。鬼車十翼。奇鷓九頭。魑伏鼯行。怪歌哀謳。聲聒乎其。竹則綠籊篋管。周以楯闌。扞根彙節。春筍冬筠。密上稽露。疏中闕雲。構慘郟曲。阡眠檀欒。單體纖肌。冰爽霞鮮。笄曰空竇。同稱異源。草則萑萑。汎濩。離靡梳茂。帛帛布布。異竄凌稌。攢榮飢葉。習翠菲青。薩扈般燐。幡纒精瑩。采純緣陂。爛錦被町。嘘芬掖鬱。秘薛薰馨。藥則黃精赤芩。勤母文無。細辛大苦。薯蕷此胡。千年之苓。九節之蒲。蠲瘡辟癘。泄暑調寒。桐君俞跗。舌爽未單。果則三色之李。五沃之桃。紫灰燕支。緋碧

緗縹來禽日結。文杏沙棠。猴查燕梅。擘甘罈芳。若榴別房。而攄丹。嘉柿筵
蜜而飛霜。百物蠢育。形性慌芒。蓋天地爲廣大也。惟茲山秩其成。細縕元
黃。將受厥明。負反景於西海。傾六幕而函精。歎緒荒末。開顧隆期。值九六
而遵晦。應五百而光飛。是以商秩漢祠。視三而弁七。唐宗感生而震夙。明
帝夢遊而悚慄。秦璧返而新墟。終胡溢而莽涿。肸明爽於嘉兆。邈元會而
若一。於赫大清。凝命開禎。粵若聖祖。下武配京。當龍飛之六七。握神矩而
時巡。致殷薦以精巖。儼上赫而下明。謨睿慮而摛藻。紀隆祥於天慶。登格
皇穹。榮鏡萬靈。故師牧敷其光。奕葉闡其業。嘉瑞阜殷。而廟兗有赫也。遂
作頌曰。巖巖崇居。格嶠峩今。經宛窳窳。靜閭邃今。緼豫周張。神晻靄今。蒙
籠混成。回元氣今。咄肸豐融。麗萬世今。瑰璋幾軼皋文而上之。

龔定盒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虜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
極。黥黥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
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齒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甞舒。萬
民歎荼。於是王乃凭宦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今若青雲之始
翔。藹藹今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岡。侵星辰。招鸞望。
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拏。忽值吐其耀芒。

手攬之而纏縣。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是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盎然而和。愴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瞶者遇之而精。朝不暍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閒。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氣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王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易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求燭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譬兮若海鳥之轢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蒞鮪道德。藥餌雲霞。澹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寔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龔定盒戒將歸文

予幼邁厥心疾令。背吉祥而誓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光而內回。

民奠予于衆所食兮。予窈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兮。斥吟華於上春。予
幽幽以自嫻兮。非衆磨之能穴。恥列炬之平然兮。非孤光之所逼。塞萬歧
之恆由兮。乃鎔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寤兮。物溫溫其燭楹。拂清輝而不
御兮。嫌太陰之尙墮乎形。忽皇皇其悲無依兮。客迭索而無贈。媿衆心以
爲才兮。亦聊棲而強定。久浮浮而變化兮。兇卽事而成逕。入屏處而自探
兮。乃大哀而亡命。嗟微塵之不九竅兮。驅匠灑而宅之。造亭亭之高宮兮。
接玉女於雲涯。蘇予息之奄奄兮。未成象而目眙。諒空蒙之不我搆兮。陳
文言以傲嬉。舍芳香而誰御兮。隻澄照以長辭。恣毀桀以譽堯兮。冀萬福
之登來。駭制作於三皇兮。予又勇乎瑕疵。轟孤義之俯天兮。無譬喻以詞
之。散餘懷而之。形骸兮。乃睥睨而側頸。絕千載而蘇一笑兮。亦斛淚之所
孕。萬常不得安居兮。再元黃之紘紘。諒鬼雄之弊濁兮。終結繆而徒勤。嗇
靈怨之沈沈兮。倏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圓常而大觀兮。會不立乎一義。玉
女乃召予高雲兮。音琅琅其詔予。汝奚隆于狂慧兮。非出離之所塗。館汝
以寒春之宮兮。從無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兮。龍族會不醉汝乎酒。西
見宛宛之弱妃兮。又嬌憚而諄汝。義何孤而非繁兮。情何子之非儔。予東
見童蒙兮。顧威孔神。營百倅之美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峯雙兮。曰禍福在
予。貢繚戾之婁清兮。亦伺人而闔投。其佐戊律兮。分神化軀。棲人睫兮。據

人剷尸神笑逆令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霧令。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摧令。何思能降。龍夔夔以怒心令。電惶惶以收風。玉冰冰令无愁。愁思不可以久淫。汗淫淫令既雨。戕思林令伐智樹。放聰輪令黜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令吾以寤。重曰。心疾之搆光景聚令。屏營寂忽无適主令。百愁往來召羣苦令。匪智匪道逢玉女令。久遊不歸慈所牽令。空首稽首禮則真令。而今而往得所門令。而將誰與游。而何歸之休。而寧汎汎以湛浮。迨爾靡有言兮。

鄭子尹隸對

客問曰。邑之隸橫恣有年矣。今一二賢令長。力思摧其鋒以懲其前。而卒未之悛者。何也。曰。子不觀家之嚙犬乎。我之蓄彼。責以防賊。脫或子來。爲彼所齧。彼計必杖。已縱而匿。番椒甘稍。親爲子屑。謂何不防。罪反在客。期期彼來。必卽寸磔。子去彼來。屈伏潛藏。禦人終夜。狺狺狺狺。及旦對之。怒歸渺茫。畜隸者何以異於是也。客曰。妻悍出屋。牛瘦易牧。子奚爲哉。必是之蓄。曰。斯犬也。以言足食。不若羊彘。以言可玩。不若狸狎雞鳧之娛意。惟是狡獪。兼其猛厲。捧首晝眠。喙常拄地。微聞足聲。倏起呻逝。漆夜驚賊。啓戶膽縮。羣嗾不前。彼糝四逐。尙有餘力。爪地撲撲。子欲易之。必取剛伏。則蓄犬奚爲歟。且吾嘗觀其噬人。亦非無因。友如君輩。衣冠至門。屢招方來。

童子代闔。彼方起敬。委尾圈豚。三黨舊姻。歲時來賓。入門甫曉。聞呼卽逾。徐伏客畔。候骨舐脣。戾頸媚睨。亦知爲親。若夫龜視蛇行。施施兢兢。自門及堂。喜彼無聲。忽譽摸脚。血流於脛。又有頻來鄰子。狎之帖耳。謂彼可恃。誤蹴其尾。彼駁而起。哇焉一嘗。衣裂踝穿。忍淚爲喜。由此言之。犬亦何罪之有。雖然。有教之犬。夜司其職。無教之犬。晝齧過客。焉得不責怪其主人也。客笑而起曰。吾以爲必任其恣睢也。主人亦有責乎。然則爲主人奚若。曰。繩之則曲卷。餓之則乞憐。逐之則籬籬無衛。肆之則咆哮齧噬。而衆人詛怨。夫國猶家也。子試思子之於家。欲牆雖卑而無踰。戶雖閉而不櫛。於蓄犬之馴暴。其有闕乎。其無關乎。清心寡欲。中紓居積。四洞入空。破銅爛鐵。則無所恃。犬雖猛何益。檢及時廁。一夕數起。兒書女織。聲不絕耳。則無幾勞犬。備員而已。然後提犬之耳。告以至誠。不受揮叱。責在必行。彼於畜類。善知人心。不見夫戲犬者乎。猴冠而騎。逐鉦應麾。喝首入鑲。卽徐磨而中規。奇技淫巧。且唯以隨。安見犬之不可以正教也。客倦而臥。隱几長嘆。曰。亦盡矣。君子自反。惟士爲然。子身之不瑕。而口多擇言。顧善論犬哉。

送倫。

王壬秋謝哈密瓜賦

弁序

王闈運。

字壬秋。

湖南湘潭人。

咸豐丁巳補行壬子乙卯鄉試舉人。有湘綺樓駢體文。

哈密瓜貢自西域。登於玉筵。非近貴大臣。莫得受賜。其名震於本朝。通於

四海。文人詠頌。以得嘗爲幸。誇其鄉里者。蓋不可紀。余以公車。留於京師。從故大學士第中。與分半蒂。又山東巡撫見餉一枚。深求其味。玩其香色。至五六日旬時矣。既歸鄉井。因暑盛削瓜。追思其事。恐後之迷者。隨俗而稱。方今天下多事。夷狄侵陵。若道不由衷。此瓜將蒙竊嘉號。遂作賦。謝之。其詞曰。

漢武皇帝。既席盛業。功德渤沸。冠於禹湯。乃作上林苑。三百餘里。珍木瓊果。載籍之所不述者。駢闐排闥。萬樹一行。辛有南越之桂。苦有蜀蒟之醬。甘有王母之桃。酸有蒲桃之漿。五味淫盜。滌醒解涼。方朔不得竊。爨大不敢嘗。乃以夏日。避暑建章。使大官進冰。尙食副瓜。絺巾既撒。玉盤方舉。帝色有不懌。召上林丞。榜之一百。趣召博望。求於西域。役死者數萬。得瓜一石。橐佗負載。千里一息。至於御前。蒂尙未黑。水若浮匏。刀若畫雪。香散四坐。味已入咽。甜若嚼霜。爽而無屑。寒若照膽鏡。肝肺瀝瀝。煩豁氛靜。其品第一。羣臣見者。皆呼萬歲。議功立名。因帝寵嘉。越來自西。以諡此瓜。三千年後。徧於四遐。有東有南。望塵奔爬。中國聖地。長養精華。燉煌故邦。產無餘祖。逮我神清受命。化覆無外。漢之絕徼。會不出砌。於是驪山博士。論瓜之黨。有逃於發機者。游於夷中。好爲游說。稱道瓜美。以風夷類。椎髻高鼻。深目醜種。習皇帝之仁義。棄弓戟而荷耒耨。率其婦子。種壅耘漑。以博士

狂於溫谷。欲救其敗。故瓜熟必十月。然後入內。名從主人。號曰哈密。如野
獻芹。口慘鼻齜。而皇帝受之。以柔遠國。時賜近臣。示來遠物而已。爾其爲
狀。則猥瑣宛轉。擁腫卷曲。墮似敗絮。重贅多肉。皮則不堅不柔。非青非綠。
以爲黃膩。又不可熟。齶則甜比敗蜜。厥氣生腥。榨之無漿。含之不冰。黏滯
輒澀。狀譬膠錫。圃中南瓜。正爲可兄。曾不自恥。而貢於京。則有膏粱餘子。
食無正味。問其地產。而轉自相貴。乞分十一。爰祭爰餽。或田舍諸生。宦若
侏儒。榮其得賜。懷持歸家。反復疊傳。會不敢咀。黑腐敗壞。猶欲爲菹。又安
敢毀譽乎。夫名賈高族。依託附屬。沙漠朽壤。敗土礪确。藤蔓牽引。鈎帶膠
葛。習慣僻陋。倔起阡陌。罷牛憊馬。籠挂繩絡。車仄擔踣。因緣而進者。家家
以爲隨珠。人人忘其魚目。或葉底瘠萎。糞土未除。髦會上疏。薦登御廚。他
國劣種。微感地氣。同車而進。不經而至。而狂穉昏蒙。輕薄之士。望風承旨。
探頭側耳。搖脣嚼齒。尻高足痺。目未及見。舌未得舐。手未及捫。口說其美。
使老圃迷惑。婦子咨嗟。枯樓入土。匏瓜渡河。東陵故侯。矧敢疵瑕。瓜乎瓜
乎。不亦過乎。若一旦天子彈五弦之琴。求解慍除渴之用。玉盃金刀。以待
苞貢。則此瓜將永屏塞外。爲田夫所羞種。泣而自責。愧而入甕。

李悉伯答僕誚文

李慈銘。字悉伯。浙江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戶部郎中。有御塘林館駢體文。

先生客居。作文守歲。呼僕淪研。僕倚屏睡。先生叱之。僕起而諄。官窮至此。

官文是崇。誰使官幼。識字不忒。哦詩上口。聽經能背。誰使官長。作文無害。鏤膺周秦。抵手漢魏。不今是逢。而古爲媚。思矧若癡。意迷若醉。官今已壯。所得者累。官之西家。佻令崽子。偵倒杖杖。乳臭青紫。官之東鄰。烏嚙家兒。丹歧布算。猗羸埒貲。官有薄田。歲豐以蓼。三載不治。責稅荒草。官應詔科。字必俗矯。六上不收。三十髮皓。官既世贅。皆城卽休。以專而壑。以首而邱。云胡是歆。而仕之求。云胡是銜。而都之游。鷹春則鳩。橘淮而枳。謂官此來。當殊厥趾。詎今匿景。畏晝於市。結舌四坐。侈頤百氏。刺毛已韃。徑艾絕軌。上車祕書。平頭綠鞵。而我於官。互更褐裘。五陵騶卒。錦障大馬。而我於官。薄笨驂駑。官窮至此。官猶有家。樂和舊坊。面城背涯。堂度織具。門停釣車。養親課稻。娛賓治花。官今墨屎。進退何擇。局竦鑿資。以至今夕。而猶文爲。文將奚適。官固耐窮。我請自絕。先生聞言。嚙然而笑。謂僕且退。爾無我勸。我心太虛。白雲在天。爾蘄速改。請以來年。因濡筆以爲之文曰。吾拙吾力。吾默吾識。吾飢吾寒。匪吾文是職。乃天之所以全吾眞而養吾逸。

哀祭類

汪茗文鍾廣漢哀辭

弁序

構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囊所著書數千言。來遊京師。介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辨論六經諸史之原流。詩歌古文辭之利

病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洋纒纒。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傲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性甚敏。識甚高。俛仰前古。蓋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深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別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邪。豈豐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邪。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間。雖造物不能有其權邪。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楮梨果蔬。實盛則削。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殉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邪。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文。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聞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訣。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森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止澄潭。亦可

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昧。吃口
齟齬。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
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宋。大論日蕪。天鑿
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榛兌途。灑流就東。厥其繼者。休寧
之戴。先生起歎。並轍聯佩。戴君宏通。衆流並泳。志修年短。厥緒未竟。先生
精研。思約理積。掉頭庠廡。壺奧獨闢。既啓其室。遂周其藩。梓宋榕栢。既固
既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拔。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邇於睫眸。先生
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多。婺源之傳。岱華比峨。古人著書。感發
不遇。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入贊機衡。對策鑿坡。聲震殿廷。帝嘉
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慎簡俊乂。翩然高蹈。有遜若飛。不事之功。其成
則巍。杜門養疴。二十一年。既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
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寢。春風所嘘。不遺薪蕘。三年在門。莫窺
美富。既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衆歧。端策恐驟。瞻途識夷。丙辰
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穢。則淪其清。恢之拓之。以崇
以閔。閔其飢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

餞之肴核既盈。酒酣執手。曰。學實難。嘗不知道。繡其悅。肇前賢後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負慙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矧矩。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簣。命簡作械。寫不成章。筆絕意曠。嗚呼微言。遂絕於茲。突寢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尙羈塵鞅。罔遂駿奔。輕緇不親。奠俎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後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伸其私。我初見公。棊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憫然年丈。造門致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疎客。譽我慙慙。人或貌應。公言愈深。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閒。我初入都。翳路顛顛。推轂於泥。期居人先。躡坵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文。字過萬千。主試江南。撒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鄰。同臘共蜡。跳踉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語褻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卮。東田之下。湖溝之西。逐蓋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汗走童奚。

戊子之秋。閩中提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途。金山之焦。僧帽對著。閣榜松寮。屋腳插江。開簾捲濤。萬馬過枕。海神上潮。圍樓大櫓。葉黃於瓢。波水四伏。山聲刁調。惠山捨舟。泉石蛆蛆。杏山朱魚。遊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慙我騎危。坐笑不從。囊碁提局。命擇幽敵。酬答累公。我得恣覽。胥門別歸。閩書隨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壻。於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遭母憂。劬勩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辰之冬。意滿莫敘。歲除怱怱。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讌。冀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手於榻。爲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爲文。子知我師。孰宜去留。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手持我。蹄閭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呼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搏搏之天。博博之土。骨肉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予。見公入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尙饗。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各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

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願心竊隘。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聞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時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日避徒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贊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爲之誄曰。

才何以今不施。名何爲令大馳。獨爲文章之人令。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激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胡詠芝祭李迪庵文

胡林翼。字詠芝。湖南益陽人。道光丙申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加大子太保。諡文忠。有遺集。

烏乎我公。一代純忠。仁者之勇。儒將之雄。公生之始。惟嶽降靈。正氣爲骨。厚德爲形。曰忠曰孝。積之百年。積久而光。篤生名賢。生有奇骨。敦厚如勃。肝膽沈雄。口舌木訥。樸如新息。晚成大器。誠如涑水。腳踏實地。公處於鄉。

幽潛不彰。會公倡義。乃起戎行。惟羅惟謝。與公頡頏。率其子弟。赴難豫章。初戰不利。謝公先亡。臨淮代將。西平視師。吉水廬陵。延望公麾。公麾既至。所向披靡。遂由衡桂。至於巴陵。既定湖湘。進克鄂城。縱橫掃蕩。三千餘里。半壁山巔。十萬賊壘。公所部兵。五百人耳。前鋒始交。勝負莫測。公師躍入。十盪十決。岸赭江紅。飛毛灑血。采石順昌。詎足擬此。相軍之雄。自公伊始。公乃不矜。粥粥無能。言簡意重。淵默雷聲。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潯陽渡江。馬首遂東。弋陽大戰。信州奏功。義寧轉鬪。來援於鄂。余時困厄。氣羸力薄。鼓聲不鳴。賊氛甚惡。公來生我。生我楚人。倚公爲命。以至於今。百戰奇勳。芒刃不頓。萬賊嬰城。凍蠅自困。乃建長圍。以斷賊饗。妖祲夜落。將星無光。丙辰三月。羅公云亡。哀疏入告。天子改容。誰堪大任。授公元戎。以我卒伍。隸公麾幢。軍謀鉅細。一秉於公。公賤權謀。接士以誠。公審賞罰。制事惟明。萬幕無譁。六轡不驚。軍律暇整。莫與之京。困獸猶鬪。羣梟來援。公所經綸。動中機先。既決長渠。遂取城闐。以定江漢。以復蕪春。時方饑饉。野無青草。五月無糧。一飯不飽。公軍於潯。強寇在門。人或鬪爭。公軍無言。人之欲食。誰不如我。公往撫之。如腹自果。人之欲衣。無衣則寒。公往煦之。如纊自溫。匪法所制。惟德之純。賤貨尙義。君子之軍。軍勞不恤。我心獨悲。曷吏無狀。使我士飢。嗟我有位。無卽於荒。毋營私橐。以裹行糧。甞勉同心。貧也何傷。

狐嘯於城。兔藏於窟。溢口之氛。六年莫遏。蓋抱獨勞。奇謀自靖。渠塹十重。湖連千頃。鐵騎雲屯。戈船夜警。天陔四張。檻獸莫騁。賊在彭湖。狼狽相需。一夫當關。如虎負嵎。公有奇計。潛師夜趨。聲言宿松。返旆石鐘。將軍天人。莫測其蹤。賊在蘄黃。蟻附鷓鴣張。批亢搗虛。以救潯陽。公兵渡江。肆應不遑。軍興九年。額兵虛設。無正無奇。不缺則折。譬之解紛。勢禁形格。孰拊其背。孰益其吭。彭湖之戰。惟公知方。賊陣如蛇。縈左拂右。賊性如犬。利進鈍走。惟公兄弟。角前掎後。蘄黃之役。功乃不朽。百道奔攻。萬雷齊發。江流沸騰。山城迸裂。公麾先登。一鼓殄滅。執訊獲醜。焚巢掃穴。九江之功。於今爲烈。惟帝念功。車服以庸。毋掣其肘。專奏九重。毋撓其權。大官是崇。哀此皖民。汝往孳之。兵法賊狂。汝往治之。公拜稽首。受命不辭。公性至孝。望雲思親。書飛雁帛。淚墮綸巾。公讀家書。誨言肫如。義先君國。恩後庭闈。王事多難。無念爾私。公聞有命。感泣歔歔。公之專征。一軍四分。眷念江楚。公心獨仁。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敢違君。四城既下。道無留者。急援廬州。何其速也。狂賊十萬。乘我於危。血戰千里。力盡而疲。我聞其時。星隕如雷。愁雲四合。毒霧爲霾。胡天不弔。罹此閔凶。帝曰吁嗟。王臣匪躬。億萬斯民。巷哭相從。嗟我棘人。母喪返里。負土未成。大變突起。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無辟。始聞公死。將信將疑。中夜傍徨。若忘若遺。公豈死邪。

吾人何依。斯人不出。吾誰與歸。疇昔之夜。大風披帷。天容慘淡。沙石亂飛。我公至止。冠帶巍巍。笑言既洽。顏色若怡。握手勞苦。歡若平生。忽忽自驚。疑公已薨。欲言未言。悲不自勝。公曰否否。我豈其死。討賊之事。在吾與子。餘音在耳。荒雞初鳴。蹶然坐起。憂心怛怛。雖死猶生。公之忠魂。魂今歸來。活此黎民。與公共命。覩顏尚存。醜酒爲奠。灑淚爲詞。英靈如在。尙其鑒茲。

尙饗。此文載湖
南文徵。

曾滌生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拯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纛斯標。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毛。舐筆樞府。有銛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徠。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即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鼂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洮夷所躪。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慙。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瞳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要。斧門掙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

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煮魚大噉。宇內兩饜。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醜。慶義鬪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筮。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讎。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瘠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鋒棱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會是不禁。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縻。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酌子一滴。庶攄我悲。

會滌生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曰偽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偽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

地棄之賊中者。爲府人。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聞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鵠峙衡。吳坤修竹莊。晉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寧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矧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悄悄。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鵠軍其南。溫甫與晉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庵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強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蹙黃安。喋

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吁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饑饉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維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羸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雜以嘲詼。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女。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壘篋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匝歲告闋。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潯陽。雄師北邁。剡潛剡桐。羣舒是嘷。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旣山頽。弟乃梁壞。覆我相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

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慟抵昏。西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
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漬風飄。生也何雄。
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原注。予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肅生壬午歲。老
阮。卽阮甫也。

左季高祭胡文忠公文

維咸豐十一年良月宜祭之辰。太常寺卿左宗棠。謹以豕一羊一酒醴之
儀。致祭於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侍郎。巡撫湖北。提督軍務。胡公諒芝
尊兄大人之靈。而長言以申其哀。曰。我生於湘。公產於資。歲在壬申。夏日
冬時。詹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歡。我甫逾冠。獲舉於鄉。見公
京師。猶躡文場。縱言闊步。氣豪萬夫。我謁公等。公步我趨。羣兒睨眎。詫爲
迂怪。我剛而褊。公通且介。諸詭雜遝。不忘箴言。庭誥相勉。道義是敦。公官
翰林。我蟄鄉里。中間契闊。蓋數稊耳。公守黔中。我居壻鄉。歲比不登。盜無
餘糧。使來自黔。械金貺我。欣欣度臘。返券舉火。光豐之交。盜起蒼黃。紅巾
白挺。踰嶺下湘。我治軍書。入居湘幕。公帥湘人。建牙於鄂。六七年閒。湘固
鄂完。我司其隱。公任其難。江漢滔滔。用武之國。公總上游。以規皖北。前羅
後李。楚之良也。公帥以聽。位高心下。會侯觥觥。當世所宗。公與上下。如雲
與龍。養士致民。恤農通商。斂此大惠。施於一方。我方憂讒。圖隱京門。晤公

英山尊酒相溫。公憫我遭。俛焉若畫。憂蘊於中。義形於色。我反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猶來無止。流連經時。辭公返湘。有命自天。襄事戎行。載旆東徂。數挫賊氛。公聞則喜。謂我能軍。我嘗戲公。吾豈妄耶。憂虞方殷。謬語相夸。安慶既下。黃州隨之。桐舒疊克。復徵與池。賊萃吳越。猶癰斂口。協力並規。庶殲羣醜。何圖我公。積勞成瘵。中興可期。長城遽壞。書來訣我。勞者思憩。君等勉旃。吾從此逝。啓函涕零。亟致良藥。蒼頭馳齋。七日至鄂。使還告我。諄訊寢食。公臥射堂。屏退婦稚。血盡嗽急。膚削骨峙。頻聞吉語。笑僅見齒。鼎湖龍去。攀號不遂。以首觸牀。有泣無淚。嗚呼公乎。而竟已矣。彭殤淵蹠。均之一死。況公名業。震今鑠古。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勞臣斯瘳。歿乃暫逸。委形觀化。祛煩已疾。君子曰終。得正斯可。以此哀公。公應笑我。悠悠我思。不甯惟是。交公弱年。突公暮齒。自公云亡。無與爲善。孰拯我窮。孰救我褊。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憐。我死何弔。追維疇昔。歷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公之嗣子。我外孫夫。今我於外。罔恤其孤。公之先塋。屢思改卜。執紼未能。莫相負築。遺文無多。可以餉靈。章疏琅琅。關係國故。當以暇時。爲之校刪。上之史館。藏之名山。我當力戰。罔敢定居。以終公志。以實公譽。儻遂生還。梓洞柳莊。當展公墓。兼省福郎。謂公嗣子。靈輻西返。不獲走送。陳詞酌酒。聊以志慟。有酒如池。有淚如絲。盡此一哀。公其鑒茲。

鄭子尹祭舅氏黎雪樓先生文

嗚呼。釋氏論人。四大合成。當其散時。無影無因。雖則云然。是氣非理。氣則有終。理則無止。孔會顏孟。周程邵張。惟其理存。至今不亡。維我舅氏。我知不朽。沒後思之。愈覺寡耦。生順沒寧。乘化以遊。今日高堂。明日山邱。我未及死。情曷能已。痛念靈輻。啓期在邇。雪中謀食。負病而行。孰知更病。幾不能生。以舅之故。拌命馳歸。骨立如柴。吾亦自危。幸撫公棺。是天我憐。所謂理者。止如此焉。吉日至矣。公得踟躕。薄酹于前。鑒我病軀。師弟一生。舅甥一世。便此永隔。悠悠天地。嗚呼哀哉。

汪梅村招魂

歲在亶吾。日躔天龍。汝沒既周。始召汝魂。曰。魂兮歸來。無上天些。閭闔詎蕩。頰齊烟些。魂上征兮。將益卑視。世緣些。魂兮歸來。無入地些。上下四遊。無定位些。魂兮木強。不能絜楹。如人意些。魂兮歸來。無徂東些。鯁人夷亶。妖妄同些。魂惡術數。不能爲叢些。魂兮歸來。無適南些。錦繡珠翠。愚夫酣些。魂甘淡泊。必厭其貪些。魂兮歸來。無西征些。王母印度。怪隱營些。魂距釋道。守正不行些。魂兮歸來。無北轍些。元冰寒門。六月雪些。魂無見聞。祇益其拙些。魂兮歸來。無適山些。羊腸猿徑。鳥道攀些。魂不驚時。趨往逾艱些。魂兮歸來。潛九淵些。曹娥叔雄。導汝前些。魂知孝父。二女比肩些。魂兮

歸來。宜依死母些。剛毅木訥。質自守些。時巧佞給。懲厥心而棘口些。魂今歸來。宜入城些。婉婉汝妹。祝汝無生些。魂往從之。怡素行些。食草相讓。鹿呦鳴些。汝僉耐貧。茹荼蓼而適情些。椒漿紙錢。麥飯盛些。相憐絕望。泣同吞聲些。魂今歸來。夢依吾些。汝守吾訓。自殺其軀些。懲羹吹齋。若吾愚些。惡泰持盈。黽勉有無些。憤時嫉邪。如焚孺些。閉戶自精。圖史娛些。膏粱文繡之不義。防炭塗些。執爨澣濯。縫紉俱些。持勤補拙。專爭趨些。吾以此賢汝。世或殊些。魂今歸來。聽吾言些。汝生一而死亡。死非冤些。汝早孀兮。死之原些。成禮半月。無子孫些。黃巾赤眉。遭時屯些。戚姑持門。無田園些。老父尙志。囿籬樊些。母氏劬勞。羸郭墦些。母族斬焉。解弟昆些。硯田筆耒。弗飽弗溫些。失愛後母。涼無恩些。方枘圓鑿。莫繫援些。惟媚爲奴。戚夙敦些。艱夷旦夕。儻與壘些。求汝之生。草無根些。豈汝之辜。戴覆盆些。天帝方醉。兀昏昏些。守禮而殃。不足論些。天策鶉首。地天翻些。泉台廣博。活無垠些。汝祖汝妣。于彼存些。有妹有弟。敘卑尊些。重曰。徐璫之原高以崔。徐璫之潭湍以回。魂今思父江之隈。往告汝妹僧以來。嶽崑嶠礪峯四圍。菱凱轟靡草木腓。汝父竄伏生理微。其米則珠羹則薇。天荆地棘毒霧霏。霜寒翼短莫能飛。銷鑠瘡傷土德機。余壽弗將汝安依。衣苔帶藻停亦稀。紀季之義叔可歸。顛沛瘡疾寒苦饑。夕強排遣晝歔歔。果再逢修蛇封豨。致命遂

志蘆之碣。涼飯一盂。汝少嘸。教汝朴弗。鬻汝襪。屨屨漣漣。衣履微。來可追。既往不讎。鳳仙木犀菊苗肥。借書在几。畫作屏。孔曰忘憂。顏庶幾。魂兮歸來是耶非。

附殉烈兩女傳。長女淑廷。字子敬。次女淑蹟。字子平。幼皆從余學。於四子書外。皆能略涉大義。而長女。於左氏傳。次女於九九尤深。長女最好學。尤嗜史傳。余家藏書二萬六千餘卷。於七略略備。詞章外。恣其涉獵。女寢饋其中。至忘櫛沐。次女不逮也。然諸女皆事余孝。惟余言則聽。自余母蘇太孺人暨其母。先後去世。家無婢媪。澆濯炊爨縫紉之事。皆暨其二妹分司之。嘗佐余補李延壽南北史志表。及編鑑地理攷正。今地形攷。草本。長女筆也。余歸娶後。歲謀食紅淮開。往來書疏會計。率次女主之。諸女儉素。能寒苦操作。不事婦女塗澤惡習。不信師巫釋道鬼神無徵之言。不知側佞巧詐浮薄之行。皆余之言也。長女適上元庠生吳榮會。未信月。吳游鄴下。明年卒於鄴。女奉姑守志。楊秀清之亂。女欲投水死。其姑止之。乃奉姑出亡。匿淳化鎮東徐壩村。事姑不敢失禮。咸豐六年五月十八日。向帥營為賊攻破。女聞亂。卒投水死。次女字范氏。未嫁。遭楊逆亂。累自經。繩絕不死。遂偕繼母居。故臥陰溼地。兩足盡腫。身本僵。猶匍匐行五里至長女所。要以致命。歸途僵臥不食死。時咸豐三年九月十日也。論曰。方城破時。次女以其弟棄疾才五月。宗祀所繫。力勸其繼母不死。舉程嬰公孫杵臼事。時余為道州賊擄置城外。生死未知也。及余歸。結里人為老民。女保抱其弟甚至。賊婦蒙姓者。強其後母誦僞咒。不從。將笞之。女怡然請代。賊婦笞之五十。而答他婦不持咒者百。時棄疾尙存也。棄疾殤。女遂死。長女之姑鄭。賢明人也。嘗謂室人云。姊女累求自盡。吾憐而尼之。曰。設遇非禮。吾與若偕亡。無獨死也。姊者。金陵婦人相親重詞也。而卒死。於賊。余無子。首邱無日。死無恨。恨兩女藁葬。不能省視爾。長女瘞徐壩村塘側。次女瘞城內虎踞關山全真堂後門外。封而不樹。皆賊境內也。

汪梅村祭曾文正文有序

維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兩江總督湘鄉侯相薨於位。士民哀悼。若喪私親。樊然述德。歌相俱廢。某等不佞。辱為知愛。廁諸賓友之末。以謂公之碩德偉烈。著於史氏。其文章緒論。耆俊皆能記纂。獨其前後論建。胥本以人事君之忠。非身受其闡澤者。不能言之翔實無遺也。因本見聞所及。而增於騶虞之誼云。

元黃滂黷。入柱檠只。精氣勿穆。賴日星只。岱渤高深。壤涓盈只。位職何在。在舉能只。皋夔啓沃。元凱升只。勳華獻聖。繇壽成只。讚禮講德。御邇英只。

先後前武。陳遺則只。禹湯躋敬。正四國只。閔綱細目。備繩墨只。求賢審官。輔至德只。經筵

駱越谿峒。播種腥只。沿湘達江。踞邑城只。蟻蟲潰敗。天方醒只。說士至漿屠。櫟槍平只。平賊

綢繆桑土。先民程只。後紅女春蠶。蠶桑農春耕只。勸農

黍稷稻粱。荒不驚只。穀米莞蔭秉穗。完其貞只。士族四民忘亡。惠淵淳只。

文武驩虞。肅典型只。惟敷仄陋。贊帝廷只。條蕩其污穢。還泰清只。搜儲翹

秀。廣無界只。百寶騰躍。露光怪只。筆舌曉鬯。等颺拜只。摺奏擾畜六夷。圖王

會只。通商三司百城。荷冠蓋只。保舉芻茭餉糈。善計會只。糧臺發蹤指喉。決勝敗

只。營務繪脂豪杰。建旌旆只。官營關弓矯矢。課殿最只。武月課質成讞信。嚴申誠

只。發審牆犖官潦。勘所屈只。保甲入校討捕。探丸戒只。城門律學討論。吏無害只。

良冶灌辟。精器械只。軍械召徠輸墨。合中外只。外埠鈎觚舟車。算刀貝只。釐金

疏鑿岡阜。濬溝澮只。開河杞梓瓴甕。逮廢膺只。工料祠宇市廛。後官廨只。工程杵

石范土。若圖繪只。琉璃補苴創制。成大快只。疇祉戩盍。卦占泰只。武功崔

巍。啓文昌只。戴弁執豆。朝上庠只。文廟暈羽鼉鼓。舞而張只。雅樂纁帛璧玉。聘

俊良只。院長持衡較藝。采蘭茝只。書院爲求老屋。及大航只。求遺書剛柔經史。闕

書倉只。借書宋元槧刊。精以詳只。書局表彰忠烈。姓氏芳只。發凡起例。網在綱

書倉只。借書宋元槧刊。精以詳只。書局表彰忠烈。姓氏芳只。發凡起例。網在綱

只。此義。登崇備義。及老蒼只。宋桷枅榭。稅棟梁只。樗散如某。備列行只。大匠所顧。獻明堂只。鼇足東斷。復何望只。亂曰。溲乎慄。卹然失。悲憂窮蹙。合萬室。嬰失母兮。士之殊俗。辭親暱。民謂蒼穹兮。胡不仁。甫離膏粟。涉青春。奪我乳哺。存其身。揮涕西望。湘水濱。烏乎哀哉。尙饗。

張廉卿祭胡文忠公文

嗚呼。惟公之生。淵岳孕精。渥注神馬。自天來下。不識鞫羈。聊浪九野。歷塊一蹶。溲乎來歸。鳴玉和鸞。中於天機。始迹黔徼。擾畜蠻夷。雞豚稔黍。易我榛狁。功施譽流。霆震風揮。爰躋監貳。洊膺封圻。江流東瀉。羣兇披猖。帝假一臂。盜賊之亢。西睨悼慄。屢詢而傾。緇翁豺狼。百萬噤聲。堅城老窟。賊所根柢。高步蹴之。一剷千里。皖鄂連壤。莽莽相屬。昔也如燔。今也如沐。任將選吏。治兵治民。爾賢爾能。我弟我昆。弊政昏俗。牢關深根。手扶其肩。萬目一新。如寐斯覺。覩日在晨。公昔莅茲。楚人實倚。聞公之喪。愕焉失恃。臨沒遺憾。逋寇未殄。疏薦忠賢。碁布重地。禱茲來者。嗣我之志。憂國之蓋。死生罔替。藐焉小子。曩辱公知。送喪不及。有淚如糜。瞻望遠道。馳辭抒悲。尙饗。

張廉卿祭曾文正公文

烏乎。吹自羸劉。芒芒百代。光岳之精。銷鑠散壞。絜往校今。百靡一逮。姚姒子姬。邈乎寧再。孰謂並世。歛還我公。謝羣冠倫。奮起湘中。遂度千載。蹈古

比隆。維公林學。三代與期。六經百家。窮源汎涯。導達漢宋。藩決塗夷。於天地人。靡隲不窺。炳爲文章。遷雄諾唯。維公經務。洞治之機。曰惟五禮。哲王之遺。及兵與食。國之大謀。古稽而合。今施而宜。千聖之心。仰而思之。公之得人。爲天下憂。文武鉅公。麾纛旂旒。我冠大帶。耆彥會會。旁逮羣碎。壹足褻者。若金競躍。容於一冶。公益龕亂。再造九區。忠誠饋餽。雲龍什扶。手提萬衆。摧蕩凶渠。南掩楊越。北極女水。西指昆侖。東至於海。六寓塞開。天海清泚。老涕孺嬉。絕蘇阨起。凡公樹立。橫被八垠。紛千萬億。橫目之民。怙公若父。嚴公若神。豈謂我公。睇若浮雲。獨居深曠。莫眇其津。衆之所賦。公之所哈。公跂莫至。晨皋暮伊。塵塵其邁。戰戰其危。贊元消沴。潛運密移。天眷聖清。庶其予回。孰謂我功。我其敢知。孰謂我罪。我其敢辭。公平卓越。亶惟在斯。徽烈之多。迺公糠粃。人之不諒。云公透迤。吁嗟近古。疇則躋茲。如何奄忽。天實罔極。九重震悼。萬姓雨泣。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滯拙。世之所棄。辱荷公知。區區文字。譬海納川。我乃涓澮。暇日請謁。公屢色喜。評推古今。往往移晷。矜我誨我。我確我砥。翼我燾我。畀我無已。我屬別公。昔冬之季。孰云幾日。遂隔萬世。天下之慟。一身之私。哀來無端。涕隕如糜。公平有知。其稔予悲。嗚乎哀哉。尙饗。

同治四年春三月望。王闓運於真定逆旅。逢同縣舉人朱君之。因以所攜之酒。酌奠其靈。而爲詞弔之。曰。

悠悠天地。有生有名。孰見其得。但見其爭。嗟余六載。再旅於京。今逢朱子。昔弔唐生。惟子之里。乃余舊鄉。後先同舉。齒輩齊行。生不相識。死不相傷。何心邂逅。相見道旁。見子云何。惟僕惟馬。二羸負棺。搖搖於野。風吹綠楊。霖雨大灑。回此曠懷。潸然涕下。惟此乙丑。南士赴期。或困於漢。或躓於淮。惟余與子。不顧而馳。我生而返。子死而歸。歸歟歸歟。名身孰親。聞子之來。航海通津。父子離別。以病託人。亦窮於藥。亦徧於神。藥不醫死。神豈通問。遲速之期。子又奚吝。無恤無親。於友於殯。無畏不歸。余送子櫬。余情好悲。獨往無聊。爰與之子。爰莫爰朝。雖未相識。髣髴而要。河之瀾瀾。江又滔滔。慈親倚閭。靡靡怛咤。寡婦在帷。情念新嫁。人苟有心。魂斯無化。曷其奈何。永襲長夜。飲子一尊。告子一言。生不如死。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古有達人。往來虛無。以究其根。烏乎哀哉。

此
页
空
白

卷二十一 七 敘記類上

汪荅文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迹至通明家。且弁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笑須顙。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閒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錢。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知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

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個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湮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闖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日憤決潰裂。接手無策。則概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邪。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胡稚威王大夫述

甲辰二月。予自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求載者。狀甚遽。叩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矣。歸喪京師。吾將從邑人祖焉。語終蹙然。于是詢之曰。子之君亦奚政之惠于若土乎。訟息乎。獄罄乎。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利興而害剔。而教化徧洽乎。則默然哂。遲然應曰。否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愛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夫爲治。訟卽不息。而聽以平。獄卽不罄。無濫。且有恤

也。刑不得不施。而慎。又從其省者。盜賊或聞發。擒于庭。治而諭勸之。時時
懷。吏胥不得奸。武猾不得暴。催科無有迫。當事無有惑。是盡心於民。彼利
之予而害之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責耶。吾固好遊。今天下割省
大小十五。嘗以至焉。郡百數十。州邑幾二千。守長廉惠未數聞。其貪黷殘
鄙。接壤聯境。符出一孔。求吾大夫之政。以賢于盜祿血國。豈不謂遠哉。如
必子之所云。古吏之良也。于今其奚獲焉。予聞而喟然。夫三代而上。非賢
且仁者。無以治官。故其政均。而民不知所頌。三代之下。所以爲治者既衰。
若兩漢循吏。猶多以養民導俗爲務。後世益媮。選舉術乖。託要重者。雖玷
位無罪。善諂賂者。而牟賊曰才。是以民誹不服。具瞻而嘻。若王大夫于虞。
非有異施。家感人說。己懼若來者之難似然。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
爲飲。其信然乎。吁。

胡稚威書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爲僮。崇禎中。大兵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
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
自兵中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三
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歡且愕。以問遵譜。皆晉福所爲。晉福初以被擄告
其家。卽從遵譜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爲人奪。與晉

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譖。識爲己馬。直奪之。騎者怒。拔刀砍遵。譖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譖性燾。負氣不能爲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不然。猶幸免爲人戮。而尙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譖吾弟也。兵中嘗呼遵譖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爲代遵譖役。兵中既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閒。乃遣遵譖亡歸。竟得至家。遵譖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譖。持相泣也。遵譖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以從遵譖。卒能全而脫之。而已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耶。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郟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乂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

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閒。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閒耳。衆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汪士鋆曰。吾往來梁楚閒。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鋆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梅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

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灼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其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永備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焰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譁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遍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上忽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命擢興曉敘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薌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

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薊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薊泉負學閎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薊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閒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鄭子尹遷居紀事

道光二十六年□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會高三世之主。自堯灣寓宅。遷於望山堂。珍斬衰苴經杖。率一妻一男三女。各服其服。從。以次安而畢。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會。哭吾父母祖會。而因自哭吾身。蓋痛吾母之借居終世。而不及見斯堂也。痛吾父之及見構架。而不能待數月入居之也。痛吾祖會自後之子孫。遂長爲斯里人。而其墳墓。遂棄之兩日程外也。痛吾身飢寒困苦之餘。始僅依先人墓下。奠四仲享獻之居。而行年四十。已

衰荼如六七十歲人。而凡善吾子。贍吾弟。收吾諸從。使永保有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匠者曰。入宅。吉事也。而如此。若非宜者。嗚呼。吾能無痛哉。吾又奚知吉與不吉哉。書之。榜於堂。以紀來居之始。

薛叔耘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并序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啓。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摭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賂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爲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僞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僞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娶以女甥高氏。今尙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江南大舉來援。累爲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爲犄角。公私忖圖賊數年。迄未得聞。今其時矣。遂以其衆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慍。臚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衆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衆殲焉。會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用也。會今

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既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三卻悍賊。而公之功爲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增募其衆。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爭要害。稍翦城外賊壘。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會。與我軍鏖戰無錫境上。喪其衆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督軍破婁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盡奪蠡口。黃埭。游墅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傳城。賊衆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僞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猶致死。自僞納王郅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鄭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爲介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泮澄湖。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爲兄弟。俾斬秀成紹洸以獻。諸會不忍於秀成。請圖紹洸。公與諸會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愾不告。必死於礮。諸會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誠。有渝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既而秀成察雲官等戰不力。覺有變。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

守城事屬紹洸。執手泣別曰：「好爲之，無幾相見。」遂率死黨及其孥賄乘舟宵走。官軍以西洋炸礮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洸召雲官等焚香設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洸。遂據紹洸僞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洸首。公親入城撫視。精壯猶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曰：僞納王郜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啓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方敵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副將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閩門胥門盤門齊門。雲官猶未薙髮。公欲無許，恐有變。乃姑許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謂殺降不祥，恐嘉興常州賊黨聞之，堅守不下。公固爭之曰：「今賊衆能戰者十倍於我。粟支五年，卽令憑城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徒多殺士卒與脇從之民，無爲也。僂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責鬼譴，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爲之。某不敢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旣若此，任汝爲之。毋償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勸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請李公受謁。公分軍守婁門。且陰遣營遮其歸路。李公見八人者，慰勞周至。漸引其從者宴於外。肅八人者設宴帳中，稱有公事。遽歸大營。俄而礮聲舉。營門閉。婁門軍亦舉礮應之。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從者皆不在旁。欲

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蒼頭卒百餘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之曰。願見撫軍。惟命是聽。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爲程某所賣。公自婁門馳入雲官僞府。以雲官之令。召賊會桀黠者數百人。皆誅之。俾賊衆盡繳軍器。賊衆皆懼伏聽命。明日。李公整部入城。傳令誅止其魁。籍其老弱及丁壯。願歸農者。資遣歸鄉里。能戰者編入營伍。得其貲財積粟以贍軍。蘇城大定。李公由是遣軍分道攻拔常州嘉興。以蹙上下游之賊。賊備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繼恢復。論者謂不克蘇州。則金陵杭州不能遽拔。微公設計招降。則蘇城不下。下蘇城而羣會不誅。則後事未可知。而淮軍亦不能盡銳出征。迭摧堅城也。夫始約而終背之。其事譎而不正。無以服羣會之心。然公亦若願當其禍而設誓者。公所謂不有其躬以徇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轉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偉。而忠孝之忱。亦於是盡矣。公之進薄嘉興也。涉自浮橋。麾衆登城。死傷甚衆。城上發礮。飛鉛貫公左腦。暈絕。昇歸營。部下將士奮攻入城。遂殲賊衆。而公創甚。歸蘇。溫詔詢公傷狀。賞賚稠疊。李公旦夕往問候。及將出視師。公猶爲李公籌軍事。流涕執別。創漸合。留敗骨爲梗。醫言不可去。公自拔之。血漏不止。傷腦及喉舌。不能食飲。遂以同治三年三月庚戌卒。將卒之數日。口中唸呬。皆蘇城降會事。時奮拳作格鬪狀。忽瞋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

之所往。疾革神瞽。以至此也。公廉於財。馭軍紀律嚴。所過肅然。目不甚知書。而行軍披覽地圖。指撝不爽銖寸。或以事怒將吏。旋覺其誤。立起自責。往謝不敏。故得人死力。每遇敵。登高望之。卽知其疆弱堅瑕。偏正分合。隨宜應之。臨機果斷。赴敵迅疾。每爭一隘。必斷賊援師。絕糧道。動中窾要。其將略殆天授也。戈登初與公爲昆弟交。每戰必偕。及誅降會。戈登冒公誓不相見。聞其卒。乃哭之。乞於李公。以公督戰時二長旂。攜歸國爲念。其爲遠人推服如此。蕭微孚云。此篇詳敘下蘇城事。而克安慶事次之。以其爲公奇績所在。亦卽平定粵賊全局所繫也。近見各書。於此事或不甚詳。或雖詳而未能挈其綱領。無以感發人意。及讀此篇。吾無閑然。始知偉人偉事。必有偉筆以達之。乃可傳之不朽。

薛叔耘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昔曾文正公奮艱屯之會。躬文武之略。陶鑄羣英。大奠區宇。振頽起衰。豪彥從風。遺澤餘韻。流衍數世。非獨其規恢之宏闊也。蓋其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恆。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鑒。爲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云。竊計公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閔偉。則太子太傅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長沙郭公嵩燾筠仙。郭公原籍。因避家諱。改書其郡。下從此例。兵部侍郎巡撫陝西長沙劉公蓉霞軒。雲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明練。則四品卿銜內閣侍讀長沙郭崑燾意城。候補道長沙何應祺鏡海。武岡鄧輔綸。

彌之。歛程桓生尙齋。主事甘晉子大。直隸清河道。溧陽陳鼎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許振禕。仙屏。四品卿銜吏部員外郎嘉興錢應溥子密。候補道長洲蔣嘉棫。蕤卿。定遠。後煥曉嵐。淵雅。則知和州直隸州長沙方翊元子白。江蘇按察使中江李鴻裔。眉生。四品卿銜刑部主事歙柯鉞。筱泉。候補道黟程鴻詔。伯寡。候選知府陽湖方駿。謨元徵。江蘇知縣滌浦向師。棣伯常。出使日本記名道遵義黎庶昌。蕤齋。知冀州直隸州桐城吳汝綸。摯甫。右二十二。人。李公功最高。公之志業。李公實繼之。郭公劉公與公交最深。所議皆天下大計。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則太子太保大學士恪靖侯長沙左公。兵部尙書衡陽彭公玉麟。雪琴。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漢軍李雲麟。雨蒼。權福建布政使護巡撫事益陽周開錫。壽珊。候補直隸州贈太常寺卿雲騎尉長沙羅萱。伯宜。安徽布政使權巡撫事新建吳坤修。竹莊。甘肅甘涼道合肥李鶴章。季荃。碩德。則兵部尙書總督兩江開縣李公宗羲。雨亭。兵部尙書總督湖廣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總督東河河道南昌梅啓照。筱巖。前兵部侍郎巡撫安徽衡陽唐訓方。義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川。陳蘭。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撫山東桂陽陳士杰。俊臣。光祿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鳳。清才。則太僕寺卿瑞安。孫衣言。琴西。監察御史烏程周學濬。縵雲。前知建

昌府江陰何栻蓮舫。候補直隸州湖口高心夔碧湄。雋辯。則候選道陽湖周騰虎韜甫。前湖南布政使劍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撫廣東望江倪文蔚豹岑。前山西冀甯道東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左公彭公功最高。李雲麟聞公下士。徒步數千里從公。皆才氣邁衆。練習兵事。而受知於公最先。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古文。則劉陽縣學教諭巴陵吳敏樹南屏。前翰林院編修南豐吳嘉賓子序。候選內閣中書武昌張裕釗廉卿。閱覽。則前翰林院編修德清俞樾蔭甫。芷江縣學訓導長沙羅汝懷研生。諸生新城陳學受藝叔。知永寧縣當塗夏燮謙甫。江蘇知縣獨山莫友芝子偲。舉人衡陽王開運紉秋。秀水楊象濟利叔。刑部郎中長沙曹耀相鏡初。出使俄羅斯參贊道員武進劉翰清開生。知易州直隸州陽湖趙烈文惠甫。樸學。則海寧州訓導嘉興錢泰吉警石。知棗強縣桐城方忠誠存之。候補郎中海甯李善蘭壬叔。舉人江甯汪士鐸梅村。候選道石棣陳艾虎臣。諸生南匯張文虎嘯山。德清戴望子高。儀徵劉毓崧北山。其子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甫。寶應成蓉鏡芙卿。候選知府金匱華蘅芳若汀。候選縣丞無錫徐壽雪村。右二十六人。吳敏樹羅汝懷。吳嘉賓。名輩最先。敏樹與張裕釗之文。所詣皆精。莫友芝。俞樾。王開運。李善蘭。方宗誠。張文虎。戴望。皆才高學博。著述斐然。可觀。

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幹濟則蘇松太兵備道南海馮煥光竹儒。徐州兵備道欵程國熙敬之。候選主事海甯陳方坦小浦。候選教諭宜興任伊棣香。候選知縣江甯孫文川澄之。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涇洪汝奎琴西。候選直隸州漢陽劉世墀彤階。候補道瀏陽李興銳勉林。候補知府衡陽王香倬子雲。敏贍則監察御史武昌何源鏡芝。江西知縣忠州李士棻芋仙。候補同知宣城屠楷晉卿。候補知府富順蕭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務。剽繁應瑣。雖其用之巨細不同。亦各有所挾。以表見於世。凡福成所嘗與共事。及朔所聞而未相覲。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雋之興。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降及晚近。舍實用而崇科第。復爲壹切條例以束縛賢豪。而登進之塗隘矣。惟公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爲夷難定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榭榭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備。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雖鑿終之以磋磨文飾。其用之也。則楹棟榱桷。椳闌居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迴乾軸而變風氣也。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勉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

克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衆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卽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之責者。罔不起爲時棟。聲績隆然。夫人必有駕乎天下之才之識之量。然後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僅八年。於未及同遊者。知之不詳。然於公知人之明。與育才之心。纔有所睹矣。謹詮次公賓僚姓名。并敘其爵里。著於篇。而於所未知者。則姑闕焉。

原注。伯兄撫屏云。此篇脫胎漢書公孫宏傳贊。品評確當。布置精嚴。驟視之。若不過撮敘人姓名爵里。細玩之。乃絕有關繫之事。亦絕有關

繫之文。

卷二十八 敘記類下

湘軍志會軍篇

此書不著作者名氏。蓋湘潭舉人王閻運筆也。文質事蹟。不虛美。不曲諱。其是非頗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體皆

善。今錄五篇。

軍興而養兵之利害盡著。諸帥臣則稍稍召募。而江忠源以楚勇顯。然兵妒勇益甚。所屯則私鬪。戰敗固不救。反陷之。咸豐二年冬。湖北大營。患潮勇橫恣。罷遣之歸。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婦衢市。所至焚殺。愚民以爲官兵不如寇。則姦人倡僞議。謀通賊。及結盟拜會。相挺起矣。曾國藩既奉命幫辦巡撫團練。是時。湘鄉先立練局。請主其事。辭母憂不出。且自言。行軍用兵不素習。已而武昌陷。湖南大震。始至長沙。與巡撫張亮基洽守禦。且上奏曰。團練之難。難於捐貲。湖南行伍空虛。以練兵爲要務。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糜餉不爲不多。調集大兵。不爲不衆。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鏖戰者。所用兵器。皆大礮烏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交鋒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練習。無膽無藝故也。今欲改弦更張。於省城立一大團。擇鄉民壯健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會匪。自粵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猶有串子紅黑邊錢香會。成羣嘯聚。如東南衡永郴桂。西南寶慶靖州。萬山叢薄。爲卵育之區。有司亦深知其不

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今鄉里無賴之民。囂然而不靖。彼見夫命盜首犯。常消搖於法外也。見夫粵匪倡獗而莫制也。遂以爲法律不足憑。官長不足畏。若非嚴刑峻法。無以折其不逞之志。臣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卽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雖得殘忍嚴酷之名。所不敢辭。今之急務。在使通省無不破之案。而盡除大小各會匪。則滌瑕蕩穢可期也。有會經搶掠拜會結盟者。請卽用巡撫令旗。恭請王命。立行正法。內姦既清。外寇雖至。無能爲已。於是立三等之法。重者斬。次杖斃。小鞭責釋之而已。不以煩府縣獄。又手書告勸鄉人士耆老。雖幼賤。身自下之。必與鈞禮。有所布告。皆通啓自名。每牒府縣。招致賢俊。牧令雖怙舊習。然親見大人尊官。與鄉民諸生爲等夷。亦稍稍悟悔。官民否隔。頗詢地方利病。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人人皆以會公可與言事。湖南欣洽鄉治矣。國藩以十二月壬辰治軍事。三年正月丙午朔。丁未。寇棄武昌。下犯安徽江甯。湖南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練。兼令營兵防城者。月六日合操。撫標中軍參將塔齊布。日閱所部軍。訓練有法。諸州縣亦時稟承國藩。言所與除。有上言胥隸貪恣。輒捕治斬之。其行館卽訊者。經三月。殺五十餘人。文法吏大譁。張亮基移督湖廣。未幾移撫山東。署湖南巡撫潘鐸引疾去。駱秉章復來。以國藩

所行異於羅繞典。及諸團練大臣。心誹之。然見其所奏。輒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難也。二月。常甯土寇起。以劉長佑將楚勇五百人。湘勇三百人往。未至。其縣團丁討定之。陽山寇窺宜章。大庾寇入桂東。殺汎官。以張榮組將七百人往。衡山土寇起。三月。劉長佑破平之。永興安仁茶陵。時有寇發。輒聞。而兵隨至。姦軌破散。五月。洪寇分黨圍南昌。江忠源往援。因乞師湖南。以羅澤南將湘勇千二百。六月辛卯。起行。道醴陵。忠源弟忠淑將楚勇千。壬辰。起行。道瀏陽。署鹽道夏廷樾將營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丁酉。起行。道醴陵。援軍之行也。國藩念營將積敝不可用。純用書生爲營官。率皆生員文章。以忠誠相期獎。然未經行陳。故以楚勇百戰者偕。楚勇尙剽銳。營制疏略。乃命千總張登科。領湘勇二十人。爲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軍而行。忠淑狂其家軍稱勁旅。心笑會公怯。驅而前。中途譌言寇至。譁而潰走。姦民譟驚之。棄軍械餉銀。退保義甯。留十餘日。乃進。七月壬申。湘軍至南昌。則戰城下。書生爭奮搏寇。寇陽退。鈔其後。軍敗。營官附生謝邦翰。童生羅鎮南。易良幹。羅信東。戰死。澤南收衆入城。於是國藩聞之。以爲湘勇果可用。雖敗。敢深入。官兵不如也。江忠源初至九江。奏請增兵。國藩與書曰。今日之極可傷恨者。在兵敗不相救而已。蓋調發之初。徵兵一千。而抽選數營。或數十營。卒與卒已不相習。統領之將。又非

平日本管之官。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至於兵與勇遇。尤相嫌恨。桂東之役。三廳兵尋殺相勇於市。江西之行。鎮筸兵殺相勇於三江口。傷重者十餘人。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足下前奏調雲貴湖廣兵六千。募勇三千。合爲一萬。自成一軍。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鎮將統之。其勢不能相下。而將弁中又多卑庸。無足與語者。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勵。而後可以言戰也。忠源未及用。而江西楚勇。以索賞復潰。健銳者皆棄去。江軍遂弱。九月。敗於田家鎮。是時湘營制。營三百六十人。中營。羅澤南將之。左營。王珍將之。右營。鄒壽璋將之。塔齊布將兵勇成一二營。周鳳山儲玖躬。各將二營。會國葆將一營。國藩仍欲充廣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將成一萬。爲義師。而已居湖南。有寇。乃佐巡撫治兵。故多與軍民政事。長沙協副將清德。自以爲將官不統於文吏。雖巡撫例不問營操。而塔齊布諂會國藩。壞營制。提督鮑起豹者。昏庸自喜。聞清德言。則揚言盛夏操兵。虐軍士。且提督見駐省城。我不傳操。敢再妄爲者。軍棍從事。塔齊布沮懼不敢出。司道羣官皆竊喜。以謂可懲多事矣。提標兵固輕侮練勇。倚提督益驕。適相勇試火槍。傷營兵長夫。因發怒。吹角執旗列隊攻相勇。城上軍皆踰堞出。城中驚譁。國藩爲鞭試槍者以謝。乃已。俄而辰勇與

承順兵私鬪。辰勇者塔齊布所教練也。提標兵益傲怒。復吹角列隊討辰勇。於是國藩念內鬪無已時。且不治軍。卽吏民益輕朝使。無以治姦軌。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謾曰。今如命。縛詣轅門。標兵洶洶滿街。國藩欲斬所縛者以徇。慮變。猶豫未有所決。營兵旣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乃猖狂公圍國藩公館門。公館者。巡撫射圃也。巡撫以爲不與己公事。國藩度營兵不敢決入。方治事。刀矛競入。刺欽差隨丁幾傷。國藩乃叩巡撫垣門。巡撫陽驚。反謝遣所縛者。縱諸亂兵不問。司道以下。公言會公過操切。以有此變。國藩客皆憤怒。以爲當上聞。國藩歎曰。時事方亟。臣子旣不能弭大亂。何敢以己事瀆君父。吾寧避之耳。卽日移屯衡州。已而湖北事亟。總督吳文鎔。故國藩座主。專倚援湖南。奏調相軍。有詔令會國藩赴援。駱秉章供支其軍。巡撫亦以寇棘。故手書謝國藩。且召之同守省城。王珍時將相勇。聞援鄂。自請增募。合三千人先往。十月。武昌寇去。江忠源擢安徽巡撫。兵少不能進。侍郎宋晉。請發相軍援安徽。時新募壯勇。分擊土寇。未嘗休息。合會軍餉乏絀。器械旗服樸陋。又方議水軍。造戰筏守湘。初無意勤遠。而鄂皖羽檄日至。月三四奉詔促出師。乃議遣王珍。珍旣得請。餉省城。不復啓國藩。後又罷行。國藩議合併相勇爲十營。次珍軍。珍大怨望。國藩初本倚珍爲大將。旣以軍新集。技器麤脆。遠出遇寇。憂

必敗。而珍頗易言兵。度其才氣。終不能爲下。乃聽珍別將。十二月。江忠源死廬州。四年正月。總督吳文鎔敗死黃州。國藩知時事愈危。勢不得出十全。於是改營制。以五百人爲一營。其非湘鄉人。各領鄉軍者。隨所統爲小營。凡陸軍五千餘人。爲十二營。水師五千人。爲十營。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器用工匠米炭雜具。及員弁丁夫水陸萬七千人。建旗東下。留羅澤南屯衡州。鎮土寇。文宗以國藩一人。兼統水陸軍。心憂之。特詔貴州提督佈克慎。自黃州還。赴其水營。詔總督台湧會其師。時寇已圍武昌。台湧方居德安。而寇黨分犯通城崇陽。入湘陰。趣寧鄉。巡撫先遣王珍會會軍俱下。寇沿洞庭者皆退走。陸路游奕自如。二月。庚辰。遣儲玖躬拒寇寧鄉。雨雪步進。欲與寇爭城。壬午。未至縣十許里。縣故無城垣。寇已據治所。官走免。衆議止待後軍。玖躬奮曰。自軍興。寇破城百數。皆待其休息。或飽掠棄去耳。今舍營兵。起義勇。奈何聞警各起。卽部分其五百人。分三道向寧鄉。寇方散掠。遂乘攻之市中。寇各求門出走。玖躬止營郊外。休士會食。而躬率十餘人行衢巷。撫難民。寇先出者。不知官軍至。方還縣。見街中橫屍。大驚。復出東門。乃反遇玖躬。相擠塞門。玖躬遽前搏寇。寇前後刺之。玖躬及十八人盡死。寇不知主將死。奔相告。此來者。以數百人敗數千衆。今止營待後軍。不可當也。卽夜引去。合蒲圻寇衆俱去。湖南境內解嚴。省城

湘潭。初聞寇破甯鄉。大懼。及聞寇去。知由攷躬一戰。道路交頌。儲石友云。甯鄉人見其戰者。尤感念。卽日爲立祠。蓋自此湘軍重赴援。人人稍知榮戰死矣。國藩前軍至岳州。王珍先屯岳州城。見寇退。議進兵。崇通寇大上。三月。寇先由蒲圻犯岳州。乙巳。敗王珍於牟樓。丙午。塔齊布復通城。其日王珍退守岳州。鄒壽璋屯城中。謂珍曰。城空無食。不可守也。珍不聽。戊申。寇至。壽璋率所部退保南津。會水師。而別將還保城。城空。軍士一日不得食。王珍縋城走。衆亂。國藩遣礮船迎師。免者千餘人。潰死大半。俱走保長沙。寇衆乘之。遂據靖港。距省城六十里。再犯甯鄉。敗相勇三營。營官伍宏鑑戰死。塔齊布自崇陽還。奉檄援甯鄉。會寒雨。行三日未至。甲子。寇陷湘潭。是日。國藩下檄塔齊布。改援湘潭。使者以爲軍在甯鄉。行半日遇之。乃在中途。距湘潭反近。塔齊布亦未知湘潭已破。喜於憑城。保大縣以自固。四月。己巳朔。軍長驅趨湘潭。將入城。乃知寇先在。勢不得退。寇聞有官軍至。亦卽發兵拒戰。迫相遇。塔齊布不得退。則馳陷陳。軍士皆出薄戰。寇自起。與官軍未嘗短兵接。相顧愕欲退。其後隊望四山多負仗者。以爲官軍大至。則先走。因相蹂。官軍譟呼。觀者皆譟呼。遂大破之。追至城。乃還立營。其日。長沙惴惴。居賊中。人自以爲必敗。國藩集謀攻守。皆曰。入城坐困。宜親督戰。或議先靖港奪寇屯。或曰。靖港敗。還城下。死地矣。宜悉兵攻湘潭。

不利。保衡州。卽省城陷。可再振也。水師十營官皆至。推彭玉麟決所鄉。定鄉湘潭。五營先發。約明日國藩帥五營繼之。夜半。長沙鄉團來請師。曰。靖港寇屯中數百人。不虞我。可驅而走也。團丁特欲藉旗鼓以威賊。已作浮橋濟師。機不可失。聞者皆踴躍。國藩亦憂湘潭久踞。思牽之。改令攻靖港。庚午平旦至。水急風利。礮船徑逼寇屯。寇礮發。船退不得上。纜而行。寇出小隙。斫纜者。水師遂大亂。陸軍至者。合團丁攻寇。寇出。團丁遽反奔。官軍亦退。爭浮橋。橋以門扉牀板。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國藩親仗劍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過旗者斬。士皆繞從旗旁過。遂大奔。國藩憤。自投水中。章壽麟負之還船。日午。還至城下。而湘潭大捷報至。先所遣水師。距湘潭十里。聞陸軍戰勝。鳴角發礮直上。塔齊布軍。三日三勝。壬申。寇散走。水師盡燒所掠船。寇大敗。走靖港。遂俱走還岳州。湘潭旣復。國藩以軍不精練。悉汰所部。留五千餘人。因留長沙造船。增調羅澤南。李孟羣。陳輝龍。將水陸軍。圖再舉。上奏自劾。而駱秉章及提督鮑起豹。自上其功。文宗詰責提督。卽日奪官。詔塔齊布以副將署湖南提督。方事之急也。布政使徐有壬。繞室走達。曰。明日。與按察使會詳巡撫。請罷遣會軍。語倨妄甚。巡撫語有壬。且待之。及克湘潭。國藩猶待罪。俄而得溫詔。且超用塔齊布。文武官大慙沮。有壬詣國藩頓首謝。城中防兵聞代大將。皆驚服。以爲天子明見萬里。

塔齊布受提督印。則徧賞提標兵。得軍功六品牌者三千人。使人人知新提督無修怨之心。標兵大譴。平寇功由此起。五月甲寅。岳州屯寇陷常德。六月己巳。寇陷湖北省城。時方治水軍。未能救也。塔齊布屯相陰新牆。待水軍。庚辰。俱進。攻岳州。甲申。水軍渡湖。丙戌。焚寇舟。七月戊戌朔。寇空岳州城。東北屯城陵磯。倚江。水陸相犄角。癸卯。國藩舟發長沙。壬子。至岳州。癸丑。水師三營敗績。語在水軍篇。乙卯。塔齊布挑戰。禽斬寇帥曾天養。戊午。寇攻羅澤南營。出戰。大破之。澤南初合軍。未嘗出攻寇。寇以爲怯。塔齊布數激挑澤南。澤南愈益閉壘。至是開壁大戰。遂以勇略著聞。名亞塔齊布。及今並稱焉。閏月戊辰朔。城陵磯寇遯走。荊州將軍官文等遣軍將會水師於螺山。塔齊布羅澤南東攻崇陽。己丑。陸軍破寇屯於羊樓洞。八月己亥。復崇陽。己酉。國藩進屯金口。辛亥。澤南等進屯紙坊。癸丑。會於金口。澤南請沿江東岸。攻花園寇屯。至。大破之。塔齊布伏兵洪山。要寇路。水師順流。燒寇舟於鹽關。漢關。鮎魚套。丁巳。皆破之。戊午。燒寇舟於漢口。盡破之。己未。寇棄武昌漢陽。遯走。署總督楊需方屯德安。一日而聞捷。六日捷上聞。九月辛未。國藩奏至京師。文宗大說。詔國藩署湖北巡撫。戊寅。又詔國藩督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加賞兵部侍郎銜。且以下長江克金陵爲褒勉。當是時。湘軍銳甚。而武漢空虛。楊需度不可居。又貪因人功。自請合

兵分三道。己當北岸。攻蘄廣濟。塔齊布等率湘鄂陸軍趣南岸。攻大冶。羅澤南率湘軍攻興國。所至寇破散。國藩督水軍。舍蘄不攻。順流直進。期會於田家鎮。詔戒以孤軍深入。南北軍強弱不相當。寇將併於江北。又詔江西巡撫。以黃州寇必據九江湖口。相蛾聚。當先設防。楊霈陳啓邁不能奉行。國藩急於破寇。帥軍自進。田鎮者。張亮基江忠源敗地也。鎮當江北。諸山峻峙。江南大山曰半壁。三面斗絕。山下富池口。江西南趨。繞山折而東。故舟行依田鎮以避湍。三年。官軍失半壁山而敗。至是。寇踞山作五屯。引湖溝之。北自田鎮至蘄四十里。沿岸築城。鐵索纜江。自半壁山屬之田鎮。以遏舟師。衆號十萬。十月己亥。塔齊布東攻富池口。羅澤南西攻半壁山。方作浮橋通兩軍。寇出千餘阻谿。我不得橋。寇以舟渡數千人。列南岸山左。舟中寇數千人。登陸。列南岸山右。山上五屯盡出。衆可二萬。我軍懼。有逃者三人。李續賓馳追。斬以徇。澤南戒衆分四隊。令曰。待令而後戰。先動者斬。寇三進三退。澤南鼓之。突將斬寇大旗將二人。衆奔。乘之。寇反走。隄於山。自顛死者無算。北岸來寇奔舟。舟亂。相推排。覆溺十餘舟。我軍登舟。寇輒自投江。操舟者股栗。不知有維楫。於是擲火盡燔之。遂奪半壁山。絕崖斷鐵纜六。寇既失山。因作大筏。傍岸。以固鐵纜。江中橫大筏三。盡鉤小船。節節相牢連。斷其一節。明日復合。用彭玉麟計。分四隊。椎燒其大鎖。寇

遂崩潰。語在水軍篇。田鎮既破。蕪城寇亦退走廣濟。塔齊布等渡江。辛酉。寇逆戰。破之。復東攻黃梅。寇連敗。大懼。悉驍悍謀死拒。分屯小池口。大河埔。孔壠驛。及黃梅城北。相首尾。每屯分四五營。十一月。丙寅朔。攻大河埔。及城北屯。皆破之。復黃梅。癸未。寇自孔壠來逆戰。破走之於羅港。己丑。進攻孔壠。燒其屯。水師乘勝薄九江。軍城下。與寇聲相聞。寇併力踞湖口城。與九江相犄角。我軍屢勝。貪戰。冒礮丸犯鋒刃。以相誇。塔齊布以大將。頻獨身陷陳。受石傷。水軍恆度寇壘間。礮丸墮倉中。可掃。莫有退志。塔齊布既屯九江南門。日仰攻。士死傷相繼。羅澤南攻湖口。苦戰不能克。夜夜自戒備。至不能寐。聞者爲之寒心。文宗尤以爲憂。屢詔楊霈。陳啓邁。飭臬司都統副將領軍者。及安徽諸軍。併歸調遣。湖北江西兵。既不足用。安徽軍亦無由會合。湘軍已深入。方日謀所以勝。十二月。丙午。水軍三營。越湖口。攻姑塘。寇出小舟。燒其坐營。遂陷鄱陽湖。不能還。湖口寇反渡江。復踞小池口。周鳳山往爭。敗績。己未。寇出小舟。燒國藩坐船。水師遂潰。五年。正月。丙寅朔。己巳。楊霈軍退漢口。於是安徽九江沿邊寇盡上。分三道。東陷黃梅廣濟。追楊霈至漢口。中道自小池口。沿江陷黃蘄。復分黨從富池渡江。西陷興國通城崇陽咸甯通山。且掠江西武甯。率遣數百人。或千人所至。脇衆。至漢口者。後楊霈二日。至黃州者。後霈四日。故霈不敢入省城。走保

德安。湖北巡撫陶恩培。故湖南按察使。嘗閉衡州城拒程喬采。又請奪會國藩軍者也。至是恃總督在外。不議守備。城中兵才二千人。徵兵半途聞警。皆潰去。相驚以寇至。湖北江西方千里。旬日騷然矣。始寇之起。所行無留難。其踞省府。脇取民財穀而已。行道掠人夫。不用則遣還。未嘗增衆。及屢敗。乃結土寇。屯城鎮。頗收拔悍鷲者。而石達開。陳玉成用事。寇乃盛於此時矣。湘軍萬餘人。水陸分爲四。李孟羣等水師。回援武昌。塔齊布留攻九江。羅澤南入江西。國藩收蕭捷三等水師三營。屯南康。澤南奔命往來。復弋陽。克廣信。收景德。攻義甯。雖戰勝攻取。非東南所以安危之大。故不具載。塔齊布以五千人留屯。議者以爲頓兵無所用武。而廷議多言不可解圍。光祿卿王茂蔭奏尤切。詔亦命留攻。相持半年。九江湖口兩城寇懼。伏。終不敢犯大營。七月乙酉。塔齊布薨於軍。周鳳山代將。十一月。寇陷臨江瑞州。移師去。未幾而敗。語在江西篇。塔齊布之爲將。雜用兵勇。皆得其死力。雖號姦猾者。隸其部下。勇殺恆先人。每出戰。部曲從者。度非驍勁敵。十人已上。輒鞭之使還。嘗獨拒追寇。全軍還營。而已一騎陷寇地。投宿民舍。老嫗涕泣上食。爲匿馬稻秸中。明日按轡徐還。軍中服其神勇。老師堅城。卒以憤死。鳳山以資級領衆。自是所部弱矣。湖北三陷。死三巡撫。故胡林翼傾身以結士。倡勇敢。務權略。而鄂軍興。

湘軍志曾軍後篇

咸豐九年秋。江西湖南寇漸平。湖北巡撫胡林翼。方治軍儲餉。以平寇爲己任。而寇帥石達開由貴州窺四川。湖北餉倚川鹽。四川又饒富。獨未被兵。議者皆以防蜀爲言。且以曾國藩久治軍。無疆寄。爲未竟其用。林翼頻說官文合奏。請詔國藩援蜀。冀朝命授以總督。詔唯令督軍。無後命。林翼又議。客軍孤懸。愈非計。安徽寇合捻寇。蔓廬壽。將爲楚患。乃改議。留國藩合謀皖。分三道各萬人。都興阿。楊載福。循江攻安慶。國藩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鄉舒六。袁甲三時屯臨淮。聞之。以爲今楚軍大舉。而安徽兵弱。將驅寇北犯。宜由光山北饒蒙城。具奏以聞。詔官文。國藩。林翼。計萬全。謀定而後動。國藩上議曰。竊號之賊。與流賊異。今之洪秀全。踞金陵。陳玉成。踞安慶。私立正朔。僞稱侯王。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由浙而閩。而江西。湖南。廣西。貴州。流賊類也。龔張諸捻。分合無定。亦流賊也。流賊當豫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竊號者。當剪除枝葉。攻所必救。自洪楊內亂。凶餓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羣捻。故皖北糜爛日廣。江南賊糧不絕。臣等以爲廓清諸路。必先攻金陵。攻金陵必先屯滁和。取滁和必先圍安慶。誠能圍安慶。攻廬州。略取旁縣。使其備多力分。何敢北竄哉。且不特不敢北而已。並不敢東顧江浦六合。蓋竊號之賊。未有不竭死力以護其本根。

者也。中原腹地。莫要於皖。固不敢謂石達開必無入蜀之虞。而就大局論。緩急。臣自宜回軍援皖。以速蘇民困。十一月。國藩移屯宿松。是時。蕭啓江援四川。張運蘭還湖南。獨朱品隆。唐義訓。易開俊。張岳齡等從。而湖北大將都興阿。養疾荊州。李續宜。告歸湘鄉。多隆阿。鮑超。新貴重。皆樂爲林翼用。憚國藩嚴。國藩亦不樂二將。皆推林翼節度。悉湖北軍圍攻太湖。十二月。多隆阿又撤太湖圍。屯小池。拒援寇。援寇號十萬。潛山太湖寇踞城者。號數萬。軍事危險。多隆阿意氣自如。國藩憂之。乃悉發己親軍圍太湖。語在湖北篇。十年。正月。壬辰。湖北軍大破寇。遂克太湖潛山。二月。寇陷杭州。三月。杭州寇退。李續宜至宿松。定議分三道圖安慶。乃遣朱品隆等。進屯集賢關。多隆阿進規桐城。而續宜爲後援。以助二軍。閏三月。會國荃來領安慶軍。江南大營軍潰。四月。蘇州陷。詔加國藩兵部尙書銜。署兩江總督。胡林翼喜國藩得大用。與書曰。兵事當布遠勢。忌近謀。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蕪湖。一由祁門出徽甯。一專守廣信防江西。此皆內軍也。取餉江西。而惟議釐捐。以錢漕歸巡撫。愚又以爲隘矣。以湖南北爲兵之本。以江西爲籌餉之本。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夫吳越人之毀譽。怨望。雖不必問。而吾等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吳督之任。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患貧也。蘇常失

守以後。督撫監司。或死或未死。或已補。或未補。進賢退不肖。此其時矣。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揚淮。先調屯守之平江軍五千。馳入杭州。拯其急。而取其財。而令次青募五千人。繼進。拘守廣信無當也。杭州失。駐衢州。杭州存。進湖州。此平吳之先著已。霞仙季高。當各募六千人。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爲隨征之用。少荃可治淮上之師。合水陸萬五六千人。而以多都將馬隊。幼丹宜奏爲西藩。二李或甯藩。或蘇藩。則兵餉一家矣。大局安危。視公放膽否耳。近者葉督兩廣。而不知廣西爲何人所轄。何督兩江。而割皖南割皖北。弁割江北矣。福爲皖撫。而割南岸棄以予浙江。又割淮北棄以予袁公。其日蹙百里宜也。徽甯猶完。布置粗定。當鼓行而前。與懷桐之師。會於當塗。然後湖州軍出於蘇常。揚州之馬。飲於江浦。林翼雖孱弱。不覺其言之汗漫也。急脈緩受。大題小作。則恐或不濟。國藩得書。壯之。然其再出也。行兵持重。必無後顧而後動。謹官守和衆心。以懲補前失。不能用其議。將進甯國。猶惡其險。乃移駐祁門。乞鮑超全軍以行。而自將朱品隆。張運蘭。合萬一千人。五月。戊申。渡江。六月。癸酉。至祁門。檄李元度募軍三千。左宗棠已奉詔襄辦。則令領五千人。鮑超方還夔。而張運蘭在榔。俱期八月會兵。丙戌。詔國藩補兩江總督。授爲欽差大臣。時會國荃。留圍安慶。與多隆阿。李續宜。皆爲湖北軍。袁甲三屯淮上。自爲一軍。巴

棟阿爲鎮江軍。李若珠爲揚州水軍。王夢齡署漕督。爲清淮軍。薛煥署總督。爲上海軍。張玉良收潰軍退杭州。猶稱江南大營軍。周天受屯甯國。張芾屯徽州。爲二軍。江長貴將杭州軍。米興朝防廣德。皆王有齡主之。爲浙江軍。皆各專奏。不相咨稟。寇踞蘇州。則東犯松江。西陷金壇。南破嘉興。杭州軍退敗。而高淳寇復南出廣德。池州寇東掠旌德涇。蘇杭人皆謂國藩宜援杭湖。論者或以爲輕騎至淮揚。則不制於寇。而業已至祁門。則又以爲宜急據甯國。當前敵。遣左宗棠等攻廣德。指南陵。合陳大富軍。與楊載福水軍相連。待安慶克而合師。國藩歎曰。夫言之甚易。行之甚難。今進無所往。勝無所益。何爲而輕舉乎。八月。召張芾還。以國藩兼督皖南軍。令周天受聽調遣。戊辰。甯國陷。天受死。壬申。以李元度爲皖南道。將三千人屯徽州。張芾軍萬人分防諸隘。實不任戰守。軍餉久乏。倉卒遣散。以索餉雜居城中。國藩先議守徽。使朱品隆覘地形。品隆言。非精兵二萬不能守。而元度前守貴溪有功。自許能守之。國藩又以元度新軍不能野戰。故浙江請援不赴。俾馮城以自固。元度至三日。土寇散軍結連甯國寇。而旌德寇繞績溪。闖入叢山關。元度急請援大營。時鮑超假歸。無統將。張運蘭方攻旌德。前後爲寇所絀。乃以散軍四營往。至則寇已大至。四營潰。還走休甯。徽州城中軍皆大奔。元度遂南走開化。癸未。徽州陷。前皖南道福咸死之。國

藩急檄運蘭還。而促鮑超赴軍。自太平南還屯漁亭。寇益西趨。陷休甯。將攻祁門大營。軍中大震。凡前言祁門可屯者。皆更請國藩亟去。國藩度寇必東南窺空虛。乃咨左宗棠率新軍屯樂平。寇果分陷淳安嚴州。九月。庚申。鮑超。張運蘭。合攻休甯。寇敗之。十月。己卯。南陵寇破黟嶺防軍。陷黟縣城。庚辰。運蘭分軍拒戰。不利。鮑超遣宋國永往攻寇。寇棄城屯盧村。辛巳。增軍大戰。破走之。十月。廣東西。新寇俱出江西。前後趨建昌河口。陷德興。婺源。池州。寇攻建德。敗屯將曾承堯。十一月。連陷彭澤。都昌。鄱陽。浮梁。以左軍屯景德。唐義訓自祁門救建德。水軍守湖口。鮑超還助左軍。寇復敗。微防嶺內軍入黟。分黨掠玉山。休甯寇出攻漁亭。環祁門無安土。屯軍皆斂兵自守。十一年。正月。左鮑軍合拒寇於鄱建界。敗之。遂收建德。左軍獨攻寇婺源。前軍陷伏中。戰不利。乘夜引還。鮑超渡江。援安慶圍軍。二月。移建德屯將陳大富軍。合左軍屯景德。寇從鄱陽東侵。左宗棠禦之金魚橋。未戰。寇襲景德。破之。大富赴水死。大富前孤屯南陵。有重名。自拔出頻移屯。未嘗令當敵。至景德十日而死。皖浙諸軍將如大富者。已號能戰。然其戰守。猶不及張運蘭等。故寇恆避湘軍。祁門介寇中。寇去大營二十里。輒引去。豈盡虛聲哉。習戰不習戰之異也。國藩之駐軍祁門。本倚江西糧臺。景德鎮轉運。水軍礮船護餉。以爲萬全。至是前計盡虛。左軍退樂平。國藩

親屯軍。合二萬人。糧運三十日不至。衆乃爭言。取徽州可自立。又言可取
餉浙江。先是休甯寇無故而宵遯。張運蘭久屯休甯城。寇亦不復來。故疑
徽州寇弱易攻。三月庚寅。國藩自將祁門軍。進至休甯。徵夥防軍會師。癸
巳。進攻徽州。大雨。軍械多散失。甲午。還休甯。戊戌。復進。庚子。寇夜出驚我
軍。軍入營潰。辛丑。遣軍各還所屯。國藩留休甯。誓死守。時左軍破寇樂平。
寇益遣夥歙黨往尋戰。癸卯。寇悉衆攻樂平城。左宗棠亦悉衆出城擊之。
無部分。唯視來寇隊。分軍短兵接。寇大敗。遂走廣信。趨浙江去。甲申。國藩
留軍屯祁門。自將親軍五百人出駐東流。於是婁雲慶。唐義訓。防漁亭。張
運蘭。守休甯。朱品隆。在祁門。左軍往來廣饒。鮑超軍專赴急禦巨寇。裁自
救不復論進取。而寇每縱橫馳突。動行千里。北則自英山出破蘄黃。遂北
踞德安。南則攻建昌撫州。陷吉安瑞州。西出義甯。擾崇通。東則越衢州陷
龍游湯溪。踞金華。掠遂昌。至義烏。破處州。卒莫知其所爲。議者以爲謀解
安慶圍。或又以寇無略。特乘虛縱掠以爲戲。要宜急破安慶。攻金陵。如國
藩初議。五月。戊子。鮑超至安慶。攻赤岡寇屯。力戰破之。禽寇將劉瑄林。磔
城下以示城寇。瑄林陷蘇常爲前鋒。自恃其勇。欲以孤壘遏官軍。旣伏誅。
會國荃軍勢自倍。鮑超移攻宿松。因援瑞州。是日。徽州寇襲陷黟縣。梗漁
亭休甯軍。壬辰。朱品隆等合攻黟。寇退走。丁酉。追寇嶺外。庚子。徽州寇棄

城走。得寇聚米。供二月軍食。左宗棠移屯婺源。甫至汀州。寇出德興。迎戰。敗之。七月。丙申。多隆阿桐城圍軍。大破援寇於挂車。多隆阿與鮑超。皆湘軍大將。寇與戰。必悍黨。多隆阿亦自持威重。不喜人節度。不求人自助。亦不輕助人。故寇大上江西湖北。一月陷二十餘城。鮑超疲奔命。則以李續宜軍游擊。李續宜者。名尤重於多隆阿。鮑超及行軍。忽南忽北。殊不遇寇。更奏調援蜀將劉嶽昭自助。而浙江亦奏起李元度將軍援浙。由平江出崇通。寇乃東南走。於是寇帥陳玉成合羣寇屯挂車。謀覆多隆阿軍。多隆阿擊走之。寇退屯石牌。絕其運道。議者復請徵鮑軍。多隆阿笑曰。吾運道不易絕。比吾軍糧未盡。賊已走矣。庚戌。鮑超追瑞州寇。至豐城。壬子。寇走撫州。八月。丁巳。朔。曾國荃克安慶。當石牌之被寇也。寇分黨襲國荃屯後。攻戰六晝夜。屯堅不可入。程學啓復攻城外寇。破三石壘。國荃弟貞幹。作屯菱湖。合水軍。絕寇糧。陳玉成屢敗不得進。乃相率遯走。安慶既復。文宗崩。胡林翼薨。穆宗立。以彭玉麟爲安徽巡撫。移前撫李續宜撫湖北。皆辭。詔還續宜安徽。己未。多隆阿克桐城。庚申。鮑超至撫州。寇走貴溪。辛酉。超奉檄救江北。遂還軍。是日。水軍克池州。丙寅。鮑超至南昌。聞安慶復。復還撫州。寇復得廣東新寇。合大衆將西。丙子。鮑超軍至貴溪。寇東走。追奔六十里。平寇壘七十。進復鉛山。多隆阿移桐城軍。驅寇宿松。黃梅。廣濟。蕪。李

續宜收黃州。劉嶽昭收隨。嶽昭軍遂西。九月。會國荃進攻無爲。克之。戊申。克運漕鎮。甲寅。爭東關。克之。國藩移駐安慶。多隆阿將二萬人。收舒城。廬江。進攻廬州。李續宜部將蔣凝學等。將萬人。屯六安。霍山。左軍屯婺源。張運蘭等屯徽州。李元度新軍出廣信。寇悉赴浙江。而皖北寇聚保廬州。國藩軍分守安慶。縱陽。廬江。無爲。及運漕鎮。東關。不足。乃令會國荃益募軍六千。謀進取。而左宗棠議大舉援浙。鮑超。朱品隆等。合軍進攻甯國。凡五道並進。軍勢沛然矣。天子新卽位。羣臣爭上書言事。多推湘楚軍功。以爲偏裨皆可督撫。因益重國藩。頗訾論江西浙江蘇巡撫。詔國藩兼制浙江巡撫提督以下。統江浙四省。唯都興阿。袁甲三。不隸部中。國藩惶恐。三奏辭。不聽。始議援浙。以江西湘軍將屈蟠。王德榜。段起。及水軍孫昌國。徽防將張運蘭。悉統於左宗棠。而以廣信漕糧。奏令宗棠徵收餉軍。又分河口。景德。婺源。三局釐稅益之。於是苗沛霖攻破壽州。脇巡撫以要權。遂踞霍邱。懷遠。以窺鳳潁。十一月。杭州陷。寇分犯徽州。張運蘭先以疾歸。其弟運桂。領軍城守。朱品隆。唐義訓。還軍赴援。品隆。義訓。常合屯。不相能。及俱出軍。隙益甚。品隆至城下。寇來戰。軍將不支。義訓。案兵不相救。國藩聞之。大怒。遣讓義訓曰。相軍之所以無敵者。彼此相顧也。相軍將雖有讎。臨陳未嘗不相援。故有晨參商而夕赴救者。私怨情也。公事。義也。爾獨不聞知。

乎。朱鎮危急。三促出軍而不肯應。是亂湘軍之制。而湘軍由此敗壞也。不急改者。將誰容汝。吾行軍十年。視將士如子弟。至於執軍法以誅敗類。必有餘矣。又下檄品隆問狀。義訓品隆慚懼相悔謝。同上書謝。請自今輯睦。於是十一月七捷。徽州圍解。國藩以軍勢已振。朝廷鄉用專。而浙江全省地被寇。江蘇士大夫朝夕請師。乃奏薦左宗棠。李鴻章。蔣益澧。李桓。各授巡撫布政使。又請命大臣督己軍餉。朝命副都御史晏端書。專開稅局於廣州。沈葆楨。前屢召不出。至是超擢江西巡撫。乃起視事。而湖南巡撫毛鴻賓。亦國藩舊交故吏。及湖北嚴樹森。貴州韓超。皆胡林翼所薦用。駱秉章督四川。劉蓉以諸生徑用爲布政使。李續宜。劉長佑則本起湘軍。於是西至四川。東至海。皆用湘軍將帥。則皆倚國藩爲重。略如胡林翼書所言。包攬把持者。東南爭驚於功名矣。同治元年二月。會國荃新軍至安慶。左宗棠軍入浙。收開化。三月。上海具輪船至安慶。來迎師。以李鴻章率湘軍將。及新募舒桐軍。往應之。鮑超克青陽。國荃克巢縣。含山。和州。鮑超克石埭。太平。寇衆反正者萬人。攻涇縣。克之。會貞幹克繁昌。南陵。張運蘭克旌德。國荃合水軍進攻沿江諸寇屯。丁卯。多隆阿前軍將雷正綰等。攻廬州城。東南門。石清吉等攻西門。寇將陳玉成。將援寇屯城東。多隆阿攻其旁壘。以致師。玉成恃勇悍。率衆三千來鈔官軍。正綰迎擊。交綏。寇退據城北浮。

橋。城寇先聞多隆阿至，皆兇懼，惟倚援寇自壯。及戰，開北門出大衆，謀合擊東門軍。方出城，玉成退，則驚以爲敗，亦北走。玉成遽斷浮橋，遏城寇，使阻水反拒。城寇愈驚，相蹂躪，繞城散走。石清吉等梯西南以登，城內外寇爭走。於是合蹙之，斬馘數千計，俘八百四十七，拔民男女七千餘人。廬州復陳玉成走壽州，將乞援苗沛霖。沛霖聞玉成敗，恐襲奪己衆，又畏多隆阿之乘己也，反欲取陳玉成自效。玉成至，屯軍肥水南。苗沛霖陽稱疾，遣其黨伏謁，迎入城，具牛酒犒三千人者。玉成入，導至館，而閉城阻其從者。玉成初不疑，既登堂，見几上陳桔錄，乃悟，怒罵曰：「苗生反復，我死行及爾。」乃自速誅邪。沛霖遂囚玉成，及從者二十人，獻於潁州勝保營，而招誘餘寇。寇或降或散去。當是時，多隆阿之名，懾憚羣寇。壽潁弭伏，江南聞風相驚動。國藩飛書約會兵，多隆阿素以文官不可親，且己不識漢文，而亦惡儒吏。卽報國藩言軍事權宜專一，以微示不與會國荃同處。國藩具言如先約。一聽公指撝，官文揣多隆阿終不欲東，而四川德安諸餘寇俱入陝西。先已奏遣雷正綰赴援，遂再奏令多隆阿自往。陝撫及京朝官亦日言關中帝王都，天下最要，朝命屬多隆阿。命下，官文益自喜當上意，決意遣之。合軍江甯之謀，不復聽矣。國藩獨歎曰：「多公威名太盛，寇知不敵，則必入南山老林，此所謂麒麟捕鼠者也。與書官文言江南財賦比秦中何止十

倍。賊數衆多。何止百倍。曩者楚軍有大謀。惟以書問往復。不先恃奏取朝旨以相壓。故國藩不奏爭。而上議於左右。宜且止西行。以圖江南。官文業建議。不肯止。多隆阿留五千人屯廬州。而身將萬五千人入陝西。詔授爲欽差大臣。後頗破寇。竟死盪屋焉。壬申。會國荃克太平。癸酉。合水軍克金柱關。甲戌。收蕪湖。五月。甲申。進屯雨花臺。自向榮和春。以兵七萬屯守八年。卒潰退。國荃軍合水軍不滿二萬。國藩以爲孤懸無益。未可進。國荃議曰。諸軍士自應募起義。人人以攻金陵爲志。今不乘勢薄城下。而還軍待寇。則曠日持久。非利也。若舍金陵。別攻甯國廣德。或取潁壽。則將士見謂置於閒地。浪戰而怠。雖鮑張亦益厭攻戰。將去公而歸耳。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軍。勢雖危。顧不可求萬全。國藩許之。會左宗棠亦言宜薄城。圍攻之勢乃定。乙酉。上海軍禦寇新橋。大破之。李鴻章之赴上海也。其大將曰程學啓。學啓先陷寇中。安慶圍合。歸誠會貞榦。約以內應爲效。未及期。夜率千餘衆。叩貞榦壁門。呼曰。今事發。與寇戰。突圍至此。追者卽至矣。吾所將皆精兵。當入營助守。不能釋兵。公相信者。開門納我。不信。急發礮擊我。無兩敗也。軍中大驚疑。報貞榦。貞榦屣履出視。下令開門納其衆。追寇俄而至。亦遂還去。學啓由此願效死。貞榦卒。則從鴻章。是時上海結英法一二國軍。復青浦嘉定。攻松江。號南路軍。學啓。劉銘傳。潘鼎新。郭松林。將湘

淮人攻南匯。號北路軍。寇悉衆攻敗外國軍。再陷嘉定。則併南路窺上海。學啓將千五百人屯新橋。寇夜圍之。數十重。礮擊寇屍平壕。踐而登。學啓乃開壁突擊。寇駭卻。鴻章自將來救。前後合勢。寇大奔。外國軍見其戰。自以爲不如。自此上海相淮軍始振。六月。甯國援寇分三屯。與城寇各踞一門。鮑超先攻城西。城西者。城寇屯也。城寇倚援輕進。超設伏鈔其後。寇誤以爲援至。則反鬪。官軍合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寇退。死守。乙丑。援寇發南北屯衆攻官軍。城寇出。結陳與相應。超分四軍擊之。宋國永攻南屯。陷陳深入。燒二壘。寇退。而北屯寇棄壘遽奔。城外寇盡奔。城寇收衆入。丙寅。城寇復出東門犯官軍。未戰引退。鮑超自追之。寇不入。遂東走。超又東追數十里。寇乃反鬪。超引軍作圓陳包寇。寇將單馬突圍走。餘下馬步從。遂去。得馬千匹。俘寇裨將三百。死者千計。乃還軍攻城。城寇皆長跪。莫敢拒戰。遂復甯國。而甯國縣寇將。獻城贖其死。遂先驅克廣德。既復三城。或諫超曰。甯國城未破。而公自追賊。至六十里。城寇若攻公營。進有疆寇。退失所據。此危道也。超笑曰。吾但知兵勢。不知兵書。蓋超之戰。專剽銳。其持重堅忍。不如多隆阿。而終未嘗敗沒。其軍在湘軍爲無紀律。然亦能相維繫。乃竟以功名終云。七月。袁甲三請疾。詔李續宜代其事。時續宜方以母喪歸。語具臨淮篇。徽甯大疫。雨花臺圍軍亦多疾病。鮑超等不能軍。國藩憂懼。

以爲軍行。攻取方利。而天災咎重。由己德薄任過。恐致傾覆。請出朝。臣督軍。以分己責。詔慰勉。且以疾疫流行。寇不能獨彊爲寬譬。而疆將賢吏。相繼物故。軍中至無炊煙。乙未。程學啓克青浦。李鴻章遣軍浮海克餘姚。八月。丙子。克慈谿。自上海軍出浙江。江浙兵氣皆振。閏月。蘇常寇來攻會國。莖軍多發西夷火器相燒擊。復穴地襲屯壘。連十晝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復來助攻。國藩急徵援兵。皆牽制不得赴。國莖以三萬人居圍中。城寇與援寇相環伺。士卒傷死勞敝。然罕搏戰。率恃礮聲相震駭。蓋寇將驕佚。亦自重其死。又烏合大衆。不知選將。比於初起時衰矣。十月。寇解去。由九淤洲北渡。敗李世忠防軍。陷和。含山。巢。其南走者。合廣德寇。西南掠績溪。祁門。徽甯。安廬俱阻絕。唯江上下恃水軍。得相聯絡。乃謀增陸軍。徵貴州提督江忠義。自廣西出江西。視寇勢爲戰守。以鮑超部將鄭陽和等隸李榕。立爲新軍。留李鴻章軍將張樹聲三千人。助廬桐戰守。召還李續宜。遣軍將成大吉。蕭慶衍等攻巢和。又益募五千人。埤會國莖圍屯。自此統衆過十萬。而左李各將數萬。合湖北江西湘軍幾三十萬。自餘援軍分布黔桂秦齊者。又數萬。連兵不得罷。國藩日夜憂危。以進攻江甯爲非計。乃自行圍案視焉。二年。正月。國藩自安慶出巡。諸軍屯。是時會國莖屯江甯城西。南。江北則楊岳斌。將水軍屯烏江。皆當前敵。其南則羅逢元。守太平。屯金

柱。周萬倬。吳坤修。守蕪湖。而彭玉麟。將水軍屯濡須。在江北。溧水高淳寇。時來窺太平蕪湖。運漕東關。寇反出濡須上。與和含山巢寇相響應。劉連捷。毛有銘等屯石澗埠。遏寇西南。章志俊。守無爲城。以通水軍。其西廬江。梁美材屯焉。廬江北廬州。石清吉守之。舒城在廬州西南。廬江西北。蔣凝學守之。舒城南桐城。周寬世守之。以南通安慶。舒城西北六安。凝學分軍守之。北防苗沛霖。南通霍山。爲湖北邊防。蕪湖南則鮑超守甯國。屯高阻山。而劉松山屯城中。易開俊守涇。在超軍西南。吳廷華守南陵。在超軍西稍北。在涇西北。朱品隆先守旌德。以救青陽。故移守青陽。在南陵西南。又西則池州。以潁江近安慶。無屯軍。寇踞建平。廣德甯國縣者。西出陷旌德。太平。石埭。南破績溪。斷徽寧官軍。徽州守將唐義訓。恃左宗棠大軍爲聲援。戊申朔。寇圍涇。壬子。鮑超救涇。入城屯軍。癸丑。出擊寇。大破之。追奔二十里。甲寅。超還屯。二月。國藩還安慶。以曾國荃圍軍堅定。水陸輯睦。始罷退軍之議。丁丑朔。王可陞攻寧國寇。燒其小淮窰屯。鮑超分攻梅嶺廟埠屯。皆破之。寇犯休寧。分掠建德。西侵彭澤。鄱陽。東繞池州。圍青陽。和巢寇攻石澗官軍。自己卯至癸未。圍益急。捻寇復南犯蘄水。辛卯。寇攻太平屯。將朱洪章。洪章戰敗。南北岸同告急。均檄鮑超赴援。超疑所往。乃先石澗。未至。寇解去。掠無爲。舒桐廬江。六安。而還。上海軍浮海攻福山寇屯。破之。

遂解常熟圍。三月。進克太倉。左軍將劉典。江西軍將王沐。攻寇黟。復其城。四月。劉連捷。蕭慶衍等。合鮑超軍。收巢。含山。和。會國荃。攻破江寧城。南。西。寇壘九。程學啓克崑山。五月。鮑超等。進攻浦口。寇棄屯。趨走。遂收江浦。合水軍。攻九洲。四日。破三隘。奪洲屯。語在水軍篇。蕭慶衍留屯江浦。上海軍攻江陰。劉銘傳。破寇屯二十七。郭松林。破寇屯三十五。滕嗣武。破寇屯十三。六月。程學啓克吳江。苗沛霖陷壽州。奏劾軍將蔣凝學。及逗留成大吉等。降責有差。國藩以餉乏。辭總督。詔慰勉。國藩李鴻章。合奏請減蘇松太倉浮糧。詔酌中定額。除故明積餉。李鴻章分軍三道。程學啓由崑山。進攻蘇州。李鴻章等。由江陰。進無錫。淮揚水軍輔之。太湖水軍將李朝斌。由吳江。進太湖。潘鼎新等。分屯松江。上海。常勝軍屯崑山。爲前軍援。徽州寇自二月。出江西。中踞建德。鄱陽。聞。左。窺景德。右出東流。湖口。江忠義未至。席寶田。先出撫州。趨饒州。劉典。自徽州。來總諸軍。諸軍將段起。王德榜。王沐。韓進春。及寶田。攻陶渡寇屯。大破之。丙子。進春。輕出。遇伏。敗退。寇復張。趨攻湖口。國藩先遣李榕。屯湖口。及江忠義至。壁堅山。李榕新軍。拒寇不利。寇攻堅山。忠義出擊之。傷寇帥。壬辰。浙軍將王文瑞。復黟縣。庚子。遣寧國防軍將何紹采。及水軍。礮船。援臨淮。蔣凝學等。防潁州。霍邱。七月。丁未。湖口寇退走。都昌。建德。彭澤。鄱陽寇。俱東北走。圍青陽。銅陵。寧國。涇。皆被

寇屯將拒戰各相持。八月乙亥朔。劉銘傳攻江陰。寇內應。官軍夜登城。燒門樓。餘寇突門走。復其城。丙戌。李榕援青陽。敗潰。江寧圍軍。攻城南東西寇屯。頻破之。乃遣鮑超還援。而水軍將喻俊明。及國藩護軍將喻吉三。合江忠義。席寶田軍。先後至青陽。刻期攻寇。寇解圍走石埭。超軍至南陵。遂東攻建平。庚寅。程學啓攻蘇州。破東南寇屯四。無錫寇貨輪船自助。周壽昌燒其輪船。石埭太平寇。頻犯寧國涇。敗去。乃詣朱品隆。請獻二城及旌德。以自贖。九月壬子。收三城。散遣歸誠人四萬。彭玉麟督水陸軍。攻太平。沿江諸寇屯。進高淳。高淳寇將請歸誠。十月乙亥。收高淳。鮑超楊岳斌。俱會師東壩。寇震恐。丙子。易開俊自涇。劉松山自寧國。合軍收寧國縣。東壩寇開屯迎官軍。辛巳。收東壩。壬午。連下建平。溧水。東壩。既克皖南。金陵蘇浙。軍勢相連。鮑超全軍屯守之。王可陞守溧水。李榕守建平。歸誠人洪容海。守高淳。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涇。及寧國府。皆分軍屯守。戊戌。李鴻章復蘇州。蘇州之合圍也。程學啓軍所至。輒破寇壘。城寇諸將。權不相下。相猜貳。因謀反正。斬異議者。開門納軍。然不交兵。猶擁衆。號十萬。己亥。出城者入寇。將謁鴻章。受二品冠服。乃謁學啓。學啓先已置人於坐。數其罪。悉引出斬之。報鴻章。鴻章大驚懼。學啓入城諭衆。衆皆聽命。或頗散走。而先與寇將誓約者。曰副將鄭國魁。恨負約。涕泣不食。臥三日。鴻章亦頗咎學啓。

輕發。且曰。爲已甚。君亦降人也。學啓大怒。還營。將引軍去。其營員奔告。鴻章復過學啓。陽論他事。笑語甚歡。事乃解。庚子。安徽巡撫唐訓方收懷遠。辛丑。苗沛霖突蒙城圍。被斫死。十一月。李鶴章等復無錫。進攻常州。以應江寧圍軍。程學啓出太湖。圍嘉興。以應浙軍。潘鼎新等軍。先入浙。收平湖海鹽。寇爭應官軍。所至輒下。遂收嘉善。會國荃募新軍。增圍師。圍城官軍。遂至五萬人。援寇還江寧。城者。皆不敢出。左宗棠議。以爲當分軍攻廣德。國藩以寇勢猶盛。而江忠義新亡。懼軼蹂江西。持不許。李鴻章諸軍銳進深入。宗棠復奏言。嘉興常州。可緩攻。朝廷俱下其議。三帥卒。各主己說。守其便宜焉。三年。正月。戊申。寧國寇西南掠績溪。遣江北將毛有銘。將六千人援徽州。浙軍將王開琳先還赴急。寇疾走。舍徽州不攻。北犯湖口。南趨景德。別黨由浙入玉山。由閩入建昌。均期會撫州。徽州守將唐義訓不能禦。毛有銘未至。以戰事委江西。語在江西後篇。戊午。會國荃攻鍾山寇屯。克之。時東壩屯重兵。太平防輕。移金柱屯軍助圍師。及江浦廬江守將。皆先率軍會城下。新募軍亦俱集。乃謀合圍。寇之設守也。環城多爲石壘。尤重於北。既於鍾山作大城。號曰天保。又於山脊入城處作大城。號地保。官軍攻城西南不甚懼。至進屯明陵。則出衆力爭之。向榮和春皆以此敗。二年。夏。鮑超已作壘明陵前。會當移軍。自平壘而退。國荃圍攻幾二。

年破寇壘以百數。終未及城北。及破鍾山壘。移軍屯守。更增築壘。屯軍五六千。遏北道。餘元武湖阻水爲圍。城寇糧運絕矣。丙寅。郭松林等克宜興。二月。癸酉。溧陽反正。寇走江陰。圍常熟。攻無錫。李鶴章還守無錫。郭松林援常熟。寇皆敗散。程學啓急攻嘉興。寇請降。學啓瞰城中。知其詐。攻益力。陳亡。勇將何安泰。學啓親搏戰。薄城先登。槍子傷額。遂克之。學啓養傷蘇州。創已合。一日獨坐深念。有所忿。誤發創口。血溢。竟死。自學啓之歸誠。經百戰。每戰料勝。敗無所失。或知當敗。則戒諸將曰。公等皆不善敗。吾當自餌賊。某時敗。某時期某所來援。賊可退矣。諸將素憚服其能。謹如約。則如所言。至其突陳陷圍。見者以爲神兵。夷將戈登尤敬之。及其死。以所建旗歸詫海國。推爲名將焉。江蘇之戰。始上海。終嘉興。功成而學啓死。其名位亞於多隆阿矣。辛巳。廣德寇棄城走湖州。自蘇杭江寧軍並進。論者皆以廣德爲要害。以官軍力不足。不敢攻。惴惴恆恐寇銜出。及寇棄去。乃知其無能爲。始議鮑超進攻句容。其時李世忠已獻還五河。天長。全椒。來安。六合。滁州。而鎮江軍將馮子材等亦頗出兵助攻句容丹陽。江寧寇頻驅老弱女口出城以節食。更於城中種麥刈草爲糧。庚寅。左宗棠克杭州。三月。壬寅。鮑超克句容。甲辰。進攻金壇。馮子材飛書請先攻丹陽。乙卯。解金壇圍。伏兵茅山待追寇。寇果出。中伏返走。追奔五十里。寇不入城。城寇反出。

走丙辰克金壇。乃還軍援江西。是時浙江寇走徽州。號二十萬。徽防將毛有銘出戰輒敗。寇深入江西。前隊至宜黃崇仁。南昌戒嚴。四月庚午。李鴻章克常州。壬申。馮子材復丹陽。特詔楊岳斌督軍江西。尋授陝甘總督。又詔李鴻章移師合攻江寧。捻寇出河南犯麻城。議遣王可陞屯無爲。李榕屯桐城。未行。寇復踞廣德。趨徽州者日夜相繼。楊岳斌鮑超皆西援。乃以江蘇軍將劉銘傳屯句容。鄭魁武屯東壩。五月壬戌。郭松林克長興。於是江寧圍軍以城破可計日。而李鴻章當來會師。恥借力鴻章。鴻章亦讓功。託言盛暑不利火器。延不至。朝命促會師數急。會國荃憂憤。日約將士穴地隧城。期必破。而龍膊寇屯所謂地保城者不得。則形勢終不便。乃日夜發礮攻之。己巳。奪其壘。遂作礮臺其上。穴其下。又環城列隊十餘道並攻。積溼蘆沙草高等城。以疑寇。使多備。六月甲申。地道成。乙酉。會國荃令圍軍百營皆嚴備。別懸賞募敢死將士。待城破先入。於是李臣典等誓先登者九將。日午。地道火發。城崩二十餘丈。寇反然火藥下燒我軍。朱洪章等乘城缺登。張詩日等循城據北門。彭毓禔據東門。朱南桂。羅逢元等皆梯而登。寇散走。或出城。或還保子城。夜半。縱火燒城中。因突圍出走。黃潤昌等露立龍廣山。袁大升等循城南。遇逃寇要擊。誅斬數百。張定魁等追寇及之湖熟。復俘斬數百人。城寇多自焚。或投池井。洪秀全已前一月死。其

子洪福年十八。九餘寇挾之走廣德。洪福刻印。姓名下列。眞王二文。軍吏誤合二文爲瓊。奏詔言洪福瓊者。以此。江寧旣復。羣寇出掠者皆瓦解。國藩奏上諸將功。以所俘寇將李秀成言。洪福已死。於是浙江江西諸軍。方欲張寇勢。洪福又實不死。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議生致闕。及後見俘。寇皆跪拜秀成。慮生變。輒斬之。羣言益謹。爭指曰。會國荃。國荃自悲艱苦。負時謗。諸宿將如多隆阿。楊岳斌。彭玉麟。鮑超等。欲告去。人輒疑與國荃不和。且言江寧鐵貨。盡入軍中。左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鑄譏江南軍。會病疥。因請疾歸鄉里。散遣所部軍二萬五千人。而克城功最。受封爵者。李臣典。病卒。蕭孚泗以喪歸。大功雖成。然軍氣憤鬱慘沮矣。國藩本以憂懼治軍。自幸平洪寇。克江寧。如初起兵時所望。力言湘軍暮氣。不可復用。主用淮軍。後以平捻寇。然席寶田。左宗棠。仍募湘軍。征苗回。竟定塞外。凌威天山。烏覩所謂暮氣者耶。自國藩始。始用鄉農代額軍。招之則來。麾之則去。見湘軍者。乃知軍利敝。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皆由此起。故各係其用兵之地。而獨以國藩本指。爲會軍前後篇。

湘軍志湖北篇

寇興四年。而湖北軍五潰。楊霽之敗也。實未見寇。亂民一呼。而萬衆瓦解。省城初才二千兵。及城陷時。城內外防守軍萬二千。見黃旗則爭縋城走。

外兵亦走。水師固不任城守事。省城潰。自保而已。寇至城下。用縋城繩引而上。城中唯巡撫陶恩培。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及僕從五六人。恩培先赴水死。多山然城上大礮擊來寇。礮不發。拜祝之。再然。火煙出而無聲。發憤自剄死。布政使胡林翼。按察使李孟羣。皆將兵赴援。屯城外。副將王國才。方馳入城。城閉。亦用縋城繩以上。至藩署。羣盜方會飲。重門開。列火以爲燎。國才乃悟。業已入。因率親兵入。暴斫之。羣寇驚走且呼。街巷間有出者。輒爲官軍所斫。俄頃而定。城中居民固未復業。至是早盡逃。國才惘惘。不知所爲。則登城招水陸軍。不見一人。明日出城。合林翼屯。語激昂。林翼心忤焉。俄而寇大至。知其事者。交訟國才奇功。遂傳言國才於道獲寇謀。得口號。呼門而入。爲讒嫉者所蔽。惟及見國才者。知其實焉。咸豐五年三月乙丑。詔胡林翼署湖北巡撫。林翼前知鎮遠黎平。治盜嚴。三年冬。以御史王發桂薦。奉詔赴湖北。未至。總督吳文鎔敗死。留湖南。將黔勇二三百人。碌碌未有以自見。會國藩征寇。奏以自隨。湖南巡撫駱秉章。方倚幕客左宗棠以決事。宗棠故善林翼。家留防岳州。捕誅崇通姦民。斬刈過當。已而會軍克田鎮。合兵圍九江。林翼以湖北按察使領千人。從攻湖口。比於湘軍爲最弱。及寇上陷漢陽。率千八百人還援。守便宜不入省城。于時布政使夏廷楹。爲總督所劾免。詔補林翼布政使。及巡撫殉城死。而林翼遂

署巡撫。當是時。江漢上下兩岸。寇充斥。巡撫號令不出三十里。屯金口。倚水師自保。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國才等軍號六千。而國才屯沌口。皆恃荆湘餉給軍。軍無見糧。寇亦易之。不攻也。楊霈者。以結交得朝貴權。假防北犯名。屯德安。號萬人。糜餉自如。四月。楊霈退走德安。西安將軍扎拉芬來援。戰死平林市西。詔奪霈官。以荊州將軍官文爲總督。五月。壬戌。朔。授都統西凌阿欽差大臣。攻德安。官文泝漢至襄陽。復乘礮船下漢。居潛江天門間。號北岸軍。西凌阿久從僧格林沁軍。無統御才。力不能援武漢。惟水師屢克蔡店漢口及漢陽寇屯。軍去旋陷。林翼念相持無已時。八月。壬辰。自將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師取漢陽。不能進。屯麥山。戊戌。寇至。林翼督軍出。士卒要餉。出怨言。強之戰。未交綏。諫而大奔。林翼憤甚。索馬欲赴敵死。圍人見巡撫意色惡。反旋馬四五轉。向空野。乃鞭之。馬馳不能止。臨江。乃遇鮑超船。諸營官聞巡撫在。集潰卒。調王國才。合屯大軍山。辛丑。荊州運餉銀三萬至。乃巖汰疲羸。奏調羅澤南軍。令更增二千人。還攻武漢。於時水軍大將彭玉麟赴江西。李孟羣改陸軍。置副將楊載福爲水軍總統。屯嘉魚蒲圻間。益選精銳。倡勇敢。其所用皆以披檢當礮石爲樂。巡撫禮下走卒。偵事早還。開營門自迎之。羅澤南之在江西也。日轉戰。其巡撫恭倨不恆。急則倚之。緩則厭之。曾國藩亦自以客寄。莫能爲之主。塔齊布薨。

江西事益疲。澤南建議曰：武漢者，東南之樞紐也。形勢百倍於潯陽。今兩城久爲賊踞，而崇通羣盜出沒。江西湖南，緣邊騷騷，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乃率所部及塔齊布部將彭三元等，道義寧，取通城。義寧崇通聞，寇雖號數萬衆，皆烏合脅附。見湘軍輒敗走。九月乙丑，復通城。甲戌，復崇陽。林翼聞援軍深入，躬往迎導。衆議兵少不宜先進。林翼曰：以難事誘客兵，非也。且廉恥安在。勝當戰，敗亦當戰。己卯，遣六營三千人，鄉蒲圻，而援寇自武昌鄉義寧。衆數萬，適遇官軍。軍敗，寇復進，敗湖南防軍於羊樓。澤南分兵爭羊樓，而躬屯崇陽。崇陽敗，寇恃援復還屯壕頭，欲襲澤南軍。澤南遣彭三元、李杏春往攻之。癸未，援寇自咸寧大至。三元等軍少，營陷。乙酉，德安寇棄城南趨，詔奪西凌阿官。官文兼代之。官文先聞參山敗，自沔陽還鍾祥。至是移屯德安。詔詰責官文遷延。澤南失利，令籌援兵。會林翼等三面攻寇。丙戌，澤南合軍拒寇於羊樓，大破之。十月癸巳，蒲圻寇至，又破之。癸卯，林翼自嘉魚來勞師。合澤南七營軍，共十三營。西攻蒲圻，寇聚三萬衆，分五屯四柵，作浮橋據白水。以通咸寧。林翼用蒲圻舉人賀霽若計，出閒道，由公安畷據城西北鐵山。寇出不意，盡失其險。辛亥，澤南精兵攻城東。林翼軍攻城西北。且循水防遏。以牽寇援。寇踞城壘堅不出。士卒仰攻，多傷。澤南令軍士積芻薪，將燒

其柵。寇反以火器禦之。火發。寇驚奔。破其五壘。其夜。官軍馮山鳴鼓角以驚城寇。城寇遂走。蒲圻復。十一月。庚申朔。林翼澤南合兵東攻咸寧。庚午。咸寧復。辛未。水師克金口。甲戌。林翼等會水師於金口。其日。王國才進屯沌口。乙酉。澤南五營進屯洪山。林翼將四營屯省城南五里墩。城寇從高冠山望澤南築壘。不出戰。城外寇。大壘八。小壘二。環四門。見林翼軍至。出拒戰。澤南襲之。破大壘一。小壘二。李孟羣軍亦薄攻漢陽。水師往來江漢南北。每戰必捷。而官文前軍攻漢陽者。與南岸軍相聲援。都興阿將馬隊護水師。水師夜燒寇船未還。都興阿露立達旦。羣帥和輯。戰士始奮矣。六年春。正月。江西寇患愈亟。陷七府城。議者交章請調羅軍。浙江湖南巡撫皆以爲言。文宗以武漢功可期。持不許。言者益衆。詔官文等通籌利害。澤南念會國藩艱危。義與同死生。而垂成功不可棄。日夜憂憤。督戰益急。自正月至二月。大勝數十。小戰百數。寇嬰城待援。士卒多傷。官軍每戰輒薄城下。寇陰穴城爲突門。三月。己未。寇開城迎九江援黨。澤南率師要之。寇奔城。追之。突門開。直衝澤南軍。軍不能退。澤南躬拒之。三退三進。軍幾潰。火槍鐵子中澤南左額。血霑衣。猶踞坐指揮。乃得收軍還。乙丑。創發。卒於軍。軍中哀泣。江西湖南聞之。皆歎息失氣。詔以巡撫例贈卹。而李續賓領其衆。續賓初建議分屯窯灣。絕寇糧。壘成。自守之。與洪山屯相犄角。既代

澤南。仍屯洪山。以游兵巡察彎塘角間。寇守益固。而江西請師日數至。義寧寇復犯崇通。九江寇合興國大冶土寇。自武昌縣進至葛店。謀襲巡撫大營。林翼以江西待援。分軍四千一百人。以劉騰鵬、劉連捷等將之。會國華總其事。國華國藩弟也。四月丁酉。援軍遇寇蒲圻。乙卯。戰於羊樓。丙寅。再戰。皆破之。劉騰鵬功最。騰鵬自此名顯。五月。詔責官文林翼遷延老師。林翼上奏言。臣頓兵城下。五月有餘。日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軍三千餘人。羅澤南及都司周得魁等。將弁百餘人。李續賓乘馬中礮墮地者數矣。夫兵易募而將難求。四月以後。乃禁約仰攻。分兵咸蒲以取義甯。四戰皆捷。分水師以清下游。直達九江。臣自率五千人。掘武昌南路。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掘城東路。分剿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水陸之賊。援絕路窮。下游九江興國陸賊萬餘。分道來援。冀可夾擊。臣卽豫撥三千餘人。戰於百里之外。且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尙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戰易攻難。自昔已然矣。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材有限而志無窮。萬一變生他路。禍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詔報曰。歷述艱辛。於事何益。國體具在。亦應寓慎重於其中。蓋自是文宗知林翼之爲帥。果有異於廬揚江甯諸將。而林翼亦益感激發舒。始有志於天下。非僅規營湖北而已。五月。唐訓方等。敗九江援寇於葛店。六月。寇自樊口。

增召戰船。復犯葛店。以蔣益漴總六營往。逆戰破之。追奔至樊口。合水師燒其船。入武昌縣城。遂渡江攻黃州。十日不能克。益漴聞援寇踵至。議回軍。丁銳義爭之曰。夫兵勢宜遠。料敵有方。援賊之能。已可見矣。我屯黃州。則百里義民。有所歸心。賊之上犯。有所牽制。後路大營。相爲聲援。且能戰不在近。能守不在遠。今若旋師。賊必踵我。踵我必戰。戰此可乎。諸將皆以縣軍爲憂。銳義乃獨上書陳兵勢。巡撫壯其議。終以衆論檄軍還。詔果以撤軍爲非云。益漴與續賓。皆澤南弟子。續賓名望日重。嘗論事澤南前。字益漴曰。香泉欲何從。益漴慍。亦字續賓曰。迪庵乃欲相統耶。及續賓代將。益漴屯魯港。寇大攻之。請援中軍。續賓報曰。力不能相救。守走唯公意。益漴大沮。卽升瞭樓。撤其梯。唯置旗鼓。下令軍中曰。賊勢盛。吾死此矣。諸軍欲走者自去。衆驚愕相顧。馮壘死守。寇攻一日引去。益漴於是告歸。不待報而行。七月。官文遣舒興阿。舒保等。將馬隊四百人渡江。援寇既上。於青山魯港間。增十三壘。相持十六日。水陸合擊破之。馬隊追奔至葛店。寇懼於馬。乃大奔。自是水陸馬步相輔。軍勢日盛。十月。襄陽土寇起。鎮道發兵討捕。敗績。以唐訓方舒保等往。隨州土寇起。以鮑超文明往。軍至寇遯。湖北湘軍鋒銳甚。乃益募陸軍五千。水師十營。增長圍困武昌。十一月。丙子。寇開城遯走。其日。漢陽寇亦東走。丁丑。李續賓等分三道追寇武昌縣。水

師馬隊追寇黃州。江夏鄉民亦爭起要寇。戊寅復武昌。己卯復黃州。庚辰復興國。水師復蘄州。民兵復蘄水。十二月乙酉復廣濟。壬辰李續賓率湘軍及巡撫軍九千五百人。陳師九江城下。都興阿楊載福合鮑超陸軍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自塔齊布羅澤南去後。正二年而圍復合。胡林翼知平寇之要。不在攻戰。既克省城。則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復牙帖。開鹽釐。以裕軍儲。又上奏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武平吳。久謀荆襄。據扼長江。惟鄂爲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夫善鬪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夷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在保鄂明矣。湖北之失。在漢陽無備。下游小挫。賊遂長驅。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但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迭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請於省城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日夜訓練。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則我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其已被擾者卅餘州縣。元氣傷殘。而良莠不分。其未被擾者。卅餘州縣。官讎民而民且讎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

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也。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經臣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寇之再至。而將盜弄於潢池也。地方吏治。撫臣專責。今欲嚴禁陋習。與羣吏更始。請皇上敕下部臣。暫勿拘臣以文法資格。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今或疑武漢兩城。公私凋敝。城周廿里。設守爲難。臣以爲蚡冒藍縷。以啓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爲武漢收復。軍行貴速。督撫將兵。攻取爲急。則前者收復已二次矣。況今江西七府。俱淪於賊。四年之冬。僅失九江。旁軼橫出。可憂方大。都與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臣宜留鎮省城。與督臣通籌全局。整飭吏治。文宗嘉納焉。方南北岸之分軍也。督撫未相見。將吏各有所統。頗構同異。官文以將軍受任。拘於滿漢。論者復爲林翼陳。楊需崇論故事。林翼歎曰。師克在和。此何時哉。旣渡江。見總督。下令僚屬曰。督撫相見。前事冰釋。敢再言北岸將吏長短者。以造言論罪。官文聞之。大譴林翼。又以鹽釐月三千金。充督府公費。兩人約爲兄弟。故軍政吏治。皆林翼主。官文畫行。有言巡撫權重。

者一無所聽。而巡撫亦謹事總督。推美受過。湖北富彊基於此。七年春。正月。襄陽土寇陷房竹山。保康興山。遂陷宜昌。奏奪統兵鎮道。及四縣文武官。增遣巴揚阿合唐訓方軍討捕。二月。會國藩以父喪歸。委軍事於福興文俊等。詔遣按察使李孟羣援廬州。安徽羣寇窺羅田。蘄州。黃梅。廣濟。蕪水。謀絕九江官軍。孟羣將二千五百人道羅田。擊英六霍山寇。敗之。遂克英山。王國才屯黃梅。進攻宿松。移鮑超防黃梅。四月。李景湖等敗於羅田。景湖戰死。餘衆退保蘄。小池口寇衆出攻官軍屯。多隆阿大破之。燒寇壘二十一。五月。襄陽寇平。李續賓作長壕三十里。塹九江城東南。寇爭壕。擊走之。增募親軍千四百人。閏五月。羅田寇深入。犯廣濟十里鋪。南及武穴。鮑超多隆阿等。於十里鋪作大壘。羣寇於蘄東北望天畷作屯。各相持伺隙。蘄東北官軍將領邢高魁等。凡十營。堅勇不及超等。林翼自出督師。未至。寇出蘄水。官軍敗。退屯巴河。林翼至黃州。汰衰羸。選精銳。圖再舉。六月。李孟羣之師。潰於霍山。廣濟寇出太白湖背。攻官軍。王國才移營失火。被燒死。李續賓渡江。合攻湖寇屯。破之。多隆阿鮑超等攻寇於黃梅西。破其壘四十八。七月。庚寅。舒保等攻寇黃岡東。敗之。丁酉。再戰於上巴河。何紹彩。李續宜。唐訓方。等分三隊。寇先攻左軍。紹彩力戰。續宜草山卷旗。鈔寇中。紹彩軍不利。將退。顧見林翼立馬陳後。軍士皆驚喜。踴躍赴戰。訓方等

亦鼓譟乘寇。大破之。平壘四十四。進軍蘄水。遂追寇及廣濟西。寇走宿松太湖。八月癸亥。遂克小池口。林翼進至九江。九月己卯。劾還武昌。丙戌。李續賓北渡江。揚言攻宿松。其夜更南渡。伏兵湖口北山。是時外江內湖水師。阻于一江。揚載福。彭玉麟。密期會攻梅家洲。寇方依岸發礮。拒水師。聞山後鼓角旌旗蔽山下。則大潰。續賓夜半射火城中。寇大亂。空城走。洲上寇亦走。要擊盡斬之。丙申。進攻彭澤。庚子。寇趨走。復其城。水師克小孤。寇屯。於是林翼以統帥難其人。懼軍出境。而爲福濟。和春。勝保。所牽絀。奏起復會國藩。詔林翼出境。林翼奏以清釐漕糧。爲湖北大政。請留整理。語在籌餉篇。八年。三月。六安寇陷麻城。舒保等將防兵屯商城。聞麻城防兵敗。退還。增調鮑超。何忠駿。唐訓方等。四月。壬子。李續賓地道攻九江城。克之。城寇被圍久。以數千人嬰城。種麥以爲食。其守愈暇。頻傷攻城軍。林翼駐武昌。增募新軍。更迭代歸。將士千里如家庭。援寇別道內犯。其屯防皆良將。能自立。不牽綴圍軍。圍軍反時往旁近助攻。凡圍九江十五月。寇壞散。出城者水師扼之。俘斬無遺。論功李續賓第一。續賓遂以能軍名天下。戊午。寇從光山犯陷黃安麻城。官軍分應之。丁卯。續賓自將援黃安。五月。丙子。黃安復。戊寅夜。麻城寇趨走。壬戌。蘄防將唐訓方。丁銳義等。破走太湖寇於界牌。詔以安徽寇事亟。將合捻寇。袁甲三。勝保。均號大帥。兵力不足。

命續賓助勝保。唐訓方助甲三。俄而閩浙寇並起。議者至請移和春往督師。以續賓前授浙江布政使。欲令赴本任。倚以平寇。七月。廬州陷。李孟羣敗績。乃定議以續賓全軍援廬州。都興阿攻安慶。起復曾國藩率江西湘軍援閩。八月。林翼以母喪歸。都興阿。李續賓。合攻太湖。丁巳。克之。進攻潛山。癸酉。克之。乃分軍。都興阿圍安慶。續賓攻桐城。九月。己卯。克之。戊子。進攻舒城。寇遯走。續賓進兵三十二日。深入四五百里。寇城壘望風潰破。軍無留行。而都興阿率鮑超等軍。礙安慶不能進。羣寇又新破江北。大將德興阿。陷六合。殺翼長溫紹原。渡江。陷溧水。張國樑奔命。勝保屯定遠。日夕待援。朝廷憂皇。專恃續賓軍。或議曰。今久行軍疲。屢勝則驕。克城留屯。不足以為聲援。不留軍。則後路空虛。且阻塞。必敗之道也。宜還桐城。合都軍攻安慶。則水陸馬步相輔。名將精卒。咸萃於百里之內。功必可成。續賓以受恩深。名重。恥退。且念攻城非旬日期。欲出奇。壁廬州。踏寇瑕。遂不用其計。而發書湖北。請益師。續賓弟續宜。將四千餘人屯黃岡。唐訓方將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喪還葬。官文得書。笑曰。李九所鄉無前。今軍威已振。何攻之不克。豈少我哉。徧示司道。皆以續賓用兵如神。無所用援。續賓雖請援。亦不肯留軍。示怯懦。則進三河。三河距廬州五十里。寇築大城。環以九壘。十月。甲辰。續賓悉兵十三營。先攻九壘。大戰。皆破平之。

俘斬七千。官軍傷亡過千人。衆懼。乃增調後軍。未至。寇帥陳玉成。連江浦。六合。廬州。衆。又乞援。捻寇。招潁。壽。光。州。羣盜。合十餘萬人。日夜奔赴。聲勢。匆匆。續賓遣輕兵迎擊於樊渡。不利。寇益進。軍半潰。辛亥。合圍。圍官軍三十重。連營數十里。將士狂勝。聞敗。先自亂。續賓自搏戰。不能進。還營。閉壘。門。七營已先陷。寇來如牆。續賓歎曰。今敗矣。令軍中曰。見月照地而走。軍皆束載而待。月出。續賓終恥於潰圍。謀復固守。軍已動。遂大奔。續賓馳督戰。軍不復成列。遂陷。陳死。會國華。何忠駿。從之皆死。國華從瑞州軍罷。將赴部。選官。聞續賓能。留學戰。未半載。而及於難。續賓既死。餘衆猶堅守。丁銳義。初領義中營。營潰。銳義突陳。入續賓大營。集餘衆。誓同死。寇環攻。三日夜。水火俱盡。營破。銳義死。軍士死者數百人。自餘營官皆走免。五千人盡潰。潰者衝寇出。與寇相擠。行數里。寇殊不覺。連大衆易亂而難整。如此云。潰軍至桐城。桐城防軍俱奔。寇乘之。前留防四城軍皆潰。不旬日。四城復陷。都興阿等。撤圍。退屯宿松。起復胡林翼。仍巡撫湖北。十一月。鮑超多。隆阿。拒寇宿松東北。大破之。軍始振。十二月。壬寅朔。林翼受印武昌。己酉。出駐黃州。壬子。奏卹三河桐城死事道員孫守信等。及副將李存漢。以下三百二十人。劾營官敗軍者。總兵以下八人。其失律戴罪者。懲責以差。以糧臺餉軍遲。深自責。請戶部主事閻敬銘來主之。戊申。鮑超拒寇太湖北。

二郎河。寇自此沮。九年二月。都與阿請疾。以多隆阿當前敵。將馬步軍五千。立蔣凝學爲大將。合鮑超唐訓方軍萬五千。李續宜屯黃州。軍六千。依林翼大營。寇帥陳玉成還江浦。捻寇散掠河南。留太湖寇數萬。相持不進。是月。李孟羣師潰廬州西。孟羣陷寇中。自盡死。孟羣初起。有名略。旣獨將。頗貪多兵。不問餉所出。雖將萬人。勢益孤弱。軍中喜用方術士。有族女。號仙姑。辟五兵。後戰死湖北。人頗神之。及陷寇。悲歌誓死。尤爲江淮所哀思。三月。寇帥石達開。自江西犯湖南南界。衆三十餘萬。五月。大發水陸軍援湖南。凡萬二千人。齎糧千里。不煩湘餉。六月。援湘大將李續宜。破寇寶慶。解其城圍。寇遂南走。援軍還。八月。多隆阿破寇石牌。石牌當安慶西南。寇作大城。與太湖相掎。官軍攻城。潛山安慶寇。分道來援。馬隊要擊。敗之。冬十月。大舉攻寇太湖。增余際昌等九營。助戰守。奪潛山之天堂。奏移會國藩屯宿松。林翼移駐蘄南。視師太湖。十二月。移駐英山。安徽寇知官軍名將。銳意東下。則大懼。安慶寇帥自出城乞援。陳玉成合捻寇號十餘萬。勢張甚。都與阿養疾荊州。多隆阿新貴重。諸將不樂出其下。李續宜稱母疾。留相鄉。會國藩弟國荃。新克景德。至黃州。留之領軍。不可。亦南歸。鮑超復求去。而多隆阿稱疾。唐訓方等。陳說軍事各殊異。林翼憂之。廢寢食。內計。諸將獨多隆阿沈毅。權宜出於一。欲下檄。令圍攻軍悉受其節制。會國藩

懼軍事遂決裂。力言其不可。或又言天堂軍孤懸。宜移屯。林翼國藩。一日一書相謀議。久之不決。與書多隆阿。多隆阿輒不報。林翼曰。兵事喜一而惡二三。屈我以申人。今日是也。天堂拊潛太背。天險不可棄。今地利已得。破賊必矣。徑上奏。以所統軍。悉統於多隆阿。李續宜未至。亦名隸之。以風示鮑超。諸軍大驚。會國藩得其咨文。憂疑屢日。多隆阿既爲統帥。遂撤太湖圍。檄鮑超屯小池。當前敵。移蔣凝學軍爲超後援。己屯新倉。更在南。國藩林翼危之。業已聽多隆阿。乃遂增兵。寇循潛山西。太湖東。傍山三十里。連營百數。丙辰。遂攻鮑超營。丁巳。多隆阿率凝學攻寇營。以救超。大戰。傷亡七百餘人。破寇壘十三。己未。寇分番攻超。裨將蘇廷彪。段福。壁守營。礮丸中牀几。至傍壁食。以避礮丸。六日夜。國藩盡發宿松屯兵九千人。以圍太湖。撤太湖圍軍。唐訓方三千人。援小池。林翼益調麻城防兵。以千人益新倉。以二千五百人。合圍太湖。國藩林翼。又合兵二千人。防羅谿。埤官軍後。甲子。多隆阿自督軍。護鮑超運道。乙丑晦。多隆阿以己軍入鮑超左軍屯。合蘇廷彪軍出休。諸軍裹創扶傷。勇氣百倍。十年。春正月。辛未。多隆阿令唐訓方移屯鮑蔣兩軍間。以己右軍屯鮑超左軍營旁。而令蘇廷彪還屯。列隊拒寇。且曰。急作壘。右軍壘立成。訓方軍築壘。甫四尺。寇已至。訓方苦戰。多隆阿堅壁不救。半日。訓方軍敗。退屯新倉。林翼先遣金國琛將五

千五百人。合余際昌軍爲九千人。出天堂謀夾擊。所謂山內之軍也。自除夕入山險。冒冰雪行十日。乙亥。至高橫嶺。望官軍寇屯。皆在目中。寇來攻。敗去。丁丑。多隆阿益千人屯小池。己卯。復益五百人。國藩益三千五百人屯新倉。兩三日。山內軍鳴角發礮。山外軍亦鳴角發礮應之。寇乘霧移屯近太湖。辛卯。多隆阿將五千人。鮑超三千人。唐訓方三千五百人。蔣凝學四千人。朱品隆三千五百人。列陳攻寇。小勝。壬辰。平旦。分三道。東攻小池。西攻羅山。中攻東堰。東堰者。寇屯也。而陳玉成精兵據羅山。既合戰。多隆阿併西中軍自將攻山間。寇亦大出衆當之。馬軍突而前。寇少卻。小池寇分四道鈔官軍。鮑超唐訓方合擊。先敗之。遂合軍燒寇營。東南風大急。燎及山腰。寇棄屯走二十里。軍械委積。燒屯館柵壘數百。俘寇三百人。斬馘以萬數。其夜。太湖寇遂走。甲午。潛山寇遂走。於是論功休士。林翼曰。潛山知縣葉兆蘭。結民兵立五營。爲官軍轉運。使天堂軍屯得自固。功第一。免論失守罪。弁超擢兩階。奏獎安徽宿松等四縣民團。二月。分蕭翰慶等六千人援浙江。未至。杭州陷。閏三月。江南大軍潰退。四月。蘇州陷。詔曾國藩署兩江總督。分鮑超等兵萬人屯祁門。起都與阿將江北軍。分兵千人。李續宜會國荃既至軍。乃復進。國荃領萬人圍安慶。多隆阿領萬人攻桐城。續宜領萬人屯青草塢。游擊應援。七月。戊申。多隆阿攻桐城西北。不克。寇

倚桐城牽安慶。又知官軍精銳在桐城。設守甚固。城西北求雨。領勢臨城。寇作石壘。環以二丈石壕。與甌壘水堡相輔。己酉。多隆阿躬率三千人出領後。陽列騎兵攻城。夜半。領後軍闖登。寇馮壘。自以官軍不能近。雖據領上。無益。未之備也。多隆阿令二千人。合築礮臺三。比曉臺成。瞰寇城壘在目中。寇驚以爲神功。辛亥。列隊移礮置三臺。於是石壘及城寇。俱伏匿。知困矣。十月。甲戌。寇援桐城。號十萬。多隆阿先屯挂車待之。寇帥陳玉成。增壘不戰。多隆阿曰。賊始至而閉壁。此欲老我師也。然以援城爲名。而不能戰。寇衆心不能知其機。而形勢已餒矣。宜悉衆合擊之。破其一屯。餘衆自走。癸未。建旗鼓。率十八營。分三隊薄攻之。寇出戰。敗還屯。多隆阿喜曰。賊將走矣。飛書告李續宜約夾擊。時寇勢猶盛。癸未之戰。斬八十人耳。續宜軍屯新安渡。寇又不出。丙戌。突攻續宜。多隆阿親往援之。寇復自退。丁亥。多隆阿謂續宜曰。賊易與。昨戰可知也。請與共殲之。戊子。分軍自挂車掠寇屯而北。續宜自新安渡掠屯而南。寇不能守。則出戰。兩軍奮擊之。俘千三百人。拔出難民萬四千。平壘館百四十。追奔二十餘里。玉成走廬州。李續宜回援。未至。乙丑。寇陷蘄水。丙寅。陷黃州。分圍麻城。掠黃安。孝感。黃陂。武昌。大震。李續宜舒保等。渡江拒之。寇上掠雲夢。德安。隨。三月。寇分踞漢南。悉精銳趣蘄。廣濟。還宿松。辛丑。寇至太湖。多隆阿遣軍嘗之。戰不利。衆

曰。急發大軍拒之。多隆阿曰。賊新勝氣銳。其來不攻我。而亟戰以怒之。敗矣。令皆還保大營。寇亦疾趨入安慶。丙午。多隆阿移軍集賢關。壬子。諜言援寇復至。挂車。還屯高河。甲寅。寇自挂車列隊耀兵而退。多隆阿曰。此示假道。不欲戰也。然彼畏我甚。宜示弱以誘之。設伏兩山隘。戒之曰。賊敗必過東。東起大呼。西起應之。過西。東亦如之。勿遮道。勿留行。令突騎數百躡賊。曰。聞呼聲而進。追不得過十里。乙卯。親率羸軍誘寇。寇進則走。寇分二隊。以大衆攻大營。以少半追敗者。至新安渡。伏發。斷寇後。退者還擊之。寇潰而東。東山伏鼓而呼。西山應之。東西呼聲動天地。追騎馳至。寇大敗。爭走。攻大營者。亦收衆退。皆走廬江。胡林翼以李續宜軍弱。奏增調駱秉章援蜀軍。自安陸屯隨。續宜屯灞口。進攻德安。四月。陳玉成窺青草壩。空虛。以爲桐城軍不能遠戰。復分三道來侵。多隆阿分五隊拒破之。詔多隆阿以副都統幫辦官文軍務。會國藩自徽州移屯東流。五月。江西寇犯崇通。西南邊屯軍潰。遂陷興國。林翼時疾病。歐血。強起還省城。李續宜亦移屯城外。於是江南咸甯。蒲圻。崇陽。通城。大冶。武昌。皆陷。湖南軍北援。寇還江西。六月。丙戌晦。寇自蘄出太湖。七月。庚寅。東犯潛山。連屯五十里。以逼桐城。多隆阿曰。安慶寇危急。今不急救。而致死於我。此所謂聲東擊西者也。我能勝之。則安慶自破。何爲而使賊必戰。卽稱疾。三日不出。寇來攻。出擊。

者輒敗還。丁酉，寇乃引衆攻大營。多隆阿自起擊之。寇頻與多隆阿戰，識其旗及戰鋒銳甚。後者悔其輕進，稍稍引退。衆乃大奔，猶屯高河相持。安慶之圍也。林翼計曰：用兵之道，全軍爲上，得地次之。今日戰功，破賊爲大。復城鎮爲下。古之圍者，必四面無敵。又兵法：十則圍之。若我兵困於一隅，賊必以老弱者居守，而旁軼橫擾，乘我於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圍城，則無以致賊而求戰。故分三軍：一軍圍，兩軍戰。寇知不可敗，則聞道上犯。李續宜信用失人，偵候不明。反張虛詞以惑續宜。南北馳驅，不見一寇。寇既得德安，則以爲圍攻二軍搖，乃南還。哨馬繞太湖城，以撼大營。林翼居城中不動。或諫曰：湖北巡撫何爲而入鄰縣？林翼曰：帥府所在，卽官守也。此潛山太湖二城，百戰得之。吾居守一二年，猶不患寇。寇亦竟不至。林翼既還鎮，陳玉成復自英山繞宿松，攻太湖。屯軍登城設守。三日而寇退。丁酉，舒保等克德安。八月，丁巳朔，會國荃克安慶。語在會軍後篇。胡林翼病益甚，奏以李續宜自代。戊辰，詔報可。辛巳，詔曰：安慶陷九載，楚軍合圍。胡林翼畫策督剿，攻克堅城，厥功甚偉。加太子太保銜，給騎都尉世職。其日，林翼薨。多隆阿聞安慶克，策桐城寇必走，留軍收城，自要寇宿松。先一日，至。寇方從潛山西趨，遇官軍驚走黃梅。馬步追奔四百餘里。廣濟蕪黃次第盡復。聞林翼之薨，回屯挂车。湖北平。

湘軍志水師篇

咸豐二年冬。湖北巡撫常大淳奏言。寇水陸攻武昌。船礮充斥。聞湖南大軍。有廣西礮船。江南水師。有廣艇礮船。及中小號礮船。請調集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賊勢。斷其糧運。詔徐廣縉等飭行。時武備弛。徒存水師名。無船也。徐廣縉奏。有盧應翔。以礮船戰於長沙。長沙人未之聞。及詔問。乃知云。陸建瀛防江。有大小三板入槳船。向榮奏。遣張國樑率湖南礮船。所謂湖南礮船者。以民船載礮。詔徵登州水師船。亦募商舟。及寇破武昌。東下。連舟數千。皆商舟也。裕厚奏言。江甯留船十。以分防蕪湖梁山已足矣。其不知水戰如此。三年春。九江陷。向榮奏。調外海戰船。快蟹大巴百餘。取海道至江南。又調上海道吳健彰。領挖罟戰船。溫州總兵領頭莽等船。備水戰。而麟桂以練習船礮名。及李德麟。吳全美之徒。稍有聞矣。五月。寇既北渡。淮河。南圍南昌。御史黃經上書言兵勢。始請吳楚蜀疆臣。各造船練士。乘流攻寇。乃指名及湖南。其時道路阻塞。朝報不時至。詔飭駱秉章。秉章以力所不及。又凡言官論列。例不行。未甚省也。會國藩聞湖北之戰船。敗於田鎮。謀守湘。乃試連木筏載礮。橫湘水。十月。詔國藩督練勇。援武昌。漢陽。始命率船礮赴下游。而國藩亦先於衡州治水軍。訪船制。皆不知其狀。筏成。不可用。羽檄徵軍。日數至。人人以逗留爲疑。乃歎曰。今寇往來陽羅。湖

南北所費殆二十萬。彼縱橫江湖。非舟楫無與爭利害。且成師以出。當爲東征不歸之計。九江以上。千里如洗。奈何以倉卒召募之衆。執窳脆之器。徒步三千里。以當虎狼百萬之彊寇乎。水師守備成名標者。頗能言船礮事。國藩亦自以意。用商船改造爲長脣寬舷。試發礮。果不震。而資費無所出。乃奏截留大營粵餉銀入萬。與水軍四千。船二百。其大自五百石。及千餘石。礮自二百斤至三千斤。又推五日競渡船意。爲短橈長槳如蚺足。以人力勝風水。奏徵右江道張敬修率戰船。不果來。而同知褚汝航奉檄代敬修。造長龍戰船於湘潭。先成名標於衡州造者。曰快蟹三版。閩越船制略備矣。然非有法。直以意消息。屢改乃成。其軍亦募操舟人爲之。增設礮手。其統將。國藩自主之。其裨將。亦號營哨官。純用儒生農氓。或陸營弁丁。其經營尺寸輕重之度數。皆自慮度之。而總督吳文鎔。頗與同心。時相商定焉。四年二月。船成。凡大小二百四十。輜重礮船百二十。輜重民船百。水軍五千。分十營。設糧臺舟中。器物食用工匠畢備。合陸軍五千。發衡州。浮湘東下。軍容甚壯。當是時。吳文鎔以促戰先出。敗死。湖北水軍盡散。而寇入洞庭。步上犯甯鄉。及遇水軍下。寇遽退。湘陰岳州皆復。三月。寇復上岳州。防軍潰。賴礮船以免。丙午。大風壞船。漂損大半。戊申。以陸軍敗。還長沙。整軍。寇遂上犯。屯靖港及湘潭城。敗我軍。當是時。寇若從湘潭上游。乘春

水攻省城。及從靖港乘北風來攻。皆不過行二十刻。勢危急。我軍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寇竟不來。四月。己巳朔。塔齊布援湘潭。戰勝。報未至。軍中議曰。陸軍敗。皆潰死矣。宜及軍士心未散。率水軍進攻。水陸交爭。冀一當。於是議所鄉。用水師營官彭玉麟定計。全軍上攻湘潭。四營夜發。約明日國藩帥四營繼之。比至湘潭十里止。偵者還言。塔齊布已大勝。乃約水陸循城進攻。盡收所掠商船。百貨闐委。彭玉麟計軍士貪虜獲。必懈。乃悉縱火燒船貨。火延岸上。光燭數十里。寇先本在舟中者。倉卒不得走。雖亦發礮相拒。不能水戰。傷溺者千計。城寇失計。棄城走。燒寇船之日。國藩帥四營下攻寇靖港。敗還。城中大震。得湘潭水陸捷書。乃大定。五月。寇陷常德。水軍船方艤。巡哨小船莫能救。然寇益不敢入湘。六月。山東登州總兵陳輝龍。自廣州來會師。廣東游擊沙鎮邦。從廣西道員李孟羣。自桂林來。亦將水軍。水軍益盛。庚辰。發長沙。甲午。渡湖。前隊營官褚汝航。夏鑾。彭玉麟。楊載福。鄉導官何南青。將二千人。遇寇湖中。遂屯萬石湖。丙申。分五隊。蘇勝將先鋒船趨南津。夏鑾繼之。彭玉麟伏船君山。楊載福伏船雷公湖。何南青建旗吹角。列陳於後。寇掠商舟載礮陳南津。持不進。三版小船趨港中。寇爭出。三版陽卻誘之。寇舟連檣上。玉麟等鈔之。商舟旋轉不利。戰退。則相撞礙。燒沈百餘舟。奪舟三十四。礮十三。其夜。南津及城寇潛遁。七月。

己亥。屯南津。庚子。寇復上。巨艦乘北風。以壓三版。三版斜進。擲火燒寇。火煙蔽江。寇斫其舟工。舟工愈亂。遂敗去。追奔七十五里。奪寇大舟七十六。自是寇不復上。壬寅。攻之雷鼓臺。寇依崖自保。進攻多傷。會暮。軍懼。楊載福曰。今退。我船不滿百。寇十倍我。敗矣。非冒死出奇。不得免。躬乘三版。衝寇屯直下。彭玉麟中礮傷。竟燒寇後舟。寇爭還救。乃大亂。載福自此以勇略名。與玉麟皆爲水軍名將。而陸軍有塔齊布。羅澤南。塔羅。彭楊。軍中無與爲比。壬子。陳輝龍將後隊至南津。聞彭楊等戰勝。則以爲寇不足破。癸丑。自將攻城陵磯。湘軍頗疑南風下水。難退。輝龍曰。吾習水戰三十年。諸君無以爲憂。平旦。發礮遂行。廣東軍旌旗鮮明。刀矛如霜雪。洋裝銅礮震山浦。諸軍皆自失。以爲不及。褚汝航。夏鑾。請同行。楊載福亦乘小船往觀戰。沙鎮邦先進。寇舟拒戰。敗退。輝龍乘拖罟大船。至中流。舟膠。寇伏舟齊出。鎮邦船已逼寇屯。不得還。諸小船來救輝龍。水急風利。反吹俱下。寇依岸逼我軍。欲登陸。則逼寇。發礮恐傷前船。寇爭來奪船。汝航鑾鎮邦赴水死。輝龍陷寇。軍覆。船礮盡喪。寇乘拖罟還城陵磯。拖罟者。閩廣水師大艦也。國藩初造船無之。輝龍至。乃造二拖罟。其一以獻國藩。其一自乘之。既敗。水軍損失大半。然自此益知水戰利害。閏七月。戊辰朔。李孟羣再攻城陵磯。小利。而陸軍大捷。己巳。楊載福等知寇將逸。出要其舟。寇皆乘小舟。

下走。而鑿所得挖罟船。沈之江中。辛未。悉平寇兩岸礮臺。摻螺山倒口六谿口。入黃蓋湖。還收嘉魚。復蒲圻。遂會湖北軍。甲午。進屯金口。八月。己亥。王明山下窺鹽關。寇水陸圍之。三版六。拒寇舟數十。突圍出。傷兩人耳。甲辰。楊載福巡沌口。丙午。湖北陸軍攻漢陽關。未戰。軍潰。李孟羣檣岸擊寇。陸軍得不敗。己酉。國藩來視師。遂登小軍山。望武昌漢陽寇屯。寇來襲。敗去。丁巳。燒鹽關寇船二百。沿江寇壘九。戊午。楊載福等衝寇屯。攻塘角。遂至青山。寇礮擊之。三版人皆露立。櫂船徐進。有俯首避鉛丸者。衆目笑之。以爲大恥。水軍之初立也。謀避礮。百方皆弗良。至是諸言避礮者盡絀。寇從城上望。見相顧失色。繼而逃者。日殺百數。不能止。明日。武昌寇棄城走。漢口漢陽寇。皆乘夜具舟。趨武漢之復。不勞力。由叔水軍。使寇震怖無策。故千里無留行焉。下江屯寇聞之。兇懼。以水軍不可與爭鋒。則據江險。悉衆屯田鎮。九月。丙子。前軍攻蘄州。寇馮城不敢出。陸軍後屯偉源。十月。丙申。朔。會陸軍於田鎮。寇壘連四十里。夾江爲五屯。據半壁山。鐵索纜江。連舟承其下。上作大筏。列礮橫中流。守以礮艦。其下游。寇舟五六千。率掠遏商民船。以供運載。自江甯陷後。通江諸城鎮無甯日。以此也。己亥。羅澤南等攻山。大破之。繼岸下斫江鎖。明日。鎖復續。國藩令曰。水軍牽於蘄城。蘄寇舟城相倚角。形勢不便。宜分船衝下游。得至半壁山。合陸軍而屯。破賊

必矣。癸卯。彭玉麟揚載福。順流移屯。斬寇戰艦不能追。唯發礮與岸上礮
迭擊。哨官蕭世祥中礮死。軍士多傷。竟下。下十五里止。乙巳。斬舟寇乘西
風走保田鎮。丁未。進屯見峯。距癸卯屯十六里。田鎮九里。玉麟載福。間行
入塔齊布軍。謀合攻。還。分船爲四隊。戒曰。各有司。誤者斬。待令而後動。備
鑪鑊。椎斧炭。剪於頭隊船。劉國斌孫昌凱領之。昌凱故鐵工。習冶鍛。令專
斷鐵鎖。戊申。水陸軍大出。玉麟戒昌凱曰。毋發礮。毋仰視。直趨鐵鎖下。彼
筏上礮一發。船乘流已下矣。吾親爲公拒寇舟。遂將二隊出戰。揚載福將
三隊待鎖開。留四隊守屯。以防寇鈔。寇恃礮。以爲船不能近纜。及國斌等
直下。玉麟繼進。寇舟未及移。環擊之。燒二舟。國斌椎鎖下鉗。鉗落筏空。昌
凱鼓鑪冶鎖。鎖斷。纜開。筏上寇潰走。溺水被斫死者無算。揚載福候纜開
衝下。下游舟中寇愕。不知何軍。乃從篷上望之。或有覺走者。舟連數十里。
走輒絀而止。載福直進至武穴。乃回船擲火燒而上。玉麟燒而下。於是東
風起。載福乘風。玉麟乘流。天明合軍俱還。寇舟燼。岸上寇已夜走。斬寇亦
由陸。趨走廣濟。甲寅。前軍至九江。田鎮已破。湘軍水師名天下。文宗采其
戰法。手詔宣示江南北諸水軍。江南北水軍師艇船。不諳戰。續徵紅單拖
罟船。皆待風乃行。所至淹留。而江西亦造戰船。頗用湖南船制。以無將領。
輒敗退。湖南在籍官丁善慶。陳本欽。唐際盛。李概等。始捐資設船局。而黃

冕專製礮。以應征軍。言船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鋒銳。深入要利。卒以至敗。寇距九江城。於湖口梅家洲作堅屯二。與城相鼎峙。北屯小池。拒陸軍。辛酉。李孟羣等攻城。城北洲。壘木設礮。旁維大舟。小艇環衛之。孟羣先攻其大舟。戰不利。蘇勝。鄭休。中礮死。李金梁船沈溺於江。寇既見官軍水戰法。亦并力於水戰。多造小艇。依大舟以出。方冬風壯。江水涌起。戰船苦震簸。寇又循岸射火燒船。軍日夜危苦。思番休而陸軍以克城在日暮。方日日言戰。十一月。戊寅。塔齊布破孔龍寇屯。己卯。小池寇邀。北岸既得。遂圍九江。寇悉衆保湖口。彭玉麟等掘江與相持。丁亥。寇載火夜燒江外船。李孟羣列隊待之。火舟至。鉤放溜中。終不得近。十二月。辛丑。彭玉麟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傷相積。寇亦殊死鬪。其筏上作木樓。馮樓發礮。樓傾。或飛投江中。泅而走。其堅悍若此。丙午。蕭捷三等。以寇屯湖口。梅洲堅實。慮其掠鄱湖內犯。通資糧。率輕船闖姑塘。諸勇銳爭從之。既入。乃不見一寇。會暮。止屯。寇瞰大船勢孤。出小舟二十。攻坐營。都司史久立戰死。寇小舟循官軍大船間。拋火焚快蟹九。長龍七。諸軍三版。大半入姑塘。無鬪志。乃夜還九江大營。時楊載福養病武穴。聞敗。還爭湖口。不利。寇復北渡。踞小池。己未。湖口陸軍亦退保九江。其夜小池九江寇。負小舟數十。直犯國藩挖罟大船。國藩僅而免。水軍遂大亂。入姑塘者。方益進至南康。聞坐營。

潰退還。望湖口寇已作兩浮橋。通岸往來。捷三等乃遂取食吳城。因襲都昌寇舟。破之。然無統將。且輜重阻絕。漂泊章鄱間。有船百二十。人三千。爲客兵。而外江內湖水師分。實始於此。外江自己未夜潰。俄而寇從廣濟追楊霈至漢口。五年正月丙寅。李孟羣以船五十。還救武漢。戊辰。大風。損船四十餘。船不能軍。乃令彭玉麟等泝江。名援武昌。而修船新隄。國藩自是入陸軍。未幾移屯南康。就蕭捷三等。取船江西。立內湖水營。而江西糧道鄧仁堃主製造。二月。寇陷武昌。自是寇專力陸道。故城陷不能救。三月。湖南益發新船百餘。至金口。彭玉麟募軍實之。合舊水軍爲三千人。與湖北巡撫胡林翼陸軍相輔。四月。王國才進攻漢陽。將築屯。寇前後鈔之。玉麟望陸軍已被圍。舍船登岸。反鈔寇。多斬獲。寇乃散走。六月。楊載福自岳州增募船軍。合先屯爲十營。內湖蕭捷三等。增軍屯南康。爲入營。楊載福既至金口。則議攻寇武昌。以李孟羣所部弱。留孟羣將陸軍。守金口。而林翼及玉麟先入漢。攻蔡店。玉麟以小船入沌。掠赤野湖東。而北絕漢。至涇口。順流東還。北破宗關石壘。南攻漢陽寇舟。岸發礮不得近。遂北攻漢口。寇舟乃出。泝流上。欲鈔我。夾擊之。奪其舟九。出漢口。攻寇浮橋。燒寇舟三百。凡三日。寇不出。楊載福自外江來會師。同出江屯沙口。沙口者。武昌下游三十里。至沌口六十里。還沌口。當從武昌漢陽城下過。載福之出也。寇無

備。而玉麟從漢口渡江。距兩城遠。故寇礮不甚相及。既空屯沙口。不能助
攻戰。乃議還。衆議由漢入沌。雖迂遠。其避礮宜易。載福愜之曰。丈夫行。何
所避。浮江下。泝江上。乃爲快耳。玉麟恥後之。張帆先行。寇先已密備。覘我
還路。檣舟傍中流。及城上縣礮并發。諸軍但冒進。不知誰生死。礮丸飛鳴。
船倉羣子以斗計。擊沈四船。中礮死者三百人。礮擊玉麟桅折。不能進。望
見載福。自呼之。載福船瞬息已去。成發翔三版過。玉麟躍入得免。知其事
者。皆不直載福。而玉麟曰。風急水溜。呼固宜不聞。載福先已不樂。玉麟。林
翼親拜兩人。和解之。內湖水師旣成。而寇亦於九江造戰船。悉仿官軍制。
四月。自姑塘上犯。敗官軍。五月。復戰。敗之。奪挖罟以歸。挖罟者。卽陳輝龍
所造。九江所失者也。六月。進攻湖口。不利。七月。合陸軍攻湖口。寇馮岸發
礮。蕭捷三中礮死。八月。乘流攻湖口。南風急。船駛。陷寇壘下。喪船二十一。
奏奪五營營官秦國祿等官。而急召玉麟。於是陸軍大將羅澤南援武昌。
而玉麟還領內湖軍。李孟羣改統陸軍。而楊載福領外江軍。載福議以孟
羣舊部。多不可用。汰羸怯十之五。十一月。外江軍合陸軍逼圍武昌。時玉
麟當之南昌。江路絕。則道湖南趣陸行。阻袁瑞寇四五百里。行旅相戒。惟
通寇者乃得達。玉麟敝衣徒步往。從者數人。行二三日。皆懼不進。欲上取
贛。則吉安亦陷。非從廣東閩浙。不可至南昌。玉麟謝去從者。僞爲游學乞

食。經寇關卡數十。寇無覺者。至南昌。城門訶禁之。問其實。報院司。皆大驚。怪軍中聞其至。氣自倍。自十二月。至六年二月。外江軍數苦戰。寇舟亦日益。四月。移屯沙口。揚載福念寇舟來則依岸。而其上下皆乘風。船蔽制法。同官軍。與我共長江。恆避戰。終不可勝。宜深入襲燒之。則募軍士尤勇者。駕千石大船。實硝黃蘆荻。施火綫。約曰。待近賊而發。發則登三版以自救。且急歸。應募者三百人。其夜載福設酒。具五俎之食。饗三百人。躬自行酒。勉之曰。成功歸者。人情百金。有官者超兩階。白丁拔六品實職。無負我。既出。人相語曰。觀此往。必死也。有悔者。或潛去。或又自奮曰。壯士死一言耳。權帆遂行。逼寇舟南岸。火發。皆自躍登三版。或遲。傷火及墮水者。死哨官一。傷勇丁四十餘。皆鼓櫂還。載福親迎。勞頒賞。自是寇舟能戰者二百餘。皆燼。火藥衝寇空中。墮江水及岸相積。而前軍游擊。乃直至黃州。寇不復上。旬日。巡哨船掠巴河蘄州。揚兵九江城下。寇震駭。援絕。武昌漢陽坐困矣。十一月。林翼復大治戰船。增軍至七千人。合二十四營。立船局沌口。以時修驗。其月。武昌漢陽同日復。乃移船局漢口。載福遂同復武昌縣。及黃蘄。燒武穴龍坪小池諸寇舟。奪大小戰船五十八。十二月。水陸軍圍九江。內湖軍往來吉袁臨瑞建昌南康饒廣間。日有戰事。以陸軍屢敗。不得志。然所在撓寇。寇亦不能長驅。江西亦自立水軍。以劉于淳領之。常屯

樟樹爲省城西防。七年二月。國藩遭父喪。奏言臣軍事以水師爲大。楊載福所統十營。彭玉麟所統八營。合大小戰船五百。礮二千。請以署湖北提督楊載福爲總統。惠潮嘉道彭玉麟爲協理。詔從所請。五月。湖口寇舟上犯。外江軍出擊之。乘風追過百里。及還。寇尾之。別從扁擔夾出小舟要之。軍敗。哨官易景照等死者二十一人。勇丁死者百四十八人。喪船十八。蓋水戰風水俱順。則行急。礮無準。俱逆。則膠滯不得進。數以此敗。非善戰者。莫能操其機。則順水取逆風。逆水取順風。將勇者勝焉。閏五月。寇從陸道上窺蘄黃。分船守蘭溪。巴河。樊口。陽邏。沙口。而大營屯官牌夾。以攻小池。八月。小池拔。九月。始復攻湖口。先是玉麟軍在江西。歲餘無所得餉。借領火藥亦靳之。時內湖軍屢攻石鐘。梅洲。寇屯不下。聞外江軍至。剋期遣謀告九江圍軍合攻。丁亥。平旦。玉麟率全軍分三隊出湖。載福臨江口發礮應之。寇併力拒湖內軍。城洲兩岸。礮丸如雨。玉麟令三版先出。大船繼之。寇度船所經。直石鐘山下。有石崖。高下與三版相當。卽輦巨礮崖口。一發中前船。都司羅勝發斃。玉麟令回船。後者進。有死者。復回船。後者迭進。傷死相繼。莫敢退。或諫曰。今驅士卒與飛火爭命。非兵法也。玉麟曰。自水陸用兵。于此五年。精銳忠勇之士。斃命于此。千數矣。湖北江西以此被屠戮者數十萬。每一念之。煎心。且久困。若不破此險。無生理。今日固死日也。義

不令士卒獨死。亦不令怯者獨生矣。鼓而進之。寇厓下礮發。火多。銅焦。礮者震死。船銜尾直下。出江。與外江合軍。歡聲動江水。於是沿江寇舟失勢。所在擲火燒之。舟盡燔。而官軍船爲鐵網牽絀。篙楫不利。岸上寇復聚。火槍擊水軍。適會李續宜伏陸軍。潛上湖口城背山。揚旗鳴角下。岸寇驚愕。大潰。三軍合屯。其夜城寇破走。洲上寇亦遯。獲軍火子藥數十萬。礮船八十餘。悉解江西。辛卯。乘勝奪據小孤山。乙未。載福攻彭澤。庚子。克之。前軍至望江。望江寇遯。壬寅。復東流。癸卯。過安慶。舍城不攻。攻縱陽壘。破之。甲辰。破大通壘。丙午。復銅陵。下至峽口。見官船旌旗。偵者言。此紅單船。定海總兵李德麟所將也。丁未。載福往見李德麟。紅單船人皆聚觀。以爲此軍將從賊中來。疑不可信。李德麟因言方攻泥汊。縣賞萬六千金。攻七月。堅不下。明日。載福令李成謀攻之。權而進。逼屯。擲火屯中。寇久懈。殊不意有軍至。皆長跪乞命。獲礮百。舟五。米六屋。及所俘寇。盡以與紅單船。回船而還。是月初。和春方奏言泥汊戰勝狀。至是相軍攻克。而江南大營。不復言泥汊。蓋諱之云。十月。戊寅朔。載福還師。丙午。至湖口。內湖軍先增二營。爲十營。分八營屯章贛。留二營湖口。丙申。江西寇自鄱陽窺湖口。援九江。爲陸軍所敗。還走池州。前所復望江。東流。銅陵。三城復陷。八年。四月。壬子。水陸軍攻克九江。外江內湖軍。要逃寇。盡殲之。詔揚載福專征。外江軍移屯

華陽鎮分防三營屯黃州。彭玉麟駐湖口。五月乙未起國藩督陸師援浙。載福復克東流。進屯黃石磯。六月撫定建德寇。復其城。八月戊辰國藩載福奏祀陳亡將士三千餘人於石鐘山。內湖軍合陸師克吉安。江西始平。九月辛巳合陸軍攻安慶。十月辛亥三河軍潰。寇大上。我軍分屯。自九江至武昌十二。黃石屯軍如故。九年寇別部犯湖南。圍寶慶。湖南北大震。分遣蕭翰慶。王明山等四營入資水。會紹霖等二營防沅水。左光培一營防澧水。五月師行。七月還江防。九月寇將韋志俊以池州反正。玉麟躬率內湖軍移駐黃石。與楊載福合屯。十月李成謀往撫池州寇。衆叛。攻韋志俊。力戰擊走之。收其衆萬人。十一月徽寧寇來攻。由陸登城。池州陷。拔餘衆還張谿。十年三月浙江請援。遣蕭翰慶改將陸師三千。合領歸誠人三千。授杭州道寧國副都御史張芾奏止韋志俊軍。杭州已陷。新任巡撫王有齡以寇退。復奏止翰慶等。仍隨張芾收旌德石埭太平廣德。已而浙事亟。飛檄召翰慶。而韋志俊遂率所部依水軍。四月外江營官陳金鼈合江南水軍攻梟磯寇屯。破之。五月蕭翰慶遇寇湖州道戰死之。餘衆入城助守。江南大營潰。蘇州陷。以國藩署兩江總督。國藩自宿松移駐祁門。議立三路水師。一淮揚。一寧國。一太湖。林翼則議立衢杭水軍。而無寧國。然皆不果行。其後乃立淮揚太湖軍。遂復江蘇列縣云。韋志俊從水軍復攻池州。

不克。還攻縱陽。收之。六月。載福奏遣江南水軍將李德麟、吳全美。還守鎮江。分軍屯大通。於時徽甯繼陷。陸軍自顧不暇。安慶雖合圍。而寇窺蕪黃。國藩受命節制皖南軍。而總兵周天受死甯國。甯國餘民保南陵。總兵陳大富血書求援。不能救。乃命水軍赴其急。謀拔出城中軍民。棄城不守。載福念孤軍深入。必俱危。九月。秋雨江漲。躬率四營。揚言攻蕪湖。時寇方於南陵作壘。斷北港。以困城中。蕪湖久無備。偵水軍出。度南陵不通舟。卽夜俱下。赴蕪湖。載福宿魯港。半夜。令曰。視吾船所鄉而進。先者斬。日。令兩營屯港口。已登三版。令柁師曰。往救南陵。諸軍皆驚疑。以統將先。則繼進。港左右寇小屯三四處。愕出不意。走保城下大壘。壘寇大半赴蕪湖。我擲火。則皆出走。載福叩城門。呼大富曰。今奉令拔城中居民。可急裝入船。令戰船軍皆步。循隄退出。民老弱先。壯者後。戰船軍後。載福殿。半日悉發。逃寇走報蕪湖。蕪湖衆還。已暮矣。寇呼譟來追。載福獨持矛立隄上。衆不敢逼。比出港。而蕪湖寇將舟至。方與留防軍楊占鼈等相持。見大隊船浮港下。亦退走。軍民萬餘人。分載諸船。還黃石大營。給棚帳。留二十五日。十一月。寇陷東流。建德、彭澤圍湖口。分陷鄱陽、都昌。載福、玉麟躬出戰守。玉麟入湖口。登陣雨立。數日夜。寇去。遂分復五縣。遷南陵軍民於東流。浙江議立水軍。奏調營官劉培元。培元先歸湖南。領水軍。在衡永防寇。不果往。自是

東南七省。皆自有水師戰船。多用湘軍將。及製造皆仿湘軍焉。十一年春。寇復犯蘄黃。遂及德安。頗窺彭澤。大通間。瀕江地。以防密輒退走。玉麟又自率軍至武漢。因巡江防。會陸軍克孝感。三月。國藩移駐東流。安慶圍已三年。會國荃將萬人。濬前後壕。引江水浮戰船。互相倚。寇帥陳玉成尤患之。乃於菱湖北作屯。以通集賢關。且作浮橋通城。載福率師攻擾之。陸軍將會貞幹。築壘湖口。以遏寇。寇來爭。戰且築。寇亦更築。阻遏水軍。船從兩壘間出。士多傷。四月。王明山等入石門湖。合陸軍攻赤岡。下游屯軍李朝斌等。頻攻魯港。以牽寇援。陳代友等入練潭。與桐城陸軍相應。五月。蔡國祚破菱湖寇屯。李成謀攻無爲青陽。寇皆馮城不出。七月。玉麟會陸軍克孝感。天門。應城。黃州。德安。載福假歸。八月。丁巳。朔。安慶復。寇先越湖遯走。故水師先登。辛酉。趙三元克池州。上游蘄黃次第平。林翼薨。詔玉麟爲安徽巡撫。九月。丁巳。王明山克銅陵。無爲。黃翼升新立淮揚軍。輔李鴻章陸軍。援蘇常。道絕。未得進。仍合諸軍防江。十一月。丁未。攻運漕鎮。癸丑。攻東關。皆破之。以陸軍少。留屯不進。玉麟奏言。臣起自諸生。居戰艦十年。與水勇柁工。馳逐風浪。封疆大吏。進退百僚。深懼弗克勝任。詔敦促赴官。再辭。改水師提督。明日。又詔曰。彭玉麟有節制之任。武職不足資統率。著候補兵部侍郎。載福避御名。改名岳斌。以母病再請假。詔促令到防。同治元年。

三月。李成謀等合陸軍攻巢。戰於銅城關雍家鎮。皆捷。遂復巢城。陸軍乘勝攻含山。和克之。蔡東祥別攻濡須。克之。李成謀。成發翔。蔡東祥等三軍。遂合陸軍攻西梁山。燒其鐵鎖。寇不戰而走。渡江攻魯港。克之。陸軍復南陵。玉麟進駐銅陵。四月。壬申。玉麟將外江內湖淮揚三軍十八營。盛兵攻金柱關。陸兵因襲太平。復其城。夜攻金柱。克之。癸酉。分遣王明山攻烏江。李成謀。成發翔。取蕪湖。黃翼升襲東梁山。皆克之。玉麟悉調上游水軍集濡須。五月。癸未。玉麟督彭楚漢。王吉。喻俊明。成發翔。王明山。從溧洲會陸軍攻江寧城西頭關。破之。寇倚洲作二壘。玉麟分遣八營逼壘。寇礮落船中。乃遣軍持火登岸。伏葦下。入夜。火起。宿葦枯根。延燒新莖。燎一洲。寇走出。因襲燒其壘。奪礮數百。斬寇無算。玉麟自乘三版至下關。諸軍方收隊。見小船紅旗直上。訝之。時昧旦。初辨色。王明山未起。哨官廖德茂迎候。言明山連夜戰。初還坐船。玉麟領之。已而陸軍將來問克壘破關狀。見玉麟在。則怖懼不知所言。廖德茂往報明山。明山聞捷。喜。又謾罵曰。諸蠢奴欲急滅長毛。歸。餓死耶。德茂言。統帥夜已至下關。乃驚起。往謁玉麟。紅旗小船。已去久矣。故凡戰。載福玉麟在。或前或後。水陸將士皆惴惴。莫不盡其力。初。陸軍之進。雨花臺也。寇鈔後。斷運道。梗軍報不通。軍中譁擾。至是。頭關破。以水軍護糧。由江路進。陸軍心始定。自和春潰後。至此官軍始再至。

城下。卒以合圍。其先無水師故也。癸巳。黃翼升領淮揚軍。越寇屯赴上海。因奏翼升署江南提督。長江五千餘里。外江內湖軍分戍。孫昌國等長屯江西。猶隸於玉麟。七月。李鴻章奏言。紅單船不足用。淮揚軍皆長龍三版。分船四十防三江口。其餘入松江。泖澱諸湖。然於海面風沙性不諳。蓋始有意於輪船矣。八月。淮揚軍拒吳淞寇。敗之。平七壘。又攻澱湖北岸石壘。破之。奪舟二十。微甯寇負舟越東壩。謀爭金柱。舟蛾集固城南澹湖。玉麟躬入湖拒之。寇繞出花津。岳斌往拒之。九月。乙卯。戰關下。郭明鼈中礮死。戊辰。七營合陸軍攻花山。彭楚漢等先據上駟渡。絕浮橋。玉麟令會泗美舍船助陸軍。俱進。金柱守將羅逢元。自後乘寇。大戰。破之。寇敗趨橋。遇楚漢列船。則大潰。辛未。破花津寇屯。戊寅。成發翔等戰石臼湖。奪寇舟四十。旋克灣汊。下游寇乃乘閒自浦口北渡。陷含山巢和。是時廬州新復。多隆阿不欲隸會軍。因詔書援陝。則北去。故廬桐空虛。玉麟屯濡須。而寇復踞運漕鎮。在其上游。岳斌防蕪湖。日奪東壩寇來舟。十月。淮揚軍出青浦。破寇舟於白鶴江。更立太湖軍十營。李朝斌爲統將。黃翼升攻寇福山。大破之。初。寇將駱國忠。以常熟反正。寇起大衆圍常熟。官軍往援。隔太倉不得進。故合陸軍從福山入。與寇相持。十二月。玉麟克運漕鎮。旋收含山巢和。二年。二月。淮揚軍進攻福山。七十餘日。擊破來寇。解常熟城圍。三月。分遣

歐陽利見王東華合陸軍克太倉崑山吳江五月玉麟岳斌合陸軍大陳兵攻九洲洲過江浦寇望風奔潰收其城遂破浦口屯屯寇奔洲洲寇閉不納多投江及餓死者九洲洲爲江甯對岸重鎮寇築堅城以遏長江集戰艦環巨礮數十護之自寇據城向榮和春師至洲寇必全力走江北及甯國以誤我及會國荃欲合圍而都與阿馮子才日言九洲危險朝議憂疑含山之再陷也降人李世忠負敢戰名以三萬衆扼九洲不勝故洲上寇壘愈高堅旁列數十屯列舟緣洲亦自以爲牢固於是玉麟陳船上流分二隊南從秦淮向下關北繞永安洲向草鞵夾更列軍爲南北後應而岳斌自督戰以枯荻灌油燒屯舟因燒旁壘入襲燕子磯破之胡俊友中礮死洲寇不出明日岳斌遣陸軍伏叢莽中掘洲埂分船夾洲上下更列軍鄉城中關拒援寇乃散遣三版遶洲伺隙則登寇分三隊發火槍傷死者數百人至夜玉麟令曰洲破乃還師否者傳餐而戰喻俊明成發翔王吉任星元更番夜攻或有乘暗得登洲者衆譟而登皆冒礮爭上踐屍而進人忘其死九洲洲竟破萬餘寇無一脫死者獲馬三百餘匹悉送陸軍中捷未上江北爭飛書相慶詔問狀且訝其速克焉七月安徽巡撫唐訓方有事苗練以臨淮無水軍遣丁泗濱將船八十護糧運奏調淮揚軍詔令岳斌自往國藩以長江事重大留岳斌李鴻章言蘇松之戰水師功爲

多亦不能遣淮揚軍。八月，福建寇入江西，窺湖口彭澤，旋敗走，遂掠池州。圍青陽，喻俊明往援。又急檄江忠義陸軍出江西來援。玉麟來視師，圍解。甯太寇連屯高淳溧水，謀襲蕪湖陸軍，弁攻新河莊。玉麟躬攻水陽。岳斌來會師，克滄溪鎮，逼高淳，降寇守將，遂收固城鎮，克東壩，降建平溧水寇將，解散萬計。三年春，詔頻問國藩，以楊岳斌、彭玉麟宜分上下游，或內外江，以鎮撫湖北江西。四月，奏遣玉麟駐九江以上，控湖北浙江巡撫左宗棠，以岳斌爲未盡其用，且密陳其才堪督撫。癸巳，詔岳斌督帥江西兼防皖南。未幾，授陝甘總督。岳斌之貴先玉麟，及玉麟改提督，詔有統率文。岳斌自恨非文官，常見於詞色，還江一奏事，被詔令由國藩轉上。當時論者皆以岳斌功高，勝玉麟遠甚，歎息於文武積習。諸文人又自恥持常談，亦交訟岳斌，稱其才德。至是被顯命，督師專征，衆皆欣欣焉。五月，黃翼升還統外江軍，內湖軍將孫昌國克貴溪。岳斌至南昌，陸軍大將鮑超已破江西寇，無所爲，則奏劾江西統將席寶田，以違節度，奪三階。六月，乙酉，江甯平。戊戌，詔論國藩功，以勑立舟師爲首。八月，進長江圖。岳斌督陸軍赴陝西，黃翼升爲水師提督。詔玉麟駐安慶。國藩奏今議立長江水師，當周歷區畫。五年正月，甲子，國藩玉麟奏言：瀕江五省戰事大定，前募水勇，請改爲經制水兵。我朝綠營兵丁五十餘萬，乾隆四十六年，議增缺額，大學士

阿桂上疏力爭之。臣國藩於咸豐元年亦疏請裁兵五萬。自洪楊倡亂。捨回繼變。皆倚勇丁以集事。國家養兵。歲費二千萬。今直省勇丁。合計三十萬以外。而經制之兵。仍未能減。非長策也。大江水師。船至一千餘號。礮位二三千。利器不宜痕拋。勁旅不宜裁撤。奉薪口糧。修補船礮經費。於長江酌留釐稅。量入爲出。計提督一員。總兵五員。營官副參游二十四。哨官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兵數萬二千。兵餉雜費。月五萬有奇。自荆岳二州至崇明。五千餘里。立六標分汛。計船七百七十四。營二十四。副將營。戰船四十三。參將營。三十三。游擊營。二十三。自提督至外委。各給坐船。長龍設大礮六。三版大小礮各二。設火藥局於安徽湖北二省城。設子彈局湖南省城。設船局漢陽吳城草檣夾。因奏事宜三十。營制二十四。六月。軍機大臣會奏依行。編章程六卷入方略。垂示後世。頒之天下。水師既立。而國藩移督直隸。玉麟告歸。黃翼升爲提督。七年。長江盜劫多。有軍士不習篙楫。時議疑本奏裁兵。而更增兵。兵歲不用則罷惰。與舊時水師營等。兵不可久。長江水師亦宜罷。其年國藩薨。詔徵玉麟召見。補兵部左侍郎。詢長江事宜。復具疏三辭侍郎。詔每歲一巡長江。於是黃翼升請病去。而李成謀爲提督。玉麟所至則江湖肅然。改觀。作長江水師別弊百條。上之。著於令。岳斌先已罷陝督。亦被徵命巡江。恒多引疾。事專於玉麟。歲有劾罰。然

舊部宿將皆衰老。新補兵稀復知戰。言輪船礮利者益多矣。

湘軍志營制篇

軍興調發。而將帥莫知營制。被調者。輒令綠營將官。營出數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年之軍。將士各不相習。依例領軍械鍋帳鍬斧槍矛。皆窳鈍不足用。州縣發夫馱運載。軍將拱手乘車馬。入於公館。其士卒或步擔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門。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壘。壁不及肩。負販往來營門。隘雜譁囂。十軍而九。有能者因宜約束。自爲風氣。諸將雖欲畫一。率非所統。無所行其禁令。唯滿蒙軍稍整齊。而驕橫貴倨。言語不相曉。其死亡輒當奏報。又各有貴將。督撫莫能統。尤不輕調發。所發者多綠營額軍。其弊如此。民間徒知其擾累。莫可憐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讎掠於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賊之議起矣。楚軍起於江忠源。其時以三百人從烏蘭泰。不能成營制。後忠源官尊師衆。第從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會國藩既請練軍長沙。奮然以召募易行伍。盡廢官兵。使儒生領農民。各自成營。摻攷規制。今古章式。無可放效。獨戚繼光書。號爲切時用。多因所言。變通行之。未幾。湘軍大效。而王珍。羅澤南。胡林翼。各撰其軍營制爲書。珍自序甚矜詡所作。謂不可使賊得。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琦善者。不以能軍名。與雷以誠俱屯揚州城下。雷營終夜擊柝燧火。治守

備。琦善營寂然閤靜。無火光人聲。他日以誠過營。琦善微諷之。曰。公營中甚旺盛。以誠不悟。徐曰。凡夜守設火。賊得窺我。吾擊刁斗。則不聞外聲。此危道也。李元度之戰士。呼譟甚勇。席寶田誦孟子書譏之。曰。先生之號則不可。軍中以呼殺爲號子。故寶田云云。由此觀之。良史兵書所言。雷李行之。而不免訾於琦善。席寶田。軍事變化。焉可言乎。自湘軍衆盛。人人知兵。新募軍。規制一日立就。領軍者不必頒條教。所謂楚鄂湘軍章程。至今將帥皆無其書。而淮軍本倣湘軍以興。未一年。盡改舊制。更倣夷軍。後之湘軍。又更效之。水軍之立。尤困於思慮。船一槳一版。位置失宜。輒絀礙不可行。及後成功。率取木輕料薄爲先。寇平後。無行陣之事。乃更改大船制。務於闊厚。是故今之湘軍非昔也。況其將帥。昔愚而今驕。昔懼而今侈。昔慙拙而今諛柔。雖復用儒生將農人。則所謂儒者不儒。而農者不農。曾國藩之所爲。咨嗟於暮氣者耶。軍興。名將推塔齊布。劉騰鵬。李續賓。多隆阿。而郭嵩燾。服羅澤南。左宗棠。推王珍。珍。澤南弟子也。澤南亡。有續賓及珍。珍死。則張運蘭。穴闡沈默。卒以敗死。然則澤南殆可謂名帥。非但名將。要其言戰。在續賓下遠甚。而續賓諸人。存則勃焉。死則忽焉。舊部各將。無豪髮之效。又況讀其書。觀其迹者乎。本湘軍所以起。爲救額兵之敝也。曾國藩首建義旗。終成大功。未嘗自以爲知兵。其所自負。獨在教練。至今湘軍尊

上而知禮。畏法而愛民。猶可用也。觀將能否。但於列隊時。號三吹。軍士肅肅。蠅綴而出。則勝負可見矣。是故兵法不可言。而營制不可誣也。

凡立營。十人爲隊。八隊爲哨。隊哨有長。隊有斯養。隊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隊之械。一五擡槍。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槍。擡槍遲重。則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隊。統以哨長。哨百七人。置哨官領之。四哨爲營。親兵六隊。隊長斯養。如哨之制。隊十二人。六隊之械。一三主礮。二四六皆刀矛。五爲小槍。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長。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統於營官。故曰。營五百人。而哨營官不數。其書記醫匠。或有或無。營官主之。其費於公費取之。營之用器。哨隊備之。其軍器。立營時給之。壞敝。營官修之。於公費取之。唯鉛彈藥繩帳棚。得以時領。營官給十帳。八夾二單。哨官三帳。一夾二單。親兵隊二帳。一夾一單。哨隊二帳。皆單。凡營帳。單者八十。夾者十八。輜重軍裝行糧。長夫運之。率百人而卅六夫。營夫無過百八十。亦無得闕不足。行而索夫。軍有司誅之。其當行。令三百五十人。各備戰器。百五十人。督長夫。護用器。前有探馬。後有押幫。各從其營。無有或錯。其行。率日三四十里。黎明而發。未晡而息。行所至爲壘。營官相其地。準之以繩。從而爲壕。壕丈五尺。復壕土爲牆。厚一丈。其崇八尺。牆壕容二丈。遠其餘土。隊爲一棚。棚有竈廁。廁有外內。外廁四之。內廁一之。火藥有窖。以堇塗之。塗皆孔之。其軍

市設於繩牆壘外。其壘近市。則嚴其門禁。午夜籍之。出入無驗。譏而誅之。夜號之。字。營官授之。守夜之卒。營五十人。寇近則百人。以更爲班。班十人。若二十人。哨長察之。五更咸興。朝暮練操。以聲警之。故行不可速。止不可懈。行速則病。止懈則散。軍雖強。久頓必荒。甯驅市人。勿將舊軍。屯兵待戰。是謂自亂。作壕之法。外內重設。外壕廣六尺。深八尺。內壕半之。環而溝之。必有橫涂。相距二丈。壘牆旣成。去其外涂。留其內涂。作牆如城。其高七尺。子牆半之。牆厚六尺。左右二門。出入謹之。見敵則併力。無事則長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長。其行難。以晝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築營壘。餘十二刻而後昏暮。則神暇形壯。可以待敵。故百里而趣利者蹶。此軍家之大忌也。

初。欲立水師。湘中不知戰船形制。依古法作筏。載礮。將以截流。又欲爲艤。艤大艦。皆不能旋運。會國藩令做競渡舟。設短橈長槳。如蛟之足。又得廣東船式。作快蟹。長龍三版三等船。未幾。水師總兵自登州至。主作挖罟大船。一戰而敗。語在水軍篇。其後水軍益利。所至克捷。雖被礮傷死。船餘一二人。猶足勝寇。然後知水軍萬全。過陸軍。而用法益得嚴。初議避礮。依近代兵法。書法。張魚網。溼絮牛皮。籐牌。鉛丸。輒洞中之。又編竹如細鱗。施絮革人髮密覆之。鉛丸來。勢益猛。及戰。而楊載福。彭玉麟等倡勇敢。悉屏盾蓋。

當礮衝而進。於是礮失勢。而士氣益勇。故凡言畏礮者。怯將也。不待接戰。敗軍而廢之矣。曾國藩以懼教士。以慎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楊岳斌鮑超。以無懼爲勇。以戒慎爲怯。自將則勝。用將則敗。論語曰。臨事而懼。帥之言也。記曰。我戰則克。將之言也。爲將者。功名成。富貴得。則知懼矣。知懼必敗。水師爲甚。彼不勝。其懼故也。接流爭先。小舟爲彊。船有三等。無三版不行。船置一哨官。制其進退。百船雖退。一船可進。其輜重則有公船。暴風掀波。三版必摧。則保於大舟。大舟不可戰也。快蟹長龍。以備指揮。敗則棄之。而以三版歸。此江湖水師之恆也。戰於海中。島夷之利耳。中國無故而與爭於海。非所聞也。水軍雖亦有刀盾槍矛。無所用。精槳舵礮手。指臂相使。凡三版。槳十人。舵一人。頭篙一人。礮手二人。礮置船首尾。旋而發之。礮一發。舟一頓。則進愈疾矣。亦或置腰礮爲觀美。臨敵無所用之。長龍。槳十六人。礮四人。餘如三版之數。快蟹。槳二十八人。礮八人。艙長一人。頭舵各一人。礮手六人。凡快蟹長龍船各一。三版船八。而爲一營。營官領之。蓋三百八十八人而成營。其船人或稍增。要本茲制。作營之法。相距欲疏。小船依洲。大舟橫流。要避暴風。無令相撞。軍皆守船。尤禁登岸。其後長江水師章程。編於方略。大略準此。其帆桅篙檣槳礮。隨時修制。不可一限。三版露載。無篷版。各施夾帳覆船。軍士又私造長龍。編爲公船。以食以居。故軍容

唯水師爲壯。而應對便辟。多逸少勞。亦始於水師云。

湘軍成馬隊。至湖北乃有之。恆用北將。東以湘營制。而多隆阿以此顯。初以三百七十八人爲營。四人爲棚。六棚爲哨。後討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爲營。營五哨。人各給一馬。唯馬夫火棚夫無之。又有步隊十人。立什長。別爲一棚。以供雜役。營官長夫八。公長夫四十。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先鋒官五員。哨官十員。給藍夾帳十四。白單帳三。每棚。白單帳一。馬棚帳一。凡白單帳六十六。藍夾帳十三。馬棚七十二。長夫八棚。白單帳八。其馬。初從口外買之。官價匹銀八兩。多病道斃。後或隨所至而買補焉。歲百馬病斃。更易無過卅六。餘各令乘者補之。又別儲朋馬銀。月可百餘兩。以備買價。其銀出於雜費。營官掌之。

凡營官一員。月給銀二百兩。不計官位。異軍特起。亦不相統。或令受他將節制。輒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屬也。一營則哨官四員。日給銀三錢。月支銀卅六兩。哨長四員。日給銀二錢。月支二十四兩。什長卅二人。日給銀一錢六分。月支百五十三兩六錢。親兵七十二人。護勇二十人。日給銀一錢五分。月支四百十四兩。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給銀一錢四分。月支千四百一十一兩二錢。火勇卅二人。日給銀一錢一分。月支百卅八兩六錢。長夫百八十八人。日給銀一錢。月支五百卅兩。凡一營。月支口糧公費銀二千九百

十七兩四錢。小盡之月。日給扣建。月給不扣。水師之制。依此爲準。頭篙舵工。依哨長。倉長。依什長。唯無長夫。而哨官倍之。故水軍一營。月支千九百一十一兩二錢。

馬隊依前制。營官一員。月給銀八十兩。哨官月給銀十兩八錢。先鋒官。月給銀六兩。親兵馬兵。月給銀四兩八錢。步兵什長。如親兵之餉。步兵。月給銀四兩五錢。火棚長夫。如步軍之制。凡馬。月支秣豆銀二兩。每營。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營。月共支銀二千六百六十三兩八錢。

凡統將。得專置營官。營各獻助公費。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三千人。又公加公費銀百兩。夫價銀卅兩。統五千者倍之。統萬人者三之。萬人則廿營。營助百金。弁之則月三千金。此相將之廉者也。楚軍之制。於所統營。各置司籍一人。則軍闕未補者。或竟闕者。或除名者。餉皆入於其將。軍械修補之費。不與焉。故將五百人。則歲入三千。統萬人。歲入六萬金。猶廉將也。唯多隆阿統萬人。而身無珍裘靡葛之奉。家無屋。子無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誠有所不暇也。劉長佑軍士。輒取足額。席寶田爭之。以爲徒自弱。必不能戰。所謂廉將者。非蔽於用之足貴也。然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豈所謂以利爲義者耶。而昧者徒取戰勝。不用文儒。則冒死之將。汨廉捐恥。日趨於亂。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印刷

黎氏
續古文辭類纂 (全二册)

實價國幣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廣 注 語 譯

觀

古

止

文

宋 晶 如 註 譯

精 裝 一 冊 厚

實 價 五 角 寄費 三角

秦是書選文。上自周。迄於明季。傑作如雲。讀者每有觀止之嘆。而以教學善本目之。本書與眾不同。於廣加註釋以外。兼以淺顯通俗之語體文譯出。未附作者傳略。為初學之指迷。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8528

150

1650998

黎庶昌纂 精裝二冊

實價一元四角

(寄費掛號二角三分)

黎庶昌氏
續古文辭類纂

是書搜求古文計達四百四十九篇，經史百家，無不兼備，以補姚氏古文辭類纂之不足。內分上中下三編，上編爲經子，中編爲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通鑑，下編爲方劉前之文；每編各分若干類，悉依其性質爲依歸，搜輯完備，無偏頗拘謹之嫌。全書用仿古字體排印，美雅綉目。

世界書局發行